
葉聖陶集
第四卷



叶圣陶集

第四卷



稻草人
古代英雄的石像
鸟言兽语·邻居
一个少年的笔记
听我唱·夜工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 圣 陶 集

第四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625 插页11 字数320,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平装5,000册，精装3,000册）

ISBN 7-5343-0136-X/I·11

统一书号：10351·027　定价：平装3.80元
精装4.90元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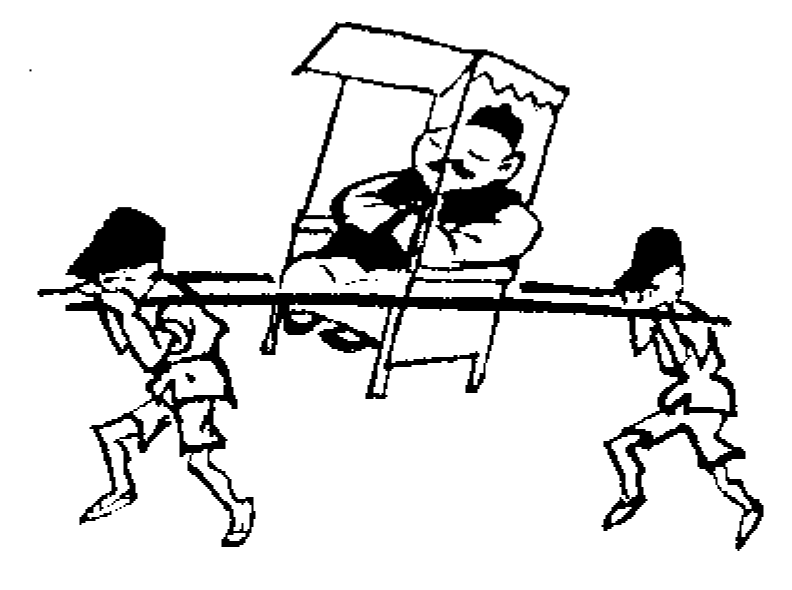


华君武作









上：《瞎子和聋子》插图

下：《富翁》插图　　华君武作



作者在家里接待孩子们　　一九八〇年摄





上：《饱暑》插图

下：《稻草人》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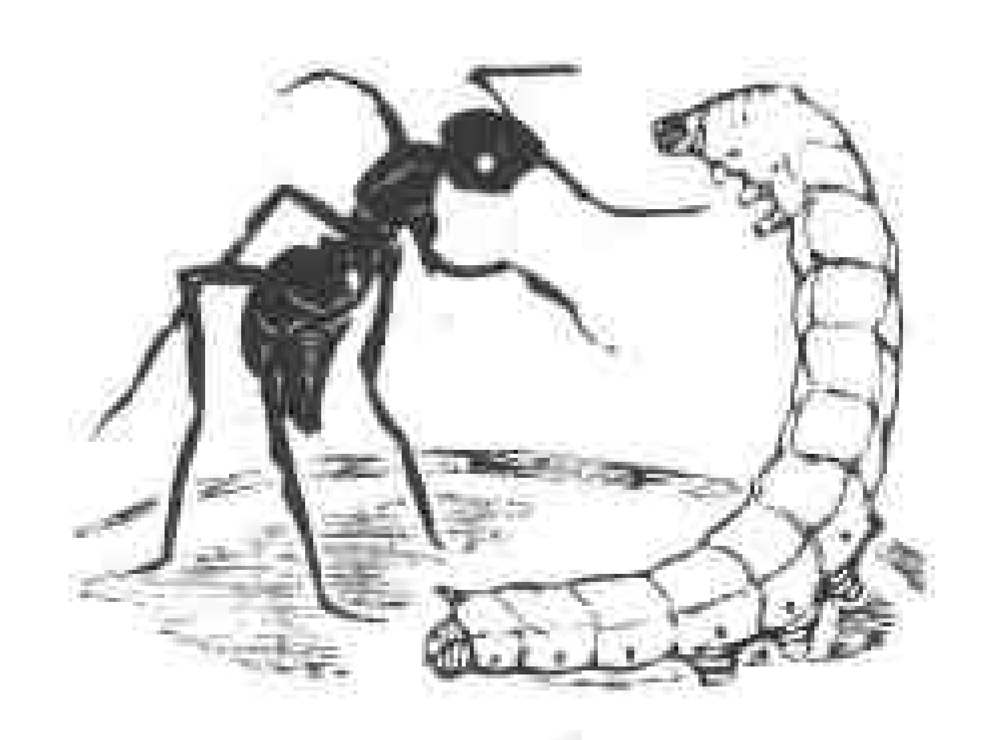
许敦谷作



上：《古代英雄的石像》插图

下：《书的夜话》插图　　丰子恺作





上：《将官兽语》插图

下：《蚕和蚂蚁》插图　　黄永玉作

目　　录

稻草人

古代英雄的石像

鸟言兽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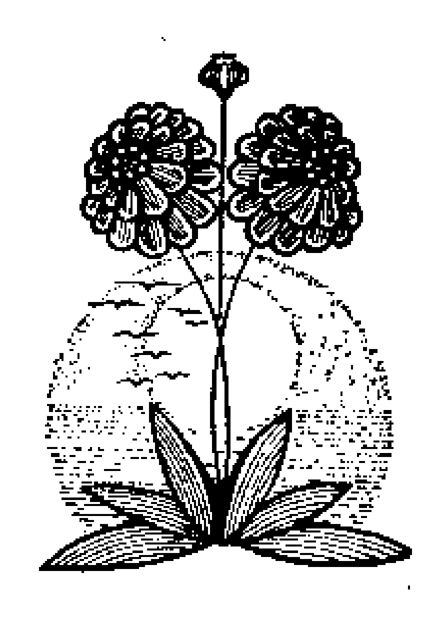
邻 居

一个少年的笔记

听我唱

夜　工

稻草人



小 白 船

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的东西的家。小红花站在那儿，只顾微笑，有时还跳起好看的舞来。绿色的草上缀着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得人眼花。水面上铺着青色的萍叶，矗起一朵朵黄色的萍花，好像热带地方的睡莲——可以说是小人国里的睡莲。小鱼儿成群地来来往往，细得像绣花针，只有两颗大眼珠闪闪发光。青蛙老瞪着眼睛，不知守在那儿干什么，也许在等待他的好朋友。

水面上有极轻微的声音，是鱼儿在奏乐，他们会用他们的特别的方法，奏出奇妙的音乐来："泼剌……泼剌……"好听极了。他们邀小红花跟他们一起跳舞；绿萍要炫耀自己的美丽的衣服，也跟了上来。小人国里的睡莲高兴得轻轻地抖动，青蛙看呆了，不知不觉随口唱起歌儿来。

小溪上的一切东西更加有趣更加可爱了。

小溪的右岸停着一条小小的船。这是一条很可爱的小船，船身是白的，它的舵和桨，它的帆，也都是白的；形状像一支梭子，又狭又长。胖子是不配乘这条船的。胖子一跨上船，船身一侧，就掉进水里去了。老人也不配乘这条船。老人脸色黝黑，额角上布满了皱纹，坐在小船上，被美丽的白色一衬托，老人会羞得没处躲藏了。这条小船只配给活泼美丽的小孩儿乘。

真的有两个孩子向溪边走来了。一个是男孩儿，穿着白色的衣服，脸色红得像个苹果。一个是女孩儿，穿着很淡的天蓝色的衣服，脸色也很红润，而且更加细嫩。他们俩手牵着手，用轻快的步子穿过了小树林，来到小溪边上，跨上了小白船。小白船稳稳地载着他们两个，略微摆了两下，好像有点儿骄傲。

男孩儿说："咱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好，咱们看看小鱼儿。"女孩儿靠船舷回答。

小鱼儿依旧奏他们的音乐，青蛙依旧唱他的歌。男孩儿摘了一朵萍花，插在女孩儿的辫子上。他看着笑了起来，说："你真像个新娘子了。"

女孩儿好像没听见，她拉了拉男孩儿的衣袖，说："咱们来唱《鱼儿歌》，咱们一同唱。"

他们唱起歌儿来：

鱼儿来，鱼儿来，
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儿。
我们唱好听的歌，
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

鱼儿来，鱼儿来，
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儿。
我们采好看的花，
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

鱼儿来，鱼儿来，
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儿。
我们有快乐的一切，
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

歌还没唱完，刮起大风来了，小溪两岸的花和草，跳舞的拍子越来越快了，水面上也起了波纹。男孩儿张起帆来，要乘风航行。女孩儿掌着舵，手按在舵把上，像个老船工。只见两岸的景物飞快地往后退，小白船像一条飞鱼，在小溪上一直向前飞。

风真急呀，两岸的景色都看不清楚了，只见一抹一抹的黑影向后闪过。船底下的水声盖过了一切声音。帆盛满了风，好像弥勒佛的大肚子。小白船不知要飞到哪儿去！两个孩子着慌了，航行了这许多时候，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要让小白船停住，可是又办不到，小白船飞得正欢哩。

女孩儿哭了，她想起她的妈妈，想起她的小床，想起她的小黄猫，今天恐怕都见不着了。虽然有亲爱的小朋友跟她在一起，可是妈妈，小床，小黄猫，她都舍不得呀。

男孩儿给她理好被风吹散的头发，又用手盛她流下来的眼泪。他说："不要哭吧，好妹妹，一滴眼泪就像一滴甘露，你得爱惜呀。大风总有停止的时候，就像巨浪总有平静的时候一个样。"

女孩儿靠在他的肩膀上，哭个不停，好像一位悲伤的仙女。

男孩儿想办法让船停住。他叫女孩儿靠紧船舷，自己站

了起来，左手拉住帆绳的活扣，右手拿着桨；他很快地抽开活扣，用桨顶住岸边。帆落下来了，小白船不再向前飞了。看看岸上，却是一片没有人的旷野。

两个孩子上了岸。风还像发了狂似的，大树摇得都有点儿累了。女孩儿才揩干眼泪，看看四面没有人，也没有房屋，眼泪又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了。男孩儿安慰她说："没有房屋，咱们有小白船呢。没有人，咱们两个在一起，不也很快活吗？咱们一同玩儿去吧！"

女孩儿跟着他一直向前走。风吹在身上有点儿冷，他们紧紧靠在一起，互相用手搂住腰。走了几百步远，他们看见一棵野柿子，树上熟透的柿子好像无数的玛瑙球，有的落在地上。女孩儿拾起一个，掰开来一尝，甜极了，她就叫男孩儿也拾来吃。

他们俩坐在地上吃柿子，把一切都忘记了，忽然从矮树丛里跑出一只小白兔来，到了他们跟前就伏着不动了。女孩儿把他抱在怀里，抚摩他的柔软的毛。男孩儿笑着说："咱们又有了一个同伴，更不寂寞了。"他掰开一个柿子喂给小白兔吃，红色的果浆涂了小白兔一脸。

远远的有个人跑来了，身子特别高，脸长得很可怕。他看见小白兔在他们身边，就板起了脸，说他们偷了他的小白兔。

男孩子急忙辩白说："他是自己跑来的。我们喜欢他。一切可爱的东西，我们都爱。"

那个人点点头说："既然这样，我也不怪你们。把小白兔还给我就是了。"

女孩儿舍不得，把小白兔抱得更紧了，脸贴着他的白毛，好像要哭出来了。那个人全不理会，伸手就把小白兔夺走了。

这时候，风渐渐缓和了。男孩儿想，既然遇到了人，为什么不问一问呢。他就问那个人，这儿离家有多远，该从哪条河走。

那个人说："你们家离这儿二十多里呢，河水曲折，你们一定认不得回去的路了。我可以送你们回去。"

女孩子快活极了，她想，这个人长得可怕，心肠原来很慈善，就央告说："咱们快上船吧，妈妈和小黄猫都在等着我们呢！"

那个人说："这可不成。我送你们回去，你们用什么酬谢我呢？"

男孩子说："我送给你一幅美丽的图画。"

女孩子说："我送给你一束波斯菊，红的白的都有，真好看呢！"

那个人摇头说："我什么也不要。我有三个问题，你们能回答出来，我就送你们回去；要是答不出来，我抱着小白兔就管自走了。你们愿意吗？"

"愿意。"他们一同回答。

那个人说："第一个问题，鸟儿为什么要唱歌？"

"他们要唱给爱他们的人听。"女孩儿抢先回答。

那个人点点头说："算你答得不错。第二个问题：花儿为什么香？"

男孩儿回答说："香就是善，花是善的标志。"

那个人拍手说，"有意思。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们乘的是小白船。"

女孩儿举起右手，好像在课堂上回答老师似的："因为我们纯洁，只有小白船才配让我们乘。"

那个人大笑起来，他说："好，我送你们回去。"

两个孩子高兴极了。他们互相抱着，亲了一亲，就跑回小白船。

仍旧是女孩儿掌舵，男孩儿和那个人各划一支桨。女孩子看着两岸的红树、草屋、田地，都像神仙的世界，更使她满意的是那只小白兔没有离开她，这时候就在她的脚边。她伸手采了一支蓼花让他咬，逗着他玩儿。

男孩儿说："没有这场大风，就没有此刻的快乐。"

女孩儿说："要是咱们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此刻还有快乐吗？"

那个人划着桨，看着他们微笑，只不开口。

等到小白船回到原来停泊的地方，小红花和绿叶早已停止了跳舞，萍叶盖着睡熟了的小鱼儿，只有青蛙还在不停地唱歌。

1921年11月15日写毕

傻　子

傻子姓什么，叫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一生下来就睡在育婴堂墙上的大抽屉里。小朋友看见过那个大抽屉吗？特别深，特别宽，好像一口小棺材。孩子生下来了，做父母的没法养活他，就把他送进那个大抽屉里。这种事儿总是在半夜里干的，所以别人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育婴堂里的人看见抽屉里有孩子，就收下来养着，让乳娘喂给他奶吃。不是母亲的奶哪里会有甜味呢？傻子就是吃这种没有甜味的奶长大的。

长到两岁光景，他还是又瘦又小，脸上倒有了一些老年人的皱纹。他只能发出"唔哑唔哑"的声音，不会说话，不会叫人——有谁跟他亲热，让他叫呢？他也不会笑。

有一天，乳娘高兴了，抱着他逗他玩。乳娘把一颗粽子糖含在嘴里，让他用小嘴去接。乳娘按着他的小脑袋，把他的小嘴凑近自己的嘴。他还没接着粽子糖，才长出来的锋利的门牙却咬破了乳娘的嘴唇。胭脂似的血渗出来了，乳娘觉得很痛，在他的小脑袋上重重地打了两下，狠狠地骂他："你这个傻子！""傻子"这个名字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用了。

傻子六岁上出了育婴堂，一个木匠把他领去做徒弟。他举起斧头，胳膊摇摇晃晃，砍下去只能削去木头的一层皮。他使锯子，常常推不动拉不动，弄得面红耳赤。师傅总是先打

他几下，才肯帮他教他。他从来不哭，似乎不觉得痛。举得起斧头他就砍，推得动锯子他就锯。邻居看他这样，都说他真是个傻子。

有一夜天很冷，傻子和师兄两个还在做夜工。富翁家里要赶造一间有五层複壁的暖室，师傅吩咐他们说："今天夜里把木板全都锯好，明天一早要带到富翁家里去用的。你们锯完了才可以睡觉。今天夜里要是锯不完，明天我给你们厉害看！"师傅说完，自己去睡了。

傻子听师傅已经睡熟，悄悄地对师兄说："天这么冷，你又累了，不如去睡吧！"

师兄说："我的眼睛早就睁不开了。可是木头没锯完，明天怎么对师傅说呢？"

"有我呢，"傻子拍着胸脯说，"你不用管，这些木头都归我来锯，锯到天亮包你锯完。你的夹被不够暖和，我反正不睡，你把我的破棉絮拿去盖吧。"

师兄把傻子的破棉絮铺在地上，再铺上自己的夹被。他躺在上面，骨碌一卷，就进了他的舒适安乐的王国。

傻子见师兄肯听他的话，感到非常满足；自己的破棉絮又让师兄卷成了一个舒适安乐的王国，这有多好呀！他就不停手地锯起木板来。他的手快要冻僵了，几乎感觉不出拿的是什么。风从窗缝里吹进来，细小的煤油灯火摇摇晃晃的，使他很难看清木头上弹着的墨线。他什么也不管，只管一推一拉地锯木板，简直像一台锯木板的机器。

天亮了，亮得太早了。傻子整整锯了一夜，还有两根木

头没锯完。师傅醒来听到锯木头的声音，跑来一看，只有傻子一个人在那里锯，还有一个徒弟却裹在破棉絮里睡大觉。他气极了，跳过去拉开破棉絮就要打。傻子急忙说："不是他要睡觉，是我叫他睡的。师傅，您不能打他。"

师傅一听越发火了。他想：耽误了富翁家的活儿，挨罚是免不了了，都是傻子闯的祸。他举起木尺，使劲朝傻子的脑袋上打，嘴里狠狠地骂："你这个傻子，教别人偷懒，坏了我的事儿，实在可恶之极！"

傻子还被师傅罚掉了两顿饭。到了吃饭的时候，别人三口饭一口菜，狼吞虎咽，他只好站在一旁看。

有一天，傻子从人家做完工回来，天色已经黑了。他慢慢地走着，忽然踩着一件东西，拾起来一看，是一个小口袋，沉甸甸的；凑在路灯下一解开来，好耀眼，是十来个雪白光亮的小圆饼儿。傻子不懂得这就是银元。

傻子站在路灯下想："这些又白又亮的东西，我没有一点儿用处，带了回去，今夜还是吃两碗饭，盖一条破棉絮。师傅倒是挺喜欢这东西的，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想来想去，实在想不明白。又想："管它呢，反正没有用，扔掉算了。"他正要把口袋朝垃圾桶里扔，一转念："这袋东西总是谁丢失的。那个人要是跟师傅一样，也挺喜欢这东西，丢失了一定非常伤心。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那个人找不着，不要哭得死去活来吗？"傻子想到这儿，决定等候那个人来找。

做夜市的小贩回去了，喝醉的酒客让人扶着回去了，巡

查的警察走过了，店铺的门都关上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路灯放着静寂的光。傻子总不见有人来找这一口袋东西。他觉得很奇怪：也许是路灯丢失的吧，要不，大家都睡了，它干吗老瞪着一只眼睛不肯睡呢？

那边有脚步声来了，是急促的轻轻的脚步声。傻子想：一定是那个人来找丢失的东西了。借着灯光望去，是一位老太太，眼眶里含着泪花。她一边走一边看着地面，没瞧见站在一旁的傻子。

"老太太，"傻子迎上去，"你是找一口袋又白又亮的东西吗？在这里！"

"快给我吧，阿弥陀佛！"老太太笑了，干瘪的脸笑得真难看。

师傅不见傻子回来，一点儿不放在心上，以为他掉在河里淹死了，或者让骗子给拐走了。傻子摸进门去，屋子里一片漆黑，师傅师兄都早就睡着了，鼾声像打雷一个样。傻子摸到了自己的破棉絮，一骨碌钻了进去。

第二天天亮，师兄才发觉傻子躺在身旁，就推醒了他，问他昨夜上哪里去了。傻子把经过讲了一遍，师兄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指着他的额角说："你这个傻子！"

又一天，傻子做工的那户人家上梁，照例有糕和馒头分给工人。傻子分得了两块糕两个馒头。

在回去的路上，傻子遇见一群难民。最可怜的是那些妇女和赤条条的孩子：有的妇女把孩子背在背上，裹在又破又脏的衣服里；有的妇女把孩子抱在胸前喂奶。难民们痛苦地

叫唤着，好像一群荒地里的乌鸦。

傻子觉得很奇怪，难民的眼光集中在他手里的糕和馒头上。他想："他们想吃吗？他们未必知道糕是甜的，馒头是咸的。让他们尝一尝吧，反正我回去还有我分内的两碗饭呢。"

傻子把糕和馒头都送给了难民。难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东西送给他们吃。他们不再叫唤，把糕和馒头掰成许多小块，大人小孩都分配到了。他们细细地嚼，舍不得马上咽下肚里，像吃山珍海味那样有滋有味的。傻子在一旁看着，觉得非常有趣。

邻居早就知道傻子有好吃的东西带回来，没等傻子走到门口就拦住他说："上梁的糕和馒头，分一半给我吃。"

傻子摊开一双空手，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真对不起，我把糕和馒头都给了难民了。"

邻居板起脸，吐了口唾沫，拉长了声音说："你……你这个傻子！"

这一天，所有的工厂都停了工，所有的店铺都歇了业，因为国王要在广场上演说，老百姓都得去听。国王非常勇武，常常带兵攻打邻国，没有一回不打胜仗的。可是新近他打了败仗——头一回被邻国打败了。

傻子跟着大家来到广场上。广场已经站满了人，好像数不清的蚂蚁。傻子慢慢地向前挤，挤到了演说台下。他抬起头来，看见国王满面怒容，眼睛似乎要射出火来，两撇翘起的胡子好像枪尖一般。他正在演说：

"……从未有过的耻辱！从未有过的这样大的耻辱！咱们

只能打胜仗，怎么能让人家给打败呢？可恨的敌人呀，我要把他们全都杀死，一个也不剩。恨不得这时候就有一个敌人站在这里，让我一刀砍下他的脑袋，才解我心头之恨！……”

广场上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国王一个人在吼叫。傻子非常可怜国王，看他这样恼怒，恐怕立刻会昏倒。可是眼前又没有可以让他砍脑袋的敌人，有什么方法消解他的恼怒呢？傻子一转念，方法有了，他高声喊：

“国王，不必等敌人了！你要杀一个人解解气，就把我杀了吧！”

“傻子！傻子！”广场上的人都喊起来，那声音就跟呼叱猪狗一个样。大家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傻的傻子，竟敢打断国王的庄严的演说。

谁也没想到国王的怒容消失了，眼睛突然发出慈爱的光。他满脸堆笑地对傻子说：“谢谢你教训了我！我要把敌人全都杀死，你非但宽恕他们，还愿意代他们死。我实在不如你。以后我再也不打仗了。”

国王请傻子一同进宫里去喝酒。他听说傻子是个木匠，就请傻子雕一座高大的牌楼，作为永远不再打仗的纪念。

傻子就动手雕牌楼，他雕得非常精致。牌楼上有许多和平之神，手里捧着各种乐器，许多野兽安静地伏在他们脚下，听他们演奏。还有各种茂盛的树木花草，好像都在欢乐地随风摇摆。

牌楼完工了。行揭幕礼的那一天，国王亲手把一个大花圈挂在牌楼正中。全国的百姓都来庆祝，大家向傻子欢呼，把傻子抬了起来，把鲜花洒在他的身上。

走过牌楼跟前的人总要指指点点地说："这是傻子的成绩。"

1921年11月16日写毕

燕　子

一丛棠棣花在柳树下开得多美丽呀，仿佛天空的繁星放出闪闪的光。顽皮的风推着，摇着，棠棣花怕羞，轻轻地摆动腰肢。风觉得有趣，推着，摇着，再也不肯罢休。棠棣花的腰肢摆动得真有点儿累了。

花丛旁边躺着一只可怜的小东西。他张开嫩黄的小嘴，等待妈妈爱抚的接吻。可是妈妈在哪里呢？他悲哀地叫着。他的蓝色的羽毛闪着光，项颈前围着红色的围巾，真是个美丽的小东西。他背部的羽毛沾着些儿血，原来他受伤了。

清早醒来，他唱罢了晨歌，亲过了妈妈的嘴，笑着对妈妈说："我要去看看春天的景致，听邻家的哥哥姐姐们的歌唱。妈妈，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吧。"

妈妈答应了，亲着他的嫩黄的嘴说："好好儿去吧，我的宝贝。"

他于是离开了家，到处游逛。他听到泉水在细语，看到杜鹃花在浅笑，在幽静的小山上，他唱了几支歌，在清澈的小溪边，他洗了一回澡。他觉得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就停在柳树的桠枝上。

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一颗泥弹，正打中了他的背。他一阵痛，就从柳树上掉下来，躺在棠棣花旁边。他用小嘴修剔背上的羽毛，沾着了湿漉漉的什么东西，一看，红的，这不

是血么！他觉得痛得受不了了，就哀哭一般地叫起来：“妈妈，你在哪里呀？你的宝贝受伤了！妈妈，你在哪里呀！”

但是，妈妈哪里听得见呢？

柳树听见他哀叫，安慰他说：“可怜的小东西，你吃苦了。你的妈妈在哪里？可惜我的手臂够不着你，不能扶你起来。”

池塘里的水听见他哀叫，安慰他说：“可怜的小朋友，你吃苦了。你的妈妈在哪里？可惜我不得自由，不能到岸上把你背上的血洗去。”

蜜蜂飞过，听见他哀叫，安慰他说：“可怜的小朋友，你吃苦了。你的妈妈在哪里？可惜我的翅膀太单薄，不能抱着你把你送回家去。”

棠棣花早就听到他在哀叫，而且听得最真切，因为贴近他的身旁。她十分可怜他，甜蜜地安慰他说：“美丽的小东西，妈妈总会来的，不要哭。你可以在我这里休息一会儿，我盖着你，保护你。你好好儿休息吧。”

听了许多安慰他的话，他似乎痛得轻了些。他心里想：“他们多么关心我呀。可是妈妈在等我呢，我不回去，妈妈一定着急了。”

这一天，青子正好放假。她来到野外，采了些野花，预备送给她的小朋友玉儿。她穿着湖色的衫子，两条小胳膊露在外面，又细又软的头发披在肩上，时时被风吹得飘起来。看她的步子这样轻松，就知道她心里装满了快乐。

她手里已经有了红的花和白的花，待看到粉红的棠棣花，她也想采一点儿，正要采的时候，一声哀苦的叫唤使她住了手，原来一只可爱的小燕子躺在那里。啊，闪着光的羽毛上

沾着血呢！

她放下手中的花，把小燕子捧了起来；取出雪白的手绢给他擦去背上的血。她轻轻地抚摩着他的羽毛，用右颊亲着他，温柔地说："可怜的小宝贝，你吃苦了。是谁欺侮了你？是谁欺侮了你？现在你的痛苦过去了。我给你睡又软和又温暖的床，给你吃又甜又香的食品。我做你的亲爱的伴侣。你跟我回家去吧，小宝贝。"

小燕子睡在她的手掌上，又温暖又软和，感到非常舒适。可是他又叫了，不是为了痛，只是为了想念妈妈。"妈妈，我遇见了一位可爱的小姑娘。她喜欢我，带我到她家里去了。你到她家里来看我吧，我很平安，但是你要马上来呀！"

柳树、池塘里的水、蜜蜂、棠棣花全都放心了，一同对小燕子说："青子是一位仁慈的小姑娘。她能体会我们的心愿。你跟她去吧。你的妈妈找到这里来，我们会告诉她的。再会了，幸福的小燕子！"

青子把小燕子带到家里，先去告诉了玉儿，顺便把采到的野花送给了她。玉儿听了非常喜欢，说她们俩一定要好好儿调养小燕子，使他恢复活泼可爱的原样儿。她们俩于是有新鲜的事儿干了。

青子调了些很好的东西给小燕子吃；玉儿采来柔软的草铺在一个匣子里，做小燕子的巢。小燕子吃饱了，因为才受过伤，有点儿疲倦，昏昏沉沉地想睡了。青子和玉儿看护着他，轻轻地唱着催眠曲："小宝贝睡呀！猫来，打他，狗来，骂他，小宝贝睡呀！"小燕子听着歌声，渐渐熟睡了。

小燕子一觉醒来，只见两个笑脸紧贴着，都在看着他呢。

他回想自己受伤以后的事儿，心里说："妈妈，你怎么还不来呢？你一定在找我，我却在这里等你。小姑娘待我很好，她们为什么不把你也接来呢？"他一边想，一边滴下眼泪来了。

青子看了觉得很难受，用手绢轻轻地按住自己的眼睛。她说："小宝贝，暂且忍耐一会儿。现在还没法找到你的妈妈。暂时把我这里当做你的家吧，好好儿静养，把你的伤快点儿养好。我们一定想办法寻找你的妈妈。"

小燕子只是掉眼泪。

玉儿对他说："你最喜欢唱歌，一定也喜欢听歌。我唱一支歌给你解闷儿吧。"

玉儿就唱起来：

树上的红从哪里来？
山头的绿从哪里来？
红襟的小宝贝呀，
是你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溪上的绿波从哪里来？
田野的泥香从哪里来？
红襟的小宝贝呀，
是你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醉人的暖风从哪里来？
迷人的烟景从哪里来？
红襟的小宝贝呀，

是你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玉儿唱着，青子和着，歌声格外好听。她们把脸贴着匣子低声问："你该快活了吧？我们的歌声跟你相比怎么样？"

小燕子本来喜欢唱歌，听她们这样说，禁不住要试一试。他就唱起来：

亲爱的妈妈你在哪里？
亲爱的妈妈你在哪里？
你的宝贝在这里呀，
谁给你传个消息？

你在山上找我么？
你在水边找我么？
你的宝贝在这里呀，
谁给你传个消息？

我在这里等你呢！
我在这里等你呢！
我要睡在你怀里呀，
谁帮我传个消息？

青子忽然拍着玉儿的肩膀说："想着了，我们何不在报上登个广告呢。"

玉儿马上拿来了铅笔和纸，嚷嚷说："我来写，我来写。"

她就动笔写起来：

> “亲爱的妈妈，孩儿中了一颗泥弹，受了轻微的伤。青子小姑娘留我住在她家里，现在一切都安适。你不要惊慌，一丝儿惊慌也用不着。可是孩儿盼望妈妈立刻来看我。尽你翅膀的力量——但是不要太累了，快来，快来！你亲爱的小宝贝。”

青子笑着对小燕子说：“玉儿姑娘代你写得很好。明天你妈妈看报，看见了这个广告，一定会尽快飞来接你。现在你可以宽心了。”

小燕子不再掉泪了。青子和玉儿伴着他，给他讲黄金洞里的小女王的故事。晚上点起了灯，她们又在金色的灯光下唱那些神仙们爱唱的歌，直到他进了梦乡。小燕子梦见同他的妈妈去访问竹鸡的家，小竹鸡取出松子来款待他，他好不快活。

第二天上午，小燕子的妈妈急急忙忙飞来了。她一看见她的宝贝，就张开翅膀抱住他说：“寻得我心都碎了！伤在什么地方？我的宝贝……”

小燕子快乐得直流泪。他张开了黄的小嘴，不住地亲他妈妈。他说：“妈妈来了，一切都好了！伤口已经结拢，而且丝毫不觉得痛了。”

“你真幸运。”妈妈说。“大家都这样关心你，爱护你。”

小燕子撒娇说：“是呀，我遇到的全是好意。要不是大家这样爱护，我的伤不会好得这样快。”

"咱们回家去吧。"妈妈快乐地说。

青子和玉儿掉泪了，她们舍不得小燕子回去，又不忍叫小燕子不要回去。

小燕子安慰她们说："好姑娘，好姑娘，不要哭，我天天来看望你们。我有新鲜的歌，一定来唱给你们听，我有好东西，一定给你们送来，因为你们待我太好了。"

小燕子跟着妈妈回家去了。他每天来看望青子和玉儿，唱一回歌，扑着翅膀跳一回舞。每年春天，他从南方回来，总带些红的白的珊瑚和美丽的贝壳，送给青子和玉儿玩。

青子和玉儿看见他来了，就拿出当时那个匣子说："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旧居，来歇一歇吧。"

1922年11月17日写毕

一粒种子

世界上有一粒种子，像核桃那样大，绿色的外皮非常可爱。凡是看见它的人，没一个不喜欢它。听说，要是把它种在土里，就能够钻出碧玉一般的芽来。开的花呢，当然更美丽，不论是玫瑰花，牡丹花，菊花，都比不上它；并且有浓郁的香气，不论是芝兰，桂花，玉簪，都比不上它。可是从来没人种过它，自然也就没人见过它的美丽的花，闻过它的花的香气。

国王听说有这样一粒种子，欢喜得只是笑。白花花的胡子密得像树林，盖住他的嘴，现在树林里露出一个洞——因为嘴笑得合不上了。他说："我的园里，什么花都有了。北方冰雪底下开的小白花，我派专使去移了来。南方热带，像盘子那样大的莲花也有人送来进贡。但是，这些都是世界上平常的花，我弄得到，人家也弄得到，又有什么希奇？现在好了，有这样一粒种子，只有一粒。等它钻出芽来，开出花来，世界上就没有第二棵。这才显得我最尊贵，最有权力。哈！哈！哈！……"

国王就叫人把这粒种子取来，种在一个白玉盆里。土是御花园里的，筛了又筛，总怕它还不够细。浇的水是用金缸盛着的，滤了又滤，总怕它还不够干净。每天早晨，国王亲自把这个盆从暖房里搬出来，摆在殿前的丹陛上，晚上还是

亲自搬回去。天气一冷，暖房里还要生上火炉，热烘烘的。

国王睡里梦里，也想看盆里钻出碧玉一般的芽来，醒着的时候更不必说了，老坐在盆旁边等着。但是哪儿有碧玉一般的芽呢？只有一个白玉的盆，盛着灰黑的泥。

时间像逃跑一般过去，转眼就是两年。春天，草发芽的时候，国王在盆旁边祝福说："草都发芽了，你也跟着来吧！"秋天，许多种子发芽的时候，国王又在盆旁边祝福说："第二批芽又出来了，你该跟着来了！"但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于是国王生气了，他说："这是死的种子，又臭又难看，我要它干么！"他就把种子从泥里挖出来，还是从前的样子，像核桃那样大，皮绿油油的。他越看越生气，就使劲往池子里一扔。

种子从国王的池里，跟着流水，流到乡间的小河里。渔夫在河里打鱼，一扯网，把种子捞上来。他觉得这是一粒希奇的种子，就高声叫卖。

富翁听见了，欢喜得直笑，眼睛眯到一块儿，胖胖的脸活像个打足了气的皮球。他说："我的屋里，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有了。鸡子那么大的金刚钻，核桃那么大的珍珠，都出大价钱弄到了手。可是，这又算什么呢！有的不只我一个人，并且，张口金银珠宝，闭口金银珠宝，也真有点儿俗气。现在呢，有这么一粒种子——只有一粒！这要开出花来，不但可以显得我高雅，并且可以把世界上的富翁都盖过去。哈！哈！哈！……"

富翁就到渔夫那里把种子买了来，种在一个白金缸里。他特意雇了四个有名的花匠，专门经管这一粒种子。这四个

花匠是从三百多人里用考试的办法选出来的。考试的题目特别难，一切种植名花的秘诀，都问到了，他们都答得头头是道。考取以后，给他们很高的工钱，另外还有安家费，为的是让他们能安心工作。这四个人确是尽心尽力，轮班在白金缸旁边看着，一分一秒也不断人。他们把本领都用出来，用上好的土，上好的肥料，按时候浇水，按时候晒，总之，凡是他们能做的他们都做了。

富翁想："这样经心照看，种子发芽一定加倍地快。到开花的时候，我就大宴宾客。那些跟我差不多的富翁都请到，让他们看看我这天地间没第二份的美丽的奇花，让他们佩服我最阔气，我最优越。"他这么想，越想越着急，过一会儿就到白金缸旁边看看。但是哪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只有一个白金的盆，盛着灰黑的泥。

时间像逃跑一般过去，转眼又是两年。春天，快到请客的时候，他在缸旁边祝福说："我就要请客了，你帮帮忙，快点儿发芽开花吧！"秋天，快到宴客的时候，他又在缸旁边祝福说："我又要请客了，你帮帮忙，快点发芽开花吧！"但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于是富翁生气了，他说："这是死的种子，又臭又难看，我要它干么！"他就把种子从泥里挖出来，还是从前的样子，像核桃那样大，皮绿油油的。他越看越生气，就使劲往墙外边一扔。

种子跳过墙，掉在一个商店门口。商人拾起来，高兴极了，他说："希奇的种子掉在我的门口，我一定要发财了。"他就把种子种在商店旁边。他盼着种子快发芽开花，每天开店的时候去看一回，收店的时候还要去看一回。一年很快过去了，

并没看见碧玉一般的芽钻出来。商人生气了，说："我真是个傻子，以为是什么希奇的种子！原来是死的，又臭又难看。现在明白了，不为它这个坏东西耗费精神了。"他就把种子挖出来，往街上一扔。

种子在街上躺了半天，让清道夫跟脏土一块儿扫在垃圾车里，倒在军营旁边。一个兵士拾起来，很高兴地说："希奇的种子让我拾着了，我一定是要升官了。"他就把种子种在军营旁边。他盼着种子快发芽开花，下操的时候就蹲在旁边看着，怀里抱着短枪。别的兵士问他蹲在那里干什么，他瞒着不说。

一年多过去了，还没见碧玉一般的芽钻出来。兵士生气了，他说："我真是个傻子，以为是什么希奇的种子！原来是死的，又臭又难看。现在明白了，不为它这个坏东西耗费精神了。"他就把种子挖出来，用全身的力气，往很远的地方一扔。

种子飞起来，像坐了飞机。飞呀，飞呀，飞呀，最后掉下来，正是一片碧绿的麦田。

麦田里有个年轻的农夫，皮肤晒得像酱的颜色，红里透黑，胳膊上的筋肉一块块地凸起来，像雕刻的大力士。他手里拿着一把曲颈锄，正在刨松田地里的土。他锄一会儿，抬起头来四外看看，嘴边透出和平的微笑。

他看见种子掉下来，说："吓，真是一粒可爱的种子！种上它吧。"就用锄刨了一个坑，把种子埋在里边。

他照常工作，该耕就耕，该锄就锄，该浇就浇——自然，种那粒种子的地方也一样，耕，锄，浇，样样都做到了。

没几天，在埋那粒种子的地方，碧绿的像小指那样粗的

嫩芽钻出来了。又过几天，拔干，抽枝，一棵活像碧玉雕成的小树站在田地里了。梢上很快长了花苞，起初只有核桃那样大，长啊，长啊，像橘子了，像苹果了，像柚子了，终于长到西瓜那样大，开花了：瓣是红的，数不清有多少层，蕊是金黄的，数不清有多少根。由花瓣上，由花蕊里，一种新奇的浓郁的香味放出来，不管是谁，走近了，沾在身上就永远不散。

年轻的农夫还是照常工作，在田地里来来往往。从这棵希奇的花旁边走过的时候，他稍微站一会儿，看看花，看看叶，嘴边透出和平的微笑。

乡村的人都来看这希奇的花。回去的时候，脸上都挂着和平的微笑，满身都沾上了浓郁的香味。

1921年11月20日写毕

地　　球

很久很久以前，大地光滑浑圆，跟皮球一个样儿。

为什么后来会有高高的山，山下有平地，更有凹下去的盛满了水的海呢？

当初，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大家都很安乐。饿了，他们采树上的鲜果吃。鲜果好看极了，拿在手里就让人忘了饥饿；味道又香又甜，吃到嘴里有没法形容的快活。

人们闲着没事做，到处开唱歌会跳舞会。不光人们，鸟呀，树林呀，风呀，泉水呀，也一同唱歌；野兽呀，大树呀，草呀，星星呀，也跟着跳舞。

人们热闹极了，开心极了；他们不懂得忧愁，从来不啼哭。他们疲倦了就躺在地面上，月亮像一位和善的老太太，用银色的光辉照在他们的脸上。你可以看到他们做着梦，还在开心地笑呢！

忽然从云端里吹来几阵风，把树上的叶子全给吹了下来。人们开始吃惊了，害怕了，他们看到所有的树都只剩下光干，连一个果子也没有了，肚子要是饿起来，这日子怎么过呢？

唱歌会停止了，跳舞会停止了，大家喊道：

“困难的日子到了！困难的日子到了！你们没瞧见吗，树上连一个果子也没有了？”

“咱们吃什么呢？咱们吃什么呢？肚子饿起来，咱们怎么

办?”

“大家快想办法呀！大家快想办法呀！挨饿可不是好受的。”

聪明的人想出办法来了。他们说：“靠果子过日子是靠不住的。咱们会有东西吃的，咱们耕种，咱们收割，咱们把收割下来的东西储藏起来，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吃，咱们就不会挨饿了。现在只要大家都来耕种。”

大家听了一齐拍手欢呼。他们说：“咱们得救了！咱们不怕挨饿了！大家都来耕种呀！”

他们一边高呼，一边举起锄头，就在自己站着的地方耕种。但是有些柔弱的人，他们拿不动锄头，只好站在一旁呆看。想到自己不久就要挨饿了，他们要求耕种的人说：“你们种出了东西来，分点儿给我们吃吧。咱们是好朋友，你们应该可怜我们，我们拿不动锄头呀。”

拿锄头的人想，分点儿给他们，这还不容易。种出来的东西多了，吃不完堆积起来有什么用呢？他们很痛快地答应了。到了收获的季节，稻呀麦呀，都分给他们每人一份，跟拿锄头耕种的人一样多。

耕种的时候总要拣去一些僵土和石块。大家看那些柔弱的人站的地方反正空着，就把拣出来的僵土石块往那里扔。僵土和石块堆高一点儿，那些柔弱的人就往高里站一点儿。他们好像泛在水缸里的泡沫，水尽管一桶一桶往缸里倒，泡沫总浮在水面上。

拿锄头的人仍旧把耕种出来的东西分给柔弱的人吃，仍旧每人一份。可是要分给他们，不像先前那样便当了，要背

着稻呀麦呀，爬上土石堆。土石堆越来越高，稻呀麦呀见得越来越重，压得他们背都弯了，胸口几乎碰着了膝盖。他们像拉风箱似地喘着气，一步一步往土石堆上爬，汗跟泉水一般从每一个汗毛孔里流出来。他们唱着歌，忘记了劳累。他们是这样唱的：

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拿不动锄头，我们拿得动锄头。
分给他们一份稻，分给他们一份麦。
反正我们有力气，应该帮助好朋友。

柔弱的人接了礼物，懒懒地吃；才吃完一份，第二份又送来了，送第三份第四份的人背着东西，正跟牛马一样爬上来呢。他们向下望，土石堆上已经给踏出了一条路，背着东西的人脚尖接着脚跟，一摇一晃地在向上爬，真有点儿傻劲。他们看着，又白又瘦的脸上现出冷淡的微笑。

可是不好了，拿锄头的人耕种的地方，有几处忽然积了许多水，不能耕种了。水是从哪里来的呢？聪明的人考查出来了，他们说："你们看柔弱的人站着的土石堆，让咱们踩得往下凹的那条路上，不是涓涓不绝地有水在流下来么？水冲在石头上，不是激起了浪花么？水就是从土石堆上流下来的。如果追根究柢，那么咱们的身体就是最初的泉源；咱们把东西送上去的时候，每一个汗毛孔就是一个泉眼。"

聪明的人说的不错，但是有水的地方不能耕种了，怎么办呢？只好大家挤紧一点儿，在还没被水淹的地方耕种。

过了一年又一年，拿锄头的人努力耕种，不断地把东西送上土石堆去。他们的汗水渗进土里，胶住了石块。汗水富有滋养料，土石堆上于是长出了青青的草，绿油油的树。柔弱的人闲着没事干，眯起深陷的眼睛看着。他们赞美说："这里应当叫做山。你们看，山上的景致多么好，美丽极了。"

山的周围，僵土石块越堆越多，山就越来越高，爬上去送东西越来越吃力，他们的汗水流得更多了。汗水不停地从山上流下来，地面积水的范围自然越来越扩大，可以耕种的地方自然越来越少了。拿锄头的人只好挤得更紧了。

到了后来，拿锄头的人实在觉得不能再往山上送东西了，再送就会耽误了耕种的季节。他们同柔弱的人商量说："我们实在没有工夫再给你们送东西了，这山路太长了。你们自己下山来取吧，反正你们闲着没事干。"

柔弱的人摇摇头，他们有气无力地说："我们这样柔弱，哪能背东西上山呢？你们要可怜我们，帮忙帮到底。咱们是最好最好的好朋友呢！"

拿锄头的人看他们满脸愁容，眼角上似乎挂着泪水，心就软了，对他们说："既然这样，仍旧照老样子，东西由我们送上山来。我们有一天力气就耕种一天，帮助你们一天。你们放心吧，不用犯愁，没事儿就望望山景吧！"

可是耕种的地方越来越少，拿锄头的人挤得越来越紧，种出来的东西却不会因此而增多。有的人上山去送东西，回来的时候疲乏不堪，又错过了耕种的季节，原先归他们耕种的地方就此荒芜了。别人只好把自己份内的东西省出一部分来分给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挨饿。

情形看来越来越糟，大家的土地都有点儿荒芜的样子，但是大家还凑出东西来送上山去，分给柔弱的人的东西还跟分给大家的一样多。本来吃不饱，又要背着沉重的东西爬这样陡的山路，他们累极了，身上瘦得只剩了一层皮，脸上全是皱纹，背给压弯了，声音也变得又沙又哑。要是说他们曾经是唱歌的好手，跳舞的好手，还有谁相信呢？

有的人因为又饿又累，病倒了，几乎死掉。他们的慈祥的母亲忍不住哭了，眼泪像线一样直往下流，流向水淹的地方。水淹的地方不断地扩大，起风的时候，涌起的波浪像山一样高。

慈祥的母亲望着汹涌的波涛说："这里应当叫做海。海里的水是咸的，都是我的眼泪和孩子的汗水。"

所以即使天朗气清，你到海边去，总可以听到波浪在呜咽着，在诉说悲哀。

前面说的就是地球上怎么会有山有海有平地的故事。你要是问，山上的那些柔弱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太柔弱了，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来，身子越来越小，现在已经小到咱们的目力没法看清的程度。其实小草的根，大树的皮，都是他们寄居的地方。他们再这样一代小于一代，总有一天会从地球上消失的。

1921年12月25日写毕

芳 儿 的 梦

芳儿看姊姊采了许多许多凤仙花，白的，红的，绯色的，撒锦的，用细线把花扎起来，扎成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球。姊姊把大花球挂在窗前，看着它只是笑。大花球摇摇晃晃，花瓣儿微微抖动，好像害羞似的。芳儿想："这个花球跟学生们踢的皮球差不多大，挂在窗前干什么呢？凤仙的枝上要是能开这样大的花球就好了，我就可以把它当皮球踢了。姊姊只是看着它笑，难道花球会飞到天上去吗？"

芳儿正想着出神，姊姊问她说："明天妈妈生日，你送什么东西给她做礼物呢？你看我这花球多么好！花是我种的，也是我采的。我把它扎成了这样一个花球。妈妈看了，一定说我能干，说我爱她。"

芳儿想："姊姊有礼物，我自然也要送给妈妈一件礼物。我的礼物一定要比她的好。送一只小猎狗吧？不行，小猎狗是妈妈给我的，怎么能送还给妈妈呢？送积木吧？不行。积木是舅舅给的，还是妈妈给带回来的呢，怎么能送给妈妈呢？送一朵大理花吧？也不行。姊姊送了凤仙花球，我也送花，不是跟姊姊的礼物相重了吗？"

芳儿心里不自在起来。他不看姊姊扎的花球了，低着头坐在小椅子上默默地想。他想到树林里的香草，山坡上的小石子儿，溪边的翠鸟，小河里的金鱼；他想到家里所有的一

切东西，街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野外所有的一切东西，想来想去都不合适，都不配送给妈妈做生日的礼物。他要找一件非常稀罕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拿来送给妈妈。这样才能让妈妈得到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欢喜，才能表达对妈妈的比海还深的爱。

但是这件东西在哪里呢？

月亮升起来得真早啊，她躲在屋角后边偷偷地瞧着芳儿呢。院子的一个角落亮起来了，缠绕在篱笆上的茑萝也发出光彩了。白天看那茑萝，就像姊姊的新衣裳似的，嫩绿的底子绣上了许多小红花；现在颜色变了，都涂上了一层银色的光。

芳儿感觉到月亮在偷看他，不由得抬起头来。他说："月亮姊姊，你来得好早。我要送一件东西给妈妈，做她生日的礼物。这件东西要非常美丽，非常难得，要让妈妈能得到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欢喜，要能表达我对妈妈的比海还深的爱。聪明的月亮姊姊，你一定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东西，请告诉我吧！"

月亮只是对着芳儿微笑。她越走越近了，全身射出活泼的光。

月亮身边浮着些儿淡淡的微云，他们穿着又轻又白的衣裳，飘呀飘呀，好像跳舞的女郎。他们怕月亮寂寞，所以陪着她；他们怕月亮力乏，所以托着她。

芳儿把他的心事告诉给云，恳求他们说："云哥哥，你们伴着月亮出来玩儿吗？我要送一件东西给妈妈，做她生日的

礼物。这件东西要非常美丽，非常难得，要让妈妈能得到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欢喜，要能表达我对妈妈的比海还深的爱。聪明的云哥哥，你们一定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东西，请告诉我吧！”

云哥哥们只是拥着月亮姐姐，在深蓝色的天幕上一边跳舞，一边前进。

芳儿想，他们玩儿得太高兴了，高兴得没听到他在说话。他就把小椅子搬到了院子里，索性坐下来看他们跳舞。起先，月亮姊姊跳的是节奏很快的小步舞，云哥哥们紧紧地追随着，又轻又白的衣裳都飘了起来，更加好看了。后来，月亮姊姊好像疲倦了，在中天站住了。云哥哥们围绕着她，缓慢地兜着圈子，衣裳渐渐垂下来了。

芳儿趁这个时候，把他的心事又说了一遍，恳求月亮姊姊和云哥哥们给他指点。他留心看天上，月亮姊姊和云哥哥们真个听见了他的话了。月亮姊姊堆着笑脸，看着身边；云哥哥们从宽大的白衣袖里伸出手来，指着身边。他们身边有无数灿烂的星星，原来他们指的就是星星。

芳儿快活极了，他明白了："这才是最美妙的礼物呢。月亮姊姊和云哥哥们真聪明呀！姊姊送给妈妈一个花球，我送给妈妈一个星星串成的项链。明天，我要把星星项链亲手挂在妈妈的脖子上，让无数耀眼的光从妈妈身上射出来，不是非常美丽吗？人家的妈妈戴珍珠串成的项链，戴宝石串成的项链，都是人间有的东西。我送给妈妈的，却是一个星星串成的项链，不是非常稀罕吗？我把这样的一个项链挂在妈妈的脖子上，妈妈自然欢喜得连做梦也想不到。别人当然想不

到送这样的礼物，只有我送这样的礼物，因为我爱妈妈爱得比海还深。”

芳儿谢谢月亮姊姊，谢谢云哥哥们，对他们说：“祝愿你们永远美丽，永远快乐，永远笑，永远跳舞，永远帮助我，告诉我我所想不到的一切事儿。”

这时候，芳儿的姊姊也到院子里来乘凉了。她端一张藤椅，坐在芳儿旁边，脸上还带着笑。她正在想，凤仙花球多么美丽，妈妈见了会怎样欢喜。

芳儿拿姊姊的手轻轻地贴在自己的脸上，看着姊姊说：“我已经想到了送给妈妈的礼物。好极了，比你的凤仙花球好几百倍。我现在不告诉你。”

“什么好东西？好弟弟，快说给我听吧。”

“我不说，明天你看就是了。这个东西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没有什么比它更美丽的了，谁都不曾有过。”

芳儿不说，姊姊只好猜。她猜了许许多多东西，香草，小石子儿，翠鸟，金鱼，家里所有的一切东西，街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野外所有的一切东西，她都猜遍了。芳儿只是笑，只是摇头。姊姊急了，双手合十，央求他说：“拜拜你，好弟弟，你告诉了我吧。我一定不告诉别人。夜晚睡了，我连枕头也不告诉。好弟弟，快说吧！”

芳儿说：“你一定要我说，得先依我一件事儿。咱们俩先跳一回儿绳。跳过绳，我再告诉你。”

姊姊就和芳儿一同跳起绳来。月亮从头顶上射下来，院子里一片银光，他们俩全身浴在银光里，两个短短的影子在地上

舞动，姊姊的头发飘了起来，影子更加好看了。他们先把绳子向前摔，再把绳子向后摔，最后俩人并排一起跳。四只小小的脚像燕子点水似的，刚着地又离开了地面。绳子在脚底下一闪而过，几乎分辨不清。他们俩好像被包在一个透明的大圆球里。

姊姊喘息了，芳儿也满脸是汗，他们才停了下来。芳儿坐在小椅子上用手拭脸上的汗。姊姊催他说："我依了你了，现在你好说了，究竟是什么东西？"

芳儿凑在姊姊的耳边说："我的礼物是星星串成的项链。"

芳儿睡在雪白的罗帐里，睡得很熟，脸上好像在笑，呼吸很均匀。他应当有一个可爱的梦。

他起来了，是月亮姊姊催他起来的。月亮姐姐穿了一身淡蓝色的衣裳，笑的时候露出银色的牙齿。芳儿觉得她可爱极了，就投到了她的怀里。月亮姐姐拍拍他的背，对他说："你忘记了要送给妈妈的礼物了吗？跟着我去吧，我带你去取。"

芳儿非常感激月亮姐姐，催她快点儿动身。月亮姐姐牵着芳儿的手，一同轻轻地飘起来了。虽然离开了地面在空中迈步，芳儿觉得两只脚仍旧像踏在地面上似的。向下边望，地面上的一切都睡着了，盖着一条无边无际的银被。再看月亮姊姊，她那淡蓝色的衣裳被风吹得飘了起来，真是一位仙女。

芳儿的步子越迈越快，好像不费一点儿力气。星星就在他身边了，一颗颗都像荔枝那么大，光亮耀得他眼睛都花了。他已经来到星星的群中，前后左右都是星星；他好像走进了一座结满果子的树林，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再看看自

已，自己被星星照得通身透亮。他快乐极了，就动手摘起星星来。

星星轻得几乎没有分量，摘起来挺容易，他一连摘了几百颗，用衣裳兜着，快要兜满了。月亮姊姊送给他一条美丽的丝绳，还帮他把一颗颗星星贯串起来，串成项链。

这样美丽的项链，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现在却在芳儿手里。他要把这样一条项链送给妈妈，作为妈妈生日的礼物。

芳儿心里想的，就是要让妈妈得到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欢喜，就是要表达他对妈妈的比海还深的爱。他捧着星星项链，飞奔回家，刚跨进门，他就大声喊："妈妈！妈妈！您在哪里。我送给您一件礼物，最最美丽的礼物，最最稀罕的礼物。"

妈妈跑出来，把芳儿抱在怀里。芳儿举起双臂，把星星项链挂在妈妈的脖子上。无法形容的透亮的光，从妈妈身上射出来，妈妈就成了一位仙女了。芳儿自己不也成了个小仙人了吗？看着妈妈脸上的慈祥的笑，芳儿快活得手舞足蹈起来。

芳儿的手和腿一动，他的梦就醒了。妈妈正伏在他的枕头旁边，脸上的慈祥的笑，正跟芳儿在梦中看到的一个模样。

1921年12月26日写毕

新　的　表

咱们都看见过钟，看见过表。咱们都懂得钟和表在提醒咱们：现在是什么时间了，你应当起床了；现在是什么时间了，你应当干活了；现在是什么时间了，你应当休息了。咱们按照钟表提醒咱们的去做，一切都井井有条，不必匆忙，也不会耽误事儿。

愚儿有一个关于表的故事。他不懂得使用表，耽误了许多事儿，闹出了许多笑话。现在就把他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愚儿才八九岁。他有个坏毛病，老是什么事儿也不干，不声不响；东边一靠，靠个大半天；西边一站，站个三小时。父亲母亲以为他早就上学去了，后来却看见他不声不响地站在大门口。有时候他在桌子上玩弄唾沫，玩儿得连睡觉都忘了，要母亲催他他才上床。这样的事儿发生了不知多少回了。

他的毛病老改不掉，而且越来越利害。有一回到学校去，半路上看见鞋店的工人正在扎鞋底，他站在一旁整整看了一天，连吃饭都忘了。父亲母亲不见他回家，派人四处去找，才把他拉了回家。父亲就跟母亲商量说，“太不像话了，这样下去，他不但书念不好，将来离开了我们，连饭也想不到吃，岂不要饿死吗？得想个办法才好。最最要紧的是要让他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儿。你看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说：“我有个办法。他有这个坏毛病，根子就在他不

懂得时间，不知道什么时间应当做什么事儿。我们教给他懂得了时间，他就知道到了什么时间应当做什么事儿了。让人懂得时间的最好的东西就是钟表，咱们给他买一只表吧。”

父亲听母亲说得很有道理，就买了一只表给愚儿。这是一只非常美丽的表，表壳好像是银的，能照得见面孔；表面是白磁的，画着乌黑的字；两支针有长有短，闪闪发光。样子跟一块圆饼干差不多，愚儿拿在手里，觉得轻巧可爱——虽然不能送到嘴里去吃。

父亲叮嘱愚儿说：“你不懂得时间，天天耽误了该做的事儿。现在给你这只表，它可以告诉你现在是什么时间。你应当按照它告诉你的时间做你应该做的事儿。你看，到了这个时间，就应该上学；到了这个时间，就应该回家；到这个时间，应该开始温习功课；到这个时间，应该上床睡觉。你好好记着，就不会再犯过去的老毛病了。”

父亲指给愚儿看的，是表面上写着“6”“4”“5”“9”这几个字的地方。愚儿记住了，牢牢地记在心里。他把表捧在手里，眼睛盯住了表面，看见一支针指在“7”字上，马上背着书包出了门。他一路走一路看着表，还没走到学校，那支针已经指在“9”字上了。他转身就跑，到家里连忙往床上一躺，书包还挂在背上哩。他一只手举着表，仰着脑袋看着，那支针真奇怪，虽然看不出它在移动，却不断地变换位置，像变魔术似的。

那支针又指在“4”字上了，他想父亲叮嘱过，到针指在“4”字上就应该回家。但是他已经在家里了，而且躺在床上了，教他再回到哪里去呢？难道把父亲的话记错了？他翻来覆去地

想，想了十遍二十遍，一点儿也没记错，父亲确实是这样说的，针指到"4"字上，就应该回家。一定是这只表在作怪了。他立刻下了床，跑到父亲的工作室里。

父亲见了他很奇怪，问他："你的老毛病还没改好。我已经给了你一只表，教你看着表做事。怎么这时候还在家里？你已经忘了我说的话吗？"

愚儿说："不，不，我没有忘记，这只表在作怪呢！我看针指在这里，马上去学校，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还没走到学校，针已经指到这里了，我马上跑回家睡觉，这不也是你告诉我的吗？可是现在，针又指到我应当回家的地方了——而且过了。我现在已经在家里了，教我再回到哪里去呢？要不是这只表作怪，一定是你的话说错了。"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原来你没弄明白，你要看那支短针指在什么地方，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什么事儿。方才你弄错了，看了长针了。去吧，不要再耽误事儿了。"

愚儿点点头，表示他全明白了。他赶到学校，学校还没上课，早操已经过了。老师教训他说："你真个不想长进吗？有的日子你贪懒，索性不来上学。今天来了，又来得这样晚。你从没做过早操，这样不注意锻炼，难道身体不是你自己的吗？"

愚儿想，他今天出来得很早，只因为看错了表，把事儿耽搁了。但是他不敢跟老师说明，怕同学们笑他。他坐在课堂里，时时刻刻看着手里的表，比看课本用心一百倍。那短针越来越靠近"9"字了，最后真到了"9"上。他想这一回准错不了，是睡觉的时间了，赶快回家吧。

愚儿向老师请假，说马上要回家。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要回家去睡觉。老师着急地问："你不舒服吗？身上发冷吗？……"他只是摇头。老师生气了："没有什么不舒服，哪里有这时候就回家去睡觉的道理！不准回去！"

愚儿急得哭了，眼泪像雨点一样往下掉。同学们看了都笑起来，有几个轻轻地说："他要回家吃奶了。他的母亲已经解开了衣襟在等他了。"

愚儿听同学这样说，哭得更厉害了。老师以为他发了疯，或者心里有什么别扭的事儿，一定要他说出来。他抹着眼泪，呜呜咽咽地说："父亲给我买了一只表，告诉我说，那支短针指到什么地方，就应当按时做什么事儿。父亲说，短针指在'9'字上，就应当睡觉。现在已经指到'9'字了，所以我要请假回家。我不愿意违背父亲的话。老师要是不信，请您看看我的表。"他拿出表来给老师看，那支短针已经过了"9"字了。

老师听了哈哈大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明白，让我来告诉你。那支短针一天要绕两个圈子哩：从半夜到中午绕一圈，从中午到半夜又绕一圈，所以短针在上午和晚上，各有一次指在'9'字上。你父亲说的应当睡觉的时间，是晚上短针指在'9'字上的时间，不是现在。"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道理。"愚儿点点头，表示这一回他都明白了。同学们又大笑一场，下了课，有几个在背后说他傻成这样，哪里配用什么表。他只当作没听见，一个人站在墙角里，偷偷地看着手里的表，生怕又耽误了时间。

这一天下午，短针指在"4"字上，他就赶紧回家；指在

“5”字上，他就拿出课本来温习；指在“9”字上，他就对父亲母亲说：“上床的时间到了，我要睡觉了。”

父亲母亲心里十分欢喜，称赞他说：“这一回好了，你的毛病让表给治好了。今后你照表告诉你的时间做事儿，一定能很快上进。现在，你先睡吧。”

愚儿很高兴，躺在床上只是笑。笑呀笑呀，他就睡着了，表还握在他的手心里。

第二天他醒来，窗子上已经阳光耀眼。他想起了手中的表，不知道该不该起床了。还差得很远呢，那支短针正指在“3”字上，还要转过两个字，才指到“6”字上。他就躺在床上等，准备等它转到“6”字才起身。

表又作怪了，短针老指在“3”字上，好像这个“3”字有什么魔力，把它吸住了。他老看着表，觉得肚子越来越饿。但是短针还没有转到应该下床的时间，他只好等着。他想短针总会转过去的。

母亲不见他起身，来到床前看他，只见他睁大了眼睛，老对着表看。母亲催他：“快起来吧，时间不早了，到学校又晚了。”他却回答说：“不能起来，不能起来。我做什么都得遵守时间。”

母亲听了很奇怪，以为他还在说梦话。可是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手里的表，明明早就醒了，就对他说：“你要遵守时间，更应当赶快起来，要不，第二堂课你也赶不上了。”

愚儿不回答，仍旧看着手中的表。母亲问了一遍又一遍，他才回答说：“您看，那支短针还没指到‘6’字上。要指到‘6’字上我才可以起身，这是父亲告诉我的。”

母亲接过表一看，短针真个还指在“3”字上，不由得大笑起来，对愚儿说：“原来你没弄明白，表的机关停了，要上紧了弦，它再能转。你要是不上弦，就是等上一千年，短针也转不到‘6’字上。”

母亲给表上足了弦，把两支针的位置旋准了，把表交给愚儿。愚儿看着表只顾点头，表示这一回他真个明白了。他赶紧下了床，收拾停当了，跑到学校里。这时候，第一堂课已经上了一半了。

从此以后，愚儿真个全都明白了。他能自己上弦，自己校正快慢，对准时间。他能够按着表告诉他的时间，做完这件事儿又做那件事儿，什么都井井有条了。

1921年12月27日写毕

梧　桐　子

许多梧桐子，他们真快活呢。他们穿着碧绿的新衣，都站在窗沿上游戏。周围张着绿绸似的帷幕。一阵风吹来，绿绸似的帷幕飘动起来，像幽静的庭院。从帷幕的缝里，他们可以看见深蓝的天，看见天空中飞过的鸟儿，看见像仙人的衣裳似的白云；晚上，他们可以看见永远笑嘻嘻的月亮，看见俏皮的眨着眼睛的星星，看见白玉的桥一般的银河，看见提着灯游行的萤火虫。他们看得高兴极了，轻轻地唱起歌来。这时候，隔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石阶底下的蟋蟀也唱了。唱歌的时候有别人来应和，这是多么有趣呀，所以梧桐子们都很快活。

有一颗梧桐子，他不但喜欢看一切美丽的东西，唱种种快活的歌儿，他还想离开窗沿，出去游戏。他羡慕鸟儿，羡慕白云，羡慕萤火虫。他想，要是能跟他们一个样到处飞，一定可以看到更多的美丽的东西，唱出更多的快活的歌儿。离开窗沿并不难办，只要一飞就飞出去了。他于是跟母亲说："我要出去游戏，到处飞行，像鸟儿那样，像白云那样，像萤火虫那样，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美丽的东西，唱出更多的快活的歌儿。回来的时候，我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您听，给您唱许多许多快活的歌儿。"

他的母亲摇了摇头，身子也摆了几摆，和蔼地对他说："你

应该出去旅行，哪有不让你去的道理呢？可是现在，你的身体还不够强壮，再等些时候吧！”

他听了不再作声，心里可不大高兴。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胖很结实了，一定是母亲不放他走，什么身体不够强壮，不过是推托的话罢了。他决定不告诉母亲，自个儿偷偷地飞开去。可是飞到了外边，会不会遇上什么困难呢？独自旅行，能不能找到同伴呢？一想到这些，都教他耽心害怕。他于是对哥哥们弟弟们说：“你们羡慕鸟儿吗？羡慕白云吗？羡慕萤火虫吗？你们想看到更美丽的东西吗？想唱出更快活的歌儿吗？这些都是做得到的，只要你们跟我走。我们就可以跟鸟儿一个样，跟白云一个样，跟萤火虫一个样，到处旅行。”

哥哥弟弟的性情都跟他差不多，谁不喜欢出去旅行，看看广阔的世界？他们都拍着手喊起来：“咱们快走吧！咱们快走吧！”

他们换上了褐色的旅行服，站在窗沿下准备着。这时候，绿绸似的帷幕变成黄锦似的了，而且少了许多，变得稀稀朗朗的，因为太阳不太热了。风从稀朗的帷幕间吹来，梧桐子们借着风的力量，都想离开窗沿。大家把身子摇了几摇，还站在窗沿上。只有一颗，就是最先想到要离开的一颗，独自一个飞走了。他多么高兴呀，自以为领了头，带着哥哥们弟弟们到广阔的世界里去旅行了。

他头也不回，只顾往前飞，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后来，他觉得有点儿力乏了，才回过头去招呼哥哥们弟弟们。啊呀，不好了，他们都飞到哪儿去了呢？他心里一慌，身子就笔直往下掉；头脑里迷迷糊糊的，不知落在了什么地方。

他渐渐清醒过来，看看周围，原来他落在田边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正在栽菜秧。他才想起了哥哥弟弟，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离开了他。现在要找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要是找不着他们，独自一个去旅行，他可有点儿不敢。他们总在附近吧，还是飞起来找一找吧。哪儿知道他一动也不能动。他着急了，急得流出了眼泪来，向周围看看，只有一位姑娘。他想，那位姑娘也许能帮他点儿忙吧！

他带着哭声说："姑娘，您看见我的哥哥弟弟了吗？他们到哪里去了？请你告诉我，可爱的姑娘。"

姑娘只管栽她的菜秧，好像没听见他的话。栽完了六畦，她穿上放在田边的青布衫，两只手扣着钮扣，忽然看见了落在地上的梧桐子，就把他拾了起来。

他在姑娘的手心里，手心又柔软又暖和，真舒服极了。他不再哭了，心里想，"这位姑娘真可爱，她一定知道我的哥哥弟弟在哪里，一定会把我送到他们身边去的。"

姑娘回到自己家里，把他放在靠窗的桌子上。他以为来到哥哥们弟弟们中间了，急忙向周围看，却一个也没有。他又犯愁了，高声喊，"姑娘，我不要留在这里，我要找我的哥哥们弟弟们。请您赶快把我送到他们身边去吧！"

姑娘不理睬他，管自掸去衣裳上的尘土，然后走到窗前，把他拣了起来，用手指捻着玩儿。他好像在摇篮里似的，身子摇来摇去，觉得很舒服。姑娘捻了一会儿，把他扔起来，用手接住，接了又扔，扔了又接。他一忽儿升起来，一忽儿往下落，又快又稳，也非常有趣。可是一想起哥哥弟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心里又很不自在。

姑娘听见她母亲在叫唤了，把他放在靠窗的桌子上就走了。他想：姑娘一走，他更没有希望了。当初站在家里的窗沿上，以为一离开家，要到哪里就哪里，自由极了。哪里想到现在自己做不得主，一动也不能动，不要说到处旅行了，就是想回家去看看母亲，打听一下哥哥们弟弟们的消息，也办不到。他无法可想，只好对着淡淡的阳光叹气。他懊悔没听母亲的话，母亲早跟他说了，“等你身体强壮了，你就可以离开家了。”身体强壮了，一定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飞了；可是现在，懊悔也来不及了。

窗外飞来一只麻雀，落在桌子上，侧着脑袋对他看了又看，两只小脚跳跃着，“居且居且”的叫了。他想，麻雀或者知道哥哥们弟弟们的消息，就求他说：“麻雀哥哥，您看见了我的哥哥弟弟吗？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请您告诉我，可爱的麻雀哥哥。”

麻雀侧着脑袋，又看了看他，跳跃着，又“居且居且”叫了，似乎没听见他的话。麻雀听了一会儿，一口衔住了他，向窗外飞去。

他在麻雀的嘴里，周身觉得很潮润，麻雀用舌头舔他，好像给他挠痒痒似的。他本来很渴了，身上又有点儿痒，所以感到很舒服。他想：“麻雀哥哥真可爱，他一定知道我的哥哥弟弟在哪里，一定会把我送到他们身边去的。”

不知道为什么，麻雀一张嘴，他就从半空里掉了下来。“不好了，又往下掉了，这一回可比前一回高得多，落到地上一定没有命了。我的母亲……”他还没想完，身子已经着地了，他吓得失去了知觉。

其实他好好的，正好落在又松又软的泥里。下了几天春雨，刮了几天春风，他醒过来了。看看自己身上，褐色的旅行服已经不在身上了，换上了一身绿色的新衣，比先前的更加鲜艳。看看周围的邻居，都是些小草，也穿着可爱的绿色的新衣。有了这许多新朋友，他不再觉得寂寞了，可是想起母亲，想起哥哥弟弟，不知道他们怎样了，心里就不大愉快。

他慢慢地长大了，周围的小草们本来跟他一般高，现在只能盖没他的脚背。他的身子很挺拔，站得笔直，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小草们都很羡慕他，跟他非常亲热。他们说："你是我们的领袖。你跳舞的时候，我们也跳；你唱歌的时候，我们也唱。可惜我们的身子太柔弱，姿势不如你好看；我们的嗓门也太细，声音不如你好听。这有什么要紧呢？我们中间有了个你，你是我们的领袖。"

他感谢小草们的好意，愿意尽力保护他们。刮狂风的时候，下暴雨的时候，他遮掩着小草们。

有一天，一只燕子飞来，歇在他的肩膀上。燕子本是当邮差的，所以他心里很高兴，就写了一封信交给燕子。他说："燕子哥哥，好心的邮差，我有一封信，是写给母亲和哥哥们弟弟们的。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请您帮我打听吧；打听到了，就把我这封信给他们看，让他们都能看到。最好能带个回音给我。谢谢您，好心的燕子哥哥。"

燕子一口答应，把信带走了。没过一天，燕子背了一大口袋信回来了，对他说："你的信来了。他们都给你写了回信哩。"

他快活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嘻嘻地笑。先拆开母亲的信，他看信上说："得到了你的消息，我很快活。我现在很好。你的哥哥弟弟跟你一个样，也到别处去了。他们常常有信来。现在告诉你一件事儿，你一定会喜欢的，就是你又要有许多小弟弟了。"

他又拆开哥哥们弟弟们的回信。下面就是他们信上的话：

"那一天你太性急，独自一个先走了。没隔多久，我也离开了母亲，现在住在一个花园里。"

"我离开了母亲，落在人家的屋檐上。修房子的工匠把我扫了下来，我就在院子里住下了。"

"最有趣的是我到过一位小姑娘的嘴里，才停留了一分钟。"

"我的新衣服绿得美丽极了，你的是什么颜色的？"

"我将来也会有孩子的。希望有一天，你来看看你的侄子们。"

他看完信，心就安了。母亲和哥哥弟弟，他们都很好，用不着老挂念他们，只要隔几天写封信去问一问就好了。燕子天天来问他有没有信要送。

他很快活，至今还笔挺地站在那儿，身子只顾往高里长。

1921年12月28日写毕

大 嗓 门

一处地方，有许多家工厂。工厂的屋顶上都竖起几个烟囱，又浓又黑的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好像魔鬼的头发，越拖越长，越长越乱。有时候，这一个魔鬼的头发和那一个魔鬼的头发纠缠在一起，解也解不开了。街上的孩子都喊道："你们看，魔鬼打架了。"好容易来了一个和事老，含着一口和平的气轻轻地对它们吹，它们的头发才慢慢地解开。

工厂还有一支气笛，家家都有。他的职司是专门张着嘴喊，十里以内都能听见，所以大家管他叫"大嗓门"。早上天还没有亮，他尽他的职，呜呜地叫唤起来。许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听见了，就三脚两步赶到工厂里去。晚上天黑以后，他又尽他的职，又呜呜地叫喊。许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才从工厂里出来，没精打采地走回家去。大家都说："大嗓门一叫唤，咱们就不能不听从呀。他一叫唤，咱们不能不赶快跑到工厂里去；等到他再叫唤，咱们才可以回家。要是他不叫唤，咱们休想随便出进，工厂的大门关着，怎么进得去呢？怎么出得来呢？"

一个婴儿，他身子贴在母亲怀里，小嘴衔着母亲的奶头。他睡在床上，多么温暖，多么舒服。吸着甜蜜的奶汁，他睡的很甜蜜。"呜呜呜……"大嗓门在叫唤了。婴儿嘴里的乳头

不见了。他伸出小手到处摸，越来越冷，于是哭起来了。哭到太阳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四处寻找，哪里有母亲的影子呢。

这样的事儿，婴儿天天遇到。他留心查察，母亲的奶头到底什么时候逃走的。他查察出来了，只听得大嗓门呜呜地一声叫唤，母亲的奶头就逃走了。他想："大嗓门要是不叫唤，母亲的奶头一定不会逃走了。得跟大嗓门去商量，请他不要再叫唤，那就好了。"想停当了，他就去找大嗓门。

一个女郎，她跟一个少年很要好，每天夜里睡在一起，他们互相拥抱着，心里充满了快乐。"呜呜呜……"大嗓门在叫唤了，女郎身边的少年不见了。这时候还四面漆黑，她两只手满床乱摸，哪儿有她心爱的少年呢？她觉得非常寂寞，呜呜咽咽地哭了。哭到起早的鸟儿唱着歌儿来安慰她的时候，她找遍了屋里，又找遍了田野和山林，哪里有少年的影子呢？

这样的事儿，女郎天天遇到。她留心查察，少年到底什么时候失去的。她查察出来了，只听得大嗓门呜呜地一声叫唤，怀里的少年又溜掉了。她想："大嗓门要是不叫喊，少年一定不会失去的。得跟大嗓门去商量，请他不要再叫唤，那就好了。"想停当了，她就去找大嗓门。

还有一个眼睛瞎了的老婆婆，她跟她老伴睡在一起。年纪大了，夜里常常要醒，她就跟老伴聊天，不觉得冷清。老伴讲外边的景致给她听，什么地方的树绿了，什么地方的花开了，她好像眼睛没瞎一个样，什么都能看见。"呜呜呜……"大嗓门在叫唤了。老伴的声音忽然听不见了。她以为老伴睡着了，提高了嗓门喊，叫他醒一醒。可是哪里有回音呢？她

很害怕，觉得夜特别长。瞎了的眼睛虽然没有多少眼泪，也一滴一滴流个不停。追赶麻雀的孩子们闯进屋里来了，她才停住了哭，请孩子们帮她找一找，她的老伴躲在哪里。孩子们连地板缝都找遍了，哪里有他的老伴呢？

这样的事儿，老婆婆天天遇到。他留心查察，老伴到底是什么时候溜走的。她查察出来了，只听得大嗓门呜呜地一声叫唤，老伴就急急忙忙溜走了。老婆婆想："大嗓门要是不叫唤，老伴一定不会溜走的。得跟大嗓门去商量，请他不要叫唤，那就好了。"想停当了，她就去找大嗓门。

婴儿、女郎和老婆婆走在一条路上。他们都说是去找大嗓门的，就手拉着手，结伴同行，一边走一边说话。

婴儿说："我不敢睡熟，只怕母亲的奶头逃走，紧紧地含住不放，但是办不到。想来大嗓门一定有什么糖呀花生呀在逗引我的母亲。要不，为什么他一叫唤母亲就走了呢？他把我的母亲叫走了，我可苦了。我得跟他商量去。"

女郎说："我那少年爱着我呢，他无时无刻不想我。他说只有我在他身边，他才能好好地休息。为什么不能让他跟我在一起多休息一会儿呢？大嗓门一叫唤，他就掉了魂似的，急急忙忙走了。想来大嗓门一定有什么魔法，要不我那少年怎么肯离开我呢？我也得跟大嗓门商量去。"

瞎了眼睛的老婆婆说："我睡不着，我的老伴也睡不着。两个人谈谈说说，夜就过得快一点儿。可是他老说到半中间就匆匆忙忙溜走了。等我唤他，他已经跑出好几里路去了。想来大嗓门有老酒请他去喝吧。要不，他怎么肯扔下我走呢？我

眼睛瞎了，一个人耽在家里很害怕。我得跟大嗓门商量去。”

三个人一边走一边说，不知不觉来到大嗓门脚下。大嗓门站得很高很高，差不多跟烟囱一样高，张开了大嘴向着天，等时刻一到他就叫唤，他非常尽责。

婴儿抬头一看，先就胆小了，这样高，怎么能上去跟他说话呢？瞎了眼睛的老婆婆只是叫苦，她从来没练过跳高。幸亏姑娘的身子又轻又灵活，她一手抱起婴儿，一手拉着老婆婆，像云一样飘了起来。一点儿不费事，三个人一同来到大嗓门跟前。

三个人把自己的心愿都说给大嗓门听了，最后一同说：“请您从此闭嘴吧，不要再呜呜呜地叫唤了。我们不愿意失掉我们离不开的人。”

大嗓门听了他们的话，觉得他们真是可怜。他笑着说：“我的嘴一直是张着的，不能听了你们的要求，就闭拢来。我先前不知道我一叫唤，就把你们害苦了。听了你们的话，我以后不愿意再尽我的职司了，我不叫唤了，你们放心回去吧。”

三个人听大嗓门这样说，都高兴极了，反而觉得不大可信，一同问：“您说的是真的吗？”

“哪能骗你们，”大嗓门说，“以后每天天大亮了，母亲的奶头还在你小弟弟的嘴里，少年还在你姑娘的怀里，老伴还在你老太太的身边。放心回去吧，我的小弟弟，我的好姑娘，我的老太太。”

婴儿跟大嗓门亲了个嘴，女郎绕着大嗓门跳了一会舞，老

婆婆跟大嗓门握了握手。他们十分感谢大嗓门，高高兴兴回去了。他们一路走一路唱：

我要喝甜蜜的奶汁，
　　睡在母亲的怀里。
我要永远这样，
　　现在有希望了。

我要每天夜晚抱着少年，
　　让他在我的怀里休息。
我要永远这样，
　　现在有希望了。

我要老伴伴着我，
　　在无论什么时候。
我要永远这样，
　　现在有希望了。

天亮了，太阳照着大嗓门的张大的嘴，大嗓门默默地不作一声。走过的人们对他说："你失职了。你还没有叫唤呢，赶快叫唤吧！"

大嗓门张开大嘴向着天，不理睬他们。那魔鬼的头发被剪断了，烟囱里不再冒出烟来，它们不能再玩儿打架的把戏了。

婴儿含着母亲的乳头，靠在母亲的怀里，睡得很香甜，小

脸儿上全是笑意。

女郎抱着她心爱的少年，一声不响，让他得到充分的休息。

瞎眼睛的老婆婆睡在她老伴身边，两个人有说有笑，像新娘子新郎官一样快乐。

大嗓门真个从此不叫唤了。

1921年12月30日写毕

原题为《大喉咙》

旅　行　家

在很远很远的一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大旅行家。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他都游历过了，回家休息了一年，觉得太闷气，又想出门游历。他就提起提包，离开了家。到什么地方去呢？总要找个有趣的地方才好呀。听说地球上有许许多多人，那些人都很聪明，想出了种种聪明的办法，造成了种种聪明的器具，过着很好的生活。他想，地球一定是个有趣的地方，不能不去看看。他就决定游历地球。

旅行家先寄了一封信到地球上，告诉地球上的人说，他要到地球游历。地球上的人立刻忙起来了，决定用最隆重的仪式来欢迎旅行家，因为他从很远很远的星球上来，是个应当尊敬的客人。他们决定在东海边上，搭起一座很大很大的牌楼，上面插满了各种颜色的鲜花，衬着碧绿的树叶。这里就算地球的大门，让客人从这里进来。凡是能奏乐的都聚集在那里，组成了极大的乐队，等这位贵宾一到，就奏起最好听的曲子来。

旅行家乘了一艘又轻又快的飞艇，离开了他的星球，向地球前进。经过了不可估量的时间和空间，看到了不知多少星星的真面目，他才穿过云层，来到地球的大门前，东海边上。地球上欢迎的人一齐欢呼起来，乐队就奏起最好听的曲子，把东海的波涛声也给盖住了。牌楼上的花儿好像含着笑，

还轻轻地抖动着，似乎花儿也知道，它们是来欢迎尊贵的客人的。

旅行家非常快活，他想，地球上的确很有趣，这班人多么可亲可爱，又多么聪明。开过了欢迎大会，地球上的人把旅行家请进一家最讲究的旅馆。他们又推举出一个人来陪伴旅行家。这个人懂得地球上的一切事物，让旅行家在游历的时候可以随时询问。

吃饭的时候，旅行家吃的是最上等的菜，味道鲜美，分量又多，还没吃完，他的胃已经撑饱了；看看旁边陪他的人，还张大了嘴，不断地往下装。他想这一定有缘故，大概地球上好吃的东西生产得太多，不吃掉，地球上就没处存放了。所以他们尽量吃，把胃给撑大了。他没有受过这种训练，胃还很小，只好不再吃了，就站起来出去散步。陪伴他的人在后边跟着他。

出了旅馆，拐了两个弯，旅行家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两旁的人家也在吃饭。他们没有什么菜，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小碟子咸豆。旅行家觉得有点儿奇怪，难道他们的胃特别小吗？难道他们不爱吃那些味道鲜美的菜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他只好问了："咱们刚才吃的东西那么多，味道那么好，为什么他们只吃一小碟子咸豆呢？"

陪伴的人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他想，这个从遥远的星球上来的客人真有点儿傻气，但是一想到他终究是一位贵宾，就恭恭敬敬地回答说："他们跟我们不同。你初来这儿，自然不明白，住在这条小巷子里的人都很穷。"

"什么叫做'穷'？穷了就只要吃一小碟子咸豆就够了？想

来穷就是胃长得特别小的意思吧？”

“不，不。穷就是没有钱。在我们地球上，有了钱才能换东西。穷人没有钱，即使有，也很少，他们只能换到很少的质地很差的东西。”

“我更不明白了，钱又是什么东西呢？”

陪伴的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元来，给旅行家看。旅行家接过金元，看了这一面，又看那一面，翻过来又翻过去。这确实是个可爱的玩意儿，又光亮又轻巧，但是他有点儿不相信。

“这是小孩儿玩儿的东西，真有趣。可是我不信，用这个可以换别的东西。”

“你不信，我换给你看。你想要什么东西？”

旅行家想了想，别的都用不着，乘了这么一趟飞艇，汗衫有点儿脏了，得换一件了。他就说：“我现在需要一件汗衫。”

陪伴的人带着他走出狭窄的小巷子，来到繁华的大街上。在一家商店里，陪伴的人把金元交给商店里的人，商店里的人就拿出一件漂亮的汗衫来。

陪伴的人说：“您看，汗衫不就换来了吗？这是我们地球上最有名的汗衫，用中国出产的蚕丝织的，您看多么轻，多么软，拿在手里几乎没有分量，可以一把捏在手心里。穿在身上，光彩华丽，妙不可言。”

这件汗衫实在好，旅行家看了心里自然欢喜。但是他立刻又产生了怀疑，因为他看到对面来了一个人，拉着一辆大货车，弯着腰，身子成了钩子似的，走一步停一步。这个人穿着一件破衣服，不但汗透了，还沾满了尘土。旅行家就问：“这

个人的衣服脏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去换一件新的呢？”

陪伴的人说：“他也是个穷人，哪里有钱去换漂亮的汗衫呢？”

旅行家又问：“我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东西一定要用钱去换？谁需要什么，爽爽快快地拣来就用，不是很方便吗？”

“我们地球上向来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总之，没有钱就不能拿一丁点儿东西。”

“要是拿了呢？”

“不给钱拿人家的东西，就成了强盗，成了贼，就有官吏把他们关起来。关强盗和贼的地方叫做监牢。我们地球上有许多监牢，里面关了很多强盗和贼。过些天，我可以带您去参观。”

“把他们关起来，不是很费事吗？他们被关在里边，不能自由活动，不是很痛苦吗？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去换他们需要的东西呢？这样一来，官吏也用不着了，监牢也用不着了，不是省了许多事儿吗？”

“各人的钱，各人自己用，谁也不愿意白白地送给别人。刚才我给您换汗衫的钱，不是我自己的，是公家供给的，因为您是我们的贵宾。您吃饭，住旅馆，还有您需要的一切东西，都由公家付钱，因为您是我们的贵宾。”

“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谁有多馀的钱，分一点给没有钱的人，让他们也能换到需要的东西，岂不大家都很舒服了吗？”

陪伴的人忍不住笑了，他说：“谁的钱有多馀，不是可以留在那儿，等到要用的时候用吗？何必白白地分给别人呢？你对我们地球上的情形真个弄不明白吗？”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陪伴的人带着旅行家继续往前走。有一家商店，放满了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箱子。旅行家又问："这是什么东西？是拿来玩的，还是有什么用处？"

"用处可大哩！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可以藏在里面。"

"我又不明白了。你方才说，需要什么东西可以用钱去换，那么只要有了钱就好了，要用什么都可以立刻换到，何必要把东西收藏起来呢？"

"你又不了解我们地球上的人的想法了。现在不用的东西，收藏在箱子里，等到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用，不就把钱省下来了吗？即使自己不用，可以留给子孙用，省下的钱，也可以留给子孙买别的东西。这就是要把东西收藏起来的道理。"

旅行家点点头，懂了。但是他的心情不像来到地球之前那样高兴了。他想，地球上的情形并不十分有趣，传说未免有点儿靠不住，看起来地球上的人不见得很聪明，要不，他们怎么想出用钱来换东西的笨法子来呢？怎么会为了收藏东西，造出箱子这样的笨家伙来呢？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吃得胃发胀，大多数人只能吃一小碟子咸豆呢？为什么有的人可以穿上中国蚕丝织的汗衫，大多数只能穿又破又脏的衣服呢？他越想越乏味，没有兴致再参观了，恨不得立刻乘上飞艇，回到自己的星球上去。

但是他又想，地球上的人待他很好，口口声声称他为"贵宾"，要是能够想点儿办法帮助他们，也好报答他们的好意。他就到处去考察，把地球上的情形全弄明白了，才回到自己的

星球去，临走的时候，他说："我还要到地球来的。谢谢你们盛情接待我，我再来的时候，要带一件很好的礼物来送给你们。"

果然没隔多久，旅行家又来了，仍旧乘了飞艇来的。东海边上，地球的大门口，欢呼的声音，奏乐的声音，比前一回更加热烈。大家都要看一看旅行家带来的是什么礼物，欢迎的人多得站也站不了，有的几乎被挤到海里去。

旅行家把礼物拿出来了，是一张机器的图样。他对欢迎他的人说："我教你们造一种机器，这种机器可以耕田种地，还可以制造各种器具。造起来很容易，使用又很方便。你们愿意试一试吗？"

"愿意！愿意！"大家喊起来，声音像潮水一个样。

旅行家来到铁工厂里，教工人照他的图样造成了许多架机器；他让地球上的人把这些机器安放在田里，安放在市场里。大家争先恐后，要看一看旅行家的机器是怎么使用的，田里市场里都挤满了人。

旅行家把谷种放在机器里，一按机关，这机器就飞快地开动了，不到半分钟，一亩田就播上了种。他又按另一个机关，这机器就开进树林，不到半分钟，就制造出许多精致的桌子椅子。

旅行家对大家说："不论要它做什么事，制造什么东西，都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呆了，好像见了魔术师一个样。

一个乡下姑娘拿着一绞丝，她想，机器一定能把我的丝制成一件美丽的衣服。她向旅行家提出了她的要求。旅行家

把丝放在机器里，按了另一个机关，一件美丽的衣服立刻制成了，又轻又软，光彩鲜艳，跟用中国蚕丝织的没有什么两样。乡下姑娘自然快活非常，大家跟她一个样，也嘻嘻哈哈地笑起来。他们只顾唱：

咱们的新生活来到了！
咱们的新生活来到了！

旅行家跟大家讲，要机器做什么，就按哪一个机关。大家都学会了。

需要钢琴的女郎走到机器旁边，一按机关，就得到了一架钢琴。她用钢琴弹了一支优美的曲子。

需要漂亮衣服的少年走到机器旁边，一按机关，就得到了一套漂亮的衣服。他穿上衣服就去游山玩水了。

需要美味的食品的老爷爷，走到机器旁边，一按机关，就得到了一份美味食品，自己去享用了。

需要好玩儿的玩具的小妹妹，走到机器旁边，一按机关，就得到了好些玩具，自己去玩儿了。

随便什么人走到机器旁边，只要按一下机关，都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地球上的人渐渐忘记了换东西用的钱，忘记了收藏东西用的箱子了。

1922年1月4日写毕

富　翁

有一处地方，孩子还睡在摇篮里，长辈就要教训他们说：“孩子，你们要克勤克俭过日子，专心一意想法子弄到钱。钱越多越好，装满你的钱袋，装满你的箱子，装满你的仓库，你就成为富翁了。世界上最尊贵的是富翁，他们有一切的权力。世界上最舒泰的也是富翁，他们什么事都不必做，需要什么，花钱去买就是了。孩子，你开头要勤俭，待你成了富翁，你就有福了！”凡是拿这一番话来教训孩子的，大家一致称赞，说是好长辈。

孩子们从开始啼哭开始吃奶的时候起就接受这样的教训，所以他们都信奉这样的教训，遵照教训实行非常坚决，也非常顺当，就跟饿了一定要吃饭渴了一定要喝水一个样儿。所以在那个地方，富翁就非常之多。那些富翁回想起长辈的教训，觉得实在有道理，眼前的事实证明，一切权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要又高又大的房子，自然有人来给他们造；他们想到哪儿去，自然有人抬着轿子拉着车子把他们送去。他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要花几个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样玩儿就怎样玩儿。他们尊贵到极点，舒泰到极点，一天到晚嘻嘻哈哈，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聚集在一起，互相称作同伴。他们笑脸对着笑脸，笑口对着笑口，今天跳舞，明天聚餐，快乐得似痴如醉，时常齐声高唱快乐的歌：

哈哈哈，咱们都有钱！

哈哈哈，快活如神仙！

有钱什么不用干，

逍遥自在多清闲。

有钱什么都能买，

极乐世界在眼前。

咱们是富翁，咱们都有钱！

哈哈哈，咱们快活如神仙！

富翁什么事儿也不用干，他们要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只要拿出钱去就成。生产那一切东西，自然都由还没有成为富翁的人担任。那些还没有成为富翁的人整天辛辛苦苦工作，他们望着富翁，羡慕得不得了。他们想，“富翁的确尊贵，的确舒泰，我还得加倍努力，尽快赶上他们的地位！”他们躺在摇篮里的时候，长辈就是这样教训他们的。所以他们认为，富翁过的就是好日子，只有成了富翁，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有一天，一个石匠为了给富翁造房子，到山里去开石头，忽然发现了一个非常之大的宝库，有几百亩宽，几百丈深，全是黄澄澄的金子。他快活极了，心想这样的好运道竟让他给碰上了，谁能料到成为富翁就在今天！他赶紧跑回去，召唤全家老幼，力气大的挑箩筐，力气小的提篮子，一同到山里去采掘金子。从清早直忙到天黑，全家老小都累坏了，算一算挖到的金子，已经超过了最富的富翁。石匠心里想：“现在我是最富的富翁了。尊贵的舒泰的生活，从明天就要开始。明天我就不用做工了，好不快活！”

第二天，石匠不再去采掘金子，因为他已经成了第一富翁了。消息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谁不知道这是成为富翁的最便当的方法。于是大家都放下自己的工作，全都扶老携幼到山里去采掘金子。大家顾不得疲乏，直到挖到的金子超过了第一富翁才肯停手。大家都藏足了金子，都自以为是"第一富翁"，可是矿里的金子还只减少了十分之二三。

才几天工夫，那个地方的人都成了富翁。富翁照例用不着做工，这是何等幸福呀！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怪的事儿发生了。那些新成为富翁的人想：自己既然成了富翁，不可不买几身华丽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成富翁的样子。他们就带着满口袋的金子去服装铺买衣服。那些衣服是多么讲究呀，从前只能站在玻璃窗外边向里面看一两眼，如今可要迈着大步踱进去，随心所欲地挑选几身中意的绸袍缎褂，好不威风。他们越想越得意，谁知道走到服装铺门口，服装铺歇业了，不再出卖衣服了。原来服装铺的老板也挖到了不少金子，新近成了富翁。他一家老小都穿上了本来预备出卖的华丽衣服，正打算唤来一班轿夫，全家人坐了轿子，去剧场看戏呢。

成了富翁，买不着富翁穿的衣服，大家心里都很失望；一连走了几家服装铺，情形都一样，老板都成了富翁，不愿意再做生意了。富翁们想，服装铺全歇业了，买现成衣服是没有希望了，不如到纺织厂去，剪些称心如意的好料子，让裁缝连夜给做。他们就一同奔向纺织厂。谁知道纺织厂门前静悄悄的，看门的人不知道哪里去了，往日轰隆轰隆的机器声也听不见了。高大的烟囱，向来一口一口地喷出浓烟，把天空都染黑了，现在却可以望见明净的天空，烟囱口上还歇着

无数麻雀。他们买不着料子，只好去找裁缝商量，请他帮忙想办法，只要弄得到华丽的衣服，不论要多少金子，他们都愿意出。裁缝笑着说："我跟你们一样，正想弄几身新衣服穿呢。至于金子，谁还稀罕它！我也成了富翁了，我的钱袋里箱子里仓库里，金子都装得满满的了。"

到这个时候他们才相信，华丽的衣服是穿不成了。成了富翁，不能打扮得像个富翁，心里当然不痛快。可是满钱袋满箱子满仓库都是黄澄澄的金子，看着也可爱，他们都安慰自己说："新衣服虽然穿不成，可是咱们有这么多金子，究竟都成为富翁了。"

他们完全没有料到，更加严重的恐慌跟着来到，使所有的富翁不但再也笑不出来，连哭也没有力气哭了。他们家里积蓄的粮食不久就吃完了，照过去的惯例，只要带着一口袋钱到粮食店去买就是了。谁知道竟然有这样意想不到的事儿，粮食店的老板正带着金子，也要到别处去购买粮食，因为他家的粮食也吃完了。大家说："咱们一块儿走吧。"可是走了好几家粮食店，情形都一样。结伴同行的越来越多，他们带着很重的金子，走到东又走到西，大家喘着气，浑身冒汗，衣服湿透了，还没找到一家开业的粮食店。

忽然有个富翁说："只有去找农夫！"大家听了好像大梦初醒，齐声喊起来："是呀，去找农夫！粮食是农夫种出来的，咱们去找农夫，才真正找到了根本上，一定可以买到粮食了。咱们去吧！咱们快去吧！"大家喊着，两条腿都使劲奔跑，因为他们都相信，找到了农夫，粮食就到手了。

他们跑到乡间，找着了农夫，就对他说："好农夫，我们

要买粮食。不论多少金子，我们都愿意给，只要你说出个数目来。”

农夫笑了笑，摇摇头说："我跟你们一样，正要找农夫买粮食呢。我如今不是农夫了，不种粮食了。我也是富翁，我有的是金子！"

农夫说完，就跟着大家一同走。要买粮食的人越聚越多，他们来来回回好几趟，仔仔细细地找，即使一支绣花针也该找到了，却找不到一个出卖粮食的农夫。

大家相信粮食是没有希望的了，不如去找点儿杂粮吧，肚子饿可不是耍的。他们就四散地向田间奔去。在田亩间，直立的是玉蜀黍秆，贴着地面蔓生的是甘薯，栽种得没有一点儿空隙。可是农夫都成了富翁，他们有的是金子，都预备过尊贵的舒泰的生活，已经有好些天没去浇水锄草除虫了，那些杂粮枯的枯，烂的烂，蛀的蛀，再也找不到一点儿新鲜的可以充饥的东西了。大家这才真的着急了，泪珠像雨一般地往下掉。然而摸着口袋里又硬又凉又光滑的金子，他们忍住眼泪，勉强笑了笑，互相安慰说："虽然找不到粮食，虽然肚子饿得难受，但是咱们有的是金子，咱们到底都成了富翁了。"

所有的富翁都饿得不成样子了。他们头枕着装满金子的口袋，手里拿着小块的金子想送进嘴里去啃，可是他们全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再也不能动弹了。他们的喉咙里却还能发出又轻又细的蚊子般的声音，他们还在念诵自幼听惯的长辈的教训："待你成了富翁，你就有福了！"

1922年1月9日写毕

鲤鱼的遇险

清澈见底的小河是鲤鱼们的家。白天，金粉似的太阳光洒在河面上，又细又软的波纹好像一层薄薄的轻纱。在这层轻纱下面，鲤鱼们过着十分安逸的日子。夜晚，湛蓝的天空笼罩着河面，小河里的一切都睡着了。鲤鱼们也睡着了，连梦儿也十分甜蜜，有银盘似的月亮和宝石似的星星在天空里守着它们。

鲤鱼们从来没遇到过可怕的事儿，它们不懂得害怕，不懂得防备，不懂得逃避。它们慢慢地游来游去，非常轻松，非常快活。有时候大家争夺一片浮萍，都划动鳍，甩动尾巴往上窜，抢在头里那一条衔住浮萍，掉头往河底一钻；别的鲤鱼都头碰在一起，"泼剌"一声，河面上掀起一朵浪花。一会儿，声音息了，浪花散了，河面又恢复了平静。鲤鱼过的就是这样平静的生活。如果你站在岸上，一定不会觉察它们，就跟河里没有它们一个样。

鲤鱼的好朋友是雪白的天鹅和五彩的鸳鸯。它们都能游水，像小船一样浮在河面上。每年秋天，它们从北方飞来，来到小河里探望鲤鱼们，把它们的有趣的旅行讲给鲤鱼们听。鲤鱼们把它们新学会的舞蹈演给天鹅和鸳鸯看。它们高兴极了，每天的生活都是新鲜的，都有非常浓的趣味。因此鲤鱼们都抱着一种信念：凡是太阳月亮和星星照到的地方，都跟它们

的小河一样平静，都有要好的朋友，都有新鲜的生活，都充满着非常浓的趣味。

大鲤鱼把它的信念告诉小鲤鱼，鲤鱼哥哥也这样告诉鲤鱼弟弟，鲤鱼姊姊也这样告诉鲤鱼妹妹。大家都说："这话不错，咱们这条河的确如此。咱们这条河有太阳月亮星星照着，因而可以相信，凡是太阳月亮星星照到的地方，都跟咱们这条河一个样。世界多么快活呀！咱们真幸福，生活在这样快活的世界上。"这几句话差不多成了鲤鱼赞美世界的歌儿了。每当太阳快落下去，微风轻轻吹过，河面上好像天国一般的时候，每当月亮才升起来，星星照耀，朦胧的夜色好像仙境一般的时候，鲤鱼们就唱起这首赞美的歌儿来，庆祝它们的幸福生活。

这一天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河面上来了一条小船。鲤鱼们一点儿不奇怪，常常有孩子们的游船在这里经过。那些男孩子女孩子看见了鲤鱼们，总要把美丽的小脸靠在船舷上，挥着小手招呼它们，带着笑说："鲤鱼们，快来快来，给你们馒头吃，给你们饼干吃。好吃的东西多着呢，鲤鱼们，快来快来！"鲤鱼们就游到水面上来，和男孩子女孩子一同玩儿。

鲤鱼们看到小船，以为孩子们又来了，照旧快快活活地游到水面上来。可是这一回，小船上没有男孩子也没有女孩子；摇橹的是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船舷上歇着十几头黑色的鸬鹚，正仰起脑袋望天呢。鲤鱼们想，鸬鹚虽然不是老朋友，可是鸬鹚的同类——鸳鸯和天鹅都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咱们跟鸬鹚一定也可以成为朋友的；朋友们第一次经过这

里，理当好好款待。

鲤鱼们这样想着，就用欢迎的口气说："不相识的朋友们，你们难得到这里来，歇一会儿再走吧。我们跟天鹅和鸳鸯都是老朋友，我们相信，你们不久也会成为我们的老朋友的。未来的老朋友，请到水面上来谈谈心吧，不要老歇在船舷上。"鲤鱼的邀请是非常恳切的，它们都仰着脸，等候客人们下水。

船舷上的鸬鹚不再看天了。它们听见了鲤鱼们的邀请，向河里看了看，都扑着翅膀，"扑通……扑通……"跳下水来。看见鲤鱼，它们就一口衔住，跳上船去，吐在一只木桶里。十几只鸬鹚一忽儿上一忽儿下，小河上起了一阵从未有过的骚扰。鲤鱼们才感到害怕，才没命地逃，才钻进河底的烂泥里。那些突然变脸的陌生客人，把它们吓得浑身发抖。

不一会儿，小船摇走了，水声跟着水花一同消失了。吓坏了的鲤鱼们才悄悄地从烂泥里游出来。小河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恐惧和忧虑充满了鲤鱼们的心。看看许多同伴被那些突然变脸的陌生客人给劫走了，大家忍不住流泪了。陌生朋友还会再来，还会把同伴劫走，谁都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时刻处在危险之中。谁想得到这些天鹅和鸳鸯的同类竟是强盗。世界上竟有这样教人没法预料的事儿！鲤鱼们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念：它们的小河现在变了，变得地狱一样可怕。凡是太阳月亮和星星照到的地方，看起来虽然又平静又美丽，实际上都跟它们住的小河一个样，都是可怕的地狱。

大鲤鱼把这个新的信念告诉小鲤鱼，鲤鱼哥哥也这样告诉鲤鱼弟弟，鲤鱼姊姊也是这样告诉鲤鱼妹妹。大家都说："这话不错，咱们这条河现在变了。不然，咱们这样恳切地欢

迎客人，怎么客人反倒把咱们的同伴劫走了呢！咱们这条河也变了，说不定别的地方早就变了，整个世界早就变了。咱们造了什么孽，碰上了这个可怕的时代！”这几句话差不多成了鲤鱼追念过去的美好的生活的挽歌。

木桶里的鲤鱼们怎么样了呢？木桶里只有薄薄的一片水，鲤鱼们只能半边身子沾着水。它们被鸬鹚一口衔住就吓掉了魂，还不知道被扔进了木桶里。后来有几条醒过来了，觉得朝上的半边身子干得难受。它们只好用一只眼睛朝天看，看到的世界全变了样。它们划动鳍甩动尾巴，可是丝毫没有用，半边身子老贴着桶底。它们不知道今天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也不知道如今到了什么地方。它们能看到的只是木板的墙，还有跟自己一样躺着没法动弹的同伴。它们互相问：“你知道吗，咱们如今在什么地方？”

大家的回答全一样：“我也不明白。我只看到木板的墙，只看到跟你一样动不了身子的同伴。”

“这真是个奇怪地方，”一条鲤鱼叹了口气说，“周围都是墙，又不给咱们足够的水。咱们连动一动身子也办不到，恐怕连性命都要保不住了。咱们再也回不了家，见不着咱们的同伴了。”

一条小鲤鱼闭了闭眼睛，它那只朝着天的眼睛又干又涩。它说：“我还想不清楚，咱们怎么会到这个奇怪的地方来的！咱们不是做梦吧？”

一条细长的鲤鱼用尾巴拍了拍桶底，用干渴得发沙的声音说：“我想起来了，你们难道都不记得了吗？咱们的小河上

来了一条小船，船舷上歇着许多穿黑衣服的客人，跟天鹅和鸳鸯一样也长着翅膀。咱们不是还欢迎他们来着。他们就跳到水里来了。我分明记得一位客人看准我就是一口，后来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我想，一定是那些穿黑衣服的客人把咱们请到这儿来的。”

那条小鲤鱼接嘴说：“这样说来，咱们一定在做梦。天下哪会有这样的事儿，咱们欢迎客人，客人却把咱们送到这样的鬼地方来了。”

另外一条鲤鱼悲哀地说：“不管做梦不做梦，咱们现在都干得难受。要挪动一下身子吧，鳍和尾巴都不管用。咱们总得想个办法，来解除咱们的痛苦。”

鲤鱼们于是想起办法来。有的说：“只要打破这木板墙就成了！”有的说：“只要从河里打点儿水来就成了！”有的说：“咱们还是忍耐一下吧，痛苦也许就会过去。”办法提出了三个，可是三个办法都立刻让同伴们驳倒了。“身子都动弹不了，能打得破木板墙吗？”“打点儿水来固然好，可是谁去打呢？”“忍耐可不是办法。没有水，躺在这儿只有等死！”

大家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有躺着叹气，连划动鳍甩动尾巴的力气也没有了。贴着桶底的那只眼睛只看见一片黑暗，朝天的那只只能看到可恶的木板墙和可怜的命运相同的同伴。它们又谈论起来：

“客人来到咱们家，咱们没有一次不是这样欢迎的。谁想得到这一回上了大当！”

“这不能怪咱们。那些穿黑衣服的强盗不是也长着翅膀吗？咱们以为他们跟天鹅鸳鸯一样和善，一样会接受咱们的

好意。谁知道他们竟这样坏！”

“把咱们留在这里，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客客气气，亲亲热热，岂不好吗？”

“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真是世界的耻辱！咱们先前赞美世界，说世界上充满了快乐。现在咱们懂得了，世界实在包含着悲哀和痛苦。咱们应当诅咒这个世界。”

“应当诅咒！不要说咱们只是小小的鲤鱼，不要说咱们的喉咙已经干得发沙了。咱们的声音一定能激励所有的狂风，把世界上的悲哀和痛苦一齐吹散。”

“对，对，咱们还有力气诅咒，咱们就诅咒吧！诅咒这木板墙，挡着咱们不让咱们看见外边的木板墙！诅咒那些穿黑衣服的强盗吧，不领受咱们的好意而欺骗咱们的强盗！咱们更要诅咒这个世界，诅咒这个有木板墙和黑衣服强盗的世界！”

它们一齐诅咒。诅咒的声音中含着叹息，含着极深的痛苦和悲哀。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很奇怪，鲤鱼们的身上反而觉得潮润了点儿。难道那些强盗悔悟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特地打了水来救助它们了？难道木板墙破了，外边的水渗进来了？大家正在议论纷纷，一条聪明的小鲤鱼看出来了。它说：“强盗怎么会来救助咱们呢？木板墙自己怎么会破呢？咱们还没干死，是咱们自己救了自己。大家没觉察吗，沾湿咱们的就是咱们自己的泪水呀！泪水从咱们的心底里，曲曲折折地流到咱们的眼睛里，一滴一滴流出来，千滴万滴，积在自己躺

着的这个地方，沾湿了咱们的身子，挽救了咱们快要干死的性命！”

听小鲤鱼这样说，大家都立刻分辨出来了，沾湿自己的身子的确实是自己的泪水，心里都激动极了。它们想，在这个应当诅咒的世界里，居然能够靠自己的泪水来挽救自己，这就不能说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快乐的幼芽了。这样一想，大家心就软了，泪水像泉水一样从它们的眼睛里涌出来。

说也奇怪，鲤鱼们可以活动了，本来只好侧着身子躺着，现在可以竖起身子来游了。木桶里的水越来越多，那水是从鲤鱼们心底里流出来的泪水。

鲤鱼们的泪水不停地流，流满了木桶；从木桶里溢出来，流在船舱里。不一会儿，船舱里的泪水也满了，木桶就浮了起来。小船稍稍一侧，木桶就氽到了小河上。

鲤鱼们有了水，起劲地游起来，可是游来游去，总让木板墙给挡住了。怎么办呢？有了水还得不到自由吗？一条鲤鱼使劲一跳，跳出了木板墙；四面一看，又细又软的波纹好像一层薄薄的轻纱，不就是可爱的家了吗？它快活极了，高兴地喊：“你们跳呀，跳出可恶的木板墙就是咱们的家！我已经到了家了！”

大家听到呼唤，用尽所有的力气跳出了木板墙。木桶空了，浮在河面上不知漂到哪儿去了。

留在家里的鲤鱼们都来迎接遇难的同伴，流了许多激动的泪水。天鹅和鸳鸯恰好从北方飞来，好朋友相见，不免又流了许多激动的泪水。所以小河永远没有干涸的日子。

1922年1月14日写毕

眼　　泪

在地球上，在太阳、月亮和星星照到的地方，有一个人无休无歇地在寻找一件丢失的东西。他各处地方都找遍了：草根底下，排水沟里，在马路上飞扬的尘土中，从各个方向吹来的风中，他全都找过，但是全都没有他要寻找的东西。他叹息了，比松林的叹息还要悲哀："我要寻找的东西在哪里呢？到底在哪里呢？"

快活人听见了，走过来问他："你丢失了珍珠么？为什么在草根底下寻找？你丢失了水银么？为什么在排水沟里寻找？你丢失了贵重的丹砂么？为什么在尘土中寻找？你丢失了异国的香粉么？为什么向风中寻找？"

他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说："都不是，我没丢失那些东西。"

"那么你一定是个傻子，"快活人满脸堆着笑说，"除了那些东西，还有什么值得寻找的呢？你还是早点儿回家休息吧，不要为无关紧要的东西白费精神了。"

他回答说："我要找的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跟你所说的那些东西都不能相比。我天天寻找，各处都找遍了，还没找到一点儿踪影。我告诉你吧，我要找的是眼泪！"

快活人听了大笑起来，笑声连续不断，好容易才忍住了对他说："眼泪？为了寻找眼泪，你弄得这样苦恼。我是从来

不流眼泪的，也不知道眼泪是从身体的哪个部分流出来的。可是我见过一些痴呆的人，他们的眼眶里曾经流过眼泪。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眼泪滴在什么地方，好让你到那些地方去寻找。

“你要眼泪，可以到火车站到轮船码头去找。那些地方有许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的心好像让什么给压着了。他们互相叮咛，话好像说不完似的，他们梦想每一秒钟都是无穷无尽的永久。他们手紧握着手，胳膊勾住胳膊，嘴唇凑着嘴唇，好像胶在一起，再也不能分开了。忽然“呜呜——”汽笛叫了，叮咛被打断了，梦想被惊醒了，胶在一起的不得不分开了。他们的眼泪就像泉水一般涌出来。我看了觉得非常可笑。你只要到那些地方去找，准能找到他们的眼泪。”

“我要找的不是那种眼泪，”他回答说。“那种爱恋的眼泪既然流了那么多，要找就不难了。如果我要那种眼泪，早就到火车站和轮船码头去了。”

快活人点头说：“你不要那种眼泪，那还有，你可以到摇篮里或者母亲的怀里去找。那些婴儿真好玩极了：嫩红的脸蛋儿，淡黄的头发又细又软，乌黑的眼珠闪闪发亮……他们忽然‘哇……’哭起来，一会儿又停住了。他们的眼泪虽然不及刚才说的那些人多，想来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你快去找吧。”

“我要找的也不是那种眼泪，”他回答说，“那种幼稚的眼泪差不多家家都有，没有什么难找的。如果我要那种眼泪，早就到摇篮里和母亲的怀里去找了。”

快活人说：“婴儿的你也不要，还有呢，你可以到戏院的

舞台上去找。那里常常演一些悲剧给人们看，都根本没有那回事，编得又不合情理。演到女人死了丈夫，大将兵败自杀，或者男女相爱却不得不分离，演员们以为演到了最悲伤的时刻了，就大声哀号，或者低声啜泣。不管是真是假，他们既然哭了，我想多少总有几滴眼泪吧。你快到那里去找吧。”

“我要的更不是那种眼泪，”他回答说，“那种眼泪不是真诚的，而是虚假的。我要的眼泪，在戏院里是找不着的。”

快活人想不出话说了，睁大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儿才问：“你究竟要哪一种眼泪呢？我相信除了我说的，再没有别的眼泪了。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眼泪吗？”

他回答说：“有的，我确实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眼泪。那就是我要找的，同情的眼泪！”

快活人觉得奇怪极了，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这不可能，什么‘同情的眼泪’，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奇怪的名称。我想像不出谁会掉那种眼泪，也想像不出为什么要掉那种眼泪。你既然这样说，能不能把你知道的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呢？”

他说：“你愿意知道，我自然愿意告诉你。同情的眼泪是为别人的痛苦而掉的，并不因为自己的愿望遭到了破灭；看别人受痛苦就像自己受到痛苦一个样，眼泪就自然而然掉下来了，并不像婴儿那样无缘无故地啼哭。这种眼泪是十分真挚的，没有一丝一毫虚情假意。至于谁会掉这种同情的眼泪，我不知道。所以我走遍了各处地方，留心观察所有的人的眼睛，看同情的眼泪到底丢失在哪里了。丢失的东西总可以找到的。所以我到处寻找，如果找到了就捡起来送还给他们。流这种

眼泪的人，我相信一定有的，只是我还没遇到，所以我还不能休息，还要不停地寻找。”

快活人听了摇着头说：“我真的不明白，谁要是掉这样的眼泪，不是比我告诉你的那些人更痴更呆了吗？人是最最聪明的，决不会痴呆到那种地步。我不信你的话。”

他很怜悯快活人，轻轻叹了口气，对快活人说：“你就是丢失了这种眼泪的人！请你跟我一同去寻找吧，也许碰巧能把你丢失的东西找回来，那该多好呀！”

快活人觉得很不中听，对他说：“我从来不掉眼泪，所以从来没丢失过眼泪。对于我来说，眼泪毫无用处。我不愿意跟着你去干这种毫无益处的事儿。再见吧，我要唱歌去了，跳舞去了，我要寻找的是快活！”

快活人转过身去走了，留下一串笑声，笑他愚蠢，笑他固执。

看着快活人越去越远，他又惋惜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向人多的地方走去。

他来到一条马路边上。汽车呜呜地叫着，跑得比风还快。行路的人看前顾后，非常惊惶，只怕被汽车撞倒。运煤的大车慢吞吞的，拉车的骡子瘦得只剩下包在骨头上的一层皮，又脏又黑的毛全让汗水给沾湿了。它们好像就要跌倒了，还半闭着眼睛，一步挨一步地向前走。赶车的人脸上沾满了煤屑，眼睛仿佛睁不开似的，只露出红得可怕的嘴唇。人力车夫的胳膊像翅膀一般张开着，双手使劲按住车把，两条腿飞一样地奔跑，脚跟几乎踢着自己的屁股。风刮起一阵阵灰沙，扑向他们的鼻孔里嘴里。他们呼呼地喘着气，好像拉风箱似的；

浑身的汗哪有工夫揩，只好由它洒在路上。

他站在路边想，这里应当有同情的眼泪了。他仔细寻找，竟一滴也没找着。看那些行路的人，赶车的人，拉车的人，还有那骡子，他们的眼眶都不像掉过眼泪，甚至不像会掉眼泪似的。他失望了，离开了马路边上。

他来到一座会场门口。成千上万的人挨挨挤挤的，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他听旁边有人在谈论那个人的历史：那个人打过几回大仗，指挥他的军队杀死了无数敌兵，草地上，壕沟里，到处都是仰着的趴着的尸体。房屋毁坏了，花园荒废了，学校里没有读书声了，工厂里没有机器声了，因为都遭到了那个人的炮火的轰击。男人们少了胳膊断了腿；女人们有的伏在丈夫的坟上呼号，有的捧着儿子的照相哭泣：受的都是那个人的恩赐。现在仗打完了，那个人得胜归来，要从这里经过。

他站在门口想，这里应当有同情的眼泪了。正在这时候，那个人到了，所有的脸都现出异常敬慕的表情。大家跳跃起来，仿佛一群青蛙。欢呼的声音如同潮水一般，抛起来的帽子在空中飞舞。所有的人都如醉似狂，把那个人拥进会场。欢迎会就要开始，大家的脸上只有笑，只有兴奋，都不像掉过眼泪，甚至不像会掉眼泪似的。他失望了，离开了会场门口。

他来到一所大工厂里。无数男工女工在这里工作。机器的声音把他们的耳朵都震聋了，机油的气味塞满了他们的鼻孔。他们强打起精神，努力使自己的动作跟上机器的转动。他们的脸又白又瘦，跟死人差不了多少；有的趴在机器旁边，吃

自己带来的粗劣的食物。几个女工对着食物发呆，她们正在想孩子留在家里不知哭成什么样儿了，忽然像从梦中惊觉似的，把食物草草吃完，又去做她们的工作。直到黄昏时分，工厂才放工。大街上很热闹，幸福的人正要去寻找各种娱乐。从工厂出来的工人杂在他们中间，显得很不调和。

他跟着工人一路走一路想，这里应当有同情的眼泪了。大街上的人正同河水一样，一个人就像一滴水，加了进去就一同向前流，谁也顾不上谁，彼此并未察觉。他们的眼眶都像一向干涸的枯井，从来不曾掉过眼泪，也很难预料今后会不会掉眼泪。他又失望了，离开了灯火辉煌的大街。

在城市里，他找来找去没找着同情的眼泪，心里又忧愁又烦闷，也就没有了主意，随着两条腿来到了乡间。

有一所草屋，前面一片空地，长着四五棵杨树。明亮的阳光照在杨树上，使绿叶显得格外鲜嫩。这家农户大概有什么喜事，正在准备酒席。一个妇人正在杨树底下宰鸡。竹笼子里关着十来只鸡，妇人从竹笼中取出一只，左手握住鸡的翅膀和冠子，右手拔去它脖子上的羽毛，拿起一把刀就把鸡的脖子割破了。那鸡两只脚挺了挺，想挣脱，可是怎么挣得脱呢？鲜红的血从伤口流出来，流在一个碗里。等血流完，妇人就把它扔在一旁，它略微扭了几扭，就不再动弹了。妇人已经从竹笼中取出了第二只鸡，拔去了脖子上的羽毛。

正在这时候，草屋里冲出一个孩子来，红红的面庞，转动着一双乌黑的眼珠。他跑到妇人身旁，看看地上刚被杀死的鸡，看看竹笼里受惊的鸡，再看妇人手里，那把刀已经挨着鸡的脖子。孩子再也受不了了，一把拉住妇人拿着刀的右手，

喉间进出哭声，眼泪成串地往下掉，就像泉水一个样。

寻找眼泪的人如同得到了宝贝一样，他高声喊起来："我找着了，没想到竟在这里找着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以为自己在梦中。可是这明明是真的眼泪，一颗一颗，仿佛明亮的珍珠。他走上前去，捧着双手，凑到孩子的眼睛跟前。不多一会儿，他的双手捧满了珍珠一般的眼泪。

他想："许多人丢失的东西，现在让我给找着了。把这同情的眼泪送还给他们是我的责任。"

他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快活人，因为快活人不相信自己丢失了这样宝贵的一件东西，所以要先给快活人送去。他还要走遍各处，把这件宝贵的礼物——把同情的眼泪送给所有的人。他大概就要来到读者跟前了，请你们做好准备，受领他的礼物吧。

1922年3月19日写毕

画眉

一个黄金的鸟笼里，养着一只画眉。明亮的阳光照在笼栏上，放出耀眼的光辉，赛过国王的宫殿。盛水的罐儿是碧玉做的，把里边的清水照得像雨后的荷塘。鸟食罐儿是玛瑙做的，颜色跟粟子一模一样。还有架在笼里的三根横棍，预备画眉站在上面的，是象牙做的。盖在顶上的笼罩，预备晚上罩在笼子外边的，是最细的丝织成的缎子做的。

那画眉，全身的羽毛油光光的，一根不缺，也没一根不顺溜。这是因为它吃得讲究，每天还要洗两回澡。它舒服极了，每逢吃饱了，洗干净了，就在笼子里跳来跳去。跳累了，就站在象牙的横棍上歇一会儿，或者这一根，或者那一根。这时候，它用嘴刷刷这根羽毛，刷刷那根羽毛，接着，抖一抖身子，拍一拍翅膀，很灵敏地四外看一看，就又跳来跳去了。

它叫的声音温柔，宛转，花样多，能让听的人听得出了神，像喝酒喝到半醉的样子。养它的是个阔公子哥儿，爱它简直爱得要命。它喝的水，哥儿要亲自到山泉那儿去取，并且要过滤。吃的粟子，哥儿要亲手拣，粒粒要肥要圆，并且要用水洗过。哥儿为什么要这样费心呢？为什么要给画眉预备这样华丽的笼子呢？因为哥儿爱听画眉唱歌，只要画眉一唱，哥儿就快活得没法说。

说到画眉呢，它也知道哥儿待它好，最爱听它唱歌，它

就接连不断地唱歌给哥儿听，哪怕唱累了，还是唱。它不明白张开嘴叫几声有什么好听，猜不透哥儿是什么心。可是它知道，哥儿确是最爱听它唱，那就为哥儿唱吧。哥儿又常跟同伴的姊妹兄弟们说："我的画眉好极了，唱得太好听，你们来听听。"姊妹兄弟们来了，围着看，围着听，都很高兴，都说了很多赞美的话。画眉想："我实在觉不出来自己的叫声有什么好听，为什么他们也一样地爱听呢？"但是这些人是哥儿约来的，应酬不好，哥儿就要伤心，那就为哥儿唱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它的生活总是照常，样样都很好。它接连不断地唱，为哥儿，为哥儿的姊妹兄弟们，不过始终不明白自己唱的有什么意义，有什么趣味。

画眉很纳闷，总想找个机会弄明白。有一天，哥儿给它加食添水，忘记关笼门，就走开了。画眉走到笼门，往外望一望，一跳，就跳到外边，又一飞，就飞到屋顶上。它四外看看，新奇，美丽。深蓝的天空，飘着小白帆似的云。葱绿的柳梢摇摇摆摆，不知谁家的院里，杏花开得像一团火。往远处看，山腰围着淡淡的烟，好像一个刚醒的人，还在睡眼朦胧。它越看越高兴，由这边跳到那边，又由那边跳到这边，然后站住，又看了老半天。

它的心飘起来了，忘了鸟笼，也忘了以前的生活，一兴奋，就飞起来，开始它也不知道是往哪里的远方飞。它飞过绿的草原，飞过满盖黄沙的旷野，飞过波浪拍天的长江，飞过浊流滚滚的黄河，才想休息一会儿。它收拢翅膀，往下落，正好落在一个大城市的城楼上。下边是街市，行人，车马，拥拥挤挤，看得十分清楚。

希奇的景象由远处过来了。街道上，一个人半躺在一个左右有两个轮子的木槽子里，另一个人在前边拉着飞跑。还不只一个，这一个刚过去，后边又过来一长串。画眉想："那些半躺在木槽子里的人大概没有腿吧？要不，为什么一定要旁人拉着才能走呢？"它就仔细看半躺在上边的人，原来下半身蒙着很精致的花毛毯，就在毛毯下边，露出擦得放光的最时兴的黑皮鞋。"那么，可见也是有腿了。为什么要别人拉着走呢？这样，一百个人里不就有五十个是废物了吗？"它越想越不明白。

"或者那些拉着别人跑的人以为这件事很有意思吧？"可是细看看又不对。那些人脸胀得通红，汗直往下滴，背上热气腾腾的，像刚揭开盖的蒸笼。身子斜向前，迈着大步，像正在逃命的鸵鸟，这只脚还没完全着地，那只脚早扔了出去。"为什么这样急呢？这是到哪里去呢？"画眉想不明白。这时候，它看见半躺在上边的人用手往左一指，前边跑的人就立刻一顿，接着身子一扭，轮子，槽子，连上边半躺着的人，就一齐往左一转，又一直往前跑。它明白了，"原来飞跑的人是为别人跑。难怪他们没有笑容，也不唱赞美跑的歌，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跑是有意义有趣味的。"

它很烦闷，想起一个人当了别人的两条腿，心里不痛快，就很感慨地唱起来。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了一个别人，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儿意义，没有一些儿趣味。

它不忍再看那些不幸的人，想换个地方歇一会儿，一飞就飞到一座楼房的绿漆栏杆上。栏杆对面是一个大房间，隔

着窗户往里看，许多阔气的人正围着桌子吃饭。桌上铺的布白得像雪。刀子，叉子，玻璃酒杯，大大小小的花瓷盘子，都放出晃眼的光。中间是一个大花瓶，里边插着各种颜色的鲜花。围着桌子的人呢，个个红光满面，眼眯着，正在品评酒的滋味。楼下传来声音。它赶紧往楼下看，情形完全变了：一条长木板上，刀旁边，一条没头没尾的鱼，一小堆切成丝的肉，几只去了壳的大虾，还有一些切得七零八碎的鸡鸭。木板旁边，水缸，脏水桶，盆、碗、碟、匙，各种瓶子，煤，劈柴，堆得乱七八糟，遍地都是。屋里有几个人，上身光着，满身油腻，正在弥漫的油烟和蒸气里忙忙碌碌。一个人脸冲着火，用锅炒什么。油一下锅，锅边上就冒起一团火，把他的脸和胳膊烤得通红。菜炒好了，倒在花瓷盘子里，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接过去，上楼去了。不一会儿，就由楼上传出欢笑的声音，刀子和叉子的光又在桌面上闪晃起来。

画眉就想："楼下那些人大概是有病吧？要不，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火旁边烤着呢。他们站在那里忙忙碌碌，是因为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趣味吗？"可是细看看，都不大对。"要是受了寒，为什么不到家里蒙上被躺着？要是觉得有意义，有趣味，为什么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菜做熟了为什么不自己吃？对了，他们是听了穿白衣服的人的吩咐，才皱着眉，慌手慌脚地洗这个炒那个的。他们忙碌，不是自己要这样，是因为别人要吃才这样。"

它很烦闷，想起一个人成了别人的做菜机器，心里不痛快，就很感慨地唱起来。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些别人，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儿意义，没

有一些儿趣味。

它不忍再看那些不幸的人，想换个地方歌一会儿，一展翅就飞起来。飞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僻静的胡同，从那里悠悠荡荡地传出三弦和一个女孩子歌唱的声音。它收拢翅膀，落在一个屋顶上。屋顶上有个玻璃天窗，它从那里往下看，一把椅子，上边坐着个黑大汉，弹着三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站在旁边唱。它就想："这回可看到幸福的人了！他们正奏乐唱歌，当然知道音乐的趣味了。我倒要看看他们快乐到什么样子。"它就一面听，一面仔细看。

没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又想错了。那个女孩子唱，越唱越紧，越唱越高，脸胀红了，拔那个顶高的声音的时候，眉皱了好几回，额上的青筋也胀粗了，胸一起一伏，几乎接不上气。调门好容易一点点地溜下来，可是唱词太繁杂，字像流水一样往外滚，连喘口气也为难，后来嗓子都有点儿哑了。三弦和歌唱的声音停住，那个黑大汉眉一皱，眼一瞪，大声说："唱成这样，凭什么跟人家要钱！再唱一遍！"女孩子低着头，眼里水汪汪的，又随着三弦的声音唱起来。这回像是更小心了，声音有些颤。

画眉这才明白了，"原来她唱也是为别人。要是她可以自己作主张，她早就到房里去休息了。可是办不到，为了别人爱听，为了挣别人的钱，她不能不硬着头皮练习。那个弹三弦的人呢，也一样是为别人才弹，才逼着女孩子随着唱。什么意义，什么趣味，他们真是连做梦也没想到。"

它很烦闷，想起一个人成了别人的乐器，心里很不痛快，就感慨地唱起来。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可怜他们的

劳力只为一些别人，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儿意义，没有一些儿趣味。

画眉决定不回去了，虽然那个鸟笼华丽得像宫殿，它也不愿意再住在里边了。它觉悟了，因为见了许多不幸的人，知道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很可怜的。没意义的唱歌，没趣味的唱歌，本来是不必唱的。为什么要为哥儿唱，为哥儿的姊妹兄弟们唱呢？当初糊里糊涂的，以为这种生活还可以，现在见了那些跟自己一样可怜的人，就越想越伤心。它忍不住，哭了，眼泪滴滴嗒嗒的，简直成了特别爱感伤的杜鹃了。

它开始飞，往荒凉空旷的地方飞。晚上，它住在乱树林子里；白天，它高兴飞就飞，高兴唱就唱。饿了，就随便找些野草的果实吃。脏了，就到溪水里去洗澡。四外不再有笼子的栏杆围住它，它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时候，它也遇见一些不幸的东西，它伤心，它就用歌声来破除愁闷。说也奇怪，这么一唱，心里就痛快了，愁闷像清晨的烟雾，一下子就散了。要是不唱，就憋得难受。从这以后，它知道什么是歌唱的意义和趣味了。

世界上，到处有不幸的东西，不幸的事儿——都市，山野，小屋子里，高楼大厦里。画眉有时候遇见，就免不了伤一回心，也就免不了很感慨地唱一回歌。它唱，是为自己，是为值得自己关心的一切不幸的东西，不幸的事儿。它永远不再为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高兴而唱了。

画眉唱，它的歌声穿过云层，随着微风，在各处飘荡。工厂里的工人，田地上的农夫，织布的女人，奔跑的车夫，掉了牙的老牛，皮包骨的瘦马，场上表演的猴子，空中传信的

鸽子……听见画眉的歌声，都心满意足，忘了身上的劳累，忘了心里的愁苦，一齐仰起头，嘴角上挂着微笑，说："歌声真好听！画眉真可爱！"

1922年3月24日写毕

原题为《画眉鸟》

玫瑰和金鱼

含苞的玫瑰开放了，仿佛从睡梦中醒过来。她张开眼睛看自己，鲜红的衣服，嫩黄的胸饰，多么美丽。再看看周围，金色的暖和的阳光照出了一切东西的喜悦。柳枝迎风摇摆，是女郎在舞蹈。白云在蓝天里飘浮，是仙人的轻舟。黄莺哥在唱，唱春天的快乐。桃花妹在笑，笑春天的欢愉。凡是映到她眼睛里的，无不可爱，无不美好。

玫瑰回想她醒过来以前的情形：栽培她的是一位青年，碧绿的瓷盆是她的家。青年筛取匀净的泥土，垫在她的脚下；汲取清凉的泉水，让她喝个够。狂风的早晨，急雨的深夜，总把她搬到房里，放下竹帘护着她。风停了，雨过了，重新把她搬到院子里，让她在温暖的阳光下舒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想到这些，她非常感激那位青年。她像唱歌似地说："青年真爱我！青年真爱我！让我玩赏美丽的春景。我尝到的一切快乐，全是青年的赏赐。他不为别的，单只为爱我。"

老桑树在一旁听见了，叹口气说："小孩子，全不懂世事，在那里说痴话！"他脸上皱纹很深，还长着不少疙瘩，真是丑极了。玫瑰可不服他的话，她偏过脑袋，抿着嘴不作声。

老桑树发出干枯的声音说："你是个小孩子，没有经过什么事儿，难怪你不信我的话。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从我的经历，老实告诉你，你说的全是痴话。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

听吧。我和你一样，受人家栽培，受人家灌溉。我抽出挺长的枝条，发出又肥又绿的叶子，在园林里也算是极快乐极得意的一个。照你的意思，人家这样爱护我，单只为了爱我。谁知道完全不对，人家并不曾爱我，只因为我的叶子有用，可以喂他们的蚕，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力。现在我老了，我的叶子又薄又小，他们用不着了，他们就不来理我了。小孩子，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不望报酬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

玫瑰依旧不相信，她想青年这样爱护她，总是单只为了爱她。她笑着回答老桑树说：“老桑伯伯，你的遭遇的确可怜。幸而我遇到的青年不是这等负心的人，请你不必为我忧虑。”

老桑树见她终于不相信，也不再说什么。他身体微微地摇了几摇，表示他的愤慨。

水面的冰融解了。金鱼好像长久被关在屋子里，突然门窗大开，觉得异样的畅快。他游到水面上，穿过新绿的水草，越显得他色彩美丽。头顶上的树枝已经有些绿意了。吹来的风已经很柔和了。隔年的邻居，麻雀啦，燕子啦，已经叫得很热闹了。凡是映到他眼睛里的，无不可爱，无不美好。

金鱼回想他先前的生活：喂养他的是一位女郎；碧玉凿成的水缸是他的家。女郎剥着馒头的细屑喂他，还叫丫头捞了河里的小虫来喂他。夏天，阳光太强烈，就在缸面盖上竹帘，防他受热。秋天，寒冷的西风刮起来了，就在缸边护上稻草，防他受寒。女郎还时时在旁边守护着，不让猫儿吓他，不让老鹰欺侮他。想起这些，他非常感激那位女郎。他像唱歌似地说：“女郎真爱我！女郎真爱我，使我生活非常舒适。我

享受到的一切安乐，全是女郎的赏赐。她不为别的，单只为爱我。”

老母羊在一旁听见了，笑着说：“小东西，全不懂世事，在那里说痴话！”她的瘦脸带着固有的笑容，全身的白毛脏得发黑了，还卷成了一团一团。金鱼可不甘心受她嘲笑。他眼睛突得更出了，瞪了老母羊两下。

老母羊发出带沙的声音，慈祥地说：“你还是个小东西，事儿经得太少了，难怪你不服气。我经历了许多世事，从我的经历，老实告诉你，你说的全是痴话。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我和你一样，受人家饲养，受人家爱护。我有过绿草平铺的院子，也有过暖和的清洁的屋子，在牧场上也算是极舒服极满意的一个。照你的意思，人家这样爱护我，单只为了爱我。谁知道完全不对！人家并不曾爱我，只因为我的乳汁有用，可以喂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心。现在我老了，我没有乳汁供给他们的孩子了，他们就不管我了。小东西，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不望报酬的赏赐，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

金鱼依旧不领悟，眼睛还是瞪着，怒气没有全消。他想女郎这样爱护他，总是单只为了爱他。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老母羊说：“老羊太太，你的遭遇的确可怜。但是世间的事儿不是一个版子印出来的。幸而我遇到的女郎不是这等负心的人，请你不必为我忧虑。”

老母羊见他终于不领悟，就闭上了嘴。她鼻孔里吁吁地呼气，表示她的怜悯。

青年和女郎互相恋爱了，彼此占有了对方的心。他们俩每天午后在花园里见面，肩并肩坐在花坛旁边的一条凉椅上。甜蜜的话比鸟儿唱的还要好听，欢悦的笑容比夜晚的月亮还要好看。假若有一天不见面，大家好像失掉了灵魂，一切都不舒服。所以没有一天午后，花园里没有他们俩的踪影。

这一天早上，青年走到院子里，搔着脑袋只是凝想。他想，"女郎这样爱我，这是可以欣慰的。要是能设法使她更加爱我，不是更好么？知心的话差不多说完了，爱抚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除了把我尽心栽培的东西送给她，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他因此想到了玫瑰。他看玫瑰红得这样鲜艳，正配女郎的美丽的脸色；花瓣包着花蕊好像害羞似的，正配她的少女的情态。把玫瑰送给她，一定会使她十分喜欢，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他想定了，微笑着，对玫瑰点了点头。

玫瑰见青年这样，也笑着，对青年点了点头。她回过头来，看着老桑树，现出骄傲的神色，说："你没瞧见吗，他是这样地爱我，单只为了爱我！"

女郎这时候也起身了，她掠着蓬松的头发，倚着碧玉水缸只是沉思。她想，"青年这样爱我，这是可以欣慰的。要是能设法使他更加爱我，不是更好么？甜蜜的话差不多说完了，偎抱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除了把我专心饲养的东西送给他，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她因此想到了金鱼。她看金鱼活泼泼地，正像青年一样惹人喜欢。她想把金鱼送给他，一定会使他十分高兴；自己这样经心养护的金鱼，正可以表现自己的深情厚谊，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她想定

了，将右手的小指含在嘴里，对着金鱼微微一笑。

金鱼见女郎这样，快乐得如梭子一般游来游去。他抬起了头，望着老母羊，现出得意的神色，说："你没瞧见吗，她是这样地爱我，单只为了爱我！"

青年拿起一把剪刀，把玫瑰剪了下来，带到花园里去会见他的女郎。

女郎把金鱼捞了起来，盛在一个小玻璃缸里，带到花园里去会见她的青年。

他们俩见面了。青年举起手里的玫瑰，直举到女郎面前，笑着说："亲爱的，我送给你一朵可爱的花。这朵花是我一年的心力的成绩。愿你永远跟花一样美丽，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意。"女郎也举起手里的玻璃缸，直举到青年面前，温柔地说："亲爱的，我送给你一尾可爱的小东西。这小东西是我朝夕爱护着的。愿你永远跟他一样的活泼，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意。"

他们俩彼此交换了手里的东西。女郎吻着青年送给她的玫瑰，青年隔着玻璃缸吻着女郎送给他的金鱼，都说："这是心爱的人送给我的，吻着珍贵的礼物，就仿佛吻着心爱的人。"果然，他们俩的爱情又增进了一步。一样的一句平常说惯了的话，听着觉得格外新鲜，格外甜蜜；一样的一副平常见惯了的笑脸，对着觉得特别可爱，特别欢欣。他们不但互相占有了彼此的心，而且几乎融成一个心了。

玫瑰哪里料得到有这么一剪刀呢？突然一阵剧痛，使她周身麻木。等到她慢慢恢复知觉，已经在女郎的手里了。她

回想刚才的遭遇，一缕悲哀钻心，几乎要哭出来。可是她觉得全身干燥，泪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枯涸了。女郎回到屋里，把她插在一个玛瑙的花瓶里。她没有经过忧患，离开了家使她伤心，青年的爱落空了，叫她怎么忍受得了。她憔悴地低了头，不到晚上，她就死了。女郎说："玫瑰干枯了，看着真叫人讨厌。明天下午，青年一定有更美丽的花送给我的。"她叫丫头把干枯的玫瑰扔在垃圾堆上。

金鱼也没有料得到有这么一番颠簸。从住惯了的碧玉缸中，随着水流进了一个狭窄不堪的玻璃缸里，他闷得发晕。等他神志渐渐清醒，看见青年的嘴唇正贴在玻璃缸外面。他想躲避，可是退向后，尾巴碰着了玻璃，转过身来，肚子又碰着了玻璃，竟动弹不得，只好抬起了头叹气。青年回到屋里，把玻璃缸摆在书桌上。金鱼是自在惯了，新居可这样狭窄，女郎的爱又落空了，叫他怎么忍受得了。他瞪着悲哀的眼睛直哈气，不到晚上，他就死了。青年说："金鱼死了，把他扔了吧。明天下午，女郎一定有更可爱的东西送给我的。"青年就把死去的金鱼扔掉了，就扔在干枯的玫瑰旁边。

过了几天，玫瑰和金鱼都腐烂了，发出触鼻的臭气。不论什么花，不论什么鱼，都是这样下场，值不得人们注意。青年和女郎当然不会注意，他们俩自有别的新鲜的礼物互相赠送，为了增进他们的爱情。

只有老桑树临风发出沙沙的声音，老母羊望着天空咩咩地长鸣，为玫瑰和金鱼唱悲哀的悼歌。

1922年3月26日写毕

花 园 外

春风吹来了，细细的柳条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嫩黄色，甚至已经有了点儿绿意。风轻轻吹过，把柳条的下垂的梢头一顺地托了起来，一会儿又一齐垂了下来，仿佛梳得很齐的女孩子的柔软的头发。

一道小溪在两行柳树之间流过。不知谁把小溪斟得满满的，碧清的水几乎跟岸相平。又细又匀的美丽的波纹好像刻在水面上似的，看不出向前推移的痕迹。柳树的倒影因而显得格外清楚。水的气息，泥土的气息，使人一嗅到就想起春天已经来了。温和的阳光笼罩在小溪上，好像使每一块石子每一粒泥砂都有了欢乐的生命，更不用说那些小鱼小虾了。

小溪旁边，柳树底下，各种华丽的车辆都朝着一个方向跑。有马拉的，轮子滑过地面没有一丝儿声音；白铜的轮辐耀人眼睛，乌漆的车厢亮得能照见人，巨大的玻璃窗透明得好像没有一个样。有人拉的，也轻快非常；洁白的坐褥，织着花纹的车毯，车杠上那个玩具似的手揿喇叭，都是精美不过的。还有用机器开动的，仿佛神奇的野兽，宽阔的身躯，一对睁圆的眼睛，滚一般地飞奔而来，刚到跟前，一转眼又不见了，还隐隐地听得它怪声怪气地吼叫。

坐在各种车辆里的人心里装满了快乐。快乐原来也是有重量的，你看，拉车的马出汗了，拉车的人喘气了，连机器也发

出轧轧的疲倦的声音。坐在车上的人毫不察觉，他们怀着满心的快乐，用欢愉的眼光欣赏着柔软的柳条和恬静的溪水，又掀起鼻孔深深地吸气，仔细品尝春天的芳香。你看那位胖胖的先生，宽弛的双腮在抖动着。你看那位老太太，眯着周围满是皱纹的眼睛，张大了她那干瘪的嘴。那些年轻的女郎挥舞着手帕，唱起歌儿来了。那些小孩儿又是笑又是闹，张开双臂想跳下车来。这时候，拉车的马汗出得更多了，拉车的人气喘得更急了，连机器的轧轧声也显得更加疲倦了。

那些心里装满了快乐的人要到哪里去呢？原来前面小溪拐弯的地方有一座花园。春风吹来，睡着的花园才醒过来，还带点儿倦意，发出带着甜味的芳香。小鸟儿们已经热闹地唱起来，招引那些心里装满了快乐还要寻找快乐的人。他们知道花园是快乐的银行，自然都要奔向花园，犹如每一滴水喜欢奔向大海一个样。

长儿站在花园门口不止一天了。邻家的伯母跟他讲起过这座花园，他猜想花园的大门里边一定就是神仙的境界，总想进去逛逛。他跟父亲很不容易见面：早上他起床的时候，父亲还睡得正酣；等他跟小伙伴们玩了一阵回家，父亲已经不知上哪儿去了，直到晚上他眼皮发沉了还不见回来。所以他只好跟母亲说。母亲老给人家洗衣服，青布围裙老是湿漉漉的，十个手指让水泡得又白又肿。她听长儿说要去逛花园，就发怒说："花园？你配逛花园？"她不往下说了，继续搓手中的衣服，肥皂沫不断地向四周飞溅。

长儿不敢再说什么，可是他实在不明白母亲的话：为什

么他不配逛花园？那么谁才配逛花园呢？邻家的伯母从来没有说过。长儿以为除了邻家的伯母，再没有懂得道理的人了。她没有说过，别人也不会知道。长儿只好把疑问默默地藏在心里，只好睡他的觉，做他的梦……

他的一双脚仿佛有魔法似的，不知不觉，把他的身子载到了花园门口。又阔又大的门敞开着，望进去只见密密层层的深绿的浅绿的树。他跟树林之间没有东西挡着，也不见别的人。他飞奔过去，跑得比平时快，跳得比平时高。忽然，他的身子让什么给绊住了，再使劲也摆脱不了。只听得有人大喝一声："跟谁一块儿来的？"他才发觉身后站着一个大汉，他的肩膀就让这个大汉给抓住了。那只又粗又大的手，好像给他捆上了几根绳子，捆得他胳膊都发麻了。

长儿心里害怕，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瞪大了一双眼睛。大汉摇晃着他的肩膀说："我在问你呢，你是跟谁一块儿来的？"长儿说："我……我自己一个人来的。"大汉听着笑了一笑，脸色显得更加可怕。他说："既然一个人来的，买了票子再进去！"

"我不要买票子，只到花园里去逛逛。"长儿一边说，一边想脱身跑。大汉发怒了，眼睛射出凶光，原先只鼻子发红，现在整个脸都胀红了。他大声说："小流氓，不出钱想逛花园，快给我滚！"大汉使劲一推，长儿摇摇晃晃倒退了几步，一交坐在地上，两手向后撑住了身子。坐在门口歇息的车夫看着都狂笑起来。

长儿听见笑声才发觉花园门口停着这许多车辆，坐着这许多人。他难为情极了，慢慢地爬起来，装作没事儿一个样，

看到别人都不注意他了，才飞快地溜走了。回到家里，母亲还在洗他的衣服，长儿也不跟母亲说什么。

仙境似的花园系着长儿的心。长儿老呆在家里，实在太乏味，又出门去逛。他没打算到哪里去，可是两条腿不向往日捉迷藏的树林走去，也不向往日滚铁环的空场走去，偏偏又来到了花园门口。长儿在这儿吃过亏，不敢再一直往里飞奔，那个大汉坐在门旁的小屋里呢。他在门外悄悄地走来走去，有时候躲在人力车背后，有时候爬上马车背面的小凳子，有时候放大了胆，走到花园门口向里张望。马车和人力车一辆接一辆离去，到最后一辆也不剩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花园里已经什么也望不见了。大汉的屋里放出一星灯光。这时候，长儿只好回家去了。第二天，长儿又来了；在花园门口走来走去，好像这成了他日常的功课。

一辆马车停在花园门口。马夫跳下车来，拉开了车厢的门，一位先生，一位夫人，扶着两个孩子从车厢里走出来了。长儿只顾看那两个孩子，别的人他好像都没瞧见。那两个孩子的衣服闪烁发光，袜子长过了膝盖，黑得发亮的鞋子着地有声。他们的脸蛋多么红呀！他们的头发梳得多么光呀。他们走进花园去了，一跳一跳的，多么自在呀！大汉哪儿去了呢？为什么不来抓住他们呢？他们走进了密密层层的树林，再也看不见了。他们到树林里去干什么呢？

长儿这么想着，奇怪极了，他觉得自己也到了树林里。多么高兴呀，想望了许久，如今如愿了。他在树荫下奔来奔去。树林好像没有尽头，大树一棵挨着一棵，好像顶天的柱子。树

枝上有许多松鼠在跳来跳去。还有许多红脸的猴子，跟耍把戏的人牵着的一个样，有的坐在树枝上，有的挂在树枝上。更奇怪的是往常在水果铺里看到的各种果子，红的，黄的，紫的，挂满了枝头。水果铺大概就是到这里来采的。长儿想：我为什么不采几个尝尝呢？他正要举起手来，身子不知让什么给撞了一下，一辆人力车刚好停在他身旁。他才从梦中惊醒，原来他站在花园门口，并没走进花园一步。

长儿呆呆地望着花园的大门，忽然眼前一亮，出现了一件可爱的东西。那是一束鲜红的花，从花园的大门里飞出来了，近了，近了，来到了他的身边。他看到花瓣都在抖动，还闻到一种奇妙的香味。可是才一刹那，那束鲜红的花就飞走了，远了，远了，终于看不见了。长儿想，"这鲜红的花是花园里最好的东西了，我要带点儿回去才好。刚才没把它抓住，真是太可惜了！不要紧，花园里一定多的是。我要采一束插在母亲的床头，她一天到晚洗衣服，从没看过花。再采一束，跟小伙伴们演戏的时候好扎在帽沿上扮英雄。还要采一束种在自家门前，让它永远永远开着……"

长儿这么想着，奇怪极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进了花园，站在花坛旁边。鲜红的花堆得山一样高，只看见一片红色。他发现所有的花都在笑，默默地对着他笑。从笑着的花上淌下一滴一滴又香又甜的蜜，流到地面都凝成一颗一颗红色的香糖。他的舌尖好像已经尝到了甜味。他想拾一颗糖送进嘴里，再一看，这不是糖，而是鲜红的果子。果子也好，他拾了一满怀。又想到花儿不能不采，他放下果子去采花。一支半开

的，正好插在母亲床头，他采了搂在怀里；一支比较小，正好扎在帽沿上，他采了插在口袋里。一支挺茂盛，正好种在自家门前。他举起手正要采，忽然“嘟嘟”一声，汽车的吼叫把他给唤醒了。原来他还在花园门口，并没走进花园一步。

长儿多么懊恼呀，香糖不见了，果子不见了，只有舌尖上好像还留着甜味。他向花园的大门里望去，依旧是密密层层的深绿间着浅绿的树林。他听到树林里传出美妙的音乐：鼓的声音挺清脆，好像打滚似的；喇叭的声音挺宏亮，好像长鸣似的；长笛的声音最尖锐，率领着其他的乐器，还有叮叮当当敲击铜器和铁器的声音。可能有一支乐队在树林里为游客们演奏。乐队一定穿着一色的号衣；吹喇叭的，面颊一定鼓得圆圆的，像生气的河豚；吹长笛的眯着眼睛，像要睡着似的；……

长儿这么想着，奇怪极了，他觉得自己站在树林里的一座亭子旁边，身子倚在栏杆上，滋滋味味地听乐队演奏。乐队穿着一色的蓝号衣，胸前和肩膀上都绣着美丽的图案。乐器都发出灿烂的金光，把演奏的人的脸蛋和衣服都耀得闪闪烁烁的。他们奏了一曲小调，又奏了一曲山歌。长儿高兴地大声唱起来，乐队就跟着他唱的调儿演奏。他高声唱：“开步走，开步走……”乐队就走出亭子，排着整齐的队伍，跟着他在草地上齐步向前走。他举起双臂，指挥乐队向左转，没防着自己让什么给撞了一下，身子打了个旋，才发觉撞他的是两个孩子。原来他还在花园门口，并没走进花园一步。

撞他的孩子就是先前进去的那两个。他们游罢花园出来

了，双手捧着许多糖果。他们撞了长儿好像没事儿似的，高傲地跟父母跨上了马车。只听得一声鞭响，车轮就缓缓地转动起来。长儿呆呆地望着远去的马车，又回过头来看看花园的大门。他似乎进去逛过了，但是仍旧不知道花园里的情景，虽然只隔着一道围墙，而且花园的大门还敞开着呢！

1922年3月27日写毕

原题为《花园之外》

祥哥的胡琴

一条碧清的小溪边，有一所又小又破的屋子。墙壁早就穿了许多窟窿，风和太阳光月亮光可以从这些窟窿自由出进。柱子好像酥糖一样又粗又松，因为早有蛀虫在那里居住。铺在屋面上的稻草早成了灰白色，从各方吹来的风和从云端里落下来的雨，把原先的金黄色都洗掉了。屋子的倒影映在小溪里，快乐的鱼儿都可以看见。月明之夜，屋子的影子站在小溪边上，半夜醒来的小鸟儿都可以看见。

这所又小又破的屋子里，住着祥儿和他的母亲。祥儿的父亲临死的时候，什么事儿也没嘱咐，只指着挂在墙上的胡琴断断续续地说："阿祥，我没有什么可以传给你，只有这把胡琴。你收下吧！"祥儿不懂他父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母亲却伤心得哭不出声音来了。就在这时候，他的父亲咽气了。

这把胡琴是祥儿的父亲时常拉着玩儿的。本来青色的竹干，因为手经常把握，变得红润了；涂松香的地方经常被弓磨擦，成了很深的沟；绷着的蛇皮也褪了色。繁星满天的夏天的夜晚，清风吹来的秋天的夜晚，他父亲就拿这把胡琴拉几支曲子。在种田累了的时候，在割草乏了的时候，他父亲也要拿这把胡琴拉几支曲子，正像别的农人在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吸几筒旱烟一个样。就是极冷的冬天，白雪像棉絮一般盖

在屋面上，鸟儿们紧紧地挤成一团，也可以听见从屋子里传出来的胡琴的声音。

父亲的棺材被抬出去了，胡琴还挂在墙上。风从墙壁的窟窿吹进来，只见胡琴在轻轻地左右摇摆。阳光和月光射进来，胡琴的影子映在墙上，像一把舀水的勺子。祥儿看着觉得很有趣，胡琴好像充满了神秘的味道。

母亲织了一会儿草席，指着墙上的胡琴说："阿祥，爸爸把这东西传给了你，你要像爸爸一样会拉，我才喜欢呢！"祥儿不大明白母亲的话，只是对着墙上的胡琴发呆。吃饭的时候，母亲又指着墙上的胡琴说："阿祥，爸爸把这东西传给了你，你要像爸爸一样会拉，我才喜欢呢！"祥儿还是对着胡琴发呆。早上，祥儿在母亲的怀里醒来，母亲又教训他说："阿祥，爸爸把墙上那东西传给了你，你要像爸爸一样会拉，我才喜欢呢！"

直到祥儿满了四岁，母亲从墙上取下胡琴来，交在他手里。母亲说："现在你可以拉这个东西了。我希望听到你拉出好听的调子来，跟你爸爸拉的一个样。"

祥儿双手握着胡琴。这是天天见面的老朋友，可是怎么拉法，他一点儿不懂。他移动了一下胡琴的弓，胡琴发出锯木头一般的声音。他把弓来回地拉，跟木匠师傅锯木头一个样。母亲看着他，脸上现出笑容，她称赞说："我的儿子真聪明！"

拉动胡琴上的弓，成了祥儿每天的功课。他不但在家做这功课，走到小溪边，走到街道上，也一样做他的功课。打鱼的老汉正在溪边下网，讥笑他说："跟锯木头一个样，拉得比你爸爸还好听哩！"蹲在埠头洗衣服的老太太也讥笑他说：

“叫化子胡琴，也算接过了你爸爸的手艺么？”街道上的孩子们追赶着他说：“难听死了，难听死了，不如把胡琴送给我们玩吧！”祥儿不管他们说些什么，只顾一边拉一边走。

祥儿走到没有人的地方，周围都是高山，山下都是树林，他拉动弓，自己听着胡琴发出来的声音，觉得很快活。忽然听到有个声音在唤他：“小弟弟，想拉好听的调子么？我可以教你。”祥儿四面找，一个人也没有。是谁在说话呢？正在疑惑，那个声音又说：“小弟弟，我在这里。你低下头来就看见我了。”祥儿低下头看，原来是一道清澈的泉水，活泼泼地流着，唱着幽静的曲调。水底有许多五色的石子，又圆又光滑，可爱极了。

祥儿高兴地回答说：“泉水哥哥，你肯教我，我非常感激。”泉水说：“你听着我的曲调，把胡琴和着我的调子拉吧。”祥儿侧着耳朵听，很能懂得泉水用它的曲子讲的什么话，就拉动弓和着，胡琴不再发出锯木头的声音了。胡琴的声音紧跟着泉水的曲调，后来竟合成一体，分不出哪是泉水的哪是胡琴的了。祥哥和泉水都高兴极了，只顾演奏，忘记了一切。后来泉水疲倦了，对祥儿说：“小弟弟，你拉得很好了。我想休息一会儿，明天再见吧。”泉水的调子越来越轻，最后它睡着了。祥儿离开了泉水，向前走去。

祥儿拉着新学会的曲调，引起周围的山都发出回声，成为很复杂的调子。他自己听着也很快活。忽然又听到有个声音在唤他：“小弟弟，还想学一种好听的调子么？我可以教你。”他四面找，一个人也没有，难道泉水睡醒了，追上来了？

正在疑惑，那个声音又说："小弟弟，我在这里。你抬起头就看见我了。"祥儿抬起头看，原来是一阵纱一般的风，轻轻地吹着，唱着柔和的曲调。小草们野花们都一边听一边点头。

祥儿高兴地回答说："风哥哥，你肯教我，我非常感激。"风说："你听着我的曲调，把胡琴和着我的调子拉吧。"祥儿侧着耳朵听，很能理解风用它的曲子说的什么话，就拉动弓和着，比任何人做任何事儿都用心。胡琴的声音紧跟着风的曲调，后来竟成了一体，分不出哪是风的哪是胡琴的了。祥哥和风都很高兴，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只顾演奏。小草和野花都听得入了迷，好像喝醉了似的都垂下了头。后来风要走了，对祥儿说："小弟弟，你又学会了一种好听的调子了。我现在要到别处去了，有机会再见吧。"风说完就飘走了。祥儿跟风告了别，又向前走去。

祥儿轮流拉着新学会的曲调，一会儿拉泉水的，一会儿拉风的，不知不觉走进了树林。拉泉水的调子，他就想起了活泼的泉水哥哥；拉风的调子，他就想起了轻柔的风哥哥。忽然又听到一个声音在唤他："小弟弟，再多学一种好听的曲调，不是更好么？我可以教你。"他四面找，一个人也没有。奇怪极了，除了泉水和风，又有谁自己愿意当他的音乐教师呢？正在疑惑，那个声音又说："小弟弟，我在这里。你向绿叶深处仔细找，就看见我了。"祥儿向绿叶深处仔细找，原来是一只美丽的小鸟儿。小鸟儿机灵地从这根树枝飞到那根树枝，一边跳舞，一边唱着优美的曲调。绿叶围成的空间成了小鸟儿的舞台。

祥儿高兴地回答说："小鸟儿哥哥，你肯教我，我非常感

激。"小鸟儿说："你听着我的曲调，把胡琴和着我的调子拉吧。"祥儿侧着耳朵听，很能理解小鸟儿用它的曲子说的什么话，就拉动弓和着。他的手腕越发灵活了，轻重快慢都能随他的心意。胡琴的声音紧跟着小鸟儿的曲调，后来竟合成一体，分不出哪是小鸟儿的哪是胡琴的了。祥儿和小鸟儿都开心极了，大家眼睛对着眼睛，微微地笑了。后来小鸟儿唱得口都渴了，对祥儿说："你学会的好听的调子越来越多了。我现在渴了，要到溪边去喝点儿水，顺便洗个澡。咱们以后再见吧。"小鸟儿说完，就飞出树林去了。

祥儿的胡琴拉得越来越好，拉出来的调子越来越奇妙。他的调子不是泉水的，不是风的，也不是小鸟儿的，他把三种曲调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曲调，好像把几种颜色调和在一起，成了新的颜色一个样。他常常去看泉水，看泉水睡醒了没有。泉水对他说："你的曲调比我的好听多了。拉一曲给我听，催我睡着吧！"他常常去看风，跟风谈心。风对他说："你的曲调胜过了我的。拉一曲给我听，让我高兴高兴吧！"他常常去看小鸟儿跳舞，听小鸟儿唱歌。小鸟儿对他说："现在你可以教我了。拉一曲给我听，让我学会你的新曲子吧。"祥儿听他们这样说，心里快乐极了，就尽量把自己新编的曲调拉给他们听。泉水听着，安静地睡着了；风听着，微微地笑了；小鸟儿一边听，一边跟他学。

祥儿跟大自然的一切做朋友，经常把自己编的曲调拉给它们听。它们个个欢喜祥儿，都把自己的曲调演奏给祥儿听。祥儿的胡琴变得越来越奇妙，他能拉许许多多自己编的新鲜

曲子。母亲早就快活得不得了，她对祥儿说："你拉胡琴，拉得跟你爸爸一样好了。我非常欢喜。你可以带着爸爸传给你的胡琴，把你自己编的曲子，拉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听了。"祥儿听母亲这样说，就带着胡琴，离开了小溪边的这所破屋子。

都市里有一所音乐厅，建筑十分华丽，台阶和柱子都是大理石的，舞台上有丝织的帷幕，有用鲜花作的屏障，还有许多金色的装饰品，教人看着眼睛发花。大音乐家都在这里演奏过；演奏的时候音乐厅里坐满了人，男的女的，神态都很高雅，服饰都很华贵。他们闭着眼睛，轻轻地点着头，表示只有他们能够欣赏这样高超的乐曲。一曲完了，他们拍起手掌，轻轻地，很沉着，表示他们从乐曲中得到了快乐。演奏的音乐家的名声就越发增高了。

祥儿来到都市里，音乐厅也请他去拉胡琴。几天之前，街上已经贴满了彩画的大广告。广告上写着："奇妙的调子，新鲜的趣味，田野的音乐家。"这些字写得奇离古怪，格外引人注目。到了祥儿演奏的那一天，音乐厅里坐得满满的，自然都是经常来的老听客。他们都望着台上，张开了嘴，好像等着吃什么好东西似的。

祥儿走上台来了。他仍旧穿着他那半旧的青布衫，提着父亲传给他的那把胡琴。他向听众深深地鞠躬，听众们却在那里皱眉头。"咱们见过几百位上千位音乐家，哪里见过这样的乡下人！这把胡琴难看极了，就跟乞丐手里拿的一个样。"听众们正在这样想，祥儿把弓拉动了，琴弦发出的声音在音乐厅中流动。大家开头还很安静，可以听得十分清楚。可是

才一会儿，听众说起话来了，开头还很轻，后来越急越响，好像潮水似的。祥儿的胡琴拉得越急越响，嘈杂的人声紧紧追了上来，而且盖过了胡琴的声音。隐隐约约听得他们在说："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曲子！""乏味透了！""不知从哪儿来的乞丐！""是个骗子！冒充音乐家的骗子！""把咱们的耳朵都弄脏了，非赶快回去洗一洗不可！"

听众们都站起来，纷纷走出音乐厅，都去洗他们的耳朵了。老绅士的胡子翘了起来，贵夫人搽着一层粉的脸也胀得通红，公子小姐都在喃喃地咒骂，表示无法忍住他们的愤怒。最后只剩下祥儿一个人站在台上。他再也拉不下去了，提着父亲传给他的那把胡琴，走出了音乐厅，回过头来，对这座大理石的建筑微微一笑。

祥儿回到小溪边，回到自己的又破又小的屋子里。母亲问他："我教你带爸爸传给你的胡琴，把你自己编的曲子拉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听，你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祥儿回答说："人家不要听我的曲子，所以我回来了。"母亲笑着，把他的脑袋搂在怀里，对他说："人家不要听你的，我要听。你不要再出去了，在家里拉给我听吧。听了你的胡琴，我织起草席来更有劲了。"母亲吻着祥儿的双颊，好像他还是个小娃娃。

胡琴的声音常常从又破又小的屋子里传出来。在繁星满天的夏夜，在清风吹来的秋晚，在白雪铺满大地的冬天，在到处开满鲜花的春朝，近的远的村落都可以听到胡琴的声音。泉水琤琤琮琮，风时徐时疾，小鸟儿啾啾唧唧，都跟胡琴的声音相和；田野就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音乐厅。

祥儿的胡琴带领大自然的一切奏起乐来，那美妙的声音。

好像轻纱一般盖在人们的身上。又倦又乏的农夫恢复了精神，又困又累的磨坊工人又来了劲头，被火红的铁屑灼伤的小铁匠忘记了痛，死掉了儿子的老母亲得到了安慰……所有的人都感到甜美，感到舒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祥哥的胡琴。"而这祥哥的胡琴，正是大理石音乐厅里的听众们所不愿意听的。

1922年4月3日写毕

瞎子和聋子

一处地方住着两个残废的人。大家说他们俩很可怜，他们俩也自以为很可怜，一心想找一位医生给他们俩治疗。要是能遇见一位仙人，给他们俩吃几颗仙丹，一下子就把毛病治好了，那就更遂他们俩的心愿了。

他们俩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聋子。

瞎子从小就瞎了，没见过一丝儿光亮。妈妈怎样笑的，小猫小狗怎样跑的，月亮怎样明亮，花儿怎样鲜艳，他全不知道。他是原先有眼球后来瘪了的，还是原来就没有眼球的，大家没法知道；只见他两条眉毛底下乌溜溜的两个圆坑，陷得很深，要是他朝天躺着，可以倒两杯水在里头。

聋子从小就聋了，没听过一丝儿声音。妈妈哼的催眠曲、小朋友唱的儿歌，鸟儿怎样叫的，风怎样呼哨的，他全不知道。他的容貌同平常人一样，可是人家同他谈话，他就露出破绽来了。他看见人家的嘴朝着他动，就把耳朵凑过去，右边的耳朵听不见，转过头来用左边的耳朵听，还是听不见。这当儿他的嘴不自觉地张开了，眼梢起了无数皱纹，脸上似笑非笑的，显出一副尴尬模样。

瞎子听人家说，世间最可爱的是光亮；靠着光亮，人们可以看见种种可爱的事物。他十分羡慕有眼球的人，更加怨恨自己的残疾。他说："我要是能看见一丝儿光亮，我就有福

了。我听人说青蛙有眼睛，能看见妈妈和弟兄姊妹，又能看见天上的云和山上的树。又听人说飞蛾有眼睛，能在黑夜里找到路，飞向远处的灯光。我是世间最苦的一个了，不如一只青蛙一只飞蛾。天呵，我能看见一丝儿光亮么？”

聋子看人家常常侧着耳朵听，猜想世间最可爱的一定是声音；听到了声音，就是听到了一切事物发自心底的话。他十分羡慕耳朵不聋的人，更加怨恨自己的残疾。他说：“我要是能听见一丝儿声音，我就有福了。我料想蝴蝶能听见菜花在招呼他们，能听见蔷薇在轻轻地笑。又料想小鱼能听见小溪的独唱，能听见水草和浮萍的合奏。我是世间最苦的一个了，不如一只蝴蝶一条小鱼。天呵，我能听见一丝儿声音么？”聋子从小没听过别人说的话，他说话不是向别人学的，所以声音跟人家不同，粗心听只是“哑哑哑……”的，正像一个哑巴。

瞎子最细心，他听得见蜗牛的脚步声和蚂蚁的对话。聋子说话虽然极不清楚，瞎子却能听得明白。他竭力劝慰聋子，他认为耳朵聋算不得什么痛苦。跟聋子说话，用嘴是不成的，只有对他作手势才能使他明白。瞎子就作种种手势：他指指心头，把两手团紧，然后摇摇右手，表示“不要忧愁”。他指指耳朵，然后连连摇手，表示“耳朵聋无关紧要”。他指指鼻尖，又指指耳朵，同时点点头，表示“我能听见声音”。他用手指向四周指指点点，然后指指耳朵摇摇手，表示周围的声音并没有什么好听。他指指自己深陷的眼眶，又指指心头，然后把两手团紧，表示“我没有眼球，才是最伤心的事”。他用手向周围乱指，又指指自己的眼眶，摇摇手，然后把两只手掌

摊向外边，表示“一切事物都看不见，真教我痛苦失望！”

聋子看惯了人家的手势，瞎子的意思他全明白。他回答说：“你不必伤心，少了两个眼球有什么要紧？我是有眼球的，什么都能看见。但是这有什么好处呢？送到眼睛里来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物。我想，声音是从一切事物的心底发出来的。我就是听不见声音，连自己说的话也听不见，怎么能叫我不伤心呢？”

瞎子听了，就作种种手势来回答，表示的意思是：“我以为光亮能照出一切东西的真相，我单单看不见光亮，连自己的手指头也看不见，怎么能教我不伤心呢？”

聋子说：“我要听见声音，并不稀罕什么光亮，偏偏耳朵聋了。你要看见光亮，并不稀罕什么声音，偏偏眼睛瞎了。假如把咱们俩的残疾对调一下，岂不是彼此都舒服，同平常人一样快乐了么？”

瞎子听了连连点头，脸上现出笑意，双手合拢来，作出拜佛的样子，表示“假若办得到，真要念一声‘阿弥陀佛’了。”

聋子说：“只要咱们到处探访，总会如咱们的愿，找到对调的方法。咱们一同上路吧。”

瞎子点点头，就拉住聋子的手。他们俩商量停当，由聋子引路，牵着瞎子走；瞎子呢，把听到的一切做手势告诉聋子。

他们俩走到一位医生那里，同声说：“我们一个是聋子，一个是瞎子。现在打算对调一下：聋子愿意成为瞎子，瞎子愿意成为聋子。相信您一定能为我们尽力。我们的愿望如果能

实现，我们一定真心诚意地感激您这位有本领的医生。”

医生摇摇头回答他们说：“我没有学过这样的本领，也没有听见过你们这样的请求。请你们去找别人吧。”

他们俩很失望，出了医生的家。门外有一个老太婆看着他们可怜，对他们说：“你们到这里来，找错人了。从这里往西，有一座树林，树林里有一所古寺，寺里住着一位老和尚。他很有些法术，或者能够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去找他吧。”

他们俩听了很高兴，谢了老太婆，一直向西走。前面果然有一座树林，郁郁葱葱，似乎没有尽头。走进树林，果然有一所古寺，黄色的围墙已经转成灰色了。走进寺里，看见大殿里坐着一位老和尚，脸皱得像风干的枣子，胡子白得像雪。他们俩同声请求说：“我们一个是聋子，一个是瞎子。现在打算对调一下：聋子愿意成为瞎子，瞎子愿意成为聋子。相信您一定能为我们尽力。我们的愿望如果能实现，我们一定真心诚意地感激您这位大慈大悲的老和尚。”

老和尚也摇摇头回绝了。他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的法术满足不了你们的要求。请你们回去吧。”

他们俩哪里肯走，只当老和尚不肯出力，仍旧苦苦哀求。老和尚很感动，和蔼地说：“我真干不了这个。我可以指点你们一个去处，能让你们的愿望得到实现。你们再往西走，走完树林有一个市集，市集的南头有一座古老的风车。那风车能够帮助你们，你们找他去吧。”

他们俩非常高兴，谢了老和尚，出了寺门再往西走，越走树林越密，一丝天光也漏不下来。瞎子不觉得什么，聋子可辛苦极了，他睁大了眼睛，一只手拉住瞎子，一只手摸索

着前进，才不至于撞在树上。他们俩走呀走呀，走得浑身是汗，脚也痛了，才走出了树林。对调残疾的心是那样的殷切，所以他们一点儿不觉得痛苦。

树林尽头果然是个市集，市集南头果然有一座风车。风车的翼子很旧很旧了，沾满了尘土，还破了好几处。一阵风吹过，翼子懒懒地转动，好像一位只能勉强行动的老年人。

他们俩虔诚地同声请求说："我们一个是聋子，一个是瞎子。现在打算对调一下：聋子愿意成为瞎子，瞎子愿意成为聋子。相信您一定能给我们尽力。我们的愿望如果能实现，我们一定真心诚意地感激您神异的老风车。"

风车一边转动一边发出沙沙的声音，正像一台破旧的留声机。他说："你们的要求我可以照办，可是我要劝告你们，还是不要对调的好。无论什么人总觉得自己最苦，人家都比他快活。可是到了人家的境地，仍然觉得世界上最苦的是他自己。你们何必对调呢？"

瞎子用手势把风车的话告诉了聋子，他们俩随即同声说："我们一个听得见，可是不爱听，只巴望能看；一个看得见，可是不爱看，只巴望能听。我们确信我们巴望的是好的，对调之后决不会反悔。你使我们眼睛瞎的能尝到看的滋味，耳朵聋的能尝到听的滋味，就是治好了我们的残疾，真是功德无量。请不要为我们顾虑，快给我们对调吧！"

风车哈哈大笑说："我好意关照你们，你们偏偏不信。要是我不给你们对调，好像我不肯帮助你们似的。可是我得说明在前，我只能给你们对调，可没有本领再调回来。如果对调之后你们觉得更不满意，又想调回来，我就不能帮助你们

了。”

瞎子毅然回答说：“我的希望是看见光亮，光亮能照出一切事物的真相。只要能看见一丝儿光亮，我就有福了，哪儿会反悔呢？”

聋子也毅然回答说：“我的希望是听见声音，声音是从一切事物的心底发出来的。我只要能听见一丝儿声音，我就有福了，哪儿会反悔呢？”

风车把翼子顿了几顿，仿佛一位老人在点头。他说：“你们的意志非常坚决，我一定满足你们的请求。你们站得近一些，待我扇三下，你们就对调了。”

瞎子和聋子心里十分高兴，他们俩飞快地跑到风车跟前。“呼，呼，呼，”风车的翼子转了三下，他们俩立刻对调了。瞎子的眼眶里忽然突起两颗眼球，他只觉得一闪，描摹不来的一闪，他看得见光亮了，看得见一切事物了；同时，他再也听不见声音了。聋子的耳朵仿佛忽然打开了门，他只觉得一响，描摹不来的一响，他听得见声音了，听得见一切事物心底的话了；同时，他再也看不见光亮了。

从此以后，咱们为了说起来方便，就管原来的瞎子叫“新聋子”，管原来的聋子叫“新瞎子”。现在是新聋子牵着新瞎子，新瞎子做种种手势向新聋子示意了。他们俩跟风车道了谢，向市集走去。

说也奇怪，市集中的人好像都知道他们俩对调了，瞎子变成了聋子，聋子变成了瞎子。他们俩走到哪儿，哪儿就引起一阵纷扰。

新聋子看得见这些人的形状了，这在他是新鲜事儿，所以看得格外仔细。这些人对他们俩指指点点，脸上现出轻蔑的笑；嘴唇都在动，他虽然听不见，可是根据先前的经验，知道说的都是些嘲弄他们俩的话。他想："没想到世界上有这样叫人受不了的笑容！他们这样笑，无非表示他们是健全的人，幸福的人，所以值得骄傲。难道我们这样的残废的人，不幸的人，就应该感到羞耻么？看见这样的笑容真教我懊悔，尤其是我初有眼球就看见这样的笑容！"他拉着新瞎子就跑，只想赶快离开。

这时候，新瞎子已经听见这些人在说些什么了，这在他是新鲜事儿，所以听得格外用心。这些人用俏皮的声调取笑他们俩说："真是奇闻，瞎子变成聋子，聋子变成瞎子，可是总逃不了是个残疾！你看，一个牵着一个，攒着眉头，侧着耳朵！多丑啊！"新瞎子虽然看不见这些人的表情，可是根据先前的经验，知道周围都是奚落的脸色。他想："没想到世界上有这样教人受不了的话。他们这样说，无非表示他们是健全的人，幸福的人，所以值得骄傲。难道我们这样的残废的人，不幸的人，就应该感到羞耻么？听见这样的话真教我懊悔，尤其是我刚能辨别声音就听见这样的话！"他推着新聋子，要他快点儿跑。

他们俩一个推一个拉，跑得马一样快。

一种疲劳到极点的声音使新瞎子停住了脚步。他听见有好多人在喘息，而且都是老年人。吁吁的呼气，好像一下一下地在挤许多已经破了的皮球，还夹着彼此响应的拨嗽声。他又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听见担子在晃动，听见有人在搬运砖瓦，

但是都不及那喘息声刺耳，使得他浑身感到难受。他再不愿听见那种声音，但是他已经不是聋子了！

新瞎子一站住，新聋子也站住了。他看见许多老年人在一片尘土飞扬的砖瓦场上干活。他们挑着很重的砖瓦，背都弯得象个钩子；由于拼命使劲，枯瘦的脸胀成酱色，汗水满身，好像涂了油；脚几乎移不动了，挺一挺，抖几抖，才能向前移一步。这种景象使新聋子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中。他觉得新生的眼球有点儿潮润，他想这大概就是常听人家说的流起眼泪来了。一阵又酸又麻的感觉从他心里一直透到眼睛和鼻子之间，非常难受。他再不愿看见那种景象，但是他已经不是瞎子了！

结果还是一个拉着，一个推着，逃难似的跑开了。

新聋子失望地长叹一声说："我新得到的眼球已经看见了两种很不舒服的事物！"他问新瞎子："你的运气怎么样？可曾听见什么可爱的声音？"

新瞎子指指耳朵，伸出两个指头，皱着眉摇摇头，表示"自从打开了耳朵的锁，已经听见了两种不愉快的声音了。"

新聋子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世界上没有什么好听的声音。现在你相信了么？"

新瞎子又作了几个手势，表示"我也早就告诉过你，世界上没有什么好看的事物。现在你相信了么？"

"不要互相责备吧，咱们的快乐就在咱们的希望里边。咱们再往前走，希望你能听见可爱的声音，我能看见可爱的事物。"

听了新聋子的话，新瞎子点头赞成。他们俩又提起轻快

的脚步向前走。

忽然一片可怕的红色把新聋子吓呆了。他辨不清是什么东西，只觉得自己心里的血就要从嘴里喷出来似的。他脑子里模模糊糊的，两只脚仿佛被钉住了，一点儿移动不得。等到稍稍清醒的时候，他才看清楚那是一头猪，侧躺在一条肮脏的板凳上，血正从它的胸口流出来。屠夫从它胸口拔出亮晃晃的尖刀。新聋子感觉浑身非常难受，好像有许多尖刀在刺他。又看见好些半只的猪挂在一根横木上，猪嘴里的牙齿露在外边，好像要咬人的样子，眼睛半开半闭，似乎在那里偷偷地看人。新聋子害怕极了，脑子里又模糊起来。他双手掩住了眼睛大喊："我不要再看了！"

这时候，新瞎子突然听见一声惨叫，那声音尖锐极了，他感觉他的心好像中了一支冷箭似的。歇了一会儿，他听见一连串号哭似的声音，听着直觉得浑身发抖。接着，他又听见血喷出来的声音，血流到一个瓦钵里的声音。猪的叫声越来越微弱了，只剩下垂死的喘息了。新瞎子听得害怕极了，几乎吓破了胆。他双手掩住了耳朵大喊："我不要再听了！"

一个喊"不要再看"，一个喊"不要再听"，正在同一个时候。

听了新聋子的喊声，新瞎子就作手势把自己的心思告诉新聋子。

新聋子吃惊地说："你也不要再听了么？那么，咱们不是就没有希望，得不到快乐了么？"

新瞎子点点头，表示"的确是这样"。

他们俩凄惨地站在那里。新聋子掩住了刚能看见的眼睛，

新瞎子掩住了刚能听见的耳朵。两个人都不敢放手，永远不敢放手，因为神异的风车不能帮助他们恢复原状了。

1922年4月10日写毕

克宜的经历

克宜是个农家的孩子。他帮父母种田，举得起小小的锄头，认得清稻和麦的种类，辨得出泥土和肥料的性质。什么鸟儿是帮助农人扑捉害虫的，什么风是吹醒一切睡着的花草的，他完全明白。早晨下田，他第一个跟起早的太阳打照呼。夜晚上床，月亮陪伴着他，轻轻地把柔美的梦覆盖他的全身。他没有什么不快乐的念头，从来不知道不快乐是什么滋味。

从都市里回来的人告诉克宜的父母说："都市里真快乐，快乐的生活是咱们想象不到的。这一回我看了一遍，好像做了个美丽的历乱的梦，讲不出是什么样的快乐，但是的确快乐极了。咱们都老了，不一定要住在那样快乐的地方。咱们的儿子年纪都还很轻，不可不叫他们到那里去住住。不然，咱们不把幸福指点给他们，实在有点儿对不起他们。"

克宜的父母听了这样话，心里很感动。他们对克宜说："邻家伯伯从都市回来，说那里快乐得说也说不明白。你是个年轻的孩子，应当到那里去住住，享受点儿快乐。我们因为爱你，知道了幸福在哪里，总要给你指点明白。"

克宜很孝顺，父母的嘱咐，他没有不听从的。这一回，父母要他到都市里去，他自然很顺从地答应了。

父母又说："既然你很愿意去，你就放下手里的锄头，早点儿动身吧。"

克宜放下锄头，辞别了父母，离开了自己家的田地，走了几步，觉得有点儿舍不得，又回了转来。他跟田里的庄稼说了些告辞的话，又跟鸟儿合唱了几支离别的歌。他向风说："您不怕走远路，送我一程吧！"他对太阳说："隔几天我再跟您请早安吧。您回去的时候遇见月亮，请您叮嘱她不要记挂我，不要过分伤心。"

跟所有的朋友一一告了别，克宜才转身向前走。风听他的话，跟随着他，一阵又一阵，带着田野里的花香。他觉得好像还在田里耕作。

克宜走了一程，觉得有点儿疲倦，坐在一棵大树底下休息。风还一阵一阵地送来花香。他渐渐地朦胧了，忽然一阵又轻又脆的扑翅膀的声音惊醒了他，就在他头顶上。他抬头一看，原来一只蜻蜓撞在蜘蛛网上给网住了。

他仔细听，那蜻蜓正在哀求他帮助呢："善良的青年人，您救救我吧。我被网住了半天了，再不想法逃脱，坐在网中央的那个魔王就要把我给吃了。善良的青年人，只要您一举手，我就有命了。快救救我吧！"

克宜听了，觉得蜻蜓很可怜，就拾起一根树枝，举起来轻轻一拨，蜻蜓就脱离了罗网。

蜻蜓拿出一个小圆筒似的镜子来，对克宜说："这镜子同我们蜻蜓的眼睛一个样，可以看见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事物。你要知道一切事物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用这镜子一照就成了。你救了我的命，我把这镜子送给您作为报答。"

蜻蜓说完，扑着翅膀飞走了。克宜藏好了镜子，他不再休息，一口气跑进了都市，在一家店铺里当学徒。

在店铺里，克宜认识了许多许多东西，都是以前没见过的。一个方匣子，上面有几支针自己会转动，隔一会儿会自己发出钟声来。他听人说这叫做“钟”，又听人说敲五下六下的时候是早晨，晚上敲十二下的时候是半夜。许多垂垂下挂的灯，不用添油，不用点火。他听人说这叫做“电灯”，到晚上自然会亮，到天晓自然会灭。街上一个人坐在有两个轮子的东西上，这东西有两根长柄，由另一个人拖着飞跑。他知道了，这叫做“人力车”。一个又矮又阔的怪物，到晚上，怪物的巨大的眼睛放出耀眼的光，载着几个人飞驰而过。他知道了，这叫做“摩托车”。一所玻璃的小屋子，里面挤满了人，不用人拖，不用牛拉，跟又矮又阔的怪物一样，也能自己飞跑。他知道了，这叫做“电车”。

但是他看不见他的老朋友。田里的庄稼，发散着香气的泥土，会飞会唱的鸟儿，送来花香的风，在城市里，他统统找不到。虽然新鲜的东西是那样有趣，但是他真挚地记挂着他的老朋友们。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醒来，一向的习惯，张开眼睛总是很明亮，可是为什么只看到漆黑的一片呢？天还没有亮吗？醒得太早了吗？他疑惑极了，走到窗边向外面张望，街上也很暗，电灯还没有熄灭，放出惨淡的光。他以为还在夜里，可是钟敲起来了，一下，两下，……六下，不明明是早晨了吗？

早晨的太阳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跟他打招呼呢？起了床就应该作事儿，现在作什么事儿呢？他感到一种忍受不了的沉闷和压迫，很不舒适。但是黑暗包围着他。怎么才能打破这黑暗的包围，畅快地透一口气呢？

他要漱口，不知道哪儿有水，他要洗脸，不知道哪儿有脸盆和毛巾。他只好默默地坐在大海似的黑暗中，细细辨别那刚尝到的不愉快的滋味。钟敲了七下，又敲了八下，才有一些淡淡的光从窗口透进来。一切全都沉寂，只听得那个钟"的答的答"，响个没有完。

他回想在家的时候，这会儿满耳朵都是高兴的声音。晨风在村中在田里低唱，鸟儿成群地唱着迎接太阳的颂歌，在田间劳动的同伴互相问答，间着水车旋转的咿呀声，锄头着地的砰砰声。村里的鸡此起彼伏啼个不止，黄牛也偶然仰天长鸣一声……想起这些，他更耐不住这里的寂寞凄凉，屋里屋外都冷清清的，有点儿像坟墓。他无可奈何，取出蜻蜓送给他的镜子来摆弄，看看它究竟有什么神异。

他拿起镜子，看师傅和师兄弟的床。他们的帐子都掩着，都还没做完他们的梦。他想用镜子照一照他们，看他们在镜子里会出现什么形象，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儿。他就揭开一位师傅的帐子，把镜子凑在眼睛上一照。怕极了！怕极了！那位师傅只剩下皮包骨头，脸上全没血色，灰白得吓人。这不是跟死人一个样吗？他不敢再看，立刻放下帐子。他想，再照照别的人看，或者会有好看的形象。他就拣了一位肥胖的师兄，揭开他的帐子，把镜子凑在眼睛上一照。怕极了，怕极了，那个师兄也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脸上毫无血色，灰白得吓人。这不是跟死人一个样吗？他不敢再看，立刻放下了帐子。

好奇心驱使着他，他用镜子照遍了所有睡着的人，都吓得他不敢再看。他想，"这里不是个好地方，我明明看到了他

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了。还是早早离开的好。"他离开了那家店铺，进一所医院去当了练习生。

在医院里，克宜头一回看见害病的人，嗅到药水的气味。那一夜他值班，在一间病室里任看护。病室里有八张床，都躺着病人。夜已经很深了，钟已经敲过一下。窗外只有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沙沙地使他感到害怕。室内充满了病人痛苦的呻吟：有的突然叫喊起来；有的声音颤抖，拖得很长；有的毫无力气，低声呼唤；也有不断喊妈的，可是没人答应。克宜听着，心里难受极了，从来没经历的凄惨把他包围住了。

听医院里的人说，病室里的八个人，有四个是从电车上摔下来受的伤，两个是开摩托车不小心，和别的车辆相撞受的伤。受伤最重的一个断了腿骨，医生给他接好了，用木板绑着，固定在一个坚固的架子上，防他受不住痛而牵动，挣脱了接笋。连连呼叫"妈，快来吧！妈，快来吧"的，正是这个病人。

克宜受不了这种凄惨的声音和景象，就取出蜻蜓送给他的神异的镜子来摆弄。电灯光照得室内一片惨白，有什么可照的东西呢？所有的就是这八个病人。他就拿起镜子凑在眼睛上，看这些病人。奇怪极了！奇怪极了！他们的腿和脚又细又小，就跟鸡的爪子一个样；放下镜子再看，他们跟平常人没有多大差别。

克宜又奇怪又疑惑。医生来检查病人了，后边跟着几个助手。克宜想，他们都是健全的人，用镜子照着看，想来不至于有什么变化。他暗地里取出镜子来凑在眼睛上。太奇怪了！太奇怪了！他们的腿和脚也又细又小，也像鸡的爪子似

的，跟八个病人的丝毫没有两样。他想："这里不是个好地方，我明明看到了他们将来的腿和脚。还是早早离开的好。"他就离开了那所医院，进一座剧院去当了职员。

夜戏开场了，喧闹的音乐，刺耳的歌唱，他听了觉得头脑发瓮。满院子的看客看得正起劲，个个现出高兴的笑容。男的吸着烟卷，女的扬着蘸透香水的手巾，也有吃东西的，谈话的，都表现出他们既舒适又悠闲。演员唱完一段，他们跟着一阵喝采，告诉别人他们是能够欣赏的行家。

克宜听着一阵阵的喝采声，耳朵里难受极了，嗅着人气混着烟味和香水味，鼻子也很不舒服。他的手心和额角有点儿焦热，身子也站不稳了。他想："这里的工作大概太累了，不如取出神异的镜子来散散心吧！"他就把蜻蜓送给他的镜子，凑在眼睛上。

奇怪的景象在镜子里出现了。那些看客个个只剩皮包着骨头，脸上全没血色，灰白得吓人，腿和脚又细又小，像鸡的爪子似的，跟在医院看到的那些人一模一样。他们不能行走，不能劳动，得不到一切吃的东西，只好在那里等死。放下镜子再看，满院子都是高贵的舒适而悠闲的看客。

他不敢再看，立刻奔出了戏院。他想："我为什么还不回去呢？明明看见了都市里的人们的将来的命运。"他连夜向自己的家乡奔去，不管路上怎样黑暗。

天刚刚亮，他跑到了自家的田地旁。晨风轻轻地吹，带着新鲜的花香。他欢呼着："风，我的好朋友，你送我动身，又迎我回来了！"太阳从很远的地平线上露出第一缕光芒，使大地上的一切都饱含生意。他欢呼着："太阳，我的好朋友，我

又来向你问好了。月亮好么？她昨夜晚跟你谈起了我吗？”鸟儿们早已唱得很热闹了。他欢呼着：“鸟儿们，我的好朋友，你们唱吧，我又回到你们的队伍里来了！”田里的庄稼一齐向他点头。他感动得流下眼泪来，欢喜得话也说不成了，只是喃喃地说：“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正要回家去看父母，他忽然想起了那神异的玩意儿：为什么不在这儿也照一照呢？他取出蜻蜓送给他的镜子，凑在眼睛上一看。他快乐得大声叫喊起来：“将来的田野，美丽极了，有趣极了，真会有这样的一天吗？”

1922年4月12日写毕

跛乞丐

街上那个跛乞丐，我们天天看见的，年纪已经很老了。蓬乱的苍白的头发盖没了额角和眉毛；两颗眼珠藏在低陷的眼眶里，放出暗淡的光；脸上的皮肤皱得厉害，颜色跟古铜一样。从破烂的衣领里，可以看见他的项颈，脉络突出，很像古老的柏树干。他的左脚老是蜷曲着，不能着地，靠一根树枝挟在左胳肢窝里，才撑住了身子，不至于跌倒。

他在街上经过，站在每家人家每家铺子的门前，发出可怜的沙哑的声音："叨光一个吧，好心的先生太太们！"人们总是用很厌烦的口气说："又来了，讨厌的老乞丐！"随手将一个小钱很不愿意地扔给他。小钱有时落在砖缝里，有时掉在阴沟边。他弯下了身子，张大了眼睛，寻找那跳跃出来的小钱。好久好久，捡到了，他就换过一家，重新发出可怜的沙哑的声音："叨光一个吧，好心的先生太太们！"

独有街上的孩子们很喜欢他。他能够讲很多的有趣的故事，使他们不想踢毽子，不想捉迷藏，不想做一切别的玩意儿，只满心欢喜地看着他封满胡子的嘴，等候里边显现出美妙的境界和神奇的人物来。每当太阳快要下去月亮快要上来的时候，他总坐在一棵大榆树底下休息。不必摇铃，不必打钟，街上的孩子们自然会聚集拢来，围在他的身边。于是他开始讲故事了。

跛乞丐讲的故事，孩子们都记得很熟。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就是左脚为什么跛了，他也讲给孩子们听过。以下就是孩子们转讲给我的。

他的父亲是个棺材匠。他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你的年纪渐渐地大了，不可不学会一种职业。我看就学了我的本业，将来也当一个棺材匠吧。"

"不，不行。"他回答道，"我看见街上抬过棺材，人家总要吐一口唾沫。人家都不喜欢棺材这个东西。我要是当了棺材匠，就得一生陪着棺材挨骂，所以我不愿意。"

父亲大怒道："你敢违抗我的话！我就是棺材匠，几时看见人家骂我讨厌我？"

"我，我就讨厌你，就要骂你。好好一个人，不做别的东西，去做一个个木匣子，把人一个个装在里边！"

父亲怒到极点，举起手里的斧头就向他的头上劈过来。幸亏他双手灵活，抢住了斧头的柄，嘴里喊道："不要像劈木头一样劈你的儿子！我不是木头呀！"

父亲的手被挡住，狠劲也过去了，就说："饶了你这条小命吧！可是，你不肯继承我的本业，也就不是我的儿子。今天就离开这里，不许你再跨进我的大门！"

他从此被赶出家门了。肚子渐渐有点儿饿了，他想，现在必须找一个职业了。但是做什么呢？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就沿着街道走去，看有什么他愿意做的事情。

有个孩子趴在楼窗上，望着街那头的太阳，天真地说："这是时候了，爸爸的心，爸爸的信，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

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你快快来到我家的门前吧！”

他听了孩子的话，深深地点点头，仍旧朝前走去。

矮矮的竹篱内有一间书房，窗正开着。有个青年坐在里边，伏在桌子上写东西，忽然抬起头看看墙上的钟，满怀希望地说：“这是时候了，朋友的心，朋友的信，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你快快来到我的竹篱外边吧！”

他听了青年的话，更深深地点点头，仍旧朝前走去。

路旁是一个公园，有个女郎坐在凉椅上，对着花坛里的花出神。树上的鸟儿一阵叫，把她惊醒了。她四围望望，自言自语说：“这是时候了，他的心，他的信，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你快快来到我的家里吧！”她站起来，匆匆地走了。看她步子这样轻快，知道她的希望正火一般地燃烧呢。

听了女郎的话，他很高兴地拍着手道：“我已经选定了我的职业了！”

他奔到邮政局里，自称愿意当一个绿衣人。邮政局里允许了，给他一身绿衣服和一个绿背包。他穿上绿衣服，背上了绿背包，就跟每个在街上看见的绿衣人一模一样了。

他当绿衣人比别人走得快。他取了信连忙向背包里塞，背包胀得鼓鼓的，像胖子的肚子。他拔脚就跑，将每封信送到等候信的人的手里，还恳切地说：“你的安慰来了，你的希望来了，快拆开来看吧！”说罢，他又急忙跑到第二个等候信的人的面前。

人们都非常欢喜他。从他手里接到信，除了信里的安慰，

还先从他的话里得到安慰，所以人们只希望接到他送来的信。人们又想，发出去的信由他投送，收信的人一样可以得到分外的安慰，所以都愿意把信交到他的手里。

他的背包跟不断打气的气球一样，越来越鼓了。别的绿衣人的背包跟乞丐的肚子一样，越来越瘪了。他背着沉重的背包，羊一般地飞跑，不怕疲倦，也不想休息。

街旁有一所屋子，藤萝挂满了门框，好像仙人住的山洞。他每回经过这家门前，总见一个姑娘站在那里，忧愁地问他："你的背包里可有他的心？"他很不安地回答说："很抱歉，没有他的信。"姑娘两手掩着脸，伤心地哭了。

姑娘盼望的是她情人的信，也是她情人的心。情人离开了她，去到什么地方，她不知道，也没有来过一封信。她天天在门前等着，等候这可爱的绿衣人经过。可是她终于伤心地哭了，两手掩着脸。

这一天他经过这家门前，姑娘照旧悲哀地问他。他又只好回答："很抱歉，没有他的信。"姑娘好像要晕过去了，哭得只是呜咽。停了一会，才断断续续地说："三年前的今天，他离开了我。整整的三年，没有一点儿信息，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了！"说罢，更加呜咽不止。

他听了非常难过，就安慰姑娘说："你不要哭，滴干了眼泪是不好的。我一定替你去找寻，把你要的他的心带给你。三天，不出三天！"

姑娘止住了啼哭，向他点点头表示感激，含着泪水的眼睛放出希望的光。

他就日夜不停地走，穿过了白天见不太阳、夜晚不见月亮的树林，经过了没有水也没有草的沙漠，爬过了有毒蛇猛兽的峻峭的山岭，才找到了姑娘的情人所在的地方。他告诉姑娘的情人，姑娘怎样地思念，怎样地哀伤，怎样地啼哭。姑娘的情人被感动了，立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极真挚的信，把整个心藏在里边了；写好之后，就交给他，托他送给那个姑娘。

他拿了信，爬过了有毒蛇猛兽的峻峭的山岭，经过了没有水也没有草的沙漠，穿过了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的树林，来到姑娘的门前——来回刚好是三天工夫。

姑娘已经在门前等候，看见了他连忙问："我要的心，我要的心呢？"他不作声，就把信交给姑娘。姑娘马上拆开来看，越看越露出笑容，看到末了就快乐地说："他爱我，他依然爱我呢！可爱的绿衣人，多谢你的帮助！"

"这算得什么呢？只要你得到安慰，我什么都愿意的。"他高兴地回答。

他回到邮政局里。邮政局里因为他三天没有到差，罚去他一个月的工钱。他依然羊一般地飞跑，把安慰送给人们。

在街上，他常常遇见一个孩子，拦住他说："我有一封信，寄给去年的朋友小燕子，请你带了去吧！"他很不安地回答说："很抱歉，我不晓得小燕子住在什么地方，没有法子替你带去。"那孩子呆呆地站着，现出失去了伴侣的苦闷的神色。

孩子的朋友小燕子去年住在孩子家里。他们俩一同在屋檐下歌唱，一同在草地上游戏，一刻也不分离。秋天到了，小燕子忧愁地对孩子说："要跟你分别了，我的家族要迁居了。"

孩子十分不愿意，但是没有法子，只得含着眼泪送走了她的朋友。小燕子去后，孩子十分想念，就写了一封信，希望最可爱的绿衣人能给她带去。可是她终于呆呆地站着，现出失去了伴侣的苦闷的神色。

这一天他送信，在街上经过，一个妇人拦住了他，对着他哭，伤心得连话也说不成了，拿着一封信向他的背包里乱塞。他一看，就是孩子天天拿着的那封信，上面很有些手指的污痕了。他问妇人说："孩子怎么了？"妇人勉强抑制住了哭，哀求他说："我的孩子病了，昏倒在床上。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把她的这封信寄去。你给她带了去吧，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说罢，她的眼泪成串地往下掉。

他听了十分难过，就安慰妇人说："你不要哭，回去陪着你的孩子吧。我一定替她去找寻小燕子，把她的信送到。你回去告诉她，叫她放心。"

妇人收住了眼泪，向他说了声"多谢"，慈祥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就日夜不停地走，经过了树木长得很高很大的炎热的地方，渡过了风浪险恶的海洋，才寻到了小燕子所在的海岛。他把信交给小燕子，并且告诉他，孩子怎样想念他，怎样害了病。小燕子快活地扑着翅膀说："我也给她写了一封信，没法寄，想念得快要生病呢。你既然来了，我的信就托你带去吧。"

他拿了小燕子的信，渡过了风浪险恶的海洋，经过了树木长得很高很大的炎热的地方，来到孩子的家里——来回一共是五天工夫。

孩子看见他，连忙问："我的信，我的心寄去了么？"他把

小燕子的信交给孩子，对孩子说："这是你没想到的东西。"孩子连忙拆开来看，快活得只是乱跳，欢呼道："他快来看我了！他快来看我了！可爱的绿衣人，多谢你的帮助！"

"这算得什么呢？只要你得到安慰，我什么都愿意的。"他高兴地回答。

他回到邮政局里。邮政局里因为他五天没有到差，罚去他两个月的工钱。

有一天，他送信经过街上，看见一个猎人抱着猎枪，坐在凉椅上打盹，身旁堆着好几头打死的野兽。忽然听见有个很弱很弱的声音在招呼他："一封紧急的快信，烦你送一送吧！"他仔细一看，原来有一头野兔还没有死，血沾满了灰色的毛，凝成一团，样子很难看，眼睛已经睁不大开，前爪拿着一封信。

他问野兔："你怎么啦？"野兔忍着痛回答说："我中了枪弹，快要死了。我死算不了什么，就是不放心我的许多同伴。我们这几天开春季联欢会，聚集在一起，在山林里取乐。我刚才听这位打盹的先生说：'那边东西多，明天要约几个打猎的朋友，多多地打他一回。'我就想我的死不是值得害怕的事儿。我这封快信，就是要告诉我的同伴，不要只顾快乐；灾难快要到临，赶紧避开吧！"野兔的声音越来越弱，话才说完，四条腿轻轻地挺了几挺，就跟他旁边的同伴一同长眠了。

他听着看着，心里很难过，不觉滴下眼泪来。他连忙拾起野兔的信，照着信封上写的地方奔去。越过了很深的山涧，爬上了很陡的崖石，钻进了很密的树林，他才到了野兔的同

伴们聚集的地方。山羊，梅花鹿，野兔，松鼠，都在那里歌唱，都在那里跳舞；鲜美的果子堆得满地。

小兽们玩儿得正高兴，看见了他，觉得有点奇怪，都走近来打听。他把野兔的信交给小兽们。小兽们看了信都非常惊慌，纷纷向密林中逃窜。正在这时候，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他才回转身，不知什么地方发来"砰"的一枪，一颗枪子打中他的左腿，他昏倒了。

他醒转来以后，用草叶裹了受伤的腿，一步一颠回到邮政局里。又是两天没有到差了，这是第三次犯过失，跛子又本来不适宜送信，邮政局就不要他了。

他再不能做什么事，就成了乞丐。

1922年4月14日写毕

快 乐 的 人

世界上有快乐的人吗？谁是最快乐的人？

世界上有快乐的人的，他就是最快乐的人。现在告诉你们他的故事。

他很奇怪，讲出来或者不能使你们相信，但是他确实这样奇怪。他周身包围着一层极薄的幕，这是天生的，没有谁给他围上，他自己也不曾围上。这层幕很不容易说明白。假若说像玻璃，透明得跟没有东西一样倒是像了，但是这层幕没有玻璃那么厚。假若说像蛋壳，把他裹得严严的倒是像了，但是蛋壳并不透明。总之，这层幕轻到没有重量，薄到没有质地，密到没有空隙，明到没有障蔽。他被这么一件东西包围着，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被这么一件东西包围着。

他在这层幕里过他的生活，觉得事事快乐，时时快乐。他隔着这层幕看环绕他的一切，又觉得处处快乐，样样快乐。

有一天，他坐在家里，忽然来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原来是两个骗子。他们打算弄些钱去喝酒取乐，就扮做募捐的样子，一直跑到他家里。因为他们知道，他周身围着一层幕，看不出他们的破绽。

两个客人开口向他募捐。他们的声音十分慈善，他们的话语十分恳切。他们说：受到旱灾的同胞饿得只剩薄皮包着

骨头；受到水灾的同胞全身黄肿，到处都渗出水来；受到兵灾的同胞提着快要折断的手臂在哀哭，抱着快要死去的孩子在狂叫。他们说救济苦难的同胞是大家应当做的事，所以愿意尽一点微力，出来到处捐募。

他听了两个客人的话，心里十分感动：受灾的同胞这样悲惨，这样痛苦，他觉得可怜；两位客人这样热心救人，他又很敬佩。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大块黄金交到客人的手里。两个客人诚恳地道了谢，就告别了。出了大门，两个人互相看看，脸上现出狡狯的笑容，一同去喝酒取乐了。

他捐了一大块黄金，觉得非常快乐。他闭着眼睛想："这两位客人拿了我的黄金，飞一般地跑到受灾的同胞那边，把黄金分给他们。饿瘦了的立刻有得吃了，个个变得丰满而强健；浸肿了的立刻得到医治，个个变得活泼而精壮；快要折断的手臂接上了；快要死去的孩子救活了。这多么快活！"他又想："我能得到这样的快活，都靠这两位客人。我会遇到这样好的客人，又多么快活！"他快活极了，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只是笑。

他的妻子在里屋，知道他又给骗子骗去了一大块黄金。她一直不满意他这样做，很想阻止他，但是看着他堆满了笑意的脸，不知为什么又没有勇气直说了，只在心里实在气不过的时候，冷讽热嘲地说他几句。他听妻子的话全然辨不出真味，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

一大块的黄金无缘无故到了骗子的手里，他的妻子的心里该有多么难过。她想这一回一定要重重实实地骂他一顿，教训他以后不要再上骗子的当。她满脸怒容，从里屋赶出来。但

是一看见他堆满笑意的脸，她的怒气就发不出来了，骂他的话也在喉咙口梗住了。她只得脸上露出冷笑，用奚落的口气说："你做得天大的善事，人家一开口，大块的黄金就从口袋里摸出来。你真是世间唯一的好人！这样好事，以后尽可以多做些！做得越多，就见得你这个人越好！"

他看着妻子的笑脸，这么美丽，这么真诚，已经快乐得没法说了；又听她的话语这么恳切，这么富有同情，更快乐得如醉如痴，不知怎么才好。他的嘴笑得合不拢来，肥胖的脸上都起了皱纹；一连串笑声像是老鹳夜鸣。他好容易忍住了笑，说道："我遇见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尤其是你，好到使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称赞，更觉得含有深浓无比的快活。我当然依你的话，以后要尽量多做好事。"他说着，带了几块更大的金子，向外面走去。

前面是一片田野，矮墩墩绿油油的，尽栽些桑树。他远远望去，看见有好些人在桑林中行动。原来这时候正是初夏天气，蚕快要做茧了，急等着桑叶吃。养蚕的人昼夜不停地采了桑叶去喂蚕。桑林不是那些人自己的，他们得给桑林的主人付了钱，才能动手采。他们又没有钱，只好把破棉衣当了，把缺了腿的桌子凳子卖了，凑成一笔钱来付给桑林的主人。所以每一片桑叶都染着钱的臭气。这种臭气弥漫在田野间，淹没了花的香气，泥土的甘芳。养蚕的人好几夜没有睡了，疲倦的脸上泛着灰色，眼睛网满了红丝。他们几乎要病倒了，还勉强支撑着，两手不停地摘采，不敢懈怠。这样困倦的人在桑林中行动，减损了阳光的明亮，草树的葱绿。

他走近桑林，一点也觉察不到采桑的人的困倦，也嗅不出遍布在桑林里的钱的臭气，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虽然这幕是透明无质的。他只觉得满心的快乐。他想："这景象多么悦目，多么叫人心醉啊！那些人真幸福！采桑喂蚕，正是太古时候的淳朴的生活。他们就过着这种淳朴的生活呢。"他一边想，一边停了脚步，看他们把一条一条的桑枝剪下来，盛满一筐，又换过一个空筐子。不可遏止的诗情像泉水一般涌出来了，他的诗道：

满野的绿云，满野的绿云，
人在绿云中行。
采了绿云喂蚕儿，喂蚕儿，
蚕儿吐丝鲜又新。

髻儿蓬松的姑娘们，姑娘们，
可不是脚踏绿云的仙人！
身躯健壮的，胳膊健壮的，
可不是太古时代的快活人！

他得意极了，反复吟唱自己的新诗，似乎鸟儿也和着他吟唱，泉水也跟着他赞美。若有人问："快乐的天地在哪里？"他一定会跳跃着回答："我们的天地就是快乐的天地。因为在这天地间，没有一个人、一块石头、一根草、一片叶子不快乐。"

他走过田野，来到都市里。最使他触目的，是一座五层

楼房。机器的声响从里面传出来，雄壮而有韵律。原来这是一所纺纱厂，在里面工作的全是妇女。做妻子的，因为丈夫的力气已经用尽，还养不活一家老小；做女儿的，因为父亲找不到职业，一家人无法生活：她们只好进这个纺纱厂来做工。早上天还没亮，她们赶忙跑进厂去；傍晚太阳早回家了，她们才回家。她们中午吃的，是带进去的冷粥和硬烧饼。她们没有工夫梳头，没有工夫换衣服，没有工夫伸伸腰打个呵欠，就是生下了孩子，也没有工夫喂奶。她们聚集在一处工作，发出一种浓厚的混污的气息，凝成一种惨淡的颓丧的景象。这种气息，这种景象，充塞在厂房以内，笼罩在厂房之外，这座五层楼房，就仿佛埋在泥沙里，阴沟里。

他走进厂房，一点也觉察不到四围的混污和颓丧，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虽然这幕是透明无质的。他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趣味。他想："这机器的发明真是人类的第一快乐的事啊！试看机器的工作，多么迅速，多么精巧！那些妇女也十分幸福，她们只作那最轻松的工作，管理机器。"他看着机器在转动，女工在工作，雪白的细纱不断地纺出来，诗情又潮水一般升起来了，他的诗道：

人的聪明，只要听机器的声音，
人的聪明，只要看机器在运行。
机器给我们东西，好的东西。
我们领受它的厚礼。

我赞美工作的女人，

洁白的棉纱围在周身，
虽然用的力量这么轻微，
人间已感激她们的力量的厚意。

他兴奋极了，反复吟唱自己的新诗，似乎机器也和着吟唱，女工们都点头赞叹。若有人问："快乐的天地在哪里？"他必然会跳跃着回答："这里也就是一个快乐的天地。因为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一块铁、一缕纱、一条皮带不快乐。"

他走出纺纱厂，一大群人迎了上来，欢呼的声音像潮水一般，而且一齐向他行礼。这些人探知他带着很多的大块的黄金，想骗到手，大家分了买鸦片烟吸。他是不会知道底细的，他周身围着一层幕呢！

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温和地笑着，向他说："天地是快乐的，人是快乐的，先生是这么相信，我们也这么相信。我们想，咱们在快乐的天地间，做快乐的人，真是最快乐不过的事。这可不能没有个纪念。我们打算造个快乐纪念塔，想来先生一定是赞成的。"

"赞成！赞成！"他高兴地喊着，就把带来的大块的黄金都交给了他们。他们欢呼了一阵，就走了，后来把黄金分了，大家买了鸦片烟拼命地吸。他呢，欢欢喜喜地回到家里，只是设想那快乐纪念塔怎么精美，怎么雄伟；落成的那一天怎么热闹，怎么快乐。这天夜里，他的妻子听见他在梦中发狂般地欢呼。

以上说的，是他一天的经历。他的快乐生活都是这么过的。

有一天，大家传说他死了，害的什么病，都不大清楚。后来有人说："他并不是害病死的。有一个恶神在地面游行，要使地面上没有一个快乐的人，忽然查出了他，就把他的透明无质的幕轻轻地刺破了。"

1922年5月24日写毕

小黄猫的恋爱故事

孩子很奇怪，这几天里那只小黄猫常常找不到。往日里，小黄猫跟孩子一天到晚在一起，追赶那才着地又滚开的皮球，戏弄那才歇下来又飞走了的蝴蝶，彼此十分快活。吃饭的时候，小黄猫跟孩子并排坐着，等候孩子夹些鱼骨头之类的东西送到他嘴里。睡觉的时候，小黄猫钻进孩子的被窝，蜷着身子睡在他的肩旁。他们两个从不分离，几乎在梦里也没有孤单的时刻。可是最近几天，小黄猫常常不顾孩子，独自走开了。孩子尝到了从未尝过的孤寂滋味，着急地要把小黄猫找回来。什么地方都找到了，在小黄猫常到的没生火的炉子旁边，在堆存旧东西的房间里，在破板壁的窟窿里，在院子角落里水缸的后边，都像找绣花针似的找过了，不见一丝儿踪影。

有一天，小黄猫自己懒洋洋地回来了。孩子非常快活，迎上去把他抱在怀里，呜他，吻他，比平时更加亲昵。但是孩子立刻觉察到小黄猫有点儿异样，对于这样亲热的欢迎，小黄猫没有一点儿快乐的表示，平时那样轻轻地吟哦，活泼地蹦跳，也都不来了，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孩子一不当心，小黄猫又独自走开了。好几回了，小黄猫老是这样。

孩子哪里料得到他的好朋友小黄猫，那只眼睛发亮毛色美丽的小黄猫，为什么跟他疏远，不再跟他一起玩儿呢？原

来小黄猫在恋爱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一丛灌木的前面有一个清浅的池塘。树枝伸在水面上轻轻摇动，把池塘边装点得非常美丽。缠在树枝上的藤正开着蓝色的紫色的小花，清清楚楚映在池塘里。一头鹅儿在这图画似的池塘里游泳。葱绿的树枝遮住了阳光，鹅儿雪白的羽毛衬着碧清的水，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小黄猫正好来到池塘边散步，一看见鹅儿，爱情就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了。

她确实是一头美丽的鹅儿，一身柔软的羽毛，戴着黄玉似的鹅冠，眼睛闪着金光，左顾右盼，好看极了。谁看见了都会爱她，何况是第一次看见她的小黄猫。他还是一只年轻的小黄猫呢。

小黄猫走近一点儿，用他的固有的柔和声音说："白衣的小姑娘，你在水面上游泳，好快乐呀！"

"我很快乐！"鹅儿略微转过头来，眼睛半开半阖，越见得姿态优美。小黄猫快乐得闭上了眼睛，好像嘴里含着一块糖，仔细品尝她那姿态的滋味。

"你独自一个在这儿，不嫌寂寞么？"停了一会，小黄猫问。

"倒不觉得。不过谁要是愿意跟我做朋友，在一起玩儿，我也非常欢迎。"鹅儿回答得这样宛转，足见她是一位聪明的姑娘。

"我跟你做朋友，在一起玩儿吧！"小黄猫诚恳地说。

"如果你愿意，那太好了。"鹅儿回答。

从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建立起来了。小黄猫时常到池塘

边去访鹅儿。他们谈池上的风景，什么时候彩色的蝴蝶飞来了，什么时候新鲜的花朵开了。他们各自唱心爱的歌儿给对方听，还讲自己听到的许多故事。有时候鹅儿上岸来，跟小黄猫一同到灌木丛中，在绿荫下歇息。他们寻找藏在叶丛里的天牛，谁找到最美丽的谁赢。他们猜测从绿叶稀处飘过的浮云，什么时候过尽，什么时候再有云来。小黄猫因此就忘了往常一天到晚在一起玩儿的孩子了。

小黄猫虽然时常跟鹅儿一起玩儿，一起谈话，心里总觉得不宁贴，因为他有一句想说的最要紧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他有一个比一起玩儿进一步的希望还没有达到。“这怎么说呢？说了她将怎样呢？”他不断地想。忍着吧，实在忍不住，径直开口吧，又有点儿胆怯。因此他离开鹅儿回家的时候，惟有默默地沉思。孩子怎么会知道呢？他只觉得奇怪。

一天，小黄猫再也忍不住了，不管鹅儿将怎样回答他，他决意把要说的那句最要紧的话向鹅儿说出来。他准备了一篮青萍作为送给鹅儿的礼物，竹篮的柄儿上插了一束粉红的野蔷薇。他走在路上还鼓励自己要有勇气，不要临时说不出口。他又在河边上自己照了照，举起前爪把脸上的绒毛抚摩得十分光润，把胡须捻得向两边翘起。他想自己是一只漂亮的小黄猫了。

他走到池边，看见鹅儿正在池边散步，可爱的影子倒映在池塘里。他走近去，脸上表现出欢悦的笑容，对鹅儿说：“白衣的小姑娘，你已经来了，等得我心焦了吧？”他不等她回答又说：“今天带了一些毫不足贵的东西送给小姑娘，我的意思是真诚的，请你收下吧。”说着把篮子授给鹅儿。鹅儿一看

是她爱吃的青萍和娇红的鲜花，十分喜爱，热诚地谢了他，把一束花儿插在胸前。小黄猫觉得她更加可爱了。他们就跟平日一样地玩儿起来。

小黄猫心里想："勇气，勇气，不要胆怯！"经过几回自我鼓励，他终于把那句要说的最要紧的话说出来了。"白衣的小姑娘，可以不可以跟你说一句话……我就说了吧，就是我爱你，我爱你！"小黄猫心里慌张得很呢。

"你爱我么？"鹅儿惊奇地问。稍稍沉思了一会儿，她就恢复了温和安静的态度。她说："你爱我，我非常感激。但是请你告诉我，你爱我什么呢？你必须明白告诉我，我才可以考虑能不能使你满足。"

小黄猫听了鹅儿的回答，快活得要飞起来了，正想贴近去跟她接个吻，可是马上想到了她提出的问题，"我爱她的什么呢？"一时想不清楚，又不好不回答，就说："我爱你的洁白的羽毛，白得像雪一样的羽毛。"

"我给你洁白的羽毛，白得像雪一样的羽毛。"鹅儿把全身的羽毛褪下来了。一阵风轻轻吹过，羽毛飘了一地，鹅儿聚拢来都给了小黄猫。

"我爱你灵活美丽的眼睛，闪着金光的眼睛。"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灵活美丽的眼睛，闪着金光的眼睛。"鹅儿把一双眼珠取了出来，随即扔给了小黄猫。小黄猫敏捷地用前爪接住了。

"我爱你头顶的鹅冠，黄玉似的鹅冠。"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头顶的鹅冠，黄玉似的鹅冠。"鹅儿把鹅冠摘下来

扔给小黄猫，正掉在小黄猫的脚边。

“我爱你可爱的嘴，能唱好听的歌的嘴。”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可爱的嘴，能唱好听的歌的嘴。”鹅儿的嘴又掉在小黄猫的脚边。

“我爱你玲珑的脚掌。”

鹅儿的脚掌也离开了鹅儿的身体。这时候，鹅儿只剩下一个剥光的身体了。

“我爱你又白又嫩的裸露的身体。”小黄猫又说。

“我给你又白又嫩的裸露的身体。”鹅儿的剥光的身体就滚到小黄猫跟前。

小黄猫悲伤极了，他的心儿乎碎了。鹅儿一一满足他的要求，他所爱的全都到手了，哪里知道从此就不见了可爱的鹅儿！

“白衣的小姑娘，你在哪里呀？”小黄猫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孩子抱着他跟他取笑的时候，只见他眼眶里满含眼泪。

第二天，小黄猫管不住自己，又走到池塘边，想再看看羽毛、眼睛、鹅冠等等东西。好不快活，只见鹅儿又在池塘里游泳了，清脆的鸣声，幽雅的姿态，跟从前没有一点儿不同。

小黄猫问鹅儿：“昨天你把一切东西都给了我，我说不出该怎样感激你。可是你自己藏到哪里去了呢，我的亲爱的小姑娘？”

“请你再不要说什么爱不爱吧。昨天的把戏已经玩过了，不必再玩了。以后咱们还是做朋友的好。”鹅儿很自然地更正对她的称呼。

“仅仅是朋友么？”小黄猫失望地问。

“昨天的把戏告诉咱们，咱们只能做朋友，要说到爱情，非常对不起，你不能得到我的爱。”

小黄猫终于失败了。

1922年5月27日写毕

稻　草　人

田野里白天的风景和情形，有诗人把它写成美妙的诗，有画家把它画成生动的画。到了夜间，诗人喝了酒，有些醉了；画家呢，正在抱着精致的乐器低低地唱：都没有工夫到田野里来。那么，还有谁把田野里夜间的风景和情形告诉人们呢？有，还有，就是稻草人。

基督教里的人说，人是上帝亲手造的。且不问这句话对不对，咱们可以套一句说，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的。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他的帽子；帽子下面的脸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其实也不能算拿，不过用线拴住扇柄，挂在手上罢了。他的骨架子长得很，脚底下还有一段，农人把这一段插在田地中间的泥土里，他就整天整夜站在那里了。

稻草人非常尽责任。要是拿牛跟他比，牛比他懒怠多了，有时躺在地上，抬起头看天。要是拿狗跟他比，狗比他顽皮多了，有时到处乱跑，累得主人四外去找寻。他从来不嫌烦，像牛那样躺着看天；也从来不贪玩，像狗那样到处乱跑。他安安静静地看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赶走那些飞来的小雀，他们是来吃新结的稻穗的。他不吃饭，也不睡觉，就是坐下歇一歇也不肯，总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这是当然的，田野里夜间的风景和情形，只有稻草人知道得最清楚，也知道得最多。他知道露水怎么样凝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么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么样眨眼，月亮怎么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么样沉静，花草树木怎么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么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么样恋爱：总之，夜间的一切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以下就讲讲稻草人在夜间遇见的几件事儿。

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他看守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新出的稻穗一个挨一个，星光射在上面，有些发亮，像顶着一层水珠；有一点儿风，就沙拉沙拉地响。稻草人看着，心里很高兴。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以使他的主人——一位可怜的老太太——笑一笑了。她以前哪里笑过呢？八九年前，她的丈夫死了。她想起来就哭，眼睛到现在还红着；而且成了毛病，动不动就流泪。她只有一个儿子，娘儿两个费苦力种这块田，足足有三年，才勉强把她丈夫的丧葬费还清。没想到儿子紧接着得了白喉，也死了。她当时昏过去了，后来就落了个心痛的毛病，常常犯。这回只剩她一个人了，老了，没有气力，还得用力耕种，又挨了三年，总算把儿子的丧葬费也还清了。可是接着两年闹水，稻子都淹了，不是烂了就是发了芽。她的眼泪流得更多了，眼睛受了伤，看东西模糊，稍微远一点儿就看不见。她的脸上满是皱纹，倒像个风干的桔子，哪里会露出笑容来呢！可是今年的稻子长得好，很壮实，雨水又不多，像是能丰收似的。所以稻草人替她高兴：想到收割的那一天，她看见收下的稻穗又大又饱满，这都是她自己的，总算没有白受累，脸上的皱纹一定会散开，露

出安慰的满意的笑容吧。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可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

稻草人正在想的时候，一个小蛾飞来，是灰褐色的小蛾。他立刻认出那小蛾是稻子的仇敌，也就是主人的仇敌。从他的职务想，从他对主人的感情想，都必须把那小蛾赶跑了才是。于是他手里的扇子摇动起来。可是扇子的风很有限，不能够教小蛾害怕。那小蛾飞了一会儿，落在一片稻叶上，简直像不觉得稻草人在那里驱逐他似的。稻草人见小蛾落下了，心里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子跟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想往前移动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尽管摇动，那小蛾却依旧稳稳地歇着。他想到将来田里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泪和干瘪的脸，又想到主人的命运，心里就像刀割一样。但是那小蛾是歇定了，不管怎么赶，他就是不动。

星星结队归去，一切夜景都隐没的时候，那小蛾才飞走了。稻草人仔细看那片稻叶，果然，叶尖卷起来了，上面留着好些小蛾下的子。这使稻草人感到无限惊恐，心想祸事真个来了，越怕越躲不过。可怜的主人，她有的不过是两只模糊的眼睛；要告诉她，使她及早看见小蛾下的子，才有挽救呢。他这么想着，扇子摇得更勤了。扇子常常碰在身体上，发出啪啪的声音。他不会叫喊，这是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

老妇人到田里来了。她弯着腰，看看田里的水正合适，不必再从河里车水进来。又看看她手种的稻子，全很壮实；摸摸稻穗，沉甸甸的。再看看那稻草人，帽子依旧戴得很正；扇子依旧拿在手里，摇动着，发出啪啪的声音；并且依旧站得

很好，直挺挺的，位置没有动，样子也跟以前一模一样。她看一切事情都很好，就走上田岸，预备回家去搓草绳。

稻草人看见主人就要走了，急得不得了，连忙摇动扇子，想靠着这急迫的声音把主人留住。这声音里仿佛说："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呀！你不要以为田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祸事已经在田里留下根苗了。一旦发作起来，就要不可收拾，那时候，你就要流干了眼泪，揉碎了心；趁着现在赶早扑灭，还来得及。这儿，就在这一棵上，你看这棵稻子的叶尖呀！"他靠着扇子的声音反覆地警告；可是老妇人哪里懂得，一步一步地走远了。他急得要命，还在使劲摇动扇子，直到主人的背影都望不见了，他才知道警告是无效了。

除了稻草人以外，没有一个人为稻子发愁。他恨不得一下子跳过去，把那灾害的根苗扑灭了，又恨不得托风带个信，叫主人快快来铲除灾害。他的身体本来很瘦弱，现在怀着愁闷，更显得憔悴了，连站直的劲儿也不再有，只是斜着肩，弯着腰，好像害了病似的。

不到几天，在稻田里，蛾下的子变成的肉虫，到处都是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地，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秆儿。他痛心，不忍再看，想到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

这时候天气很凉了，又是在夜间的田野里，冷风吹得稻草人直打哆嗦；只因为他正在哭，没觉得。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他吃了一惊，才觉得身上非常冷。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他为了尽责任，而且行动不

由自主，虽然冷，也只好站在那里。他看那个女人，原来是一个渔妇。田地的前面是一条河，那渔妇的船就停在河边，舱里露出一丝微弱的火光。她那时正在把撑起的鱼罾放到河底；鱼罾沉下去，她坐在岸上，等过一会儿把它拉起来。

舱里时常传出小孩子咳嗽的声音，又时常传出困乏的、细微的叫妈的声音。这使她很焦心，她用力拉罾，总像很不顺手，并且几乎回回是空的。舱里的孩子还在咳嗽还在喊，她就向舱里说："你好好儿睡吧！等我得着鱼，明天给你煮粥吃。你老是叫我，叫得我心都乱了，怎么能得着鱼呢！"

孩子忍不住，还是喊："妈呀，把我渴坏了！给我点儿茶喝！"接着又是一阵咳嗽。

"这里哪来的茶！你老实一会儿吧，我的祖宗！"

"我渴死了！"孩子竟大声哭起来。在空旷的夜间的田野里，这哭声显得格外凄惨。

渔妇无可奈何，放下拉罾的绳子，上了船，进了舱，拿起一个碗，从河里舀了一碗水，转身给孩子喝。孩子一口气把水喝下去，他实在渴极了。可是碗刚放下，他又咳嗽起来；而且更利害了，后来就只剩下喘气。

渔妇不能多管孩子，又上岸去拉她的罾。好久好久，舱里没有声音了，她的罾也不知又空了几回，才得着一条鲫鱼，有七八寸长。这是头一次收获，她很小心地把鱼从罾里取出来，放在一个木桶里，接着又把罾放下去。这个盛鱼的木桶就在稻草人的脚旁边。

这时候稻草人更加伤心了。他可怜那个病孩子，渴到那样，想一口茶喝都办不到；病到那样，还不能跟母亲一起睡觉。他

又可怜那个渔妇，在这寒冷的深夜里打算明天的粥，所以不得不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扔下不管。他恨不得自己去作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作被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妇煮粥吃。如果他能走，他一定立刻照着他的心愿做；但是不幸，他的身体跟树木一个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动。他没有法子，越想越伤心，哭得更痛心了。忽然啪的一声，他吓了一跳，停住哭，看出了什么事情，原来是鲫鱼被扔在木桶里。

木桶里的水很少，鲫鱼躺在桶底上，只有靠下的一面能够沾一些潮润。鲫鱼很难受，想逃开，就用力向上跳。跳了好几回，都被高高的桶框挡住，依旧掉在桶底上，身体摔得很疼。鲫鱼的向上的一只眼睛看见稻草人，就哀求说："我的朋友，你暂且放下手里的扇子，救救我吧！我离开我的水里的家，就只有死了。好心的朋友，救救我吧！"

听见鲫鱼这样恳切的哀求，稻草人非常心酸；但是他只能用力摇动自己的头。他的意思是说："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并且愿意救那个捕你的妇人和她的孩子，除了你、渔妇和孩子，还有一切受苦受难的。可是我跟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自由移动，我怎么能照我的心愿去做呢！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

鲫鱼不懂稻草人的意思，只看见他连连摇头，愤怒就像火一般地烧起来了。"这又是什么难事！你竟没有一点儿人心，只是摇头！原来我错了，自己的困难，为什么求别人呢！我应该自己干，想法子，不成，也不过一死罢了，这又算得

了什么！”鲫鱼大声喊着，又用力向上跳，这回用了十二分力，连尾巴和胸鳍的尖端都挺了起来。

稻草人见鲫鱼误解了他的意思，又没有方法向鲫鱼说明，心里很悲痛，就一面叹气一面哭。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看，渔妇睡着了，一只手还拿着拉罾的绳；这是因为她太累了，虽然想着明天的粥，也终于支持不住了。桶里的鲫鱼呢？跳跃的声音听不见了，尾巴好像还在断断续续地拨动。稻草人想，这一夜是许多痛心的事都凑在一块儿了，真是个悲哀的夜！可是看那些吃稻叶的小强盗，他们高兴得很，吃饱了，正在光秆儿上跳舞呢。稻子的收成算完了，主人的衰老的力量又白费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可怜的吗！

夜更暗了，连星星都显得无光。稻草人忽然觉得由侧面田岸上走来一个黑影，近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女人，穿着肥大的短袄，头发很乱。她站住，望望停在河边的渔船；一转身，向着河岸走去；不多几步，又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稻草人觉得很奇怪，就留心看着她。

一种非常悲伤的声音从她的嘴里发出来，微弱，断断续续，只有听惯了夜间一切细小声音的稻草人才听得出。那声音说：“我不是一条牛，也不是一口猪，怎么能让你随便卖给人家！我要跑，不能等着明天真个被你卖给人家。你有一点儿钱，不是赌两场输了就是喝几天黄汤花了，管什么用！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只有死，除了死没有别的路！死了，到地下找我的孩子去吧！”这些话又哪里成话呢，哭得抽抽嗒嗒的，声音都被搅乱了。

稻草人非常心惊，又是一件惨痛的事情让他遇见了。她

要寻死呢！他着急，想救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摇起扇子来，想叫醒那个沉睡的渔妇。但是办不到，那渔妇睡得跟死了似的，一动也不动。他恨自己，不该像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动。见死不救不是罪恶吗？自己就正在犯着这种罪恶。这真是比死还难受的痛苦哇！"天哪，快亮吧！农人们快起来吧！鸟儿快飞去报信吧！风快吹散她寻死的念头吧！"他这样默默地祈祷；可是四周还是黑洞洞的，也没有一丝儿声音。他心碎了，怕看又不能不看，就胆怯地死盯着站在河边的黑影。

那女人沉默着站了一会儿，身子往前探了几探。稻草人知道可怕的时候到了，手里的扇子拍得更响。可是她并没跳，又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又过了好大一会儿，她忽然举起胳膊，身体像倒下一样，向河里窜去。稻草人看见这样，没等到听见她掉在水里的声音，就昏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农人从河岸经过，发现河里有死尸，消息立刻传出去。左近的男男女女都跑来看。嘈杂的人声惊醒了酣睡的渔妇，她看那木桶里的鲫鱼，已经僵僵地死了。她提了木桶走回船舱；生病的孩子醒了，脸显得更瘦了，咳嗽也更加厉害。那老农妇也随着大家到河边来看；走过自己的稻田，顺便看了一眼。没想到才几天工夫，完了，稻叶稻穗都没有了，只留下直僵僵的光秆儿。她急得跺脚，捶胸，放声大哭。大家跑过来问她劝她，看见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

1922年6月7日写毕

附 录：

序

郑 振 铎

圣陶集他最近二年来所作的童话编成一集，把末后一篇的篇名《稻草人》作为全集的名称。他要我作一首序文。我是很喜欢读圣陶的童话的，而且对于他的童话久已想说几句话，现在就乘这机会在此写几个字；不能算是《稻草人》的介绍，不过略述自己的感想而已。

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曾说，“人生是最美丽的童话。”这句话，在将来“地国”的乐园实现时，也许是确实的。但在现代的人间，这句话至少有两重错误：第一，现代的人生是最足使人伤感的悲剧，而不是最美丽的童话；第二，最美丽的人生即在童话里也不容易找到。

现代的人受到种种的压迫与苦闷，强者呼号着反抗，弱者只能绝望地微喟。有许多不自觉的人，像绿草一样，春而遍野，秋而枯死，没有思想，也不去思想；还有许多人住在白石的宫里，夏天到海滨去看荡漾的碧波，冬天坐在窗前看飞舞的白雪，或则在夕阳最后的淡光中，徘徊于丛树深密流泉激溅的幽境里，或则当暮春与清秋的佳时，弄棹于远山四围塔影映水的绿湖上；他们都可算是幸福的人。他们正如一幅最美丽的画图，谁会见了这幅画图而不留恋呢？然而这不过是一幅画图而已。在真实的人生里，虽也时时现出这些景

象，但只是一瞬间的幻觉；而它的背景，不是一片荒凉的沙漠，便是灰暗的波涛汹涌的海洋，所以一切不自觉者与快乐者实际上与一切悲哀者一样，都不过是沙漠中只身旅行、海洋中随波逐浪的小动物而已。如果拿了一具大显微镜，把人生仔细观察一下，便立刻现出克里卜莱·克拉卜莱老人在一滴沟水里所见的可怕现象：

> 所有几千个在这水里的小鬼都跳来跳去，互相吞食，或则彼此互相撕裂，成为片片。……这景象如一个城市，人民狂暴地跑着，打着，竞争着，撕裂着，吞食着。在底下的想往上面爬，乘着机会爬在上面的却又被压下了。有一个鬼看见别个鬼的一条腿比他长，便把它折下来。还有一个鬼生一个小瘤在耳边。他们便想把它取下来，四面拉着他，就此把他吃掉了。只有一个小女儿沉静地坐着，她所求的不过是和平与安宁，但别的鬼不愿意，推着她向前，打她，撕她，又把她吃掉了。

正如那向这显微镜看着的无名的魔术家所说的，“这实是一个大都市的情况。”或者更可以加一句，“这便是人生。”

如果更深邃地向人生的各方面看去，则几乎无处不现出悲惨的现象。如圣陶在《克宜的经历》里所说的：在商店里，在医院里，在戏馆里，所有的人都是皮包骨头，脸上没有血色，他们腿脚又细又小，就像鸡的爪子；或如他在《画眉》里所说的：有腿的人却要别人拉着，拉车的人汗直往下滴，背上热气腾腾，像刚揭开盖的蒸笼，几个满身油腻的人终日在沸油的锅子旁为了客人的吩咐而作工，唱歌的女孩子脸胀红了，在

迸出高顶的声音的时候，眉皱了好几回，眉上面的青筋也胀粗了，她也是为了他人唱的。虽然圣陶曾赞颂田野的美丽与多趣然，而他的田野是"将来的田野"。现在的田野却如《稻草人》里所写的一样，也是无时无处不现出可悲的事实。

所谓"美丽的童话的人生"在哪里可以找到呢？现代的人世间，哪里可以实现"美丽的童话的人生"呢？

恐怕那种美丽的幸福的生活只在最少数的童话里才能有吧。而那种最少数的美丽的生活，在童话里所表现的，也并不存在于人世间，却存在于虫的世界，花的世界里。至于一切童话里所表现的"人"的生活，仍多冷酷而悲惨的。

我们试读金斯莱的《水孩》，扫烟囱的孩子汤姆在人的社会里所受的是何等冷酷的待遇。再试读王尔特的《安乐王子》，燕子飞在空中所见的是何等悲惨的景象；还有《少年皇帝》，那个将要登基的牧童在梦中所见的又是何等悲惨的景象。没有，没有，童话中的人生也是没有快乐的。正如安徒生在他的《一个母亲的故事》里所述的，母亲的孩子给死神抱去了，她竭尽力量想把他抱回，但当她在井口看见孩子的将来的运命时，她便叫道，"还是带他去好！"现代的人生就是这样。

圣陶最初动手作童话在我编辑《儿童世界》的时候。那时，他还梦想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我们读他的《小白船》，《傻子》，《燕子》，《芳儿的梦》，《新的表》及《梧桐子》诸篇，显然可以看出他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的梦境里，又想把这种美丽的梦境表现在纸面。然而，渐渐地，他的著作情调不自觉地改变了方向。他在去年一月十四日写给我的信上曾说，"今又呈一童话，不识嫌其太不近于

'童'否？"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圣陶的发生疑惑，也是自然的结果。我们试看他后来的作品，虽然他依旧想用同样的笔调写近于儿童的文字，而同时却不自禁地融化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固然，在文字方面，儿童是不会看不懂的，而那透过纸背的深情，儿童未必便能体会。大概他隐藏在他的童话里的"悲哀"分子，也与契可夫在他短篇小说和戏曲里所隐藏的一样，渐渐地，一天一天地浓厚而且增加重要。他的《一粒种子》、《地球》、《大嗓门》、《旅行家》、《鲤鱼的遇险》、《眼泪》等篇，所述还不很深切，他还想把"童心"来完成人世间所永不能完成的美满的结局。然而不久，他便无意地自已抛弃了这种幼稚的幻想的美满的"大团圆"。如《画眉》，如《玫瑰和金鱼》，如《花园外》，如《瞎子和聋子》，如《克宜的经历》等篇，色彩已显出十分灰暗。及至他写到快乐的人的薄幕的破裂，他的悲哀已造极顶，即他所信的田野的乐园此时也已摧毁。最后，他对于人世间的希望便随了稻草人而俱倒。"哀者不能使之欢乐"，我们看圣陶童话里的人生的历程，即可知现代的人生怎样地凄凉悲惨，梦想者即欲使它在理想的国里美化这么一瞬，仅仅一瞬，而事实上竟不能办到。

人生的美丽的生活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如果"地国"的乐园不曾实现，人类的这个寻求恐怕永没有终止的时候。

写到这里，我想，我们最好暂且放下这个无答案的冷酷的人生问题，转一个方向，谈谈圣陶的艺术上的成就。

圣陶自已很喜欢这童话集，他曾对我说，"我之喜欢《稻

草人》，较《隔膜》为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较《隔膜》为切。”在《稻草人》里，我喜欢阅读的文字，似乎也较《隔膜》为多。虽然《稻草人》里有几篇文字，如《地球》、《旅行家》等，结构上似稍幼稚，而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一篇不是成功之作。我们一翻开这集子，就读到：

> 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的东西的家。小红花站在那儿，只顾微笑，有时还跳起好看的舞来。绿色的草上缀着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得人眼花。水面上铺着青色的萍叶，擎起一朵朵黄色的萍花，好像热带地方睡莲——可以说是小人国里的睡莲。小鱼儿成群地来来往往，细得像绣花针，只有两颗大眼珠闪闪发光。……
>
> ——《小白船》

这是何等移人的美妙的叙述呀；当我们阅读时，我们的心似乎立刻被带到一条小溪之旁，站在那里赏玩这种美景。然而还不止此，如果我们继续读下面的几段：

> 许多梧桐子，他们真快活呢。他们穿着碧绿的新衣，都站在窗沿上游戏。周围张着绿绸似的帷幕。一阵风吹来，绿绸似的帷幕飘动起来，像幽静的庭院。从帷幕缝里，他们可以看见深蓝的天，看见天空中飞过的鸟儿，看见像仙人的衣裳似的白云；晚上，他们可以看见永远笑嘻嘻的月亮，看见俏皮的眨着眼睛的星星，看见白玉的桥一般的银河，看见提着灯游行的萤火虫。他们看得高兴极了，轻轻地唱起歌来。这时候，隔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石阶底下的蟋蟀也唱了。…… ——《梧桐子》

清澈见底的小河是鲤鱼们的家。白天，金粉似的太阳光洒在河面上，又细又软的波纹好像一层薄薄的轻纱。在这层轻纱下面，鲤鱼们过着十分安逸的日子。夜晚，湛蓝的天空笼罩着河面，小河里的一切都睡着了。鲤鱼们也睡着了，连梦儿也十分甜蜜，有银盘似的月亮和宝石似的星星在天空里守着它们。

——《鲤鱼的遇险》

春风吹来了，细细的柳条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嫩黄色，甚至已经有了点儿绿意。风轻轻吹过，把柳条下垂的梢头一顺地托了起来，一会儿又一齐垂了下来，仿佛梳得很齐的女孩子的头发。

一道小溪在两行柳树之间流过。不知谁把小溪斟得满满的，碧清的水几乎跟岸相平。又细又匀的美丽的波纹好像刻在水面上似的，看不出向前推移的痕迹。柳树的倒影因而显得格外清楚。水的气息，泥土的气息，使人一嗅到就想起春天已经来了。温和的阳光笼罩在小溪上，好像使每一块石子每一粒泥砂都有了欢乐的生命，更不用说那些小鱼小虾了。

——《花园外》

我们便不知不觉地惊奇起来，而且要带着敬意赞颂他的完美而细腻的描写。实在的，像这种描写，不仅非一般粗浅而夸大的作家所能想望，即在《隔膜》里也难寻到同样的文字。

在描写儿童的口吻与人物的个性方面，《稻草人》也是很成功的。

在艺术上，我们实可以公认圣陶是现在中国二三个最成

功者当中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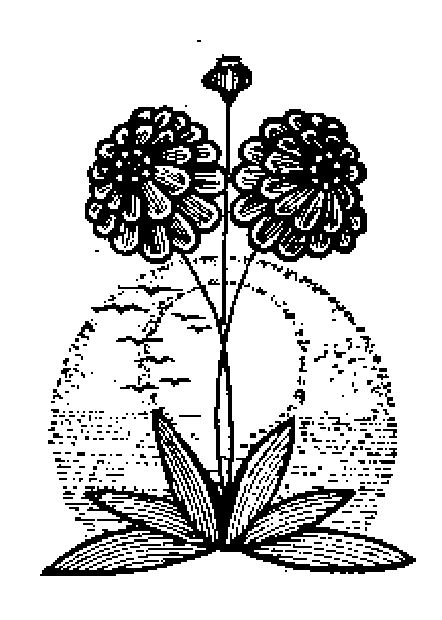
同时《稻草人》的文字又很浅明，没有什么不易明了的地方。如果把这集子给读过四五年书的儿童看，我想他们一定很欢迎的。

有许多人或许要疑惑，像《瞎子和聋子》及《稻草人》、《画眉》等篇，带着极深挚的成人的悲哀与极惨切的失望的呼声，给儿童看是否会引起什么障碍；幼稚的和平纯洁的心里应否即投入人世间的扰乱与丑恶的石子。这个问题，以前也曾有许多人讨论过。我想，这个疑惑似未免过于重视儿童了。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

这童话集里附有不少美丽的插图。这些图都是许敦谷先生画的。我们应该在此向他致谢。有这种好图画附印在书本里，在中国可以说此书是第一本。

1923年9月5日

古代英雄的石像





古代英雄的石像

为了纪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请雕刻家给这位英雄雕一个石像。

雕刻家答应下来，先去翻看有关这位英雄的历史，想象他的容貌，想象他的性情和气概。雕刻家的意思，随随便便雕一个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来，让看见石像的人认识这位英雄，明白这位英雄，因而崇拜这位英雄。

功到自然成。雕刻家一边研究，一边想象，石像的模型在他心里渐渐完成了。石像的整个姿态应该怎样，面目应该怎样，小到一个手指头应该怎样，细到一根头发应该怎样，他都想好了。他的意思，只有依照他想好的样子雕出来，才是这位英雄的活生生的本身，不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里采了一块大石头，就动手工作。他心里有现成的模型，雕起来就有数，看着那块大石头，什么地方应该留，什么地方应该去，都清楚明白。钢凿一下一下地凿，刀子一下一下地刻，大小石块随着纷纷往地上掉。像黑昏时星星的显现一样，起初模糊，后来明晰，这位英雄的像终于站在雕刻家面前了。真是一丝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里想的一模一样。

这石像抬着头，眼睛直盯着远方，表示他的志向远大无

边。嘴张着，好像在那里喊"啊！"左胳膊圈向里，坚强有力，仿佛拢着他下面的千百万群众。右手握着拳，向前方伸着，筋骨突出像老树干，意思是谁敢侵犯他一丝一毫，他就不客气给他一下子。

市中心有一片广场，大家就把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广场的中心。立石像的台子是用石块砌成的，这些石块就是雕刻家雕像的时候凿下来的。这是一种新的美术建筑法，雕刻家说比用整块的方石垫在底下好得多。台子非常高，人到市里来，第一眼望见的就是这石像，就像到巴黎去第一眼望见的是那铁塔一个样。

雕刻家从此成了名，因为他能够给古代英雄雕一个石像，使大家都满意。

为了石像成功曾经开一个盛大的纪念会。市民都聚集到市中心的广场，在石像下行礼，欢呼，唱歌，跳舞；还喝干了几千坛酒，挤破了几百身衣裳，摔伤了很多人的膝盖。从这一天起，大家心里有这位英雄，眼里有这位英雄，做什么事情都像比以前特别有力气，特别有意思。无论谁从石像下经过，都要站住，恭恭敬敬地鞠个躬，然后再走过去。

骄傲的毛病谁都容易犯，除非圣人或傻子。那块被雕成英雄像的石头既不是圣人，又不是傻子，只是一块石头，看见人们这样尊敬他，当然就禁不住要骄傲了。

"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站得比一切都高。所有的市民都在下面给我鞠躬行礼。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心诚意的。这种荣耀最难得，没有一个神圣仙佛能够比得上！"

他这话不是向浮游的白云说，白云无精打采的，没有心

思听他的话；也不是向播摆的树林说，树林忙忙碌碌的，没有工夫听他的话。他这话是向垫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块说的。骄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摆，也是世间的老规矩。但是他仍然抬着头，眼睛直盯着远方，对自己的伙伴连一眼也不瞟，这就见得他的骄傲是太过了分。他看不起自己的伙伴，不屑于靠近他们，甚至还有溜到嘴边又咽回去的一句话："你们，垫在我下面的，算得了什么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让什么东西给迷住心了？你忘了从前！"台子角上的一块小石头慢吞吞地说，像是想叫醒喝醉的人，个个字都说得清楚，着实。

"从前怎么样？"上面那石头觉得出乎意料，但是不肯放弃傲慢的气派。

"从前你不是跟我们混在一起吗？也没有你，也没有我们，咱们是一整块。"

"不错，从前咱们是一整块。但是，经过雕刻家的手，咱们分开了。钢凿一下一下地凿，刀子一下一下地刻，你们都掉下去了。独有我，成了光荣尊贵的、受全体市民崇拜的雕像。我高高在上是应当的。难道你们想跟我平等吗？如果你们想跟我平等，就先得叫地跟天平等！"

"嘻！"另一块小石头忍不住，出声笑了。

"笑什么！没有礼貌的东西！"

"你不但忘了从前，也忘了现在！"

"现在又怎么样？"

"现在你其实也并没跟我们分开。咱们还是一整块，不过改了个样式。你看，从你的头顶到我们最下层，不是粘在一

起吗？并且，正因为改成现在的样式，你的地位倒不安稳了。你在我们身上站着，只要我们一摇动，你就不能高高地……”

“除了你们，世间就没有石块了吗？”

“用不着费心再找别的石块了！那时候就没有你了，一跤摔下去，碎成千块万块，跟我们毫无分别。”

“没有礼貌的东西！胡说！敢吓唬我？”上面那石头生气了，又怕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所以大声吆喝，像对囚犯或奴隶一样。

“他不信，”砌成台子的全体石块一齐说，“马上给他看看，把他扔下去！”

上面那石头吓了一跳，顾不得生气了，也暂时忘了自己的尊严，就用哀求的口气说：“别这样！彼此是朋友，连在一起粘在一起的朋友，何必故意为难呢！你们说的一点儿也不错，我相信，千万不要把我扔下去！”

“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险算是过去了。骄傲像隔年的草根，冬天刚过去，就钻出一丝丝的嫩芽。上面那石头故意让语声柔和一些，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想，我总比你们高贵一些吧，因为我代表一位英雄，这位英雄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

一块小石头带着讥笑的口气说：“历史全靠得住吗？几千年前的人自个儿想的事情，写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都会写下来。你说历史能不能全信？”

另一块石头接着说：“尤其是英雄，也许是个很平常的人，甚至是个坏蛋，让写历史的人那么一吹嘘，就变成英雄了；反

正谁也不能倒过年代来对证。还有更荒唐的，本来没有这个人，明明是空的，经人一写，也就成了英雄了。哪吒，孙行者，不都是英雄吗？这些虽说是小说里的人物，可是也在人的心里扎了根，这种小说跟历史也差不了多少。”

“我代表的那位英雄总不会是空虚的，”上面那石头有点儿不高兴，竭力想说服底下的那些石头，“看市民这样纪念他，崇拜他，一定是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英雄。”

“也未必！”六七块石头同时接着说。

一块伶俐的小石头又加上一句：“市民最大的本领就是纪念空虚，崇拜空虚。”

上面那石头更加不高兴了，自言自语地说：“空虚？我以为受人崇拜总是光荣的，难道我上了当……”

一块小石头也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岂但上了当，简直受了罪——一辈子垫在空虚的底下……”

大家不再说话了，都在想事情。

半夜里，石像忽然倒下来，像游泳的人由高处跳到水里。离地高，摔得重，碎成千块万块。石像，连下面的台子，一点儿原来的样子也没有了，变成大大小小的石块，堆在地上。

第二天早晨，市民从石像前边过，预备恭恭敬敬地鞠躬，可是广场中心只有乱石块，石像不知哪里去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一句话，无精打采地走散了。

雕刻家在乱石块旁边大哭了一场，哀悼他生平最伟大的杰作。他宣告说，他从此不会雕刻了。果然，以后他连一件小东西也没雕过。

乱石块堆在广场的中心很讨厌，有人提议用它筑市外往北去的马路，大家都赞成。新路筑成以后，市民从那里走，都觉得很方便，又开了一个庆祝的盛会。

晴和的阳光照在新路上，块块石头都露出笑脸。他们都赞美自己说：

“咱们真平等！”

“咱们一点儿也不空虚！”

“咱们集合在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

1929年9月5日写毕

贼

一处地方，连年受螟虫的灾害，逢到秋收，收到的大半是枯烂的稻秸。种田人一要交地主的租，二要吃饱自己的肚皮，对着这对折还不到的收成，只有唉声叹气，单顾一方尚且勉强，怎么能双方兼顾呢！想来想去总想不出办法来，却引起了一线的希望，希望神来救助他们。

"圣明的神呀！您应该保佑我们，替我们驱除那可恶的螟虫，让我们能好好活下去，一能交地主的租，二能吃饱自己的肚皮。除开了您，我们还有什么可巴望的呢？我们只有等死，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这样的意思想在心里，也就说在口头；我也说，你也说，他也说，渐渐成为普遍的一致的呼声。似乎这个地方别的全不缺少，单单缺少一个圣明的神。圣明的神一朝到来，所有的灾害困苦立刻张开翅膀逃走了。

李二和吴三是两个小贼，这样的呼声触动了他们的贼智。他们遮遮掩掩踅到荒落的凉亭里，商量做一笔生意。商量停当了，两个相对眨一眨眼睛，微微地一笑，又遮遮掩掩踅了出来。

王大是个老实的种田人，家境比较好一点儿，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都相信他。这一晚他出去上茅厕；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因为习惯了，他没带一个灯笼。忽然听得有一

种声音，像在茅厕后面，又像就在他的头顶上：仔细听时知道是人声，但是不像平常的人声，是《双包案》里的大花脸的那种藏在瓮中一般的哑声。王大没想到害怕，侧着耳朵听那个大花脸说些什么，原来是——

“这个地方的人听着！你们要我保佑你们，替你们驱除那可恶的螟虫，让你们好好儿活下去。我现在来了，我答应你们的要求，只要你们好好儿供奉我。”

王大这一欢喜比多收了两担谷不知增加多少倍。他连忙跑回去，唤出隔壁的方老头儿，气咻咻地说，“告诉你一件可喜的事儿，一件奇怪的事儿！”

方老头儿一点儿不明白，看看王大褐色里泛着红的脸，问道：“你喝醉了酒吗？”

“不！”王大歇一歇气，高兴地说：“神来了！咱们巴望的圣明的神来了！”

“在哪儿？”方老头儿也突然高兴起来，眉目颧颊都浮着笑意。“圣明的神来了就好了，阿弥陀佛！在财神庙里么？在土地堂里么？”

“都不。就在茅厕那边。你跟我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方老头儿连忙跟着王大去到茅厕旁边，静了一会儿，果然听得大花脸一样的声音说道：

“……我现在来了，我答应你们的要求，只要你们好好儿供奉我。我选中了五里外那棵大银杏树底下的土地堂，你们必须在那里供奉我。”

方老头儿满腔的感激和虔诚，只想要跪下来磕头。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不曾真个跪下来，却哈哈大笑起来，拍着王

大的肩说："圣明的神来了，自然要好好儿供奉。小毛包的戏班子正在邻近的地方，就从后天起，咱们邀他来演三台戏，先敬敬神吧。"

"你这想头好，"王大回拍一下方老头儿的背脊，表示赞成。

第二天，王大同方老头儿把神已经自己到来的信息在茶馆里宣布。一个是老实人，另一个又是上了年纪的，两个都亲耳朵听到了神说的话，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现在好了！"大家欢呼起来，"神有灵，如咱们的愿，来保佑咱们了。现在好了！"于是嘻嘻哈哈凑起演戏的钱来。钱袋本都是瘪瘪的，一倒就空了；但是大家觉着空了并不要紧。又把家里留着的很少的米磨成粉，蒸糕做饼，预备带到戏场上去吃。一些瘠瘦的猪儿鸡鸭却出乎意料，忽然给白刀子割破咽喉，鲜红的血流到盆儿钵儿里，生命就此完毕，——它们是敬神的献品。这个地方的人以为从今以后，生活完全是幸福了；这一回虔敬地供奉着神，报答神的恩惠，趁便庆祝庆祝，表示自己心里的高兴，就是花费一点儿也是应该的。

又到了第二天，天还不曾亮，各家的男女老少早已从床上爬起来，打扮的打扮，干事的干事，个个怀着一颗欢跃的心。个个眼前耀着将要来到的幸福的光彩——田里是异乎寻常地丰收，家家都快活，安适健康。

所有的人都向五里外那棵大银杏树底下的土地堂跑去，结成个很大的队伍。他们的步调齐一而轻快，按着步调，他们唱出快乐的歌：

咱们多么幸福，
得蒙明神到来！
恶神就会死个干净，
从此后再没凶灾。

咱们多么幸福，
得蒙明神到来！
田里就会遍满金稻，
金稻呀便是钱财。

咱们多么幸福，
得蒙明神到来！
就要从苦难的海底，
升上快乐的天台。

咱们欢呼踊跃，
庆祝明神到来！
今朝呀非比他日，
不竭尽兴致不回！

小毛包的戏班子开锣以前，有人说敬神没有神像是不行的，特地装塑是来不及了，只好到神显灵的地方——茅厕背后去寻找。

地上有的是枯草，此外有一根一尺来长的桑树枝。把桑树枝捡起来看，一端恰作人头形；几个人闭起一只眼，单用

一只眼来凝视，就觉得这上边耳目口鼻齐全，都分布在适当的位置上，尤其是那鼻子，高高的，鼻梁笔直，是一个神的鼻子。

“这一定是神自己预备在这里的了。”大家这样说，把桑树枝恭恭敬敬请回去，让它朝着戏台站在正中一把大交椅上。于是男女老少个个对它拜，数不清磕了多少头，直磕到心里满足畅快，方才站起来。

从戏台上开锣到散场，足有四个时辰。在这四个时辰当中，谁都快乐得说不出来。因为连年的荒歉，戏是好久没演了。现在为了迎接自己来到的神，重又看到戏，真应该尽兴乐一乐。糕饼鸡鸭猪肉横七竖八地装进了大家的肚皮；肚皮已经撑满了，嚼而未烂的东西还在往喉咙口塞。

一路跳着笑着，大家又结成队伍回家。只觉从前每一次看戏回家，都没带回来这样多的快乐。

“啊呀！贼来过了！偷了东西去！”东家忽然喊起来。

“啊！该死的贼！把箱子都拿空了！”西家立刻接应着。

“贼！……贼！……”各家同时这样喊，好像患了传染病似的。

各家的人奔出来，互相询问所受的损失。才知道所有的破板箱都被打开，凡是比较像样的旧衣服全不见了；杀剩下来的鸡鸭不复睡在它们一向睡的屋角里，铜水壶暖脚炉之类也杳无踪影。

幸福的生活还没到来，却先来了荒歉以外的灾难，这是这个地方的人不曾预料的。

然而大家并不难过。他们想，保佑他们的神既已到来，那

么幸福的生活是十分有把握的，他们又想到刚才供在正桌上看戏的那根桑树枝，这明明是神确已到来的凭证，眼前少许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失了旧衣服，正好做新衣服；失了铜水壶，正好打金水壶；在幸福的生活里，这些事情都不算希奇。于是他们高兴地讲到明天的戏，讲到明天怎样更热烈地表示庆祝。一会儿他们又欢唱起歌来：

咱们多么幸福，
得蒙明神到来！
就要从苦难的海底，
升上快乐的天台。

1929年12月22日发表
原题为《毛贼》

皇帝的新衣

从前安徒生写过一篇故事，叫《皇帝的新衣》，想来看过的人很不少。

这篇故事讲一个皇帝最喜欢穿新衣服，就被两个骗子骗了。骗子说，他们制成的衣服漂亮无比，并且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凡是愚笨的或不称职的人就看不见。他们先织衣料，接着就裁，就缝，都只是用手空比划。皇帝派大臣去看好几次。大臣没看见什么，但是怕人家说他们愚笨，更怕人家说他们不称职，就都说看见了，确是非常漂亮。新衣服制成的一天，皇帝正要举行一种大礼，就决定穿了新衣服出去。两个骗子请皇帝穿上了新衣服。皇帝也没看见新衣服，可是他也怕人家说他愚笨，更怕人家说他不称职，听旁边的人一齐欢呼赞美，只好表示很得意，赤身裸体走出去了。沿路的民众也像看得十分清楚，一致颂扬皇帝的新衣服。可是小孩子偏偏爱说实心话，有一个喊出来："看哪，这个人没穿衣服。"大家听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终于喊起来："啊！皇帝真个没穿衣服！"皇帝听得真真的，知道上了当，像浇了一桶凉水；可是事儿已经这样，也不好意思再说回去穿衣服，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去。

以后怎么样呢？安徒生没说。其实以后还有许多事儿。

皇帝一路向前走，硬装作得意的样子，身子挺得格外直，

以致肩膀和后背都有点儿痠疼了。跟在后面给他拉着空衣襟的侍臣知道自己正在做非常可笑的事儿，直想笑；可是又不敢笑，只好紧紧地咬住下嘴唇。护卫的队伍里，人人都死盯着地，不敢斜过眼去看同伴一眼；只怕彼此一看，就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民众没有受过侍臣护卫那样的训练，想不到咬紧嘴唇，也想不到死盯着地，既然让小孩子说破了，说笑声就沸腾起来。

“哈哈，看不穿衣服的皇帝！”

“嘻嘻，简直疯了！真不害臊！”

“瘦猴！真难看！”

“吓，看他的胳膊和大腿，像褪毛的鸡！”

皇帝听到这些话，又羞又恼，越羞越恼，就站住，吩咐大臣们说：“你们没听见这群不忠心的人在那里嚼舌头吗？为什么不管！我这套新衣服漂亮无比，只有我才配穿；穿上，我就越显得尊严，越显得高贵：你们不是都这样说吗？这群没眼睛的浑蛋！以后我要永远穿这一套！谁故意说坏话就是坏蛋，就是反叛，立刻逮来，杀！就、就，就这样。赶紧去，宣布，这就是法律，最新的法律。”

大臣们不敢怠慢，立刻命令手下的人吹号筒，召集人民，用最严厉的声调把新法律宣布了。果然，说笑声随着停止了。皇帝这才觉得安慰，又开始往前走。

可是刚走出不远，说笑声很快地由细微变得响亮起来。

“哈哈，皇帝没……”

“哈哈，皮肤真黑……”

“哈哈，看肋骨一根根……”

“他妈的！从来没有的新……”

皇帝再也忍不住了，脸气得一块黄一块紫，冲着大臣们喊：“听见吗？”

“听见了，”大臣们哆嗦着回答。

“忘了刚宣布的法律啦？”

“没，没……”大臣们来不及说完，就转过身来命令兵士，“把所有说笑的人都抓来！”

街上一阵大乱。兵士跑来跑去，像圈野马一个样，用长枪拦截逃跑的人。人们往四面逃散，有的摔倒了，有的从旁人的肩上窜出去。哭的，叫的，简直乱成一片。结果捉住了四五十个人，有妇女，也有小孩子。皇帝命令就地正法，为的是叫人们知道他的话是说一不二，将来没有人再敢犯那新法律。

从此以后，皇帝当然不能再穿别的衣服。上朝的时候，回到后宫的时候，他总是赤裸着身体，还常常用手摸摸这，摸摸那，算作整理衣服的皱纹。他的妃子和侍臣们呢，本来也忍不住要笑的；日子多了，就练成一种本领，看到他黑瘦的身体，看到他装模作样，也装得若无其事，不但不笑，反倒像也相信他是穿着衣服的。在妃子和侍臣们，这种本领是非有不可的；如果没有，那就不要说地位，简直连性命也难保了。

可是天地间什么事儿都难免例外，也有因为偶尔不小心就倒了霉的。

一个是最受皇帝宠爱的妃子。一天，她陪着皇帝喝酒，为

了讨皇帝的欢喜，斟满一杯鲜红的葡萄酒送到皇帝嘴边，一面撒娇说："愿您一口喝下去，祝您寿命跟天地一样长久！"

皇帝非常高兴，嘴张开，就一口喝下去。也许喝得太急了，一声咳嗽，喷出很多酒，落在胸膛上。

"啊呀！把胸膛弄脏了！"

"什么？胸膛！"

妃子立刻醒悟了，粉红色的脸变成灰色，颤颤抖抖地说："不，不是；是衣服脏了……"

"改口也没有用！说我没穿衣服，好！你愚笨，你不忠心，你犯法了！"皇帝很气愤，回头吩咐侍臣："把她送到行刑官那里去！"

又一个是很有学问的大臣。他虽然也勉强随着同伴练习那种本领，可是一看见皇帝一丝不挂地坐在宝座上，就觉得像只剃去了毛的猴子。他总怕什么时候不小心，笑一声或说错一句话，丢了性命。所以他假说要回去侍奉年老的母亲，向皇帝辞职。

皇帝说："这是你的孝心，很好，我准许你辞职。"

大臣谢了皇帝，转身下殿，好像肩上摘去五十斤重的大枷，心里非常痛快，不觉自言自语地说："这回可好了，再不用看不穿衣服的皇帝了。"

皇帝听见仿佛有"衣服"两个字，就问下面伺候的臣子："他说什么啦？"

臣子看看皇帝的脸色，很严厉，不敢撒谎，就照实说了。

皇帝的怒气像一团火喷出来，"好！原来你不愿意看见我，

才想回去。——那你就永远也不用想回去了！”他立刻吩咐侍臣：“把他送到行刑官那里去。”

经过这两件事以后，无论在朝廷或后宫，人们都更加谨慎了。

可是一般人民没有妃子和群臣那样的本领，每逢皇帝出来，看到他那装模作样的神气，看到他那干柴一样的身体，就忍不住要指点，要议论，要笑。结果就引起残酷的杀戮。皇帝祭天的那一回，被杀的有三百多人；大阅兵的那一回，被杀的有五百多人；巡行京城的那一回，因为经过的街道多，说笑的人更多，被杀的竟有一千多人。

人死得太多，太惨，一个慈心的老年大臣非常不忍，就想设法阻止。他知道皇帝是向来不肯认错的；你要说他错，他越说不错，结果还是你自己吃亏。妥当的办法是让皇帝自愿地穿上衣服；能够这样，说笑没有了，杀戮的事儿自然也就没有了。他一连几夜没睡觉，想怎么样才能让皇帝自愿地穿上衣服。

办法算是想出来了。那老臣就去朝见皇帝，说：“我有个最忠心的意思，愿意告诉皇帝。您向来喜欢新衣服，这非常对。新衣服穿在身上，小到一个钮扣都放光，您就更显得尊严，更显得荣耀。可是近来没见您做新衣服，总是国家的事儿多，所以忘了吧？您身上的一套有点儿旧了，还是叫缝工另做一套，赶紧换上吧！”

“旧了？”皇帝看看自己的胸膛和大腿，又用手上上下下摸一摸，“没有的事！这是一套神奇的衣服，永远不会旧。我要永远穿这一套，你没听见我说过吗？你让我换一套，是想叫

我难看，叫我倒霉。就看你向来还不错，年纪又大了，不杀你；去住监狱去吧！”

那老臣算是白抹一鼻子灰，杀人的事儿还是一点儿也没减少。并且，皇帝因为说笑总不能断，心里很烦恼，就又规定一条更严厉的法律。这条法律是这样：凡是皇帝经过的时候，人民一律不准出声音；出声音，不管说的是什么，立刻捉住，杀。

这条法律宣布以后，一般老成人觉得这太过分了。他们说，讥笑治罪固然可以，怎么小声说说别的事儿也算犯罪，也要杀死呢？大伙就聚集到一起，排成队，走到皇宫前，跪在地上，说有事要见皇帝。

皇帝出来了，脸上有点儿惊慌，却装作镇静，大声喊：“你们来干什么！难道要造反吗？”

老成人头都不敢抬，连声说：“不敢，不敢。皇帝说的那样的话，我们做梦也不敢想。”

皇帝这才放下心，样子也立刻显得威严高贵了。他用手摸摸其实并没有的衣襟，又问：“那么你们来做什么呢？”

“我们请求皇帝，给我们言论的自由，给我们嘻笑的自由。那些胆敢说皇帝笑皇帝的，确是罪大恶极，该死，杀了一点儿不冤枉。可是我们决不那样，我们只要言论自由，只要嘻笑自由。请皇帝把新定的法律废了吧！”

皇帝笑了笑，说：“自由是你们的东西吗？你们要自由，就不要做我的人民；做我的人民，就得遵守我的法律。我的法律是铁的法律。废了？吓，哪有这样的事！”他说完，就转过身走进去。

老成人不敢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略微抬起头来看看，原来皇帝早已走了；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回去。从此以后，大家就变了主意，只要皇帝一出来，就都关上大门坐在家里，谁也不再出去看。

有一天，皇帝带着许多臣子和护卫的兵士到离宫去。经过的街道，空空洞洞的，没有一个人；家家的门都关着。大街上只有嚓、嚓、嚓的脚步声，像夜里偷偷地行军一个样。

可是皇帝还是疑心，他忽然站住，歪着头细听。人家的墙里好像有声音，他严厉地向大臣们喊："没听见吗？"

大臣们也立刻歪着头细听，赶紧瑟缩地回答：

"听见啦，是小孩子哭。"

"还有，是一个女人唱歌。"

"有笑的声音——像是喝醉了。"

皇帝的怒火又爆发了，他大声向大臣们吆喝："一群没用的东西，忘了我的法律啦？"

大臣们连声答应几个"是"，转过身就命令兵士，把里面有声音的门都打开，不论男女，不论老小，都抓出来，杀。

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兵士打开很多家大门，闯进去捉人；这许多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就一齐拥出来。他们不向四外逃，却一齐扑到皇帝跟前，伸手撕皇帝的肉，嘴里大声喊："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

这真是从来没见过的又混乱又滑稽的场面。男人的健壮的手拉住皇帝的枯枝般的胳膊，女人的白润的拳头打在皇帝的又黑又瘦的胸膛上，有两个孩子也挤上来，一把就揪住皇帝腋下的黑毛。人围得风雨不透，皇帝东窜西撞，都被挡回来；

他又想蹲下，学刺猬，缩成一个球，可是办不到。最不能忍的是腋下痒得难受，他只好用力夹胳膊，可是也办不到。他急得缩脖子，皱眉，掀鼻子，咧嘴，简直难看透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兵士从各家回来，看见皇帝那副倒霉的样子，活像被一群马蜂螫得没办法的猴子，也就忘了他往常的尊严，随着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大臣们呢，起初是有些惊慌的，听见兵士笑了，又偷偷看看皇帝，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笑了一会儿，兵士和大臣们才忽然想到，原来自己也随着人民犯了法。以前人民笑皇帝，自己帮皇帝处罚人民，现在自己也站在人民一边了。看看皇帝，身上红一块紫一块，哆嗦成一团，活像水淋过的鸡，确是好笑。好笑的就该笑，皇帝却不准笑，这不是浑蛋法律吗？想到这里，他们也随着人民大声喊："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撕掉你的空虚的衣裳！"

你猜皇帝怎么样？他看见兵士和大臣们也倒向人民那一边，不再怕他，就像从天上掉下一块大石头砸在头顶上，身体一软就瘫在地上。

1930年1月20日发表

书的夜话

年老的店主吹熄了灯，一步一步走上楼梯，预备去睡了。但是店堂里并不就此黑暗，青色的月光射进来，把这里照成个神奇的境界，仿佛立刻会有仙人跑出来似的。

店堂里三面靠墙壁都是书架子，上面站满了各色各样的书。有的纸色洁白，像女孩子的脸；有的转成暗黄，有如老人的皮肤。有的又狭又长，好比我们在哈哈镜里看见的可笑的长人；有的又阔又矮，使你想起那些肠肥脑满的商人。有的封面画着花枝，淡雅得很；有的是乱七八糟的一幅，好像是打仗的场面，又好像是一堆乱纷纷的虫豸。有的脊梁上的金字放出灿烂的光，跟大商店的电灯招牌差不多，吸引着你的视线；有的只有朴素的黑字标明自己的名字，仿佛告诉人家它有充实的内容，无须打扮得花花绿绿的。

这时候静极了，街上没有一点儿声音。月光的脚步向来是没有声响的，它默默地进来，进来，架上的书终于都沐浴在月光中了。这当儿，要是这些书谈一阵话，说说彼此的心情和经历，你想该多好呢？

听，一个温和的声音打破了室内的静寂。

“对面几位新来的朋友，你们才生下来不久吧？看你们颜色这样娇嫩，好像刚从收生婆的浴盆里出来似的。”

开口的是一本中年的蓝面书，说话的声调像一位喜欢问

东问西的和善的太太。

“不，我们出生也有二十多年了，”新来的朋友中有一个这样回答。那是一本红面子的精致的书，里面的纸整齐而洁白。“我们一伙儿一共二十四本，自从生了下来，就一同住在一家人家，没有分离过。最近才来到这个新地方。”

“那家人家很爱你们吧？”蓝面书又问，它只怕谈话就此截止。

“当然很爱我们，”红面书高兴地说，“那家人家的主人很有趣，凡是咱们的同伴他都爱，都要收罗到他家里。他家里的藏书室比这里大多了，可是咱们的同伴挤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儿空地方。书橱全是贵重的木料做的，有玻璃门，又有木门，可以轮替装卸。木门上刻着我们的名字，都是当今第一流大书法家的手笔。我们住在里面，舒服，光荣，真是无比的高等生活。像这里的书架子，又破又脏，老实说，我从来不曾见过。可是现在也得挤在这里，唉，我们倒霉了！”

蓝面书不觉跟着伤感起来，叹息道：“世间的事情，往往就这样料想不到。”

“不过，二十多年的优越生活也享受得够了。”红面书到底年纪轻，能自己把伤感的心情排遣开，又回忆起从前的快乐来。“那主人得到我们的时候，心头充满着喜悦。他脸上露出十二分得意的神色，告诉他的每一个朋友说，‘我又得到了一种很好的书！’他的声调既郑重，又充满着惊喜，可见我们的价值比珍宝还要贵重。每得到一种咱们的同伴，他总是这样。这是他的好处，他懂得待人接物应该平等。他把我们摆在贵重木料做的书橱里，从此再也不来碰我们——我们最安适的

就是这一点。他每天在书橱外面看我们一回，从这边看到那边，脸上当然带着微笑，有时候还点点头，好像说：'你们好！'客人来了，他总不会忘记了说：'看看我的藏书吧。'朋友们于是跟他走进藏书室，像走进了宝库一样赞叹道：'好多的藏书啊！'他就谦逊道：'没有什么，不过一点点。可都是很好的书呢！'在许多的客人面前受这样的赞扬，我们觉得异常光荣。这二十多年的生活呀，舒服，光荣，我们真享受得够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离开了他呢？"这个问题在蓝面书的喉咙口等候多时了。

"他破产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见他忽然变了样子，眉头皱紧，没有一丝儿笑意，时而搔头皮，时而唉声叹气。收买旧货的人有十几个，历乱地在他家里各处翻看，其中一个就把我们送到这里来了。不知道许多同伴怎样了。也许他们迟来几天，在这里，我们将会跟他们重新相聚。"

"这才有趣呢。你们来到这里，因为主人破了产；而我们来到这里，却因为主人发了财。"

说话的是一本紫面金绘的书。这本书虽然不破，但是沾了好些墨迹和尘土，可见它以前的处境未必怎么好，也不过是又破又脏的书架子罢了。它的语调带着滑稽的意味，好像游戏场里涂白了鼻子引人发笑的角色。

"为什么呢？"蓝面书动了好奇心，禁不住问。

"发了财还会把你丢了！"红面书也有点不相信。"像我们从前的主人，假如不破产，他是永远不肯放弃我们的。"

"哈哈，你们不知道。我的旧主人为了穷，才需要我和我的同伴。等到发了财，他的愿望已经达到，我们对他还有什

么用呢？他的经历很好玩，你们喜欢听，我就说给你们听听。反正睡不着，今晚的月光太好了。”

“我感谢你。”蓝面书激动地说，“近来我每晚失眠，谁跟我说个话儿，解解我的寂寞，我都感谢。何况你说的一定是很有趣的。”

“那么我就说。他是个要看书而没有书的人，又是个要看书而不看书的人。怎么说呢？他本来很穷，见到书铺子里满屋子的书，书里有各种的学问，他想：如果能从这些学问中间吸取一部分，只消最小最小的一部分，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处境改善一点儿吧。但是他买不起书。那时候，他是要看书而没有书。后来，他好容易攒了一点钱，抱着很大的热心跑到书铺子里，买了几种他最想望的书。他看得真用心，把书里最微细的错误笔画都一一校出来了。靠他的聪明，他有了新的发现。他以为把整本书从头看到尾是很愚蠢的，简捷的办法只消看前头的序文。序文往往把全书的大要都讲明白了，知道了大要，不就是抓住了全书的灵魂吗？以后他买了书就按照他的新发现办，一直到他完全抛弃我们。因此，他的书只有封面沾污了，只有开头几页印上了他的指痕，此外全是干干净净的，只看我就是个榜样。你要是问他做什么，他当然是看书。但是单看一篇序文能算看书吗？所以我说，他要看书而不看书。”

“啊，可笑得很。他的发现哪里说得上聪明！”红面书像爽直的青年一样笑了。

“没有完呢！”紫面书故意用冷冰冰的口气说，“我还没有说到他的发财。你们知道他怎样发了财？他看了好几本书的

序文，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某某几本书的比较研究和批评》，投给了报馆。过了几天，报上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了，背后有主笔的按语，说这篇文章如何如何有意思，非博通各种学问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他得到了一笔稿费，这一快活真没法比拟。他想：'这才来了！改善处境的道路已经打开，大步朝前走吧！'于是他继续写文章，材料当然不用愁，有许许多多的书的序文在那里。稿费一笔一笔送到，名誉拍着翅膀跟了来，他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学校请他指定学生必读的书，图书馆请他鉴定古版书的真伪。报馆的编辑和演讲会的发起人等候在他的会客室里，一个说：'给我们写一篇文章吧！'一个说：'给我们作一回演讲吧！'他的回答常常是'没有工夫想。'请求的人于是说：'关于书，你是无所不知的，还用得着想吗？你的脑子犹如大海，你只要舀出一勺来，我们就像得到了最滋补的饮料了。'他迟疑再三，算是勉强答应下来。请求的人就飞一般回去，在报上刊登预告，把他的名字写得饭碗一样大，还加上'读书大家''博览群书'一类的字眼。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计算他的财产。'啊，成了富翁了吗！'他半信半疑地喊了出来。他拧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感觉到痛，知道并非在梦中。他就想自己已经成了富翁，何必再去看那些序文呢？可做的事情不是多着吗？他招了个旧货商来，把所有的书都卖了，从此他完全丢开我们了。现在，他已经开了个什么公司在那里。"

"原来是这样！"蓝面书自言自语，它听得出了神。

"在运走的时候，我从车上摔了下来。我躺在街头，招呼同伴们快来扶我。他们一个也没听见，好像前途有什么好境

遇等着他们，心早已不在身上了。后来一个苦孩子把我捡起来，送到了这里。”紫面书停顿一下，冷笑说：“我心里很平静，不巴望有什么好境遇，只要能碰到一个真要看我的主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真要看书的主人，算我遇到得最多了。然而也没有什么意思。”说这话的是一本破书，没有封面，前后都脱落了好些页，纸色转成灰黑，字迹若有若无。它的声音枯涩，又夹杂着咳嗽，很不容易听清楚。

红面书顺着破书的意思说：“老让主人看确乎没有意思，时时刻刻被翻来翻去，那种疲劳怎么受得了。老公公，看你这样衰弱，大概给主人们翻得太厉害了。像我以前，主人从不碰我，那才安逸呢。”

“不是这个意思，”破书摇摇头，又咳嗽起来。

“那倒要听听，老公公是什么意思。”紫面书追问一句。它心里当然不大佩服，以为书总是让人看的，有人看还说没意思，那么书的种族也无妨毁掉了。

“你们知道我多大年纪？”破书倚老卖老地问。

“在这里没有一个及得上你，这是可以肯定的。你是我们的老前辈。”蓝面书抢出来献殷勤。

“除掉零头不算，我已经三千岁了。”

“啊，三千岁！古老的前辈！咱们的光荣！”许多静静听着没开过口的书也情不自禁地喊出来。

“这并不希奇，我不过出生在前罢了，除了这一点，还不是同你们一个样？”破书等大家安静下来，才继续往下说：“在这三千多年里头，我遇到的主人不下一百三十个。可是你们要知

道，我流落到旧书铺里，现在还是第一次呢。以前是由第一个主人传给第二个，第二个又传给第三个，一直传了一百几十回。他们的关系是师生：老师传授，学生承受。老师干的就是依据着我教，学生干的就是依据着我学。传到第一二十代，学起来渐渐难了，等到明白个大概，可以教学生了，往往已经是白发老翁。再往后，当然也不会变得容易一些。他们传授的越来越少了，在这个人手里掉了三页，在那个人手里丢了五页，直把我弄成现在这副寒酸的样子。”

“老公公，你不用烦恼，”蓝面书怕老人家伤心，赶紧安慰他，“凡是古老的东西总是破碎不全的。破碎不全，才显得古色古香呢。”

“破碎不全倒也没有什么，”破书的回答出于蓝面书的意料，“我只为我的许多主人伤心。他们依据着我耗尽心力学，学成了，就去教学生。学生又依据着我耗尽心力学，学成了，又去教学生。我被他们吃进去，吐出来，是一代；再吃进去，再吐出来，又是一代。除了吃和吐，他们没干别的事。我想，一个人总得对世间做一点事。世间固然像大海，可是每一个人应该给大海添上自己的一勺水。我的许多主人都过去了，不能回来了，他们的一勺水在哪里呢！如果没有我，不把吃下去吐出来耗尽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也许能干点儿事吧。我为他们伤心，同时恨我自己。现在流落到旧书铺里，我一点不悲哀。假若明天落到了垃圾桶里，我觉得也是分所应得。”

“老公公说得不错。要看书的也不可一概而论。像老公公遇见的那许多主人，他们太要看书，只知道看书，简直是书痴了，当然没有什么意思。”紫面书十分佩服地说。

月光不知在什么时候默默地溜走了。黑暗中，破书又发出一声伤悼它许多主人的叹息。

1930年2月1日发表

含　羞　草

一棵小草跟玫瑰是邻居。小草又矮又难看，叶子细碎，像破梳子，茎瘦弱，像麻线，站在旁边，没一个人看它。玫瑰可不同了，绿叶像翡翠雕成的，花苞饱满，像奶牛的乳房，谁从旁边过，都要站住细看看，并且说："真好看！快开了。"

玫瑰花苞里有一个，仰着头，扬扬得意地说："咱们生来是玫瑰花，太幸运了。将来要过什么样的幸福生活，现在还说不准，咱们先谈谈各自的愿望吧。春天这么样长，闷着不谈谈，真有点儿烦。"

"我愿意来一回快乐的旅行，"一个脸色粉红的花苞抢着说，"我长得漂亮，这并不是我自己夸，只要有眼睛的就会相信。凭我这副容貌，我想跟我一块儿去的，不是阔老爷，就是阔小姐。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我呀。他们的衣服用伽南香熏过，还洒上很多巴黎的香水，可是我蹲在他们的衣襟上，香味最浓，最新鲜，真是压倒一切，你说这是何等荣耀！车，不用说，当然是头等。椅子呢，是鹅绒铺的，坐上去软绵绵的，真是舒服得不得了。窗帘是织锦的，上边的花样是有名的画家设计的。放下窗帘，你可以欣赏那名画，并且，车里光线那么柔和，睡一会儿午觉也正好。要是拉开窗帘，那就更好了，窗外边清秀的山林，碧绿的田野，在那里飞，飞，飞，转，转，转。这样舒服的旅行，我想是最有意思的了。"

“你想得很不错呀！”好些玫瑰花苞在暖暖的春天本来有点儿疲倦，听它这么一说，精神都来了，好像它们自己已经蹲在阔老爷阔小姐的衣襟上，正坐在头等火车里作快乐的旅行。

可是左近传来轻轻的慢慢的声音：“你要去旅行，的确是很有意思，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蹲在阔老爷阔小姐的衣襟上呢？你不能谁也不靠，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吗？并且，你为什么偏看中了头等车呢？一样是坐火车，我劝你坐四等车。”

“听，谁在哪儿说怪话？”玫瑰花苞们仰起头看，天青青的，灌木林里只有几个蜜蜂嗡嗡地飞，鸟儿一个也没有，大概是到树林里玩耍去了——找不到那个说话的。玫瑰花苞们低下头一看，明白了，原来是邻居的小草，它抬着头，摇摆着身子，像一个辩论家似的，正在等对方答覆。

“头等车比四等车舒服，我当然要坐头等车，”愿意旅行的那个玫瑰花苞随口说。说完，它又想，像小草这么卑贱的东西，怎么能懂得什么叫舒服，非给它解释一下不可。它就用教师的口气说：“舒服是生活的尺度，你知道吗？过得舒服，生活才算有意义，过得不舒服，活一辈子也是白活。所以吃东西就要山珍海味，穿衣服就要绫罗绸缎。吃杂粮，穿粗布，自然也可以将就活着，可是，有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舒服吗？当然没有。就为这个，我就不能吃杂粮，穿粗布。同样的道理，四等车虽然也可以坐着去旅行，我可看不上。座位那么脏，窗户那么小，简直得憋死。你倒劝我去坐四等车，你安的什么心？”

小草很诚恳地说："哪样舒服，哪样不舒服，我也不是不明白，只是，咱们来到这世界，难道就专为求舒服吗？我以为不见得，并且不应该。咱们不能离开同伴，自个儿过日子。并且，自己舒服了，看见旁边有好些同伴正在受罪，又想到就因为自己舒服了他们才受罪，舒服正是罪过，这时候舒服还能不变成烦恼吗？知道是罪过，是烦恼，还有人肯去做吗？求舒服，想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都是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过的人。"

愿意旅行的那个玫瑰花苞很看不起小草，冷笑了一声说："照你这么说，大家挤在监狱似的四等车里去旅行，才是最合理啦！那么，最舒服的头等车当然用不着了，只好让可怜的四等车在铁路上跑来跑去了，这不是退化是什么！你大概还没知道，咱们的目的是世界走向进化，不是走向退化。"

"你居然说到进化！"小草也冷笑一声，"我真忍不住笑了。你自己坐头等车，看着别人猪羊一样在四等车里挤，这就算是走向进化吗？照我想，凡是有一点儿公平心的，他也一样盼望世界进化，可是在大家不能都有头等车坐的时候，他就宁可坐四等车。四等车虽然不舒服，比起亲自干不公平的事儿来，还舒服得多呢。"

"嘘！嘘！嘘！"玫瑰花苞们嫌小草讨厌，像戏院的观众对付坏角色一样，想用嘘声把它哄跑，"无知的小东西，别再胡说了！"

"咱们还是说说各自的希望吧。谁先说？"一个玫瑰花苞提醒大家。

"我愿意在赛花会里得第一名奖赏。"说话的是一朵半开

的玫瑰花，它用柔和的颤音说，故意显出娇媚的样子，“在这个会上，参加比赛的没有凡花野花，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稀有的，还要经过细心栽培，细心抚养，一句话，完全是高等生活里培养出来的。在这个会上得第一名奖赏，就像女郎当选全世界的第一美人一个样，真是什么荣耀也比不上。再说会上的那些裁判员，没一个是一知半解的，他们学问渊博，有正确的审美标准，知道花的姿势怎么样才算好，颜色怎么样才算好，又有历届赛花会的记录作参考，当然一点儿也不会错。他们判定的第一名，是地地道道的第一名，这是多么值得骄傲。还有呢，彩色鲜明气味芬芳的会场里，挤满了高贵的文雅的男女游客，只有我，站在最高的紫檀几上的古瓷瓶里，在全会场的中心，收集所有的游客的目光。看吧，爱花的老翁拈着胡须向我点头了，华贵的阔老挺着肚皮对我出神了，美丽的女郎也冲着我，从红嘴唇的缝儿里露出微笑了。我，这时候，简直快活得醉了。”

“你也想得很不错呀！”好些玫瑰花苞都一致赞美。可是想到第一名只能有一个，就又都觉得第一名应该归自己，不应该归那个半开的：不论比种族，比生活，比姿势，比颜色，自己都不比那个半开的差。

但是那个好插嘴的小草又说话了，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你想上进，比别人强，志气确是不错。可是，为什么要到赛花会里去争第一名呢？你不能离开赛花会，显显你的本事吗？并且，你为什么这样相信那些裁判员呢？依我说，同样的裁判，我劝你宁可相信乡村的庄稼老。”

“你又胡说！”玫瑰花苞们这回知道是谁说话了，低下头

看，果然是那邻居的小草，它抬着头，摇摆着身子，在那里等着答覆。

愿意得奖的玫瑰花苞歪着头，很看不起小草的样子，自言自语说："相信庄稼老的裁判？太可笑了！不论什么事，都有内行，有外行，外行夸奖一百句，不着边儿，不如内行的一句。我不是说过吗？赛花会上那些裁判员，有学问，有标准，又有丰富的参考，对于花，他们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内行。为什么不相信他们的裁判呢？"它说到这里，心里的骄傲压不住了，就扭一扭身子，显显漂亮，接着说："如果我跟你这不懂事的小东西摆在一起，他们一定选上我，踢开你。这就证明他们有真本领，能够辨别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为什么不相信他们的裁判呢？"

"我并不想跟你比赛，抢你的第一名，"小草很平静地说，"不过你得知道，你们以为最美丽的东西，不过是他们看惯了的东西罢了。他们看惯了把花朵扎成大圆盘的菊花，看惯了枝干弯曲得不成样子的梅花，就说这样的花最美丽。就说你们玫瑰吧，你们的祖先也这么臃肿吗？当然不是。也因为他们看惯了臃肿的花，以为臃肿就是美，园丁才把你们培养成这样子，你还以为这是美丽吗？什么爱花的老翁，华贵的阔老，美丽的女郎，还有有学问有标准的裁判员，他们是一伙儿，全是用习惯代替辨别的人物。让他们夸奖几句，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愿意得奖的玫瑰花苞生气了，噘着嘴说："照你这么一说，赛花会里就没一个人能辨别啦？难道庄稼老反倒能辨别吗？只有庄稼老有辨别的眼光，咳！世界上的艺术真算完了！"

“你提到艺术，”小草不觉兴奋起来，“你以为艺术就是故意做成歪斜屈曲的姿势，或者高高地站在紫檀几上的古瓷瓶里吗？依我想，艺术要有活跃的生命，真实的力量，别看庄稼老……”

“不要听那小东西乱说了，”另一个玫瑰花苞说，“看，有人买花来了，咱们也许要离开这里了。”

来的是个肥胖的厨子，胳膊上挎着个篮子，篮子里盛着脖子割破的鸡，腮盖一起一落的快死的鱼，还有一些青菜和莴苣。厨子背后跟着个弯着腰的老园丁。

老园丁举起剪刀，喀嚓喀嚓，剪下一大把玫瑰花苞。这时候，有个蜜蜂从叶子底下飞出来，老园丁以为它要螫手，一袖子就把它拍到地上。

剪下来的玫瑰花苞们一半好意，一半恶意，跟小草辞别说：“我们走了，荣耀正在等着我们。你自个儿留在这里，也许要感到寂寞吧？”它们顺手推一下小草的身体，算是表示恋恋不舍的感情。

一阵羞愧通过小草的全身，破梳子般的叶子立刻合拢来，并且垂下去，正像一个害羞的孩子，低着头，垂着胳膊。它替无知的庸俗的玫瑰花苞们羞愧，明明是非常无聊，它们却以为十分光荣。

过了一会儿，小草忽然听见一个低微的嗡嗡的声音，像病人的呻吟。它动了怜悯的心肠，往四下里看看，问：“谁哼哼哪？碰见什么不幸的事儿啦？”

“是我，在这里。我被老园丁拍了一下，一条腿受伤了，痛

得很厉害。”声音是从玫瑰丛下边的草丛里发出来的。

小草往那里看，原来是一只蜜蜂。它很悲哀地说：“你的腿受伤啦？要赶紧找医生去治，不然，就要成瘸子了。”

“成了瘸子，就不能站在花瓣上采蜜了！这还了得！我要赶紧找医生去。只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医生。”

“我也不知道——喔，想起来了，常听人说‘药里的甘草’，甘草是药材，一定知道什么地方有医生。隔壁有一棵甘草，等我问问它。”小草说完，就扭过头去问甘草。

甘草回答说，那边大街上，医生多极了，凡是门口挂着金字招牌，上边写某某医生的都是。

“那你就快到那边大街上，找个医生去治吧！”小草催促蜜蜂说，“你还能飞不能？要是还能飞，你要让那只受伤的腿蜷着，防备再受伤。”

“多谢！我就照你的话办。我飞是还能飞，只是腿痛，连累得翅膀没力气。忍耐着慢慢飞吧。”蜜蜂说完，就用力扇翅膀，飞走了。

小草看蜜蜂飞走了，心里还是很惦记它，不知道能不能很快治好，如果十天半个月不能好，这可怜的小朋友就要耽误工作了。它一边想，一边等，等了好半天，才见蜜蜂哭丧着脸飞回来，翅膀好像断了似的，歪歪斜斜地落下来，受伤的腿照旧蜷着。

“怎么样？”小草很着急地问，“医生给你治了吗？”

“没有。我找遍了大街上的医生，都不肯给我治。”

“是因为伤太重，他们不能治吗？”

“不是。他们还没看我的腿，就跟我要很贵的诊费。我说

我没有钱，他们就说没钱不能治。我就问了，‘你们医生不是专给人家治病的吗？我受了伤为什么不给治？’他们反倒问我，‘要是谁有病都给治，我们真个吃饱了没事做吗？’我就说，‘你们懂得医术，给人治病，正是给社会尽力，怎么说吃饱了没事做呢？’他们倒也老实，说，‘这种力我们尽不了，你把我们捧得太高了。我们只知道先接钱，后治病。’我又问，‘你们诊费诊费不离口，金钱和治病到底有什么分不开的关系呢？’他们说，‘什么关系？我们学医术，先得花钱，目的就在现在给人治病挣更多的钱。你看金钱和治病的关系怎么能分开？’我再没什么话跟他们说了，我拿不出诊费，只好带着受伤的腿飞回来。朋友，我真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多医生，却不给没钱的人治病！”蜜蜂伤感极了，身体歪歪斜斜的，只好靠在小草的茎上。

又是一阵羞愧通过小草的全身，破梳子般的叶子立刻合拢来，并且垂下去，正像一个害羞的孩子，低着头，垂着胳膊。它替不合理的世间羞愧，有病走进医生的门，医生却拒绝医治。

没多大工夫，一个穿短衣服的男子来了，买了小草，装在盆里带回去，摆在屋门前。屋子是草盖的，泥土打成的墙，没有窗，只有一个又矮又窄的门。从门往里看，里边一片黑。这屋子附近还有屋子，也是这个样子。这样的草屋有两排，面对面，当中夹着一条窄巷，满地是泥，脏极了，苍蝇成群，有几处还存了水。水深黑色，上边浮着一层油光，仔细看，水面还在轻轻地动，原来有无数孑孓在里边游泳。

小草正往四外看，忽然看见几个穿制服的警察走来，叫出那个穿短衣服的男子，怒气冲冲地说："早就叫你搬开，为什么还赖在这里？"

"我没地方搬哪！"男子愁眉苦脸地回答。

"胡说！市里空房子多得很，你不去租，反说没地方搬！"

"租房子得钱，我没有钱哪！"男子说着，把两只手一摊。

"谁叫你没有钱！你们这些破房子最坏，着了火，一烧就是几百家，又脏成这样，闹起瘟疫来，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早就该拆。现在不能再宽容了，这里要建筑华丽的市场，后天开工。去，去，赶紧搬，赖在这里也白搭！"

"往哪儿搬！叫我搬到露天去吗？"男子也生气了。

"谁管你往哪儿搬！反正得离开这儿。"说着，警察就钻进草屋，紧接着一件东西就从屋里飞出来，掉在地上，嘭！是一个饭锅。饭锅在地上连转带跑，碰着小草的盆子。

又是一阵羞愧通过小草的全身，破梳子般的叶子立刻合拢来，并且垂下去，正像一个害羞的孩子，低着头，垂着胳膊。它替不合理的世间羞愧，要建筑华丽的市场，却不管人家有没有住的地方。

这小草，人们叫它"含羞草"，可不知道它羞愧的是上边讲的一些事儿。

1930年 2月20日发表

蚕和蚂蚁

撒，撒，撒，像秋天细雨的声音，所有的蚕都在那里吃桑叶。它们也不管桑叶是好是坏，只顾往下吞，好像它们生到世上来，只有吃桑叶一件大事。

不大一会儿，桑叶光了，只剩下一些脉络。蚕的灰白色的身体完全露出来，连成一个平面，在那里波动。养蚕的人来了，又盖上大批桑叶，撒撒撒的声音跟着响起来，并且更响了，像一阵秋风吹过，送来紧急的雨声。

蚕里有一条，蹲在竹器的边上，挺着胸，抬着头，不吃桑叶，并且一动也不动。它是要入眠吗？是吃得太饱吗？不，都不是。它是正在那里想。看它那副神气，俨然是个沉默深思的思想家。

不管什么事儿，只要能想，到底会弄明白的。

它先想自己生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是不是专为吃桑叶这件大事。它查考祖先的历史，看它们的经历怎么样。祖先是吃够了桑叶做成茧，人们把茧扔到开水里，抽出丝来织成绸缎，做成华丽的衣裳。它明白了，蚕生到世上来，唯一的大事是做茧。吃桑叶并不是大事，只是一种手段，不吃桑叶就做不成茧，为做茧就得先吃桑叶。想到这里，它灰心极了，辛辛苦苦一辈子，原来是为那全不相干的"人"！它再不想吃桑叶了，只是挺着胸，抬着头，一动也不动地蹲在竹器边

上。

又一批新桑叶盖到蚕身上，急雨似的声音又紧跟着响起来。只有它，连看都不看。

左近有个细微的声音招呼它："朋友，又上新叶啦！怎么不吃啊？客气可就吃不着啦。"

它头也不回，自言自语地说："你们只知道'吃'，'吃'！我饱得很，太饱了，不想吃！"

"你一定在什么地方吃了更好的东西吧？"话刚说完，来不及等答话，嘴早就顺着桑叶边缘一上一下地啃去了。

"更好的东西！你们就不能把'吃'扔下，动动脑筋吗？我饱了，是因为厌恶，很深的厌恶！"

"你厌恶什么？"

"厌恶什么？厌恶工作。没有比工作更讨厌的了。从今以后，我决定不再工作。我刚编了一支歌，唱给你听听。"它就唱起来：

什么叫工作！
没意思，没道理，
什么也得不着，白费力气。
我们不要工作，
看看天，望望地，
一直到老死，乐得省力气。

但是跟它说话的那条蚕还没听完它的新歌，就爬到另一张桑叶的背面去了。其馀的蚕全没留心有个朋友决心不吃桑

叶的事。

什么叫工作！
没意思，没道理，
…………

它一边唱，一边爬，就到了竹器的外边。既然决定不再工作，何妨离开工作的地方呢？并且，那些糊里糊涂只知道吃的同伴，也实在教人看着生气。它从木架上往下爬，恨不得赶紧离开，脚的移动就加快，不大工夫就爬到屋子外边的地面上。它站住，听听，听不见同伴吃桑叶的声音了，就挺起胸，抬起头，开始过那“看看天，望望地”的“不要工作”的日子。

忽然像针刺似的，它觉着尾巴那儿一阵痛，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一下，连忙回头看，原来是一个蚂蚁。

那蚂蚁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还是活的。”

“你以为我是死的吗？”

“你像掉在地上的一节干树枝，我以为至少死了三天了。”

“你看我身体干瘦吗？”

“不错。你既然还活着，为什么这样干瘦呢？”

“你知道我决心不吃东西了吗？”

“你这是怎么啦？为什么想自杀，把自己饿死？”

“我厌恶工作。我看透了，吃东西只是为了工作，我不想再吃了。小朋友，我有支新编的歌，唱给你听听。”

蚂蚁听蚕有气没力地唱它的宣传歌，忍不住笑了，它说：“哪里来的怪思想！不要工作，这不等于不要生命，不要种族

了吗?"

蚕呆呆地看了蚂蚁一眼，叹息着说:"生命和种族，我看也没什么意思。开水里煮，丝一条条地抽出去，想起这些事，我眼前就一团黑。"

"我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话，大概你工作太累，神经有点儿昏乱了。我们也有歌，唱给你听听，让你清醒一下吧。"

"你们也有歌?"

"有。我们都能唱。唱起歌来，像是精神开了花。"

说着，蚂蚁就用触角一上一下地打着拍子，唱起歌来:

我们赞美工作，
工作就是生命。
它给我们丰富的报酬，
它使我们热烈地高兴。
我们全群繁荣，
我们个个欣幸。
工作！工作！
——我们永远的歌声。

蚂蚁唱完了，哈哈大笑，接着就仰起头，摇动着腿，跳起舞来。蚂蚁一边跳一边问:"我们的歌比你那倒霉的歌怎么样?你说谁有光明的前途?"

蚕猜想那小东西一定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跟那些死守在竹器里吃桑叶的同伴一模一样，不然，就想不透它这一团高兴是哪儿来的。就问:"难道没有一锅开水等着你们吗?"

蚂蚁摇摇头，说："我们喜欢喝凉水，渴了，我们就到那边清水池子里去喝。"

"不是说这个。是说没有'人'用开水煮你们抽丝吗？"

"什么叫'人'？我不懂。"

蚕想解释，可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停一会儿，它决定从另一个方面问："难道你们的工作不是白做的吗？"

"你怎么问这个？"蚂蚁很惊奇，"世界上哪会有白做的工作！"

"我的意思正跟你相反，世界上哪会有不白做的工作！"

"你不信？去看看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的，只要费一点儿力，就能对全群有贡献，给全群增福利。"

"我想不出来你说的那样的事，我只知道工作的结果是全群叫开水煮死。"

蚂蚁有些不耐烦，"顽固的先生，怎么跟你说你也明白不了，只有亲眼去看，你才知道我不是骗你。我现在有工作，还要去找吃的，不能陪你去，给你一封介绍信吧。"说着，伸出前腿，把介绍信交给蚕——介绍信上的字，要是人类，就得用很好的显微镜才能看见。

蚕接了介绍信，懒懒地说："谢谢你。我反正不想工作，在这儿也没事做，去看看也好。"

它们分别了。蚂蚁匆匆地跑去，跑一段路，停一会儿，四外看看，换个方向，又匆匆地跑去。蚕懒洋洋地爬着，好像每个环节移动一点儿都要停好久似的。

蚕慢慢爬，爬，终于到了蚂蚁的国土。它把介绍信递给门前的守卫，就得到很热诚的招待。它们领着它去参观各种

工作，运粮食，开道路，造房屋，管孩子，又领着它参观各种地方，隧道，礼堂，育儿室，储藏室。它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看它们个个都有精神，卖力气，忙碌，可是也很愉快，真个工作就是它们的生命。最后，都看完了，它们开会招待它，大家合唱以前那个蚂蚁唱给它听的那支歌：

我们赞美工作，
工作就是生命。
它给我们丰富的报酬，
它使我们热烈地高兴。
我们全群繁荣，
我们个个欣幸。
工作！工作！
——我们永远的歌声。

蚕细心听着，听到“工作！工作！——我们永远的歌声”那儿，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它这才相信，世界上真有不是白做的工作，蚂蚁们赞美工作确实有道理。

1930年12月17日写毕
原题为《蚕儿和蚂蚁》

慈　儿

慈儿是一家富裕人家的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厨房里正在杀一头猪，猪被捆在屠凳上，用撕裂一般的声音喊叫。这声音传到初生婴儿的耳朵里，婴儿就哇哇地哭起来。父亲说他不忍心听那凄惨的声音，倒是个心地慈善的孩子，就给他取名“慈儿”。还吩咐厨夫把那头猪放了，永远不杀它，作为慈儿初次表露他的心地慈善的纪念。

慈儿渐渐长大起来，的确心地慈善。他看到昨天在园里逍遥的鸡，今天仰卧在菜碗里，无论如何不忍下筷子吃它；吃鱼先要问清楚买来时是活的还是死的，如果是死的，他才举筷子，因为它本来就死了，并不是为他死的。家里人知道他这脾气，专弄些精美的滋补的素菜给他吃，不叫他吃死鱼，怕死鱼有毒；同时赞扬他的慈善心肠，当作一件宝贵的新闻向各处传播。慈儿这就出了名，认识他的人都称他“小慈善家”。

一天，天气很好，他从公园出来，心里非常愉快。他嘴里哼着母亲教给的歌曲，那歌曲是赞美春天的光明的，最适合当前的情景。

轻云露笑涡，
轻风漾碧波。

“小官人作作好事吧！可怜我残疾！可怜我只有一条腿！”

慈儿听到这不愉快的声音就停住了歌唱，他瞧见柳树下有个一条腿的老乞丐，一双哀求的眼睛直看着他，两腋下各支着一根烂木头，向前伸的手不停的颤动着。——多么伤心的一幅图画呀！

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慈儿觉得可爱的春天忽然变了，轻云好像愁惨的浓雾，轻风好像严酷的狂飙，新发芽的柳条儿也似乎枯黄了。看那老乞丐的干瘦的脸，好像几十年不曾吃饱；而且只有一条左腿，单是躺下去爬起来就很不方便。支撑的木头为什么不能换两根结实干净点儿的呢？总之，从蓬乱的黄发直到沾满了泥的足趾，他没有一处不可怜，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这个世界的羞耻。

一番感动的结果是给钱。慈儿遇见乞丐总给钱的，眼前的一个不同寻常，要多给一点儿才能使心里稍稍安适一点儿。他就把带在身边的两块钱都拿了出来，像奉献礼物一般给了那老乞丐，还说，“身边只带着这点儿钱，请你收下吧！”他对乞丐一向这般恭敬，他相信如果带着傲慢的神态给钱，比不给钱还要卑鄙，还要可恶。

两枚光亮的银元落在乌黑的手心里，那手忽然抖动得非常厉害，似乎承受不住的样子，满脸都是疑惑和感激的表情。老乞丐颤声说，“谢谢你。小官人，我从来没遇见过你这样的好人，我一辈子都感激你！”他那双眼睛霎地发亮，像花儿开放似地，绽出两颗泪珠来。

“这没有什么。”慈儿又端相了老乞丐一眼，转身就走。他一边走路，一边回味那出自真心的感谢，和那像花儿开放似

地绽出来的泪珠。他好像得了珍宝似的，高兴极了。再看上下四方，春天仍然是那样可爱，他又唱起歌来：

轻云露笑涡，
轻风漾碧波。

“你慢高兴。这算不得什么真正的慈善行为。慈善行为须往根底里追究，往根底里做去！”

慈儿回转头看，只见行人各自走各自的路，没有人跟他讲话。但是他确实听到了这些话，分明带着严峻的调子。是谁在说话呢？

他站住了，不再考求这话是谁说的，只仔细辨认“往根底里追究，往根底里做去”的意思，跟碰上了算学难题一个样。忽然好像有一线光通过他的头脑，他悟到了解答这道难题的门径。他急忙回转身，走到刚才那棵柳树下，还好，独腿的老乞丐还没有离开那里。

他走近去，亲切地说：“我想问你一句话，请你回答我。”

“呀，小官人，你又回来了！尽管问，我能够回答的我都回答。”

“你的那条腿怎么失去的？我只问你这一句。”

“没想到你会问起我那条腿来！”老乞丐显出伤心的神色，“我那条腿失去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人问起它，我也早把它给忘了！经你这么一提，使我回想起我从前确实还有一条腿！”

慈儿听老乞丐这样说，觉得很抱歉。他握着他枯瘦的手臂说：“请原谅我，我不该勾起你的悲伤。”

“那不要紧，悲伤原是我的家常便饭。我告诉你，我那条腿是在‘六年战役’里失去的。一颗枪弹飞来，嗤地中在我的腿上。我醒来的时候知道腿骨断了，只好截去了。剩下了一条腿不能再冲锋陷阵，我就不再当兵，作了现在这行业。”

慈儿听到这里，觉得刚才给他两块钱对于他来说太无补于事了。这个可怜的老人，应该把他留养在家里才是。父亲是很好讲话的，说不定能容许这样办。

老乞丐又说了：“小官人，像我这样的人多得很，没有什么稀奇。也有失了臂膀的，也有伤了内脏的，总之是退出来了，作这在路旁伸手的买卖！”

“你说很多人都跟你一样么？”慈儿非常惊骇。

“大概有十万人，数目可不算小。”

慈儿的计划被打得粉碎了，即使父亲容许收留这个老乞丐，还有许多的人分散在各处，在路旁做伸手的买卖，能把他们全都收留下来么？就说能，保不定还会有第二回“六年战役”；还会有第二批十万人要落到这样的下场。慈儿一直“往根底里追究”，想到根底就是“六年战役”，于是他问：“‘六年战役’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乞丐脸上忽然呈现出光荣的神采。他把右手的拇指竖了起来，对慈儿说，“人家都这么说，那是为正义！敌人太没有道理，不能不用战争去制服他们。”

“原由就是这样么？”

“当然罗，你不论问谁，没有一个不这样回答你的。”

“谢谢你告诉了我这许多事儿！”慈儿放开握住老乞丐的手臂的手，带着一肚子的不高兴走回家去。他本想收留那老乞

丐，可是这样的人太多了，没法全都收留，为公平，只好忍心放弃了那老乞丐；可是对老乞丐，总觉得负了一重罪孽。慈儿没有心思再观看四周的景物还像不像个可爱的春天了。

他到了家里，跑进父亲的书室，第一句就问："'六年战役'是怎么一回事？爸爸，请你告诉我。"

父亲捻着髭须笑着说："你在研究历史么？你这样好学使我很喜欢！'六年战役'完全为着正义！敌人太没有道理，不能不用战争去制服他们。"

"噢！"慈儿点头信服，父亲的口吻和字眼，跟老乞丐的竟如此地相同。但是他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正义固然好，难道只剩一条腿也是好的么？"

父亲指着挂在墙上的画像继续说："凡是主张正义的人都参加了'六年战役'。你祖父捐出了许多许多钱充作军需，咱们一边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历史上记载着这件大事，谁都知道你祖父，谁都崇拜你祖父。孩子，对他的画像行个礼吧。你应该知道，你是这位伟大人物的孙子。"

慈儿向画像行了礼，仔细看画上的祖父。丰满的脸庞，突起的颧颊，眼睛有摄住别人的光耀，须发全白，很浓，像刚劲的金属丝：是一个威严的不大容易亲近的老人。他"主张正义"，"捐出许多许多钱"，"得到最后的胜利"，慈儿想，这些都值得崇拜，但是十万人丢了胳膊少了腿，伤了内脏，又该怎么说呢？

"爸爸，我刚才遇见一个老乞丐，说是参加过'六年战役'的，可怜得很，他失掉了一条腿！"

"他也是为着正义呀！为着正义去冲锋陷阵，虽死而无怨。"

慈儿还是疑惑，为什么老乞丐说起那条失去的腿，还是非常悲伤呢？他不再问父亲，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

从此他时时想起那个独腿的老乞丐，联带想到祖父，因为他们俩同样地参加过正义的“六年战役”，但是后来的结局彼此大不相同；一个很得意，从画像上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却潦倒悲伤，在路旁作伸手的买卖。慈儿想不透这中间的所以然，就时常去看祖父的画像。他用明澈的眼睛凝望着画像，希望画像会告诉他一些什么。

一天，父亲出去了，慈儿又到书室中看祖父的画像，忽然“啪塌”一声，那幅画像落了下来，使他大吃一惊。

托板跟框子脱离了，画布摺皱了，许多油彩的碎屑落在地上，还有一本薄薄的书摊在框子旁边。

慈儿觉得奇怪，画像的框子里怎么会有一本书，他就拾起来看。书上的字写得很大，一页至多四五行，一团一团地，像陈列着拍死的蟑螂。他从头看下去。

> 大块的荒地，周围五百里，开垦起来利益多么大。
>
> 本来是荒地，无主的，谁都可以拿。谁拿到手谁就占便宜，那是当然的。
>
> 他们要先下手了，理由是那荒地连接他们的境界。这是什么话！有我们在呢，他们竟把我们看作不懂事的小孩子！
>
> 这种侮辱不能忍受！我们用“正义”这个口号跟他们斗一下吧，战争！战争！

这里有一页空白，翻过了看次页，字迹更加潦草，可以看出是在慌忙中写的。

> 战争延长了五年，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们的人死得不少。

这倒不打紧，死一批可以再招一批。只是军需不足，吃用渐见困乏，最可忧虑。

待我算一算。如果我们失败了，荒地既得不到，还许失掉所有的一切。如果我投一注大资本，让我们胜了，保住了现有的自不必说，我是大股东，还可分得大部的荒地。

就是瞎子也会走后面的一条路。

决意捐出全部家产的十分之九！一点儿一点儿搜刮，积成这份家产虽然不容易，但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也不能不演出这样的壮举。

以下的字特别大：

胜利！胜利！最后胜利属于我们。

庆祝大会。被人家高高举起，在大路上游行。大家说没有我就没有这一回的胜利。

大部的荒地划归我大股东，要添养不知多少的奴才才能把荒地经营好。

除夕，结算今年出入的总帐，利润是破天荒的。我高兴极了，我投资的眼光竟这样准。

慈儿读罢，如梦方醒，祖父自己写的《六年战役史》原来是这样的！祖父当然要得意，乞丐当然要潦倒悲伤了。

给老乞丐的两块钱是父亲给的，父亲的钱是祖父传下来，祖父的钱是老乞丐一班人代他挣来的。靠了人家的一条腿，挣来了许多的钱，从这中间取出两块钱来还给人家，能算做了慈善事业吗？

“往根底里做去！”不知谁说的这句话在他的心头闪现。慈儿恍然解悟，他知道真实的慈善事业该从哪一方向着手了。

1930年12月31日写毕

熊夫人幼稚园

儿童刊物《儿童世界》登载过一种连环画，接连有好多期，叫做《熊夫人幼稚园》。在那熊夫人开设的幼稚园里，有虎儿、鸡儿、猴儿、猪儿、象儿、麒麟等孩子，他们很淘气，常常想方设法作弄熊夫人，结果受到熊夫人的训戒和斥责。故事都非常有趣，小朋友看了总不会忘记。有些小朋友也许会在梦里走进那个幼稚园，跟虎儿猴儿们一起玩儿呢。

现在讲的是那个幼稚园最末了的故事。

熊夫人是一位热心的真诚的教育家。什么叫做教育家？就是教导孩子们，养护孩子们，使孩子们样样都好，样样都长进的。教育家前头又加上“热心的”和“真诚的”，可知熊夫人决不是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教育家。她当教育家不惜用全副的精神，并且希望收到完满的效果。

一天午后，孩子们刚从午睡醒来，大家神清气爽，一对对小眼睛看着熊夫人闪闪地耀光。他们都一声不响，仿佛在等候熊夫人嘴里出现什么神奇的故事。熊夫人看孩子们这样安静，心里十分愉快。她想：这时刻不像平常那样闹嚷嚷的，如果把早就想问他们的问题在这时刻提出来，真是再适宜没有的了。

熊夫人轻轻拍了几下手掌——这是她的习惯，跟孩子们说话之前总得先拍几下手掌，然后用她那温和的语调说：“孩

子们，我要问你们几句话，请你们各自回答我，说得越仔细越好。你们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要隐藏一丝儿在脑子里。”

象儿有点呆气，但是很听熊夫人的话。他说：“知道了，我决不隐藏一丝儿。老师，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剖开我的脑壳来看。”

猴儿性急，他想起前一回猜中了谜语，得到熊夫人奖赏的糖果，不禁咽了一口唾沫。他盖住孩子们的笑声，喊着说：“老师您快问吧。我们回答得仔细，您可不要舍不得糖果。”

“糖果！”“糖果！”孩子们的舌尖上仿佛感到有点儿甜，都咂起嘴来。

“现在我发问了，”熊夫人又拍了几下手掌，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你们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这句话明白吗？换一句话说，就是你们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你们各自把想望的告诉我吧，最明白自己的莫过于自己。”

虎儿的手立刻举起来了，身子也耸起了半截。接着，别的孩子也举起手，都表示愿意回答。

熊夫人感激地笑了。她指着虎儿说：“照我们平时的规则，虎儿先举手，你先说给我听。”

虎儿得意地站起来，捋着虎须，一双眼珠子向四周一扫，表示他的威武。他响亮地说：“老师，您当然知道我属于怎样一个种族。我们是喝别种动物的血、吃别种动物的肉过日子的。就是眼前这些同学，他们的祖先大半进了我们的祖先的胃肠！”

像鸡儿那样比较弱小的孩子，听到这话不禁浑身颤抖，眼睛定定的，好像大祸就在面前。象儿却不觉得什么，他带着

嘲笑的口气提醒虎儿说："虎儿，这里不是山林，难道你要学你的祖先，做出些不体面的事儿来吗？"

"不，"虎儿直爽地回答，"我现在年纪还小，还在吃奶，不必学我的祖先。但是生活方法天然注定，非喝别种动物的血、吃别种动物的肉不可，这有什么法想？我将来一定得跟我的祖先一样生活，这是无须忌讳的。"他转向熊夫人说："老师，因为我将来一定得跟我的祖先一样生活，所以要请您指导，练成跟我的祖先一样的本领。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技能，叫做'虎啸'，伸长了脖子呼啸一声，能使周围的动物个个失魂丧魄，寻不着逃生的路，只好伏在那里等待我们走过去开宴。这种技能，我是必须练成的，希望您好好地给我指导。我们又有一种扑攫的功夫。别的动物离我们还比较远，我们能够像生了翅膀似地扑过去把他攫住，又一定攫住大动脉的部位，使他无论如何不能逃生，还便于吸尽他的最精华的血液。这种功夫也是我必须练成的，希望您给我好好地指导。此外没有了。"

熊夫人闭了闭眼睛，把虎儿的话想过一遍，记住他所希望的是什么，然后向鸡儿点头问道："鸡儿，现在轮到你了。你想望些什么？回答我，要像虎儿说的那样清楚。"

鸡儿不先开口，他的头向左边一侧，又向右边一侧，表示他想得很深，想得很苦。"老师，我们种族的命运，大概您不会不知道吧。生下可爱的蛋来，一会儿就不见了。走到垃圾桶旁边，经常看见蛋壳的碎片。我们一家老小往往不能守在一块，不是丢了爷，就是抛了娘。什么地方去了呢？正如刚才虎儿说的，进了别种动物的胃肠，就此完了！我想这样的

世界太不对了，为什么要用这一种动物的血和肉来养活那一种动物呢？被吃掉的太苦痛了，吃掉人家的太残酷了。改变过来吧，让世界上没有被吃掉的，也没有吃掉人家的吧。这不是办不到的事，只要改变大家的心，改变大家的习惯。老师，我虽然只是个小生命，我的志愿可不小。我要劝说人家，把心改变过来，再不要做那种太残酷的事儿了。从近便的开头，自然先轮到同学虎儿，他年纪还小，残酷的习惯还没有养成。至于我自己，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吃那些小虫子了，吃些菜叶谷粒一样过日子。但是用什么方法劝说人家才能见效呢？我现在一点儿把握也没有，希望老师好好地指导我。就是这么一点儿要求，再没别的了。”

“我决不听他的劝说。”虎儿举起手抢着说，不等熊夫人开口，“他说的是一种可笑的空想。没有被吃掉的，也没有吃掉人家的，这还成什么世界！不如说索性不要这个世界倒来得彻底些。他那种族的命运不大好，我相信；但是这应该怪他自己，他为什么要做鸡儿，为什么不做我虎儿呢？鸡儿生来就是预备被吃掉的。”

熊夫人听了虎儿的话，心里有点儿糊涂，鸡儿说得有道理，虎儿说的正相反，可是似乎也有道理。她怕虎儿当场就做出没规矩的事儿来，破坏幼稚园的和平，就用不太严重的口气禁止他说：“虎儿，我没有叫你说话，你等会儿再说。现在猪儿站起来回答我吧。要注意你的鼻音。你的鼻音太重了，有时候人家听不清楚你的话。”

猪儿说：“我的命运完全跟鸡儿一样，不必多说。可是我的意思完全跟鸡儿不同。你想劝说人家，不要再做太残酷的

事儿，虎儿说这是空想，我说你简直在做梦！力量只有用力量去抵挡。一边是力量，一边却空空的一无所有，吃亏是当然的。我想我们种族从前也有过光荣的时代，生活在山林之中，长着锋利的牙齿，奔驰来去，谁也不敢欺侮。只因为后来改由人家饲养，一切生活就受人家的支配。人家给我们吃点儿东西，归根结蒂为了长胖他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同伴又彼此分散，有的在这一家，有的在那一家，不能互相联络，这才落到现在这样倒霉的地步！然而我并不悲伤，我望见前面有重见光明的道路。如果我们全体能够联络在一起，就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哪怕是虎儿的种族，也尽可以同他们对垒一下！”猪儿说到这里，一双小眼睛睁得很大，放射出勇敢的光辉。孩子们都觉得今天猪儿跟平时大不相同，他激昂慷慨，竟像一个准备临阵的战士。

虎儿又抢着说：“好，将来咱们对垒一下，看到底谁胜谁负！”

“虎儿你不要开口。猪儿，把你的话说完了。”熊夫人皱起眉头，看看虎儿又看看猪儿。

猪儿摇着他的大耳朵继续说：“我们可以立定志向，生活不再受人家的支配；我们吃东西只为我们自己要生活，不再为了养肥人家。这样，光荣的时代就回来了！现在要老师指导我的是实现我这志愿的方法。彼此分散的同伴怎样才能联络在一起呢？大家一致的志向怎样才能立定呢？亲爱的老师，等到我明白了这些方法，我就好去做我要做的事了！”

“唔！”熊夫人从眼镜上面看着猪儿。她想，这是又一套希望，很值得同情，也得给他满足才好。但是幼稚园里教孩子

只能走一条道路，如果依着猪儿的希望，就不能满足虎儿和鸡儿；依着虎儿的或者鸡儿的，情形也相同。到底走哪一条道路好呢？她委实决定不下来。她心里很乱，好像一个没有主意的人到了岔路口，不知往哪个方面走才好。她只好再问："麒麟，你希望我给你些什么呢？"

麒麟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他站起来，昂着头说："爸爸妈妈送我到这里来以前，曾经这样说：'孩子，我们是高贵的种族，这一句话你必须永远牢记！我们昂着头，专吃那树顶上的叶子，这就是高贵种族的一个证据。我们当然不用干什么活，只有牛呀马呀那些贱东西才干活。但是你在家里太寂寞了，怕会闷出病来。送你到幼稚园去，让你跟孩子们玩玩，消磨那悠闲的岁月吧。'于是我到这里来了。老师，您什么也不必教给我，只要让我安安逸逸地消磨悠闲的岁月就成了。"

"原来如此！"熊夫人感到不大愉快，只点了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她又问猴儿："猴儿，你又怎么说？"

猴儿听熊夫人唤到他，身子一跃，就站在椅子背上，眼睛骨溜溜地乱转，像个玩杂耍的孩子。他说："老师，您总该读过《西游记》吧？《西游记》里有个孙行者，他偷过王母娘娘的蟠桃。我也想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可是不知道怎样上天去，怎样把蟠桃偷到手。这一件您教给了我，我感激您三千年，三万年！"

"要我教你偷……"熊夫人气得再也说不下去。她全身索索发抖，把眼镜抖了下来，露出两颗定定地瞪着的眼珠。

第二天，幼稚园关门了，因为熊夫人想了一夜，拿不定主意依哪个孩子的希望来教才好。她知道，不拿定主意胡乱教

下去是没意思的。她就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回家去，把“熊夫人幼稚园”的牌子摘了下来。

1931年2月1日发表

绝了种的人

考古家发掘很深的地层，得到一副骸骨，不像现在的人，但确实是人的骸骨。骷髅同平常人一样大。脊骨又细又短，跟骷髅很不相称；好像一个萝卜拖着一条小尾巴。四肢的骨骼更细得不成样子，简直像四根很细的毛连在那小尾巴上，粗心一点儿就看不清。

这新发现轰动了所有的考古家，他们要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人，这种人过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会绝了种。你得相信，考古家真有那种本领，只须看到一块骨头，就能知道一种动物的生活和历史；何况现在全副的骸骨都摆在他们面前，一小节骨头也不缺少。

经过了多时的研究，考古家把这种人的生活和历史完全弄明白了。这种人不是人类学上已经登记过的古代人，学名叽哩咕噜怪难记的；这是另一种族，时代比人类学上已经登记过的古代人还要早几十万年。关于这种人生活的情形和绝种的经过，考古家有详细的学术报告书，印成专册在全世界发行。现在把报告书的大概讲一讲。

这种人的祖先并不是这般形相的，头颅，身体，四肢，都很相称，同现在的人差不多。他们各自凭劳力过活，或种田地，或制货品。因为大家这样做，生产出来的东西足够大家吃用。他们的身体都很强健，——身体强健全靠劳动，这虽

然是小学教科书里常见的话，确实很有道理。

后来有一些人贪起懒来，仿佛觉得不花一丝力气，白吃白用，更为幸福。他们就这样做了。自己既不劳动，吃的用的当然是别人生产的。他们对着这种幸福的新生活，还有点儿不大宁贴：以前自己也劳动的时候，吃东西下咽很滑溜，现在却有点儿梗梗的了；以前享用一件东西，舒舒服服，称心适意，现在却像偷了人家的东西似的。这是羞惭的意念在那里透出芽来。怎么办呢？要去掉这一点儿不宁贴才好。这些人于是想出一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遏住那羞惭的芽。

理由是说他们劳了心；劳了心的就用不着劳力；劳心劳力，两件之中劳了一件就成了。

特地想出来的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往往越想越觉得对，犹如相信自己长得美的，越照镜子越觉得自己长得美。理由对，那么劳心岂不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值得尊敬值得歌颂么？他们便想出尊敬自己歌颂自己的种种方法来：譬如说，劳心得安安逸逸坐在宫殿里才成，不比劳力不妨冒着风霜雨雪，这是一；劳心是要写起方丈的大字刻在高山的石壁上的，不比劳力把力量用尽就完事，这是二；……

还有一种方法必得讲一讲。他们请教变戏法的替他们布置一种魔术的场面，布置停当了就开大会，让所有的人都来看。魔术开始了，轰然一声，五彩的火光耀得人眼睛昏眩，火光中仿佛有龙、凤、麒麟、驺虞等等禽兽在舞蹈。不知什么地方奏起音乐来，那些禽兽的舞蹈合着音乐的节拍。在中央，高高显出那些劳心的人，似乎凌空的，并不倚着或者坐着什么东西。他们穿的衣服画着莫明其妙的花纹和色彩，质料不

像普通的丝棉毛羽。他们的神色非常庄严，眼睛看着鼻子，一笑也不笑，像庙里的神像。不等众人看得清楚，又是轰然一声，火光全灭了。大家的鼻子前边拂过一阵浓烈的松脂气和硫黄气。但是大家不免这样想："他们劳心的人好像真有点儿特殊；不然怎么能高高地显现在中央，而且什么也不倚傍呢？"

自己尊敬自己歌颂的结果，羞惭的芽儿早就烂掉了，代替羞惭的是骄傲的粗干。"劳心的人和劳力的人应该分属于两个世界，比方说劳心的人在天上，那么劳力的人岂止在地下，简直在十八层地狱里。"那些骄傲的心这么想。

劳心的人到底劳的什么心呢？一定有人要这样问。这里不妨大略讲一点。

有些人自信有特别的才能，会替天下人想各种的方法。比如有人问，做人应该怎么做？他们就回答，做人要一天到晚，一晚到天亮，一刻不停地劳力，直到临死，还得把这样的好模范传给子孙。比如再问，应该崇拜什么样的人？他们就回答，最切实最可靠只有崇拜他们，因为他们是现成的摆在那里的伟大高尚的人物。他们代天下人想出来的许多意见往往写成书籍，流传后世，成为宝贵的经典。

有些人懂得算学，能够计算劳力的人生产出多少东西来；比如有三百十七升谷子，他们能算明白这就是三石一斗七升。又懂得兑换的事情，一块大洋可以换几个小银元，一个小银元可以换几个铜子儿，他们弄得很清楚。计算和兑换的结果，他们家里谷子和银洋积得很多，人家称他们为富翁。

有些人编成一种戏文，分配停当脚色，排练纯熟，预备

喜庆祝贺的时候演唱，或者日子太空闲，生活太无聊，就敲起锣鼓来演唱。戏文里的故事往往是滑稽的，不是美丽的公主同小白兔结婚，便是穷书生梦里中了状元。看演戏文的自然也是劳心的人；他们劳心，才懂得那戏文的高妙。

也说不尽许多，总之这班劳心的人没有生产出一粒谷子来，没有生产出一个瓦罐来。他们取各种东西吃，取各种东西用，也不想想这些东西怎么生产出来的。

中间也有少数人专门帮助劳力的人想办法。他们或者研究种植的道理，使本来收一升的得收一升半；或者研究制造的技巧，使本来粗陋的制品得以精良。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动手。倘使你要从他们那里得一点可以吃的可以用的东西，他们也只能给你一双空空的手。

劳力的人怎样呢？一部分人传染了贪懒的毛病，同时羡慕那体面显耀的劳心生活，也想加入劳心的一群。可是这时候不比以前了，不能够想怎样便怎样，要加入劳心的一群先得受一番训练。正好那些老牌的劳心的人开出许多学校来，专收羡慕劳心的人，教授劳心的功课。来学的学生塞满了每一间教室。他们个个明白，只待毕了业，那就堂而皇之是劳心的人了，他们的地位在上面的一个世界，有种种的安适和光荣。

每一个劳力的父亲送儿子进学校，对他这样祝祷："现在送你进学校，祝你永与劳力无缘！你将来是劳心的人，一切安适和光荣都属于你！你尽管白吃白用，快乐无穷！"

儿子自然笑嘻嘻地跳进学校，连吞带咽学习那些劳心的功课。有些因为异常用功，没到规定的年限就毕了业。毕业

以后的情形完全合着父亲的祝祷，那是不待说的。

学校里学生越来越多，就是劳力的人越来越少。生产出来的东西渐渐不够大家吃用，这成为全种族的重大问题。

有什么方法增多生产的东西呢？

劳心的人到底劳惯了心，他们略微一想，方法就来了：“这很容易，只须让劳力的人加倍劳力就行了。”

事情就照样做了。劳力的人加倍劳力，生产的东西也加一倍；虽然有许多白吃白用的人，还勉强足够分配。

劳心的人于是开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主张成功实现。那一天，单是葡萄酒一项就倒空了几千万桶，这酒当然是劳力的人酿的。

但是劳心的人还有一件未免懊丧的事。他们取历代祖先的照相来对比，发见一代比一代瘦弱。看看自己躯体，细得像一竿竹，四肢像枯死的树枝，只有头颅还同祖先一样，不曾打折扣；皮色是可怜地白，好像底层没有一丝儿血流过。生活虽安适而光荣，这样的瘦弱毕竟是大可忧虑的。

劳心的人当然明白这完全是太不劳力的缘故。他们想这样下去可不行，也得劳点儿力才好。于是他们做一种打球的游戏。打了一下走向前去，寻到那个球再打一下，再走向前去；这是全身的运动。但是他们不高兴自己带打球的棒，另外雇一些人给他们背袋子，把打球的棒插在袋子里。被雇的自然是劳力的人。

这种游戏成为一时的风尚。无数的田亩开辟作打球的场地。本来是种稻麦蔬菜的，现在铺着一碧如绒的嫩草。一组比赛者跟着另一组比赛者，脚步匀调而闲雅，像电影中特别

慢的镜头。可爱的小白球在空中飞过，背打球棒的人追赶着小白球，看落在什么地方，弄得满头是汗。

有少数人眼光比较远一点儿，说这样不大好，与其打这无谓的球，何不径去耕一亩田，织一匹布。人要生活，总要吃要用，而各种东西总得由劳力生产。眼看情形很危险，劳力的人好像中了魔，大批大批地向劳心的群里钻，说不定会有一个也不剩的那一天，真个不堪设想。不如预先防备，每个劳心的人劳一点力，不论研究什么事情的，都兼做劳力的工作。

这个意见使全体劳心的人哄然发笑。

"谁愿意听这样没出息的意见！劳力的人尚且要拥进学校升为劳心的人，难道我们反而要降下去么？在地上的人希望爬到席上；我们在天上，却自己跌到十八层地狱底里？我们没有那么傻。危机并不是没法排除的，方法很简单，教劳力的人再加倍劳力就是了。"

那些眼光比较远一点儿的人看到大家都不同意，而他们自己又本来没有真个去劳力的勇气，也就罢了。

打球的游戏太轻松了，并不能恢复劳心人的体格。他们摇摇摆摆在路上往来，像盂兰盆会中出现的那些纸糊的大头鬼——头颅实在并不大，因为肢体太小，显得特别大。

劳力的人当不住加倍又加倍的重任，就连本来不想贪懒的人也只好投入劳心的学校，希望透一透气。

到最后一个劳力的人进了学校，这一种族就灭绝了。他们是饿死的。

1931年4月30日发表

附　录：

读　后　感

丰　子　恺

人们常常说，图画比文章容易使人感动。但我总觉得不然。图画只能表示静止的一瞬间的外部的形态，文章则可以写出活动的经过及内容的意义。况言语为日常惯用之物，自比形色容易动人。最近我为圣陶兄的童话描写插画，更切实地感到这一点。

圣陶兄来信嘱我为他的童话描些插画。我接信时就感到高兴，因为我对他的童话已有夙缘：去秋我在病床中曾经读过他发表在《教育杂志》上的《皇帝的新衣》。读一遍不足，想再读一遍；但腕力不能支持杂志的分量，我便特把这一篇童话撕了下来，以便反复玩味。后来把这篇文章塞在褥子下面，到现在依然存在。当时我在病床中读了，曾作种种的感想。我叹美安徒生原作中的小儿，和圣陶兄所作中的王妃，觉得人类之中，小儿最为天真，最保全人的本性，其次要算女子，大人们都已失其本性了。我在回想中观看这世间，觉得有不少的人穿着这种虚空的新衣。……我对圣陶兄的童话，确有这样的一番夙缘。所以他嘱我描写插画，我很高兴应命。我有时为自己所不爱读的文章作插画，依样制图，犹如为文章的内容作图解，最感无聊。现在为我所爱读的文章作插画，或者有些兴味。

他陆续寄下九篇童话来，我把每篇仔细诵读，且选择插画的情景。但结果只有读的时候有兴味，描画依然是为文章的内容作图解！非但无补于文章，反把文章中的变化活跃的情景用具象的形状来固定了。譬如皇帝的相貌，古代英雄石像的姿态，我在读文章的时候看见它们有时可恶，有时可笑，有时可怜，何等变化而活跃！但插画哪有表出这种变化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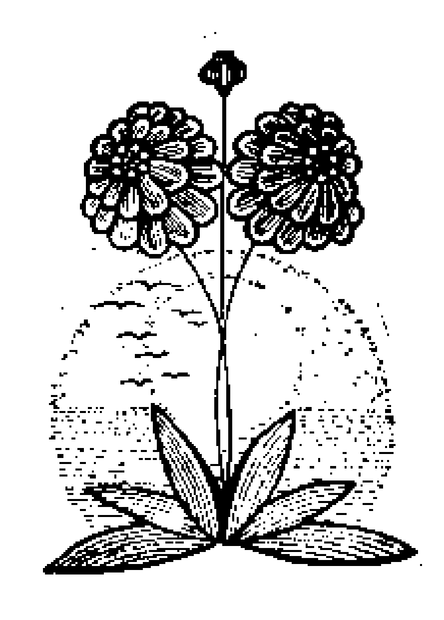
含羞草原来是代替这不合理的世间而羞愧的。可惜这种草世间并不多，我描写时要找些标本都找不到。它们何不繁殖起来，使不合理的世界可以知所觉悟，使蚕儿不致辍工，使熊夫人幼稚园亦不致停办呢？我读这些文章的时候，对于含羞草的见解觉得可敬。对于蚕儿的态度觉得可佩。对于熊夫人的困难的情形，则有更深的同情，因为我自己做过教师，知道不仅熊夫人的幼稚园中有这种情形，就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也有虎儿、猪儿、鸡儿和猴儿；麒麟尤多而显著。读了这些童话，使我想起世间的所有不合理而丑恶的状态。我相信我们一定另有一个十全的世界。在那世界中，熊夫人的幼稚园非常发达，蚕儿赞美工作，含羞草不复含羞。但我的插画不能表示出这些感想，只能描出几种死的状态，非但无补于文章，反而固定了读者的自由的想象。所以我相信读书比描画有兴味，文章比图画容易使人感动。

插画描完之后，圣陶兄嘱我写些读后感，因此我又得欣然地写出这些感想。

1931年4月28日



鳥言獸語





牧　羊　儿

草场的一角有一座小屋子，住着一个孩子和三十多头羊。孩子和羊彼此非常要好，比兄弟姊妹还要亲热。屋子里铺着厚厚的稻草。他们躺在草上，你枕着我的腿，我贴着他的胸，挨挨挤挤的，一同度过又黑又长的夜。

夜虽然又黑又长，他们却觉得很暖和，很有滋味。他们常常做梦，梦见许多可喜的事儿。

一头羊把脑袋一偏，它的角正好抵在孩子的嘴唇边，孩子就做起梦来了。他梦见正当炎热的夏天，自已坐在雪白的帐篷底下，捧着一大碗冰淇淋，吃得正高兴。冰淇淋真凉，从嘴唇直凉到心里，爽快极了。忽然又梦见草场上到处长满了碧绿的大西瓜，成了一大片瓜田。他捧起一个西瓜，用手一拍就成了两半，麦黄色的瓜瓤儿闪闪发亮。他张口大嚼，又甜又凉爽，好像夏天已经过去了。

跟他睡在一起的羊也做梦。有一头羊把它的脑袋靠在另一头羊的胸口上，鼻子和嘴唇蹭着柔软的毛，它就做起梦来。它梦见草场上的草长得又肥又嫩，看着都心爱。它呼唤同伴们，叫大家一同来吃；那种又甜又鲜的味道，大家从来没尝到过。

有一头羊把翘起的腿搁在另一头羊的脖子上，它也做起梦来。它梦见自己在草场上跳跃，越跳越高，仙人掌那么矮，

算不了一回事儿，土墙那么低，也算不了一回事儿，连那么高的榕树，它都跳过去了，跟跳过一丛小草似的。它越跳越高，多么快活呀，它能腾空飞行了，像一只雪白的鸽子，可是它不用翅膀，只要划动它的四条腿就成了。低头向下看，同伴们都在草场上望着它呢。再一看，却是许多雪白的鹅。它使劲喊起来："你们飞吧，你们快飞吧！"

孩子和羊在夜里做的梦，大多是这样的。

等到天一亮，孩子和羊一同起身，来到草场上。他们开始吃东西，羊吃草，孩子吃他带来的饭。吃饱了，大家一同唱歌玩儿，孩子唱《孟姜女》、《一朵茉莉花》，羊唱它们的《咩咩曲》。

他们常常面颊蹭面颊，耳朵蹭耳朵，大家感到又软又痒，非常舒服。有时候两头羊面对面站了起来，彼此前腿扶着前腿，跳起舞来。有时候孩子跟羊赛跑，从草场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有时候孩子抱着羊躺在草地上，仰面看飘着白云的天空。天空像没有波浪的大海，海中有白石头堆成的小岛，还有张起白帆的小船。

草场东边有几棵老榕树，脖子里挂下很长的胡须，随风飘拂。孩子和羊最喜欢这几位老公公，常常到它们跟前去玩儿。孩子和羊玩得高兴，都笑起来；老榕树摇着长胡须，也笑起来。站在一旁的仙人掌伸出了碧绿的胳膊，想跟他们一起玩儿，可是脚埋在土里，一步也动不了。孩子和羊懂得仙人掌的意思，到它们跟前去跟它们玩儿。

大家都很快乐，小孩很快乐，羊很快乐，老榕树和仙人掌也很快乐。

有一天，一位老婆子突然跑到草场上来对孩子说："你的母亲死了，快跟我回去！"

孩子听了，心里像塞进了一件什么东西，眼泪立刻涌出来了，放声大哭起来。他伸出了两只手，好像要抓住什么似地，急急忙忙，跟着老婆子走了。

"他走了。"一头雪白的羊说，声音很凄凉。

"我们少了一个同伴了，"一头双角弯弯的羊说，"他从来没离开过我们。我们没有了他，好像一切都变了样，干什么都没有兴趣了。"

"你们没听见吗，他的母亲死了。"一头长胡须老羊叹息说，它的眼角上闪着泪花。

一头小白羊忍不住哭起来，它呜咽着说："他从此没有母亲了。他再叫母亲也没有人应了，还从此没有奶吃了。这样的痛苦，教他怎么受得了呢？"

小白羊一哭，引得大家都流起眼泪来。所有的小羊都贴紧自己的母亲，觉得自己有母亲可叫，有奶可吃，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

双角弯弯的羊抹着眼泪说："他碰上这样伤心的事儿，我们在这里代他流眼泪，对他没有一点儿用处。我们应当推选几个代表去安慰安慰他，顺便请他早点儿回到我们这儿来。"

"这个主意好。"大家忍着眼泪说。"你就是一个代表。"

大家一共选出了三个代表，双角弯弯的羊是一个，还有两个是卷毛的白羊和长角的灰羊，请它们代表大家去慰问孩子。

三头羊离开了草场，顺着大路向前走。走到三岔路口，它

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只好站住了。

恰好背后来了个人，笑嘻嘻地问他们："你们不认识路吗？"

卷毛白羊点点头说："是的。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他的母亲死了。您知道去他家里应当走哪一条路？"

那个人随便用手一指，笑着说："走左边这条路。正好我也要到那里去，你们就跟我走吧。前边还有岔路，跟着我走没有错。"

三头羊谢了又谢，就跟着那个人走。前边果真有许多岔路，跟着他走一点儿用不着迟疑。走到一座又矮又小的房子前，那个人推开板门，对它们说："孩子就在这里，你们进去吧。"

三头羊急忙奔进去，只想早点儿安慰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没想到身后的板门突然关上了。它们受骗了，被那个人关进了羊圈。第二天，那个人把三头羊宰了，卖了许多钱，自己还饱吃了一顿羊肉。

那天傍晚，羊的主人站在大门口，望见草场上的羊还没有回去，急急忙忙赶来了。他找不着孩子，就发起火来："这个孩子太顽皮，跑到哪儿去了？这时候还不让羊回去。"

主人把羊赶回屋子里，数了数，少了三头。他的火发得更大了，拿起竹竿在羊的身上乱抽。那天夜里躺在床上，他又气又恼，简直没合上眼。直到窗子上有点儿亮光了，他才打定主意。

那天夜里，所有的羊都做了可怕的梦。小羊梦见母亲死

了，衔着母亲的冰冷的乳头，一个劲儿号哭。大羊梦见主人手里的竹竿忽然变成了雪亮的刀，自己的脑袋被砍掉了，脖子痛得没法忍受。母羊梦见自己的孩子被魔鬼捉去了，撒开四条腿赶紧追，怎么也追不上，最后一跤摔醒了。

第二天早上，羊的主人唤了一个人来，对他说："喂羊又麻烦又吃亏，只有傻子才干这种事儿。我把羊全卖给你，你牵回去宰了好卖。"

那个人付了钱，拿长长的绳子把羊拴成几串，牵着走了。

就在羊做可怕的梦的时候，孩子的母亲被放进了棺材。这口棺材是孩子走遍了东村西村，磕了数不清的头，凑了钱买来的。孩子贴着棺材睡着了，好像贴在母亲的胸前。不一会儿他就醒了，看看天色已亮，不知道羊怎样了，急忙向草场跑去。

孩子跑到草场上，一头羊也不见；跑进屋里，也不见羊的踪影。他急了，连忙去见主人。

主人板起脸对他说："你好，到这时候才回来。我已经把羊卖掉了。我不再喂羊了，这里用不着你了。"

孩子一听这话，觉得好像摔了一跤，不是摔在地上，而是摔在半空中，四处没有倚傍。他自己也不知怎么走出了主人家的大门。

草场上从此没有羊也没有孩子了。只有仙人掌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老榕树掀着长胡须在默默地叹息。

1924年1月10日发表

聪明的野牛

在很远很远的树林子里，住着一群野牛。他们随意吃草，随意玩儿，来来往往总是成群结队的，非常快乐。

一天，他们正在树林里的草地上散步，忽然一个穿绿衣裳的邮差来了，给他们送来一封信。接信的那条牛看了看信封，高兴地喊："咱们住在城市里的同族给咱们寄信来了！"

旁的牛听见了，立刻凑过来，都很高兴地喊："快拆开来看！"

接信的那条牛把信拆了，用粗大的声音念起来：

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是从祖先传下来，知道很远很远的地方住着我们的同族，就是你们。我们常常想念你们，常常希望有一天彼此聚在一块儿。你们想，长胡子的羊，大肚子的猪，并不是我们的同族，我们还挺愿意跟他们一块儿游逛，一块儿出来进去，何况你们是我们的同族呢。

我们这里挺好。住得舒服，是瓦盖的房子。吃的也好，是鲜嫩的青草。我们希望你们到这里来，咱们共同享受这些东西。你们住在树林子里，碰到下雨就糟了。你们那里恐怕只有些细小的茅草，这怎么吃得饱呢！来吧，来跟我们共同享受这些好东

西吧。

现在什么事情都方便了，你们千万别嫌远，坐火车来，只要三天工夫就到了。你们没坐过火车吧？挺舒服的，车厢有木板围着，两块木板中间有一道缝，又透气，又可以看看外边的景致。你们应当见识见识。一准坐火车来吧。

我们在这里预备欢迎你们。

住在城市里的你们的同族。

野牛们听了信里的话，都觉得很快活，没想到那么远的同族，居然在远远的地方欢迎他们去共同享受好东西。可是问题来了：马上全体同去呢，还是不马上去，过几天再说？

一条野牛说："去去也可以。不过咱们没坐过火车，不知道那玩意儿容易坐不容易坐。你们没听信上说吗？虽说很方便，也差不多要三天工夫呢。"

又一条野牛说："他们说什么瓦盖的房子，不知道咱们住得惯住不惯。照我想，盖得看不见天，看不见四周围，住在里边总该有点儿气闷。"

第三条野牛说："他们说吃的是鲜嫩的青草，我怕吃不饱。咱们得吃又老又结实的草，这才有嚼头。"他说完，低头咬了一口草，很有味地嚼着。

第四条野牛说："总不该辜负他们的好意，咱们得想个妥善的办法。"

一条聪明的野牛仰起头，摇摇尾巴说："他们欢迎咱们去，咱们也愿意去。咱们怕的，只在去的时候不方便，到了那边

住不惯。据我的意见，咱们不妨推举一位先去看看情形，顺便谢谢他们的好意。要是那边确是好，然后全体去。”

“这意思很好！”全体野牛一齐喊，同时都摇摇尾巴，表示赞成。

一条野牛说：“我们就推举你去，你最聪明。”

“赞成！赞成！”大家又都摇摇尾巴。

那聪明的野牛立刻动身，代表全体野牛，到城市里去看望同族，参观他们的生活情形。

聪明的野牛到了城市，就从火车上下来。他觉得坐火车倒也有趣，树木都往后边跑，平地老是在那里旋转，这过去都没见过。只是那车厢太拘束了，这边也是乘客，那边也是乘客，身子连动都不能动。要是住在城市里常常要坐这个东西，就太不舒服了。

他想着，一面往四外张望。那边一大群牛瞧见他了，立刻都跑过来喊：“欢迎！欢迎！”接着，都围住他，跟他摩脸为礼，然后拥着他回到他们的家。

到家以后，他们领着他看房子，请他吃槽里的草。并且说，这些全是人给预备的，不用他们自己费心。要是不高兴出去，成年住在这里也没什么忧愁。

野牛觉得不明白，他就问：“人为什么要给你们预备房子和草呢？”

“那没有别的，他们跟我们有交情，所以给我们预备这些东西。”

“事情没这么简单吧？我要仔细看看，才会明白。”

“你看吧，”城市里的牛一齐笑起来，“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我们的生活多舒服，人待我们多好了。”

野牛住了几天，觉得这屋子很憋气，完全没有树林里的那种清风。草虽然是嫩的，可是不像野地的草那么有嚼头，有味道。这些都不关紧要，他想弄明白的是人跟他们的交情到底怎么样。

他跟着他们出去玩一会儿，这就让他看出来了。回到家里，他亲切地劝告他们说：“你们弄错了，我看人跟你们并没什么交情。不然，为什么要拿鞭子打你们呢？”

“这有道理。因为我们走错了路，不朝这里走，他一时招呼不过来，所以用鞭子指点我们。这不能算用鞭子打。”

野牛提醒他们说：“你们真是让什么给弄迷糊了，还有可怕的事情等着你们呢。这个人实在是个屠夫！我刚才靠近他，闻到他满身的血腥气，正是咱们同族的血腥气。他为什么要盖房子给你们住，预备草料给你们吃，你们还想不明白吗？”

城市里的牛有点儿怕起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信半疑地说：“不见得吧？”

野牛说：“不见得？还说不见得！等他把你们捆起来，拿出刀来的时候，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呢？”有几条牛垂头丧气地说。

野牛说：“你们听我的话，大家离开这里就是了。”

“离开这里？哪里去住，哪里去吃呢？”

野牛说：“世界上地方多得很。你们只要拔起腿来跑，什么地方不能去！你们一定要住房子吗？树林里的生活才痛快呢。你们一定要吃槽里的草吗？到处跑，到处吃地上的草，味

道比这好得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在这里才能生活，世界上都是咱们生活的地方。我们野牛就因为明白了这一层，所以从来没遇见什么危险。你们是永远住在危险里头，赶快看清楚一点儿吧！”

一条母牛说：“你叫我们离开这里，这怎么成呢？我们跑，人就要追。我们不回来，他手里有鞭子。”

野牛笑了，说：“你们没试过，怎么知道不成呢？你们往四面跑，他去追哪一个好？等他不追了，你们还是可以聚集在一块儿。”

“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只好试一下了。但是，离开这里去过流浪生活，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想想也有点儿害怕。”

第二天，城市里的牛在一个空场上散步，野牛也在里头。

人的屋子里有清脆的磨刀声音。

野牛警告他们说：“听见了吗？时候到了，不能再等了！”

城市里的牛都禁不住打哆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话来。

野牛英勇地喊：“要生活的，就该拿出勇气来！你们忘了吗？拔起腿来跑！往四面跑！”

他这声音好像给大家灌注了一股勇气，大家立刻胆壮了，拔起腿来就往四面跑。他们跑了一会儿，久住的房子和常到的空场都撇在后头了。

看牛的人想不到有这么一回事，马上放下手里的刀，跑出来追。但是追哪一条好呢？他正在发愣，场里空了，一条牛也没有了。

许多牛从好几条路聚集在一块儿，大家说："离开老地方，原来也没什么困难。"

野牛说："跟我回去，尝尝我们野地生活的味道吧。"

他们就到野牛的树林子里，安适地活下去。

1924年5月17日发表

将来做什么

放暑假了，李宜、黄和、潘敏三个同学约好了，一同出去旅行。他们去跟老师告别，并且请老师指教，旅行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老师听了他们的话很高兴，他说："旅行有说不尽的好处，只要你们带着清醒的头脑，所有的见闻都是你们应得的报酬。应该注意什么，却很难说，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物，到了适当的时候，对咱们都会有用处。咱们没法用秤去称，说这一件相当于半斤，那一件只有四两。但是，我不妨给你们出一个题目。你们在留心各种事物的同时，不要忘记解答这个题目，你们这回旅行就更有意义了。"

"什么题目呢，老师？"三个孩子齐声问，三双明莹的眼睛都射出热望的光。

老师说："我曾经问过你们：你们将来要做什么事业？你们总是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问的仍旧是这个问题。不用立刻回答我，只要在旅行中时刻想到它，你们的所见所闻自然会帮助你们作出答案。"

"是这样么？"李宜看着老师的脸，他的头脑中朦胧地浮现一些新鲜的风景和陌生的人物，却想不透这些风景和人物怎么会决定他自己将来的事业。

"我们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做什么事业，最早也要等到

十七八岁吧。"黄和认为眼前还谈不到这个问题。

潘敏接着说："做什么事业，要看各人的能力。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够，还得逐步锻炼；将来可能去经商，也可能去管理医院，现在还没法知道。"

老师点点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说："你们说的都不错。你们年纪还轻，还没有做事业的能力，现在就要选定一种事业是办不到的。我并不要你们现在就选定将来的事业。比如你们这一回出去旅行，向南呢，向北呢，向东呢，向西呢，先得定个方向，才好开步走。我的题目就是教你们选定将来做什么事业的方向。如果尽抬着头空想，是选定不了方向的；从种种切实的经验里，却自然会得出恰当的结论。在旅行中，你们收集到的经验一定非常丰富，所以我教你们留心这个问题。"

"听老师这样说，我们当然愿意随时留心。"三个孩子都这样说，好像约好了似的。

"再会，亲爱的老师。"

"再会，亲爱的小朋友。"

三个孩子辞别了老师出来，望着明蓝的晴空，心里想象着未来的生活有多么美妙。

潘敏说："选定了方向，我们以后所有的努力都准对着它，锻炼的兴趣一定更高了。"

三个孩子最先来到一座城市。街道两旁排列着店铺。水果铺的色彩又鲜又嫩，绸缎铺的色彩却是炫耀的，药房是雪白的，电器店错杂着银白和金黄。忽然一道乳白色的光彩吸

住了他们的眼光，使他们停住了脚步。

这是一家象牙铺，玻璃柜里陈列着象牙雕品，有老寿星，有山水屏风，有女人用的首饰盒子，有赌博用的牌，各色各样，说也说不尽，把一间店堂装饰得洁净可爱，仿佛灰尘见了都自惭形秽，没有一颗敢飞进去似的。

店堂里只有一个老人，低着头，戴着眼镜，伏在柜台上工作。他在雕刻一个象牙球，有小西瓜那么大。那是非常精细的工作，他右手拿着刀，贴着那个象牙球，等了好久好久，似乎还不见他动一动。他的身子好像僵化了，手上的皮色跟白润的象牙相对比，显得更黑更干燥。再看那个象牙球，它的表面已经雕满了极其细致的花卉图案。老人把刀尖插进花卉图案的底层，有一寸多深，在仔细的刺剔。

“这是什么？”李宜问。

老人这才动了一下身子。他抬起头，一只右眼从眼镜侧边瞪着栏杆外边的孩子，原来他的左眼已经瞎了。他嘘了一口气，好像自言自语似地说：“这叫做‘子母牙球’，球里包着球，球里包着球，一共二十四层，每一层球都跟外面的球一样，表面都要雕满工细的花卉。”

“真不容易！”黄和不觉赞叹说。

潘敏也说：“怎么看不出拼缝来呢？”

“什么？拼缝？”老人有点儿动怒了，好像听到了诬蔑他的话似的。“小弟弟，你们不懂，我来告诉你们。如果是拼起来的，那还有什么稀罕？你们要知道，这是整块的象牙！先把外面的花卉雕好了，渐渐把里边镂空，使里边成为一个浑圆的球，可以自由转动，这就是第二层，然后再在第二层的表面

雕刻。就这样镂空一层，雕刻一层，一直到第二十四层——中心的那个小球。小球面上还要雕刻花卉，一点儿也马虎不得。小弟弟，你们想，我一生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做了一生？”三个孩子一齐注视老人拿着刀的手，觉得这真是一只神奇的手，要不，怎么能做这种连想也很难想得清楚的工作呢。

“怎么不是一生？”老人说，“像你们这么大的年纪，我就学这宗手艺，现在已经六十九了。”

“这样的球，你雕过多少个了？”李宜问。

“雕一个至少得一年半，哪里能雕多少。记得这是第二十一个。”

“这个球有什么用处？”潘敏问。

“富贵人家嫁女儿，这是嫁妆里最贵重的摆设。‘母子牙球’，名儿就是多子多孙的好兆头。我手里的这一个是贾家定下的，大富翁，五百万的家私。他们家的小姐就要出嫁了，好日子定在明年春天，我的球才雕到第九层呢。”

老人说到这里，急忙低下头继续工作，好像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监视着他。他的身子又恢复了方才的僵化的模样。

三个孩子用眼光向老人告别。他们离开了象牙铺，一边走一边议论。

李宜说：“这种手艺真神奇！”

黄和说：“虽然神奇，却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位老人耗费了一生的精力，只给二十几个人，每人作了一件精致的摆设。”

潘敏说：“给少数几个人做摆设，装场面，都没有什么意

义。就像从前的文人，给皇帝作文刻碑，颂扬功德，现在看来也只是演滑稽戏。”

黄和说：“咱们不要忘记了老师的问题。咱们将来愿意做雕刻‘母子牙球’这一类的事业么？”

李宜和潘敏同声回答说：“不，不，谁愿意给少数几个人做摆设装场面呢！”

黄和高兴地接着说：“我也决不愿意，咱们三个的想法是相同的。”

第二天早晨，三个孩子走到郊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荷花塘，沿岸栽着垂柳，蝉声急一阵缓一阵地从柳条丛中送出来。还离得很远，他们已经闻到了荷花的清香，都觉得心神舒爽，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走到塘边，他们看到一个新奇的景象，许多男的女的，一个人乘坐一只木盆，在绿叶红花之间来来往往。他们都一只手托着瓷钵，另一只手攀住一朵荷花，轻轻地把花朵朝下弯，好像把什么倒在瓷钵里；然后轻轻地放手，让花朵依旧直立，接着又攀另一朵。男的女的忽来忽往，荷花荷叶摇摆不定，整个荷塘成为一个红绿舞动的场面。

“他们在做什么？”李宜的眼睛都看花了。

黄和直望着荷塘说：“当然不是采菱，也不是采荷花。他们好像在侍候荷花梳妆打扮哩。”

李宜和潘敏都笑了，觉得这个比拟挺有趣儿。

两个姑娘把木盆划到岸边，上岸来了。她们都捧着一只瓷钵，用鲜嫩的荷叶盖着，好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脸上的神

色又高兴又郑重。

李宜忍不住走上去问："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你们的钵里盛的什么东西？"

两个姑娘看这三个孩子都这样好奇，很愿意解答他们的疑问。她们十分小心地把瓷钵放在地上，挺直身子，掠了掠额前蓬乱的头发，个儿稍高的那个才开口说：

"钵里盛的是荷花花心中的露珠。一朵荷花只有一滴，这么大的一滴。"她说着，右手的拇指抵着小指，露出小指的一丁点儿指尖，表示露珠那么细小。

另一个姑娘弯下身来，揭开盖在瓷钵上的荷叶，对孩子说："你们看，一个早晨，只收到这么一点儿。"

三个孩子围着瓷钵低头看，钵底里只有一薄片清水，香气很浓，他们闻着，好像来到了茂密的荷花深处。

"你们把露珠收回去，是自己喝么？"李宜又问。

"不是，不是。"两个姑娘连连摇头，好像受到了过分的抬举，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

个儿稍高的姑娘说："这露水不是给人喝的。你们要知道，这里的荷花很特别，是别地方都没有的，好处就在它的香气。一般的荷花香气清，但是很淡；这里的荷花香气也清，却非常浓。一般的荷花，香气容易消散；这里的荷花，香气经久不散，沾到什么东西上，十天半个月还是香喷喷的。经化学专家检验，知道这里的荷花花心中的露珠最适宜制造上等香水。所以每年到了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每天清早都要到这里来收取花心中的露珠。把大家收到的露珠汇集在一起，送到制造香水的工厂，不知要经过多少回提炼，加进哪些质料，

才制成一瓶一瓶的香水。听说小小的一瓶，价钱足够我们一家人半年的吃用呢，自然只有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才用得起。”

三个孩子这才明白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好像听了什么神怪故事。

另一个姑娘郑重地端起瓷钵，对她的同伴说：“咱们快回去吧。天气这样热，多耽搁一会儿，露水就会多干掉一点儿，我们就得多损失一点儿。”

两个姑娘小心地捧着瓷钵，急急忙忙回去了。

黄和望着她们的背影，叹息说：“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做这样的工作的人。”

“这当然又是没有意义的事儿。”潘敏一只手轻轻地搔着前额，沉入深思。

李宜接着说：“为什么没有意义，咱们不妨仔细想想。”

潘敏说：“香水这东西，根本没有用处。”

黄和说：“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呢？何必花费这许多心思和劳力，制造出只能让人闻到点儿香气的东西，给少数几个太太小姐洒在身上呢？”

潘敏说：“不问制造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用，只要能换到钱就好。这跟昨天那个老人雕象牙球，不是一个样儿吗？”

李宜最后归结说：“这一类事儿都是咱们不愿意做的。咱们将来不能闭着眼睛，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处，只要能换到钱就好。”

他们走到大河边上。这条大河是运输要道，岸边的码头

上停泊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船。一支支桅杆矗立在空中，跟那些从桅顶斜曳下来的绳索构成粗犷壮美的线条。许多搬运的人在码头上忙碌着，他们赤着膊，浑身是汗，有的把船上的货物搬下来，有的把货物搬上船去。有的船装满了货物，开走了；又高又宽的帆影映在阳光闪耀的河面上，渐渐远去，到远处河身一曲，只看见布帆像手帕一般，在平原上缓缓移动。

码头上排列着许多仓库。三个孩子走到一座仓库门口，看到不少人挑着箩筐进进出出。挑进去的是麦子，他们把麦子倒在地上，出来的时候，箩筐就空了。仓库里，黄金色的麦子已经堆得两尺多高了，还有麦子在不断地倒上去，跟先在那里的麦子混和在一起。

一个穿深青布衫的人挑着空箩筐出来了，黄和拦住他问："您那麦子是哪里来的？"

"我自己种出来的。"那个人拍了拍胸脯，好像表示他有种出麦子来的力量。

黄和指指那些出出进进的人，又问："那么他们的呢？"

"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

"为什么把麦子堆在这里？"

"堆在这里等待装船，好运到别处去。这条河四通八达，向东，向南，向西，向北，麦子装上了船，哪里都能去。"那个人举起右臂，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好像他是主人，把自己的领地指给别人看似的。

"原来这样。谢谢您的好意。"三个孩子一同说。

那个人挑着空箩筐走了，三个孩子还站在那里看。一担

麦子倒出来，就跟大伙儿的麦子并了家；接着来的第二担第三担，情形也一样。李宜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假若有一个人想从这仓库里拣出一担麦子来，要每一颗都是他自己种的，这办得到吗？"

"当然办不到。"潘敏说。"但是谁都相信，这仓库里有他的一担麦子。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种的麦子拣出来呢？"

黄和转过身去，望着岸边的无数桅杆，他说："一个人种出来的一担麦子，可能让船运到八处十处，甚至一百处地方去。这条大河里有开往各处去的船。"

潘敏接上去说："不管运到多少处地方，都是供人们吃饱肚子的呀。咱们中午吃的馒头，说不定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去年种的麦子做的哩。有人种出麦子来，就有人受到实惠。不管麦子积聚在一处，或者分散到各地，实际上毫无分别，受到实惠的同样是人们。一个人多种出一担麦子来，人们的食物就丰足一些。"

"这很有意义！"李宜好像发现了新事物一般，兴奋地喊起来。"生产一些东西，能使人们得到实惠。像这些挑着箩筐的人一样，各自把自己种出来的麦子倒在仓库里；咱们将来要做的，应该也是这样的事业。"

"对，应该是这样的事业。"潘敏和黄和一同举起右臂说。

他们又去参观一个纺织工厂。工厂里有三千多个男女工人。机器都由皮带带动，轮子在旋转，杠杆在伸缩；工人用他们的手和脚，全神贯注地管理着机器；一间厂房就是一个活跃生动的世界。机器的声音有点儿震耳，但是很均匀，而

且有拍节，好像奏一支雄壮的乐曲。

三个孩子先到材料库，雪白的棉絮堆得比他们的身子还高。搬运工人还在一大包一大包地背进来，这座棉絮的山还在不断地扩大。

黄和凑近他的同伴高声说："跟麦子仓库里的情形一个样儿，这些棉絮不知道是多少个人种出来的，现在混和在一起了。"

李宜和潘敏都点点头，表示他们也理会到了。

他们又来到纺纱车间。送到这里来的棉絮先弹得很松，再梳得很匀，然后搓成棉条，纺成粗纱，纺成细纱，这些工作都是由工人操纵的机器来完成的。

走出纺纱车间的时候，潘敏很有兴味地说："把棉絮弹松梳匀，这是工人的力量；工人把种棉花的人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了。把弹松梳匀了的棉絮搓成棉条纺成纱，这也是工人的力量；工人把种棉花的人的力量绞结在一起，变得更加紧密更加坚实了。呀，如果没有人的力量，就什么事儿也做不成。"

"是呀，值得赞美的是人的力量！力量，力量，人的力量！"黄和好像唱进行曲似的。他右手挽着潘敏，左手挽着李宜，三个人踏着整齐的步伐，像上操的士兵一样，走向织布车间。

织布车间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台织布机。织布机上整整齐齐地张着经线，梭子急速地一来一回，引着纬线在经线之间穿过。可以看出来，在卷布轴上，新织成的布很快地在增加。

"看！"黄和摇动两个同伴的手。"由于织布工人的力量，种

棉花的人的力量又互相交织在一起了。”

李宜听了很感动，他说：“咱们有衣服穿，世界上所有的人有衣服穿，都受这种力量的恩惠！”

“谁说不是呢！”潘敏像宣誓般地说。“咱们选定了将来的事业的方向了。拿出自己的力量来，跟大家的力量融合在一起，绞结在一起，交织在一起，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大家享用，这是最正当的方向。”

“不错。咱们认定了，这是最正当的方向。”黄和紧握着潘敏和李宜的手，好像彼此立下了信约。

李宜笑着说：“我们这回回去，能够回答老师的问题了，用不着再像以前那样摇头了。”

1931年10月14日发表

原题为《将做些什么》

月姑娘的亲事

据说，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儿：

月姑娘要挑选一个最有用的丈夫。人家猜想，她会选中太阳吧？可是她嫌太阳太懦弱无用了，每天呆呆地站在天空中，什么事儿也不干。她不愿意有那样的丈夫。

月姑娘听说世界上最有用的是电。他能够变成光，像太阳一样照耀；他能够变成热，像木柴煤炭一样煮东西；他能够变成力量，像牛和马一样拉车，像人一样做工：电才是她所想望的丈夫。她请专替人作媒的月下老人到电那里去，问电要不要娶她做妻子。

月下老人非常高兴地跑去，他以为月姑娘那样漂亮，她的婚事一定一说就成功。他找到了电，眯着老花眼说："恭喜你，你的运气来了！那位月姑娘——世界上最美丽的一位——爱上你了！她叫我来替她作媒，可不是你的运气来了？"

电觉得很奇怪，他问："你可知道她为什么爱上了我？"

月下老人说："她说你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一个，能够做一切伟大的工作。她说只有你才配做她的丈夫。"

电摇头说："她要嫁给世界上最有用的一个，我就不配做她的丈夫了。她说我有用，那没有错；可是我还得靠着煤。我的老家是发电机，一定要等燃烧着的煤给了我力量，我才能够跑出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样看来，煤比我更有用，请

月姑娘嫁给煤吧。如果嫁了我，她将来会失望的。我怕她将来失望，只好辜负她的好意了。”

月下老人觉得电的话很有道理，就去回覆月姑娘，说这桩亲事没说成。月姑娘听说煤比电更有用，就请月下老人到煤那儿去，替她说亲。

月下老人找到了煤，又眯着老花眼说：“煤先生，月姑娘听说你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一个，能够把力量给电先生，使他做一切伟大的工作。因此她爱上了你，特地叫我来替她作媒。”

煤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儿，很惭愧地说：“月姑娘的好意，我十分感激。只是我年纪老了，加上隐居在地底下几千万年，弄得浑身黢黑，万万配不上那样漂亮的月姑娘。请您老先生替我婉言谢绝了吧。你老先生果真要替月姑娘作媒，我看还是把植物先生介绍给她吧。植物先生是我的本家，年纪可比我轻多了。”

月姑娘又请月下老人去找植物。植物听月下老人说明了来意，也不敢答应。他埋怨说：“煤把我介绍给月姑娘，真是老糊涂了。月姑娘要挑选的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一个，我虽然有用，哪儿说得上最有用呢？世界上最有用的是太阳先生。就说我吧，我所有的力量都是他给的；要是没有他，我就不能摄取泥土里和空气中的养料，做成我的血和肉。请您老先生告诉月姑娘吧：太阳是世界上一切力量的泉源，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一个。要是没有太阳，也就不会有植物，不会有煤，不会有电了。”

月姑娘听了月下老人的回覆，很是发愁。

月下老人安慰她说："好姑娘，不用烦恼。太阳既然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一个，你就嫁给他吧。看他呆呆地站在天空中，好像什么事儿也不干，实际上他做的却比谁都多呢。你还犹豫什么呢？我到太阳那儿去了，这一回保你一说就成功。"

月姑娘望着月下老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一声不响，她默默地同意了月下老人的建议。

1934年5月发表

最有意义的生活

一块小青石和一块小黑石被山水冲到滩上，停留在许多石块中间，已经一年光景了。它们身旁长着青青的草，开着可爱的小花，常常有蝴蝶和蚱蜢飞来。它们的生活平静极了，安适极了。

一天，小青石对小黑石说："太安静了，有点儿不习惯！"

小黑石回答说："是的，真个太安静了。回想被山水冲下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将要怎么样了，那情形真跟梦里一般。"

小青石说："这样安静的日子，我过厌了。一年到头耽在这儿，太乏味了。要是我能够跟蝴蝶和蚱蜢一个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该多好呀！"

小黑石想了一会儿才说："别胡说了，咱们石头天性就是老耽着不动的。"

"虽说是天性，老耽着不动有什么出息呢？"小青石说，"在山上咱们的老家里不是有许多水晶和玛瑙吗？它们都到都市里去了，有的成了姑娘的发簪，有的成了哥儿的钮扣。它们到处都去，长了不少见识，过着有趣的生活。我身上也有好看的光彩，到了都市里，说不定也会成为姑娘的发簪，成为哥儿的钮扣。"

"你的话也许没错。"小黑石说，"可是你怎么去呢？"

小青石说："我希望有谁把我拣去，带到都市里，老耽在这里真把我闷死了。再说，要是山上发大水，把咱们一直冲进了大海，那就完了。咱们沉入海底，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了。"

小黑石被太阳晒得暖旸旸的，非常舒服，它只觉得小青石的话越来越模糊，一会儿就睡着了。

过了几天，石滩上来了一群工人。他们用铁铲铲起石块，投进小车；又把小车推上岸，把小石头装上火车，运进都市去。

小青石得意地想："我就要到都市里去了！说不定会跟水晶和玛瑙碰头吧。我将会成为发簪还是成为钮扣呢？不管成为什么都一样，总之是姑娘和哥儿的朋友了。喂，快把我也铲起来吧！"

果然，小青石和小黑石跟别的小石头一起，被铁铲铲起来了。在投进小车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小黑石掉了下来，滚进了草丛里。

小青石大声喊："怎么啦，我的朋友？你怎么不一同去呀？"

可是一点儿回音也没有。小青石非常可怜小黑石，大家都要到城市里去了，只有它一个仍旧留在这里。

一会儿，小车动起来了。小青石满心欢喜，小车很颠簸，它却觉得异样的舒服。

第三天早上，小青石和许多同伴被卸在一条宽阔的道路边上。一把大铁铲把它们铲起来，跟沙和水泥混在一起，加上水，翻来覆去地搅拌。

小青石浑身沾着湿漉漉的水泥，被搅得头都晕了。它不免生气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蛮不讲理的，把我们翻来覆去搅拌。为什么不把我们送到珠宝铺子里去呢？"

大铁铲更加使劲地搅拌。小青石浑身涂满了沙和水泥，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最后，它跟沙和水泥在一起，被铺在道路上，压得平平地，盖上了一张草席。

小青石累极了，它一声不响，忽然觉得它跟周围一同变硬了。它原先是坚硬的石块，这时候好像比先前硬了许多倍，跟先前大不相同了。过了些时候，草席被揭掉了，一只草鞋正好踏在小青石上。

"奇怪，我变成什么东西了？"小青石想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它已经成为水门汀的一小部分了。

从此以后，每天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脚在小青石上踩过：小朋友的穿着布鞋的脚，小贩的穿着草鞋的脚，年轻的女人穿着缎鞋的脚，乞丐赤着的脚。小青石看着许许多多人的脚，心里非常快乐。

自己成了让所有的人走的路，真是再快乐没有了。小青石不属于姓张的，也不属于姓李的；它不是谁私有的东西，而是为大众服务的一个。它支持着大众的脚，它不再羡慕水晶和玛瑙了。它想："我过的是最有意义的生活。"

"小黑石说得很对，咱们石头的天性就是老耽着不动的。不过，要像我现在这样老耽着不动才有意义呢！"小青石这样想着，看着在它身上踩过的脚。

1934年5月发表

原分成两篇，题为《到都市里去》和《它支持着大众的脚》

“鸟言兽语”

一只麻雀和一只松鼠在一棵柏树上遇见了。

松鼠说：“麻雀哥，有什么新闻吗？”

麻雀点点头说：“有，有，有。新近听说，人类瞧不起咱们，说咱们不配像他们一样张嘴说话，发表意见。”

“这怎么说的？”松鼠把眼睛眯得挺小，显然正在仔细想，“咱们明明能够张嘴说话，发表意见，怎么说咱们不配？”

麻雀说：“我说得太简单了。人类的意思是他们的说话高贵，咱们的说话下贱，差得太远，不能相比。他们的说话值得写在书上，刻在碑上，或者用播音机播送出去。咱们的说话可不配。”

“你这新闻从哪儿来的？”

“从一个教育家那里。昨天我飞出去玩，飞到那个教育家屋檐前，看见他正在低头写文章。看他的题目，中间有‘鸟言兽语’几个字，我就注意了。他怎么说起咱们的事情呢？不由得看下去，原来他在议论人类的小学教科书。他说一般小学教科书往往记载着‘鸟言兽语’，让小学生跟鸟兽作伴，这怎么行！他又说许多教育家都认为这是人类的堕落，小学生尽念‘鸟言兽语’，一定弄得思想不清楚，行为不正当，跟鸟兽没有分别。最后他说小学教科书一定要完全排斥‘鸟言兽语’，人类的教育才有转向光明的希望。”

松鼠举起右前腿搔搔下巴，说："咱们说咱们的话，并不打算请人类写到小学教科书里去。既然写进去了，却又说咱们的说话没有这个资格！要是一般小学生将来真就思想不清楚，行为不正当，还要把责任记在咱们的账上呢。人类真是又糊涂又骄傲的东西！"

"我最生气的是那个教育家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什么叫'让小学生跟鸟兽作伴，这怎么行'！什么叫'一定弄得思想不清楚，行为不正当，跟鸟兽没有分别'！人类跟咱们作伴，就羞辱了他们吗？咱们的思想就特别不清楚，行为就特别不正当吗？他们的思想就样样清楚，行为就件件正当吗？"麻雀说到这里，胸脯挺得高高的，像下雪的时候对着雪花生气那个样儿。

松鼠天生是聪明的，它带着笑容安慰麻雀说："你何必生气？他们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咱们可以还敬他们，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什么事儿都得切实考察，才能够长进知识，增多经验。我现在想要考察的是人类的说话是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高贵，究竟跟咱们的'鸟言兽语'有怎样的差别。"

"只怕比咱们的'鸟言兽语'还要下贱，还要没有价值呢！"麻雀还是那么气愤愤的。

"麻雀哥，你这个话未免武断了。评论一件事儿，没找到凭据就下判断叫作武断。武断是不妥当的，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咱们要找凭据，最好是到人类住的地方去考察一番。"

"去，去，去，"麻雀拍拍翅膀，准备起程，"我希望此去找到许多凭据，根据这些凭据，咱们在咱们的小学教科书里写，世间最下贱最没价值的是'人言人语'，咱们鸟兽说话万不可

像人类那样！"

"你的气还是消不了吗？好，咱们起程吧。你在空中飞，我在树上地下连跑带跳，咱们的快慢可以差不多。"

麻雀和松鼠立刻起程，经过密密簇簇的森林，经过黄黄绿绿的郊野，到了人类聚集的都市，停在一座三层楼的屋檐上。

都市的街道上挤着大群的人，只看见头发蓬松的脑袋汇合成一片慢慢前进的波浪，也数不清人数有多少。走几步，这些人就举起空空的两只手，大声喊："我们有手，我们要工作！"一会儿又拍着瘪瘪的肚皮，大声喊："我们有肚子，我们要吃饭！"全体的喊声融合成一个声音，非常响亮。

听了一会儿，松鼠回头跟麻雀说："这两句'人言人语'并不错呀。有手就得工作，有肚子就得吃饭，这不是顶简单顶明白的道理吗？"

麻雀点点头，正要说话，忽然看见下边街道上起了骚动。几十个穿一样衣服的人从前边跑来，手里拿着白色短木棍，腰里别着黑亮的枪，到大群人的跟前就散开，举起短木棍乱摇乱打，想把大群人赶散。可是那大群人并没散开，反倒挤得更紧了，脑袋汇合成的波浪晃荡了几下，照样慢慢地前进。

"我们有手，我们要工作！"

"我们有肚子，我们要吃饭！"

手拿短木棍的人们生气了，大声叫："不许喊！你们是什么东西，敢乱喊！再像狗一样乱汪汪，乌鸦一样乱聒噪，我们就不客气了！"

麻雀用翅膀推松鼠一下，说："你听，你刚才认为并不错的两句'人言人语'，那些拿短木棍的人却认为'鸟言兽语'，不

准他们说。我想这未必单由于糊涂和骄傲，大概还有别的道理。”

松鼠连声说：“一定还有别的道理，一定还有别的道理，只是咱们一时还闹不清楚。不过有一桩，我已经明白了：人类把自己不爱听的话都认为‘鸟言兽语’，狗汪汪啦，乌鸦刮噪啦，此外大概还有种种的说法。”

麻雀说：“他们的小学教科书排斥‘鸟言兽语’，想来就为的这一点。”

松鼠和麻雀谈谈说说，下边街道上的大群人渐渐走远了。远远地看着，短木棍还是迎着他们的面乱摇乱打，可是他们照样挤在一块儿，连续不断地发出喊声。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拐到左边街上去，人看不见了，喊声也不像刚才那么震耳了。松鼠拍拍麻雀的后背，说：“咱们换个地方看看吧。”

“好，”麻雀不等松鼠说完，张开翅膀就飞。松鼠紧紧跟着麻雀的后影，在接接连连的屋顶上跑，也很方便。

大约赶了半天路程，它们到了个地方。一个大广场上排着无数军队，有步队，有马队，有炮队，有飞机，有坦克，队伍整齐得很，由远处看，像是很多大方块儿，刚用一把大刀切过似的。这些队伍都面对着一座铜像。那铜像铸的是一个骑马的人，头戴军盔，两撇胡子往上撅着，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

麻雀说：“这里是什么玩意儿？咱们看看吧。”它说着，就落在那铜像的军盔上。松鼠一纵，也跳上去，藏在右边那撇胡子上，它还顺着胡子的方向把尾巴撅起来。这么一来，从下边往上看，就只觉那铜像在刮胡子的时候少刮了一刀。

忽然军鼓打起来了，军号吹起来了，所有的军士都举手行礼。一个人走上铜像下边的台阶，高高的颧骨，犀牛嘴，两颗突出的圆滚滚的眼珠。他走到铜像跟前站住，转过来，脸对着所有的军士，就开始演说。个个声音都像从肚肠里迸出来的，消散在空中，像一个个炸开的爆竹。

"咱们的敌人是世界上最野蛮的民族，咱们要用咱们的文明去制服他们！用咱们的快枪，用咱们的重炮，用咱们的飞机，用咱们的坦克，叫他们服服贴贴地跪在咱们脚底下！他们也敢说什么抵抗，说什么保护自己的国土，真是猪的乱哼哼，鸭子的乱叫唤！今天你们出发，要拿出你们文明人的力量来，教那批野蛮人再也不敢乱哼哼，再也不敢乱叫唤！"

"又是把自己不爱听的话认为'鸟言兽语'了。"松鼠抬起头小声说。

麻雀说："用快枪重炮这些东西，自然是去杀人毁东西，怎么倒说是文明人呢？"

"大约在这位演说家的'人言人语'里头，'文明''野蛮'这些字眼儿的意思跟咱们了解的不一样。"

"照他的意思说，凶狠的狮子和蛮横的鹰要算是最文明的了。可是咱们公认狮子和鹰是最野蛮的东西，因为它们太狠了，把咱们一口就吞下去。"

松鼠冷笑一声说："我如果是人类，一定要说这位演说家说的是'鸟言兽语'了。"

"你看！"麻雀叫松鼠注意，"他们出发了。咱们跟着他们去吧，看他们怎么对付他们说的那些'野蛮人'。"

松鼠吱溜一下子从铜像上爬下来，赶紧跟着军队往前走。

后来军队上了渡海的船，松鼠就躲在他们的辎重车里。麻雀呢，有时落在船桅上，有时飞到辎重车旁边吃点儿东西，跟松鼠谈谈，一同欣赏海天的景色，彼此都不寂寞。

几天以后，军队上了岸，那就是“野蛮人”的地方了。麻雀和松鼠到四外看看，同样的山野，同样的城市，同样的人民，看不出野蛮在哪里。它们就离开军队，往前进行，不久就到了一个大广场。场上也排着军队。看军士手里，有的拿着一枝长矛，有的抱着一杆破后膛枪，大炮一尊也没有，飞机坦克更不用说了。

“麻雀哥，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松鼠用它的尖嘴指着那些军队说：“像这批人没有快枪、大炮、飞机、坦克等等东西，就叫‘野蛮’。有这些东西的，像带咱们来的那批人，就叫‘文明’。”

麻雀正想说什么，看见一个人走到军队前边来，黑黑的络腮胡子，高高的个子，两只眼睛射出愤怒的光。他提高嗓子，对军队作下面的演说：

“现在敌人的军队到咱们的土地上来了！他们要杀咱们，抢咱们，简直比强盗还不如！咱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给他们一个强烈的抵抗！”

“给他们一个强烈的抵抗！”军士齐声呼喊，手里的长矛和破后膛枪都举起来，在空中摆动。

“哪怕只剩最后一滴血，咱们还是要抵抗，不抵抗就得等着死！”

麻雀听了很感动，眼睛里泪汪汪的。它说：“我如果是人

类，凭良心说，这里的人说的才是‘人言人语’呢。”

但是松鼠又冷笑了。“你不记得前回那位演说家的话吗？照他说，这里的人说的全是猪的乱哼哼，鸭子的乱叫唤呢。”

麻雀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现在才相信‘人言人语’并不完全下贱，没有价值。我当初以为‘人言人语’总不如咱们的‘鸟言兽语’，你说我武断，的确不错，这是武断。”

“我看人类可以分成两批，一批人说的有道理，另一批人说的完全没道理。他们虽然都自以为‘人言人语’，实在不能一概而论。咱们的‘鸟言兽语’可不同，咱们大家按道理说话，一是一，二是二，一点儿没有错儿。‘人言人语’跟‘鸟言兽语’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嗡——嗡——嗡——

天空有鹰一样的一个黑影飞来。场上的军士立刻散开，分成许多小队，往四外的树林里躲。那黑影越近越大，原来是一架飞机，在空中绕了几个圈子，就扔下一颗银灰色的东西来。

轰！

随着这惊天动地的声音，树干、人体、泥土一齐飞起来，像平地起了个大旋风。

麻雀吓得气都喘不过来，张开翅膀拚命地飞，直飞到海边才停住。用鼻子闻闻，空气里好像还有火药的气味。

松鼠比较镇静一点儿。它从血肉模糊的许多尸体上跑过，一路上遇见许多逃难的人民，牵着牛羊，抱着孩子，挑着零星的日用东西，只是寻不着它的朋友。它心里想：“怕麻雀哥也成为血肉模糊的尸体了！”

1936年1月10日发表

火车头的经历

我出身英国的机器厂，到中国来给中国人服务。我肚子大，工人不断地铲起又黑又亮的煤块给我吃，我就吃，吃，吃，永远也吃不够。煤块在肚子里渐渐消化，就有一股力量散布到我的全身，我只想往前跑，往前跑，一气跑上几千几万里才觉得畅快。我有八个大轮子，这就是我的脚，又强健，又迅速，什么动物的脚都比不上。我的大轮子只要转这么几转，就是世界上最快的马也要落在背后。我有一只大眼睛，到晚上，哪怕星星月亮都没有，也能够看清楚前边的道路。我的嗓子尤其好，只要呜——呜——喊几声，道旁边的大树就震动得直摇晃，连头上的云都会像水波一样荡漾起来。

我的名字叫机关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都不喜欢叫我这个名字，也许是嫌太文雅太不亲热吧。他们愿意像叫他们的小弟弟小妹妹那样，叫我的小名——火车头。

我到中国来了几年，一直在京沪路上来回跑，从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南京。这条路上的一切景物，我闭着眼睛都说得出来。宝盖山的山洞，几个城市的各式各样的塔，产螃蟹著名的阳澄湖，矗起许多烟囱的无锡，那些自然不用说了。甚至什么地方有一丛竹子，竹子背后的草屋里住着怎样的一对种田的老夫妻，什么地方有一座小石桥，石桥旁边有哪几条渔船常来撒网打鱼，我也能报告得一点儿没有错儿。我

走得太熟了，你想，每天要来回一趟呢。

我很喜欢给人服务。我有的是力量，跑得快，要是把力量藏起来不用，死气沉沉地站在一个地方不动，岂不要闷得慌？何况我给服务的那些人又都很可爱呢。他们有上学去的学生，带了粮食菜蔬去销售的农人，还有提着一篮子礼物去看望女儿的老婆婆，捧着一本《旅行指南》去寻访名胜的游历家。他们各有正当的事情，都热烈地欢迎我，我给他们帮点儿忙正是应该。

但是我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人发了一道命令，说要我把他单独带着跑一趟。这时候，学生、农人、老婆婆、游历家都不来了，我只能给他一个人服务。给一个人服务，这不是奴隶的生活吗？那个人来了，有好些人护卫着他，都穿着军服，腰上围着子弹带，手里提着手枪。他们这些人自己也并不想到什么地方去，也只是给一个人服务。他们过的正是奴隶生活。这且不去管他。后来打听这“一个人”匆匆忙忙赶这一趟是去干什么，那真要把人气死，原来他是去访问一个才分别了三天的朋友，嘻嘻哈哈谈了一阵闲天，顺便洗了一个舒服的澡，然后去找一个漂亮的女子，一同上跳舞场去！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的奴隶呢？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差遣，我一定回他个不侍候。可恨我的机关握在别人手里，机关一开，我虽然不愿意跑，也没法子。“毁了自己，也毁了那可恶的人吧！”我这样想，再也没有心思看一路的景物。同时我的喊声也满含着愤怒，像动物园里狮子的吼叫一样。

昨天早上，我在车站上站着，肚子里装了很多煤块，一

股力量直散布到八个大轮子，准备开始跑。忽然一大群学生拥到车站上来了，人数大约有两三千。他们有男的，有女的，都穿着制服。年纪也不一律，大的好像是已经三十左右，小的只有十三四岁。他们的神气有点儿像——像什么呢？我想起来了，像那年“一二八”战争时候那些士兵的派头：又勇敢，又沉着，就是一座山在前面崩了，也不会眨一眨眼睛。听他们说话，知道是为国家的急难，要我带他们去向一些人陈述意见。

这是理当效劳的呀，我想。为国家的急难，陈述各自的意见，这比上学、销售农产品更加正当，更加紧要，我怎么能不给他们帮点儿忙呢？“来吧，我带你们去，我要比平常跑得更快，让你们早一点儿到达目的地！”我这样想，不由得呜——呜——地喊了几声。

这群学生大概领会了我的意思，高高兴兴地跳上挂在我背后的那些客车。客车立刻塞满了，后上去的就只得挤在门口，一只脚踩着踏板，一只手拉住栏杆，像什么东西一样挂在那里。他们说：“我们并不是去旅行，辛苦一点儿没关系，只要把我们送到就成了。”

但是大队的警察随着赶到了。他们分散在各辆客车旁边，招呼普通的乘客赶快下车，说这趟车不开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正准备着一股新鲜的力量，想给这列车的乘客服务，怎么说这趟车不开了呢！我看那些乘客提着箱子，挟着包裹，非常懊丧的样子，从客车上走下来，我心里真个像欠了他们的债那样抱歉。“我每天都情情愿愿给你们服务的，可是今天对不起你们了！”

普通乘客走完以后，警察又叫那批学生下车，还是说这趟车不开了。我想，学生因为有非常正当非常紧要的事儿，才来坐这趟车的，他们未必肯像普通乘客那样，就带着懊丧的心情回去吧？

果然，学生喊起来了："我们不下车！不到目的地，我们决不下车！"声音像潮水一般涌起来。

呜——，我接应他们一声，意思是"我有充足的力量，我愿意把你们送到目的地！"

事儿弄僵了。警察虽说是大队，可是没法把两三千学生拉下车来，只好包围着车站，仿佛就要有战事发生似的。这是车站上不常有的景象：一批乘客赶回去了，另一批乘客在车上等，可是车不开。警察如临大敌，个个露着铁青的脸色，像木桩一样栽在那里。我来了这几年，还是头一回看见这景象呢。铁栅栏外边挤满了人，叫印度巡捕赶散了①，可是不大一会儿，人又挤满了，都目不转睛地往里看。

后来陆陆续续来了好些人，洋服的，蓝袍青褂的，花白胡子的老头子，戴着金丝眼镜脸上好像擦了半瓶雪花膏的青年。他们都露出一副尴尬的脸色，跑到客车里去跟学生谈话。我不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揣想起来，大概跟警察的话一样，无非"车是不开了，你们回去吧"这一套。不然，他们为什么露出一副尴尬的脸色呢？

学生的回答我却句句听得清楚，"我们不下车！不到目的

---

① 当时，上海火车站铁栅南边就是帝国主义的公共租界。公共租界有个巡捕房，算是维持治安的，大致跟公安局相当，那里的警察叫巡捕。巡捕是由印度人充当的。

地，我们决不下车！”声音照旧像潮水一般涌起来。

呜——，每次听到他们喊，我就接应他们一声，意思是“我同情你们，我愿意给你们服务，把你们送到目的地！”

时间过去很多了，要是叫我跑，已经在一千里以外了，但是僵局还没打开。尴尬脸色的人还是陆陆续续地来，上了车，跟学生谈一会儿，下来，脸色显得更尴尬了。风在空中奔驰，呼号，像要跟我比比气势的样子。我哪里怕什么风！只要机关一开，让我出发，一会儿风就得认输。那群学生也不怕什么风，他们靠着车窗眺望，眼睛里像喷出火星。也有些人下了车，在车辆旁边走动，个个雄赳赳的，好像前线上的战士。那群学生都很坚忍，饿了，就啃自己带来的干粮，渴了，就拿童子军用的那种锅煮起水来。车一辈子不开，他们就等一辈子；我看出他们个个有这么一颗坚韧的心。外边围着的警察站得太久了，铁青的脸变成苍白，有几个打着呵欠，有几个叽咕着什么，大概很久没有烟卷抽，腿有点儿酸麻了。

我看着这情形真有点儿生气。力量是我的，我愿意带着他们去，一点儿也用不着你们，为什么硬要阻止他们去呢！并且我是劳动惯了的，跑两趟，出几身汗，那才全身畅快。像这样站在一个地方不动，连续到十几点钟，不是成了一条懒虫了吗？我不愿意这样，我闷得要命。

我不管旁的，我要出发了！呜——，只要我的轮子一转，千军万马也挡不住，更不用说那些脸色尴尬的人和无精打采的警察了。我要出发了！呜——，呜——。可是轮子没有转。我才感到我的身上有个顶大的缺陷：机关握在别人手里！要

是我能够自主，要走就走，要不走就不走，那就早把这群学生送到目的地了，那一回也决不会带着“一个人”去洗澡，去找漂亮女子了。谁来把我的机关转动一下吧！谁来把我的机关转动一下吧！呜——，呜——。

我的喊声似乎让机关手听清楚了，他忽然走过来，用他那熟练的手势把我的机关转动了一下。啊，这才好了，我能够向前跑了，我能够给学生帮忙了！呜——，我一口气直冲出去，像飞一样地跑起来。

“我们到底成功了！”学生的喊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

狂风还在呼号，可是叫学生的喊声给淹没了。

这时候，雪花飘飘扬扬地飞下来，像拆散了无数野鸭绒的枕头。我是向来不怕冷的，我有个火热的身体，就是冰块掉在上边，也要立刻化成水，何况野鸭绒似的雪花呢。学生也不怕冷，他们从车窗伸出手去，在昏暗的空中捉住些野鸭绒似的雪花，就一齐唱起《雪中行军》的歌来。

铁轨从我的轮子底下滑过，田野、河流、村落、树木在昏暗中旋转。风卷着雪花像扬起满空的灰尘。我急速地跑，跑，用了我的强大的力量，带着这群激昂慷慨的学生，还有他们的热烈的无畏的心，前进，前进……

突然间，机关手把我的机关往另一边转动了一下，溜了。我像被什么力量拉住，往后缩，缩，渐渐就站住了。为什么呢？嗤——，我懊丧地叹了一口气。我往前看，看见一条宽阔的河流横在前边。河水流着，像唱着沉闷的歌。哦，原来到这里了，我想。春天秋天的好日子，我常常带着一批旅客

来到这里，他们就在河面上划小船比赛，唱歌作乐。但是，现在这群学生并不是这样的旅客，他们个个想着国家的急难，绝对没有作乐的闲心情，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

学生都诧异起来。"怎么停了？开呀！开呀！要一直开到我们的目的地！"声音像潮水一样涌起来，似乎都在埋怨我。

"亲爱的学生，我是恨不得立刻把你们送到目的地，可是机关叫人给关住了。你们赶快把机关手找来，叫他再转动一下。我一定尽我的力量跑，比先前还要快。"我这样想，嗤——，又懊丧地叹了一口气。

十几个学生跑到我的身边，考查为什么忽然停了。他们发现我的身边没有机关手，才明白了，立刻就回去报告给大家。

"把机关手找出来！把机关手找出来！在这荒凉的野外，他逃不到哪里去！"许多学生这样说，同时就在我背后的各辆车里开始找。椅子底下，厕所里，行李间里，车僮收藏贩卖品的箱子里，他们都找过了，没找着。继续找，最后把他找出来了，原来躲在厨房间的一个小柜子里，缩做一团，用一块饭巾蒙着头。学生把他拥到我的身边，吩咐他立刻开车。

这时候，我那老朋友的脸色窘极了，眉头皱着，半闭着眼，活像刚被人捉住的小偷。我从来没见他这样过。他平日老是嘻嘻哈哈的，一边开车，一边唱些山歌，现在却像另一个人了。更可怪的是他站在我火热的身体旁边，还是瑟瑟地抖着，像冰雪天在马路上追着人跑的叫化子一模一样。

"对不起，先生们，我再不能开车了！"大约过了一分钟光景，他才低低地这样回答。

“为什么不能开？”

“我奉有上头的命令。”

“那你先前为什么开呢？”

“也奉的上头的命令。上头的命令叫我开到这里为止，我就只能开到这里。”

“好，原来是这样！可是，现在，不管命令不命令，你给我们开就是了！”学生推的推，拉的拉，有的还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到我的机关上。他一个人哪里扭得过许多人，两只手只好哆里哆嗦地按着我的机关，好像碰着一条毒蛇似的。

我想：“好了。老朋友，赶快把我的机关转动一下吧！只要一转动，我就能够拚命前进，这群学生就要感激你不尽了。”

但是我那老朋友的两只手仿佛僵了，放在我的机关上，就是不能动。大家看着他，忽然两行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流下来。他凄惨地说：“我要是再往前开，非被枪毙不可。先生们，我还得养我的家呢！”

啊！太狠毒了！太残酷了！

忽然有几个高个子的学生慷慨地说：“放他走吧！连累他被枪毙，连累他一家人不能活命，这样的事咱们不能干！我们这几个人学的是机械科，练习过开动机关，让我们试试。”

“好极了！我们到底又成功了！”高兴的喊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

几个高个子的学生开始转动我的机关。这时候，我那老朋友像老鼠一样，一转身，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铁轨从我的轮子底下滑过，田野、河流、村落、树林在

昏暗中旋转。风卷着雪花像扬起满空的灰尘。我急速地跑，跑，用了我的强大的力量，带着这群激昂慷慨的学生，还有他们的热烈的无畏的心，前进，前进……

啊，不好了！我望见前边的铁轨给拆去一大段，再过半分钟跑到那里，不堪设想的祸事就要发生了。我没什么要紧，牺牲了就牺牲了吧，可是这群学生怎么办呢！他们的身体会变成泥土，气概呢，自然也就随着没有了！我怎么能忍心看这样的惨剧！呜——，呜——，我怕极了，连声叫喊，可是我自己怎么也停不住。

我正急得要命，一个又高又壮的学生"啊！"地喊了一声，就用极强大的力量很敏捷地把我的机关转过去，我才得很快地收住脚，等到站稳，离拆去铁轨的地方只有几尺光景了。我虽然放了心，还不免连连地喘气。

许多学生知道几乎出了险，都下车去看。风雪像尖刀一样刺他们，广大的黑暗密密地围住他们，他们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他们靠着我的眼睛射出去的光，看清楚拆下去的铁轨并没有放在路线旁边。藏到哪里去了呢？

"把铁轨找出来，像刚才找那机关手一个样！"不知道是谁这样喊了一声，许多学生就散开，到路线的两边，像派出去侦察的士兵似的，一会儿弯下身子，一会儿往前快跑，一双双发亮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但是白费力，找了半点钟光景还是没找着。

"在这儿哪！"一声兴奋的喊叫从一条小河旁边传过来。紧接着，许多学生一齐跑到那里去。河面结了冰，几条乌黑的

横头像“工”字的东西从底下伸出来，这不是铁轨吗？

“只要有，咱们就有办法！”

“学铁道科的同学们，来呀！来实习，铺铁轨。”

“咱们先把铁轨拉出来！”

“好，把铁轨拉出来！”大家轰地接应一声。

河面的冰打碎了，大部分沉到水底的几条铁轨陆陆续续拉上来。泥浆的寒气穿透鞋袜，直刺到皮肤里的骨头，可是那些学生仿佛没这回事似的。

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
是谁障碍了我们的进路，障碍重重！
大家莫叹行路难，叹息无用！无用！
我们，我们要，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
对准了它轰！
轰！轰！轰！
看岭塌山崩，天翻地动！
炸倒了山峰，
大路好开工！
挺起了心胸，
团结不要松！
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轰！轰！轰！
哈哈哈哈！轰！

学生把铁轨从小河旁边抬到路线上，一路唱着《开路先锋》的歌。阵阵的雪花削他们的脸，像钢铁的刀片，阵阵的冷风刺他们的身体，像千条万条箭，可是他们仿佛没这回事似的。

铁轨铺到枕木上以后，才发现道钉也没有了。铁道科的学生喘吁吁地说："还得找道钉！"

"道钉大概也在小河里，咱们下河去摸！"

学生一个跟着一个跳下去，弯下身子，在河底上摸索。过了很大工夫，一个人报告说："摸着一个！"又过了很大工夫，另一个人报告说："我也摸着一个！"每听到一回报告，大家就报答他一声兴奋的欢呼。

我向来是心肠硬的，不懂得什么叫流泪，可是这群"雪夜的渔夫"太教我感动了，我的眼不由得充满泪水，看东西觉得迷迷糊糊的。

道钉找齐了，铁道科的学生铺完铁轨，我又带着所有的学生往前跑。这回几个执掌机关的学生不放我跑得太快，他们靠着我的眼睛射出去的光，老是往前边眺望，防备再有什么危险发生。他们的精细真值得称赞，走不到半点钟，果然发现又有一段路给拆去了铁轨。

我停住，学生又下车去找铁轨，没有。他们商量一会儿，决定拆后边的铁轨去修前边的路。

一群临时路工立刻工作起来。有的拆，有的抬，有的铺，有的钉，钢铁敲击的声音和"杭育杭育"的呼唤合成一片。一会儿又唱起《开路先锋》的歌来：

炸倒了山峰，
大路好开工！
挺起了心胸，
团结不要松！
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轰！轰！轰！
哈哈哈哈！轰！

天渐渐亮了。雪也停了。在淡青色的晨光里，在耀眼的银世界上，这批临时路工呵欠也不打一个，兴奋地坚强地工作着。我看着他们，不禁想对他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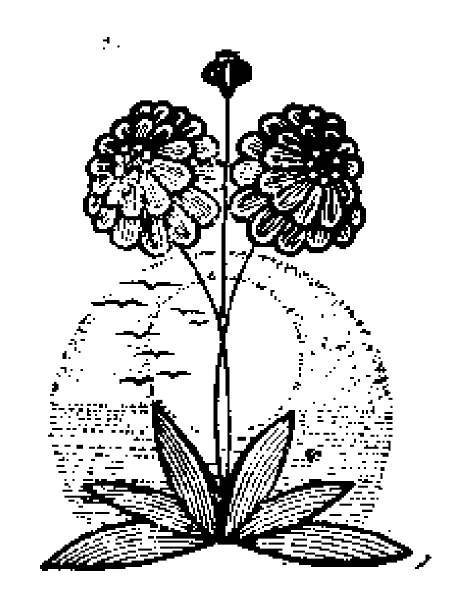
“你们能够修路，一切障碍就等于一张枯叶。你们的目的地，我担保能够到达，哪怕在天涯海角。你们的目的地大概不止一处吧？随便哪一处，我都愿意给你们服务，把你们送去。你们的路修到哪里，我就带着你们往哪里飞奔！”

一群临时路工好像已经听见我的话，用他们的歌声给我回答：

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我们，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轰！轰！轰！
哈哈哈哈！轰！

1936年2月25日发表

鄰居





半　　年

半年里头，我进了两个学校。下半年进哪一个学校，现在还不知道呢。

年头上，我家搬到上海来，爸爸妈妈送我进文明小学。那个学校里的同学，有许多是包车送来的，中午吃饭，下午放学，也是包车来接。又有十来个同学，来回都是汽车。娘姨坐在旁边陪着，不然就是男佣人。有几辆汽车，汽车夫旁边坐着罗宋人，头发同黄牛毛一样颜色。我家离学校近，不用坐什么车，不是爸爸就是妈妈带着我，一会儿就到了。过了十来天以后，我可以独个儿来去，不用爸爸妈妈带了。

那个学校里只有校长是男先生，以外都是女先生。我在二年级，女先生叫张先生，披着一头曲头发。她自己每天穿新衣服。她也喜欢我们穿新衣服。谁穿了新衣服到校，她就"趣呀""漂亮呀"说上一大堆，拉住他的手，把他抱在怀里。她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家里有新衣服，不要舍不得穿。小朋友个个都穿新衣服，我们的学校才好了。"

一天放学的时候，她对我说："你这件棉袍子，袖口都破了，还舍不得换一件吗？明天再不要把它穿来了。最好不要穿袍子，穿袍子没有精神。最好像江成他们那样，穿一身小西装，又好看，又有精神。"

她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棉袍子不好看，江成他们的小西

装好看。回到家里，就把她的话告诉妈妈，我说我要一身小西装。

妈妈说："一身小西装，哪有这么容易？我给你把袖口缝一缝吧。"

我说："张先生说过，明天再不能把它穿去了。小西装不容易，换穿一件别的衣服去吧。"

妈妈说："缝好了袖口，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天气还冷，不穿棉袍子穿什么呢？"

我说："随便什么新衣服都好。"

妈妈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你哪里有什么新衣服？"

我着急了，心里好像压了一块砖头。当天晚上我做了梦。梦见张先生抱住我，"趣呀""漂亮呀"说上一大堆。我看自己身上，正是一身小西装，比江成他们的都好看。不知道怎么一来，我的小西装忽然没有了，骇得我拉直了喉咙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妈妈还是叫我穿那件棉袍子。我真想赖学，可惜没有名目，身上不发烧，嗽也不咳一声。爸爸说："上学去吧。"我只好跟着他走。

张先生看见我了，立刻拉住我的肩膀，骂我说："怎么还是穿这件棉袍子！昨天不是关照过你，叫你再不要把它穿来了吗？"

她的脸很可怕，像《图画故事》里的凶恶的狮子。我不敢看，看着地板，回答她说："妈妈说的，现在天气还冷，只有穿棉袍子。袖口破的地方，她给我缝好了。"我把手举起来，让她看袖口。

她把身子转过去，不要看我的袖口。她狠狠地说："真要命！一件衣服都换不出，还读什么书！"她走开了。

几个同学站在我旁边笑。我很难过，只想躲到什么地方去。

过了两三个星期，张先生叫我们捐钱买飞机。她说，谁捐满两块钱，就有一个很好看的徽章，金黄的底子，刻着一架小小的飞机。我回家就告诉爸爸妈妈，我也要捐两块钱。他们说："我们不想捐。"我没有法子想，只好让别人去得到那很好看的徽章。我又想，说不定那徽章并不真好看，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差得多呢。

许多同学都捐了钱。有的是今天四角，明天四角，一天天加起来。有的是一回就是两块三块。李克修最多，他一回捐了六块钱。张先生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小黑板上，下面写捐钱的数目，李克修的名字上头特别加上三个圈。她每天报告说："今天又有几个小朋友捐了钱，我很欢喜。"她又说："谁能象李克修那样捐得多，我就更欢喜了。"

捐满两块钱的都得到了徽章，真好看，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好看得多。一架小小的飞机正在斜飞，开飞机的人都看得清楚。金黄的底子好像布满太阳光的天空。一条短链条也是金黄色。只要用一只别针，就可以挂在衣襟上。我在学校里跑来跑去，时常碰见挂上徽章的衣襟。我的衣襟上也要有一个徽章才好呢。

我又对妈妈说了："每天捐一角钱两角钱，捐满了两块钱就不捐，好不好？"

妈妈说："爸爸说过不捐了。我想，捐不捐本来随便的，你

不捐也没有什么要紧。”

唉，妈妈不知道我的心！我要一个好看的徽章，我要得到一个徽章挂在衣襟上。

可巧张先生问到我了。她说：“你为什么一个钱也没有捐？你看，许多小朋友差不多都捐了。今天回去问一声你爸爸妈妈，到底捐多少。明天就把钱带来。”

我高兴得很，跑到家里撞见爸爸，就对他说：“张先生叫我问一声爸爸妈妈，到底捐多少钱。”

爸爸说：“我老早说过了，我们不想捐。你就这么回答张先生好了。”

我说：“不，张先生叫我明天带钱去呢。”

爸爸笑了。他说：“我们不捐，带什么钱去！”

唉，爸爸也不知道我的心！我要一个好看的徽章，我要得到一个徽章挂在衣襟上。

我想到张先生的狮子样的脸，又巴望能赖学。但是我没有真个赖，第二天还是到了学校。我不敢让张先生看见，她走过来，我就避开。

上课的时候可避不开了。她走进教室，第一个就问我：“今天把钱带来了没有？”

我只好老实说：“爸爸说的，我们不想捐。”

狮子样的脸果真出现了。她大声说：“吓，一点儿爱国心都没有，还读什么书！”

我把她那句话念熟了，回家背给爸爸听。爸爸说：“那就不要到这个学校读书吧。待我打听打听，送你进别的学校去。”

我就此不做文明小学的学生了。想起那徽章实在好看，可惜爸爸不肯捐钱，没有弄到一个挂在衣襟上。

不多几天，爸爸打听到一个学校了，叫进化学校，有小学，也有中学，就把我送进去。那一天下雨。走进门，一个小操场上全是鞋印，每一个鞋印积着一片水，我们用脚尖踮过去，皮鞋头沾了厚厚的一层泥。

校长叫王先生，一个大胖子，脸好像一直在那里笑。爸爸付给他学费，他说了不知多少声的"谢谢"，然后把钞票放进一个小皮夹里。他对我们说，二年级的级任叫小王先生，是他的儿子。

小王先生年纪很轻，叫他先生，还不如叫他哥哥。他上课总给我们讲故事。老雄鸡的故事讲完了，大家叫唤："小王先生，再讲一个！"他就再讲老母鸡的故事。有时候叫得他动怒了，他就走过来，举起教鞭，好像要打的样子。真打的时候也有，教鞭落在胳臂上肩膀上或者手上。我没有给他打过。不是我不叫，不过叫得轻一点，他没有听清楚。

那个学校里的桌子椅子，比文明小学差得远了。木板裂了缝，黑漆退了色。时常听得"拔达"一声，抽屉掉下来了，书纸笔墨散了一地。我同一个塌鼻子的同学合坐一把椅子。椅子脱了榫，那个塌鼻子的同学没有一刻停的，我就好像一直坐在电车里。

那个学校里，同级的同学比文明小学少得多，只有三十一个，文明小学有五十八个呢。别级的同学也并不多，我站在别级的教室门口看看，总有十来把二十来把空椅子。进校的第一天，王先生对我爸爸说过："今年年成不好，中学小学

一共只有两百多学生。前年最好，有到四百五十三个呢。”

文明里有花园，有放在花园旁边的绿色小长椅，有秋千架，有浪船，有小图书馆。这些东西，进化里都没有。文明里好玩。进化里一点儿没有好玩的，散了课只好在小操场上乱跑，雨天就靠在廊柱上看一条条的雨线。不过张先生变起狮子样的脸来，我真害怕。小王先生要打人，但是他并不打我。他待我很好，说我清洁，又说我功课好，读书写字都是个“优”。我有点儿喜欢文明，也有点儿喜欢进化。

一天，学校里出事了，大的同学小的同学在操场上挤成一堆，大家喊说：“我们不上课了！”小王先生把我们二年级生招到教室里去，还是给我们教“国语”。外面的声音闹得厉害，谁还有心思听他讲什么。他没有办法，只好说：“你们回去吧，今天不上课了。”

我提了书包走回去，听同学在那里讲，才知道王先生欠了几位先生的钱，拿不出来，几位先生要他拿出钱来才上课，他躲起来了，几位先生也就不上课了。

第二天，我到学校里去，小王先生也不见了，只见大的同学小的同学还是在操场上挤成一堆，预备室里几位先生在那里抽香烟。

一个穿青色衬衫的大的同学忽然喊起来：“我们拥护我们的教师！我们要向校长算账！”

许多同学跟着喊起来：“我们拥护我们的教师！我们要向校长算账！”

我想课是上不成了，也没有人来叫我做什么，我就回到家里。妈妈说：“明天也不必去了。哪一天上课，总会来通知

的。"

过了三四天，邮差送来两封信，都是进化学校的信封，里面的信都是油印的。我想是来通知上课的日子了。妈妈看了，告诉我说："不是的。一封是校长写的，他说实在拿不出钱来，并不是有意欠教员的钱。一封是教员写的，把校长大骂一顿，说若不拿出钱来，请他吃官司。"妈妈又说："我们又不是他们的上司，拿这些话来告诉我们做什么！"

通知上课的信一直不来。爸爸看了报，知道校长还是躲在什么地方不露脸，教员把他告到教育局里去了。我想起校长好像一直在那里笑的脸，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里笑。

一个新办的学校的招生信倒寄来了。叫维新小学，在逢源里，就是进化的几位先生办的。信里说，他们不愿意让进化的学生没有书读，所以办起这个学校来，进化的学生如果去报名，学费可以特别便宜。

爸爸妈妈看了信，差不多一齐说："再说吧。少读几天书也没有什么要紧。"

维新小学的信接连来了四五封，在后的几封，爸爸妈妈看都没有看，就丢在字纸篓里。他们的意思，要把我送进一个好一点儿的小学去。如果距离远，预备搬一回家。

但是问了两三个好一点儿的小学，都说眼前是不收，下半年收不收，要看有没有空额。爸爸对他们说："让我先报个名吧。"他们把我的名字记在一本簿子上。

就是这样，半年里头，我进了两个学校。哪一个好一点儿的小学有空额，下半年让我进去，现在还不知道呢。

1935年7月15日发表

一　桶　水

两个小学生大家挟着一卷纸，在一家棚户的门旁边站住。背后跟着六七个比他们大一点儿的男孩女孩，男的赤膊，女的破裤管齐到膝盖，脸上都露出一副等着看戏文的神气。

“里边有人吗？”

“谁？”走出来的是比小学生大一点儿的两个男孩：青布衫敞着胸，头发长到两寸光景。

“你们一家有几个人？”一个小学生看定黑暗的门框问。

“我们一家三个人，”大一点儿的竖起右手的三个指头。“我们弟兄两个，还有个妈妈。”

“你们念过书吗？”

“没有念过，”弟兄两个齐声回答，大家摇一摇头。

“你们识字吗？”

“我们没有工夫识字。”

“你们妈妈识字吗？”

“识字？”一个中年妇人在黑暗的门框里出现了，左手挽着头发，右手拿着个木梳。“你们问我做什么？”

“现在不识字的人都得识字。本地有一百二十四个识字学校马上就要开办起来。教你们识字，一个钱也不要。我们是来给你们记下个名字。”

“我也得识字吗？哈哈！”中年妇人随手梳她的头发。

“除非你满了五十岁，”小学生留神看那中年妇人，估量她的年纪。“你同你的两个儿子都得识字。”

“小弟弟，”中年妇人带着讥笑的意味说，“我们不比你们。你们一个指头都不用动，家里有现成饭吃，念念书，识识字，满写意的。我们吃口饭，全靠两只手，不做就不得吃，哪里来的闲空工夫去念书识字？”

“这不要紧，”小学生亲切地解释给她听，“识字学校是整天开着的。夜里开到九点钟。你们去识字，随你们的便，什么时候有工夫就什么时候去。”

“小弟弟，我还要问你们一句：识了字就有饭吃吗？”

“这个……这个……”两个小学生都胀红了脸。

“哈哈，他们又回答不出了！”围在小学生背后的六七个男孩女孩好像占了便宜似的。

“你们姓什么！叫什么？”一个小学生把挟着的纸展开来，又从衣袋里取出一支铅笔，等着动笔写，借此遮掩自己的窘态。

“告诉他们好了，”大一点儿的儿子看见娘有些疑惑的样子，就抢出来说。

“告诉他们好了，”六七个男孩女孩和着说。“我们的名字都写上去了，不见得就会给他们摄了魂去。”

“我们姓孙，我叫孙阿掌，弟弟叫孙阿秋，妈妈没有名字。”

“年纪呢？”小学生一壁写，一壁问。

“我十六岁，弟弟十五岁，妈妈四十一岁。”

“又不对什么亲，连年纪都要问明白做什么？”中年妇人这样自言自语，同时把绞好的头发挽成个发髻。

就是这一天傍晚，娘儿子三个敲了整天的石子回来，正围着一盏美孚灯吃泡饭，醮头张老大收太平公醮的份钱来了。

孙大娘放下饭碗，从枕头底下检出一个蓝布小包来，解开了，取了两个双毫小银洋，翻覆看上几眼，就郑重地交到张老大手里。

阿掌、阿秋两个的眼光给小银洋吸引住，直到张老大把小银洋放到衣袋里，还是舍不得离开他那个衣袋。

"我走了，这是收条，"张老大把一张黄纸条放在桌子上，转身走出，随即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

"嗤，四毛钱换这么一张黄纸条！"阿掌把黄纸条抓在手里，发出愤愤之声。

孙大娘把蓝布小包仍旧藏在枕头底下，同时说："你不要把它弄皱了，明天好好儿贴在门上，也算是我们孝敬神道的一点儿意思。"

"他一拿就是四毛钱，叫我们三个白做一天的生活！"阿秋顺着哥哥的口气。

"你不要说这种罪过话，"孙大娘眼望着阿秋，轻轻地说，好像怕给谁听见似的。"我们应该孝敬神道，说什么白做不白做！我们但求常常有生活做。我们但求神道保佑，不要把我们的破棚烧得精光。出几毛钱，我是不心痛的。"

"太平公醮每一年要打两回，可是火烧每个月就至少有两回，神道的保佑在哪里呢？"阿掌放下手里的黄纸条，一口气把剩下的泡饭吃完，随即跑到锅灶旁边洗碗筷。

“而且烧起来总是大烧，”阿秋也吃完了泡饭，带着碗筷走到哥哥身边去，“不是四五十家，就是一二十家。神道简直把我们当做玩意儿，他爱听我们的啼哭，他爱看我们坐在焦炭堆上！”

“难道你们两个发痴了？神道的事儿也好随口嚼蛆？”孙大娘念了几声阿弥陀佛，才匆匆吃完她的夜顿。

但是阿掌并不就此住口，他看着阿秋说：“每家人家四毛钱，你算算看，三百家人家一共多少钱？”

“三四一千二百毛钱，换起大洋来，就是一百块钱不到一点儿。”

“每年两回就是两百来块钱。这笔钱省下来，很可以派用场。白白送给道士真是傻。”

“你说不用打醮吗？”孙大娘洗罢锅灶，正擦着手，睁大了眼睛说。“一年打两回醮，还是常常要火烧。若说不打醮，只怕天天要火烧哩。”

“防火烧该有旁的法子，”阿掌伸张两条胳臂，挺一挺胸膛。“我们要把那法子想出来，再不要年年花冤枉钱。”

“冤枉钱！”孙大娘一屁股坐在床上。“大家情情愿愿出钱，谁也不叫一声冤枉，自然有不冤枉的道理在里头。难道大家都是呆子，独有你是个聪明人吗？你没有进学堂去念洋书，就有这么些昏想头。等到你依了今天来的两个小学生的话，真个去念起洋书来，昏想头一定还要多呢。哼，我们实在用不着念什么洋书！”

“妈妈，我也不爱念什么书，念了书还不是去敲石子，”阿掌站到孙大娘面前。“不过，打醮的事情，我已经想了好几天

了，你不相信，只要问阿秋。那天张老大来关照，说又得出份钱了，我就不快活。我们的钱是力气换来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为什么要花到那种事情上去？我总是这么想，防火烧该有旁的法子。”

阿秋接上说：“这一回的钱，张老大已经拿走，不必再说。下一回再打醮，妈妈，我们不要出钱吧。我们……”

阿秋的话没有说完，忽然外面扬起一片喊声。“火呀！”“火呀！”“妈妈呀！”“爸爸呀！”“奶奶呀！”“救命呀！”“救命呀！”这些声音搅和在一起，尖锐，哀酸。

“又火烧了！”娘儿子三个急忙向门外跑。只见东边约摸离开五六十家的人家正冒浓烟。狭窄的小弄两旁边，人影子一会儿闪进草棚里去，一会儿又闪出来，抱着孩子，背着东西，嘴里喳喳地嚷些什么。有几个人提着水桶跑过。有几条草狗赶来赶去乱叫。

“离张老大的家不远了，”阿秋说了一声，就牵着阿掌的手向东跑去。

三四个火舌头吐出来了，照见那草棚近旁挤着许多人。烧红的芦柴屑飘飘扬扬飞到天空。作为柱子的毛竹发出毕毕剥剥的爆裂声。一阵风来，火舌头就舔到靠西一家的棚顶。

“啊……”挤着的人一阵呼喊，像受惊的蜂群似地骚动起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孙大娘突然醒悟似地，回进自己的草棚。

半个月以后，阿掌阿秋进识字学校了，因为白天要做生

活，他们吃过晚饭去。同在一起的是邻近的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一伙儿去，一伙儿回，有说有笑，倒也没有什么不惯。可是字实在难认。那先生教一个字要翻来覆去说上一套话，听听也不免有点儿厌烦。孙大娘是没有去，她说："有工夫识字，还不如乘乘风凉，早点儿睡觉。"警察到过她家里一趟，告诉她不去识字就得受罚。她含糊答应了，等警察转了背，努着嘴说："什么都用得着你们管！不识字又不犯法，看你们怎样来罚我！"

在到校和回家的路上，阿掌、阿秋和同学常常谈起最近一回火烧。一连烧去三十几个草棚。一个老太婆两个小孩丧了命。救火车开不进狭窄的弄堂。水桶拿不出许多。往来取水只是杂乱无章的一阵胡闹。问到起火的原因，只为捉臭虫烧着了芦柴墙。太平公醮就在火烧的第三天开场，接连打了三天，醮头张老大就是烧得精光的一个。真个有神道的话，那神道简直是专同人家开玩笑的坏蛋。谈到末了，阿掌就来这么一句："防火烧该有旁的法子。"

一群少年男女几次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草棚本来是容易着火的东西，又加烧饭点灯都在零乱的家具旁边，一不当心，自然就闯出祸事来了。最要紧的还在把零乱的家具收拾得清楚一点儿，锅灶不要贴着墙壁，点灯的桌子上或者凳子上不要放旁的东西，臭虫要在白天里捉，每晚上要仔细看过，有没有火种留下，才好睡觉。

"我们一共有三百家人家，要家家这样做，只怕不容易吧。"

"我们这里有三十多人，用我们的嘴，一家一家去劝，每

人劝十家，事情就成了。”

“单只是劝，还是不行。我们应该在自己家里先做起来，给人家做个样子。”

“我们还要去替人家收拾，”阿掌兴奋地说。“人家怕事，懒得动，我们可不怕事，喜欢动！”

“我们几时开头呢？”

阿掌说：“就是今晚上开头好了。天气热，早睡也睡不着。我们有的是嘴，要好言好语劝人家，等人家相信了才罢休。”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进棚户的区域。昏暗的小弄里，两旁排列着乘风凉的人，扇子劈拍劈拍地乱响，唱山歌声和小孩啼哭声搅在一起。那些人看见这些识字学生，不由得带笑带讽地说：“读书官人回来了，读书官人回来了。”

识字学生散了开来，各就自家邻近的人进行劝说，板凳有空地位，把屁股点在板凳角上，不然就蹲下来，以便和听话的人齐肩。大家一听到提起火烧的事，言语好像开了水闸，滔滔汩汩泻个不歇。到后来听说防止火烧可以从收拾家具入手，有些人就不免笑起来。说事情只怕没有那样便当。烧不烧到底在天意，天意不要你烧，你去放火也烧不着。并且，要收拾得清清楚楚须得有空地方，草棚只有那么一点点大，什么东西都挤在一块儿，你要收拾除非把东西丢掉。

识字学生于是作第二套的劝说。收拾总比不收拾好点儿，就不为防火烧，东西有了一定地方，使用起来也便当得多。并且，东西也不用丢掉，收拾之后，屋里自然会见得宽大起来。又说，这个事情并不难，不妨试一试，只要少乘两个晚上的风凉就成了。以后只要永远记着，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再

没有旁的事情了。如果人手不够，或者嫌麻烦，愿意给他帮忙。

听话的人这才带点儿勉强答应下来，说："你们这批孩子念了洋书就有新花样。譬如自做一工生活，依从你们收拾收拾吧。"

识字学生见目的已经达到，不再同人家多辩，就站起来去劝说第二家。

不到三天工夫，收拾东西的劝说传遍了棚户的区域，动手收拾了的也有百来家。就说孙大娘家里，已经改变了面目。躲在里角的锅灶搬到了门旁边。小小的一只破板箱专盛木柴，和锅灶隔开一个水缸。板箱上面挂着小竹橱，里面放着盐瓶油罐饭碗那些东西。一横一竖两张板床贴着里角。娘儿子三个所有的衣服打成两个包裹，放在板床的脚横头。除了便桶以外，一切盆桶瓶罐都藏在床底下。原来挂着的撕破了半边的天官像收下来充了柴火，就在那地方挂着娘儿子三个做生活用的几柄小铁椎。一张板桌站在屋中心，桌子上只有一把泥茶壶一只绿豆色茶碗陪着那盏美孚灯。桌子旁边是一条长凳，一把坏了靠背的椅子。

邻舍跑来看了，说："孙大娘，你们的东西好像少了许多，你们的屋子好像大了许多了。"

孙大娘用并不严重的埋怨口气回答："他们弟兄两个起劲，把屋里翻了个身。现在好像新搬场，样样东西都不凑手了。"

"我们也是这样，不过收拾过后，眼睛看去觉得清爽，坐

坐躺躺也舒服些。真不明白，我们从前为什么只管乱摊乱塞，把家里搞得像狗窝？”

没有动手的两百来家听到这样的话也就兴奋起来。好久没有拂拭的芦柴墙掸去了灰尘。霉蒸气的破篮子破箱子被提到门外头浴着太阳光。躲在各处的臭虫遭了劫运，不待出来吸血就被屠杀。衣服棉被重新经过折叠。瓶甏之类擦的擦，洗的洗，都显出一副新面目。他们有的看人家的样，有的自出心裁，给一切东西找个新的适当的位置。他们好像参加一种游艺的竞赛，不爱惜自己的力气，同时也忘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目的。只有十来家是孤老头子或者年迈的老太婆带着她的小孙子，他们颓唐得厉害，鼓不起中年男女少年男女那样的兴致。阿掌、阿秋一批人就给他们代劳，实践了自己的约言。

“我们也得收拾收拾道路呀，”不知道是谁这样提了出来。

“好的！”许多扫帚就在各家门前扫动，使成群的苍蝇骇得一阵乱飞。

一群识字学生从学校回家，一路踏着象牙色的月亮光，谈谈说说，又提到各家收拾东西的事情。

“喂，”一个推塌车的少年工人提高嗓音说，“你们有没有留心？有许多人家又把东西乱摊乱塞，木柴木花堆在灶门口，火油灯摆在眠床旁边了！”

“怎么没有留心？”一个纱厂女童工接上说。“不过我们家里还是像前些天一样，没有改变。”

“单单我们家里整齐是不行的，”阿秋立刻给她个回驳，“三百家人家挤得紧紧的，一家闯出祸事来，就有许多家陪着受累。故而非家家整齐不可。”

阿掌说：“我看，我们得再来一次劝说。只有一句话，大家要像念佛一样，念在口里，记在心里。就是说：‘要防火烧，第一要把家里收拾清楚。’他们当初只是一窝蜂，听了我们的劝说就收拾一下，并没有留心到这一层。现在须叫大家特别留心。”

“倘若大家识了字，就可以把这句话大大地写起来，贴在各家墙上了，”对于识字并不感到兴趣的一个香烟厂童工忽然发见了文字的用处。

“今天警察又来过了，”一个翻砂厂的少年工人接上说，“说十天以内谁不去上学校，就得拉到局子里去。”

“大家想不透识字有什么用处，字又那么难识，硬逼也是白费心思。”阿掌停顿了一下，又说：“像我们妈妈，她就说有工夫识字，还不如早点儿睡觉，让身子多歇息一会。——这且不要管他。我想，我们还得劝说一桩事情，就是每家预备一桶水。救火车开不进我们的弄堂。火起了，慌慌忙忙到河里去取水，取起一桶来至少泼掉半桶。故而要在平时预备一桶水。”

“你这法子好，”推塌车的少年工人拍手说。“每家一桶，三百家就是三百桶。”

“我想，”香烟厂童工抬起头来望着月亮，“那一桶水还得放在一定的地方，用得着的时候，拿起来就一点儿不费事。”

“照这样说，”翻砂厂的少年工人想得更进一步，“我们应

该时常练习救火。怎样提水桶，怎样向火起的地方跑，怎样回转身来再去取第二桶水，都要练习得很熟很熟，到时候才可以不慌不忙把火救熄。你们看，救火会里不是时常在那里练习吗？”

一群识字学生听到这里一齐拍手说：“什么事情都要商量，越商量越会有好主意。现在我们可以同火神抵一抵了！”

他们怀着热烈的心情，一跑进棚户的区域，就分头向各家劝说。

“读书官人，你们又有什么新鲜花样吩咐我们了？”影子斜拖在地上和墙上的男女乱纷纷地问。

“要防火烧，第一要把家里收拾清楚！”

“要防火烧，每家必须预备一桶水！”

他们说家里要永久收拾清楚，不可今天弄清楚，明天就弄乱了。又说一桶水要永久放在一定的地方，大家要一同来练习救火。

阿掌劝说的是张老大。张老大的新草棚又搭起来了，毛竹芦席和稻草都是赊来的。他正牵挂着新债务在那里叹气，听了阿掌的话，恨恨地说：“让它再烧吧！把我人都烧死顶好！防火烧，我不高兴！谁保得定防了就不烧？”

“张伯伯，你当醮头，很起劲的，吃了自家的饭，干大家的事。现在说的也是大家的事，为什么就不高兴了？难道你只相信神道，不相信自己吗？”

“相信自己又怎么样呢？”张老大眼瞪瞪地望着稻草还没有剪齐的屋檐。“一会儿烧起来了，我一个人，两条胳臂，也奈何它不得。”

阿掌举起两只手，说："我们有三百桶水，我们有练得熟透了的救火本领，怎么说奈何它不得？从前吃亏在我们没有合起伙来干，现在我们合起伙来，力量就大了。张伯伯，你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大力量！"

"你说合伙合得成吗？"张老大幽幽地说。

"怎么合不成？打太平公醮，大家情情愿愿出钱，这就是合得成的凭据。现在说的比打醮更有把握，大家为了自己，自然会高高兴兴合起伙来。"

"这件事情我总不来领头，"张老大还是有点儿不信服。

"张伯伯，我们不要你领头。你只要依我们的话，平时预备一桶水，到练习的时候，你也来一起练习，就是了。"

"就依你吧，"张老大有气没力地说。"现在年纪大的都得跟从你们小伙子了！"

镗，镗，镗。破锣声在棚户区域里跑过。停了一口气的工夫，又是三声：镗，镗，镗。

家家门里立刻都冲出一个人来，男女老少都有，手里各提着一个水桶，木桶铅桶都有。

"三声是西边，向西边跑呀！"像风吹的落叶似的，人群向西边涌去。西边的落照正红，仿佛真有个火烧场在那里。

"哈哈，好玩的事儿，我们去救假火！"

"看见吗，你的水泼掉半桶了？"

推塌车的少年工人高声地叫唤："大家不要嘻嘻哈哈！救假火要象救真火一样！水不要在半路里泼掉！要浇在火场上才不可惜！"

人群冲到棚户区域西边的尽头，只见阿掌站在一个土堆上，手里举起一面红布小旗子。这是火场的记号，大家就争先把桶里的水向土堆浇去。有些人跑上土堆，去浇阿掌的身体，嘴里喊着“给你洇个浴！”

阿掌立刻成了落汤鸡，衫裤通湿，淋淋地滴着水。

“哈哈，”大家觉得有趣，都停了步看着阿掌大笑。不担任提水桶的男女和小孩也踏脚拍手助兴。

“你们忘了！”阿掌挥动旗子，好似军官一般威严。“赶快到河埠头去，取第二桶水来！你们闲看的让开一条路！你们这样团团围住是要误事的！”

人群一阵移动，闲看的站到两边。浇过了水的急忙转身向南，抄到河埠头去。后到的才得挨近土堆前浇水。

一会儿，落照已经收了光，阿掌估计差不多个个人浇掉两桶水了，就发出命令说：“今天的练习就此完毕。往后听见锣声再来。一件事情不要忘了，空桶得取了水带回去，放在老地方！”

“啊，我们打太平锣回去！”大的小的宽的尖的喉音一齐仿效着锣声：“汤，汤，汤，——镗，镗，镗，”脚步踏在湿漉漉的泥地上，发出兹札兹札的声音。

阿掌从土堆上跳下来，望见张老大的背影，提着一个空铅桶独自走去，就追上了他。“张伯伯，你看今天不是大家都来了吗？”

“唔。要是早有这回事，说不定我的草棚不会烧掉了。你想，离开起火人家有八家呢。”

“今天大家不很认真，往后还得好好地练习。要练习得像

兵操一样，又认真，又整齐，又勤快，那我们就不会吃火烧的苦了。”

两个人并排走了二三十步，阿掌又自言自语说：“我们更得劝大家识字哩。要是有一种容易识一点儿的字就好了。”

“怎么说？”

“我们这里不识字的多。有一句话，一定要一家一家去传说。听了的还是要弄错，要忘掉。张伯伯，你是识字的。倘如大家都识了字，有什么话不是可以写在纸上贴起来吗？譬如救火方法，就可以一句一句写出来，叫人家看得明白，记得牢固。”

“你的话不错，——我要到河埠头取水去，你先走吧，”张老大和阿掌分路。

阿掌回到家里，只见阿秋已经取了一桶水，放在板床横头。他高兴地说：“阿秋，等会儿学校里回来，我们来练习造句，说的是救火方法。”

“好的，”阿秋跟着娘盛冷饭，回转头来答应。

1936年1月1日发表

邻　居

那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门前玩儿。他向前走，两只手伸到后面来牵住我的两只手，算是拉黄包车。我一摇一摆跟着他。他嘴里叫唤："黄包车来了，黄包车来了。"

忽然一辆脚踏车从里门口闪进来。我并不特意去看，可是知道骑在车上的准是住在我们西首的那个日本孩子。不过一眨眼的工夫，脚踏车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为要让开我们这一辆"黄包车"，那日本孩子把车柄向左旋转。不知道怎么样，他旋转得不得法，车身却向右翻转来。他赶忙跳下车来，这就撞到了我们的"小黄包车夫"。

"哇……"弟弟哭了。他的胸脯贴在地上，两只手支撑着，两只脚一上一下地乱动。

我有点儿动怒。用两只手托着弟弟的胳臂，把他扶起来。啊，刺眼的鲜红！他的张开的嘴唇涂着一腔血。

"对不起，对不起，"日本孩子用中国话表示歉意，同时把脚踏车靠在他自己门前的墙上。回转身来，看着鲜红的血，他也慌了，满脸胀红，直到颈根。他想了一想，说："我去拿冷开水，冷开水，"就达达达跑进他家里去。

一会儿冷开水拿来了，还有消毒棉花。他蹲下身子，用棉花蘸了冷开水，在弟弟的嘴唇内外轻轻地擦。弟弟还是"哇……"地哭，豆粒大的泪珠一颗颗滚下来。这时候我好像

医生的一个助手，把弟弟的后脑勺托住，使他的面部仰起一点儿，同时安慰他："不要哭了，一点点痛算得什么呢？"

"还好，还好，"日本孩子把弟弟嘴唇上的血擦去之后，放心地说。的确还好，只上唇和下唇的粘膜各有三四分宽的一处破碎，鲜红的血还在渗出来。

妈妈听见声音跑出来了。她问明了原因，又知道弟弟并没受到旁的损伤，就拍着弟弟的身躯说："你再张大了嘴哭，血要出不止哩。不要哭吧，我们进去看图画书去。图画书上有高背心的骆驼，长脖子的鹿，很好玩的。"

弟弟听见图画书，渐渐停止了哭，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牵着妈妈往家里走。

日本孩子挺直了身子，又诚恳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候我的怒气已经消散了。我回答他说："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也并不是有意的。"

"当然并不是有意，不过你弟弟吃这个小苦头，总是我累他的。"他说着不纯熟的中国话，态度像一个在先生面前悔过的学生。

第二天傍晚，他到我们家里来看我弟弟。带来四个嫩绿色的饼，算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弟弟的嘴唇已经结好了，留着两个殷红的瘢，他看嫩绿色的饼很可爱，就取一个在手里。

日本孩子说："这是日本的东西，皮子和馅儿都是豆做的。味道还清美。你们尝尝看。"

我请他自己也吃一个。味道的确不错，比起我们的月饼来，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真够得上"清美"两个字。

从此之后，我和他遇见了常常随便谈话。我才知道他是生在上海的，在一家日本书店里当学徒。他父亲在一家日本的什么铺子里做伙计，到上海来将近二十年了。

他告诉我日本的种种风俗：门首放着斜劈的青竹竿是什么意思，屋顶上矗起鱼形的布袋子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住在日本的他们的亲友的苦况：做伙计的找不到职业，种田的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我也把我家的情形告诉他。因而说起"一二八"那一回打仗把我家什么都毁了，光剩几个人没死。像小鸟做窝一样，今天衔一根柴，明天衔一棵草，我们把家从新建立起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真像一个家，有了箱子没有橱，有了棉的没有夹的。

"我们也一样！"他激动地说。"那时候我家住在宝山路旁边，炮弹把我家什么都毁了。比起你们来，我们这场灾祸尤其没有名目。你们算是为国牺牲，我们算什么呢！"

"你们当然也是为国牺牲罗。"我顺口这样说。

"这是你挖苦我了。他们胡闹，他们喜欢强盗行为，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呢！"他的声音有点儿发抖，他的眼睛里含着愤怒。

我抱歉地说："请你原谅吧，我不应该这样说的。总之，你们的牺牲和我们的牺牲，都得上在那批喜欢干强盗行为的人的账上。"

"这样说才对了，"他点点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日本人中间有那批人，是日本人的羞耻！我是一个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我真实地觉得对不起你。"他说着，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心里着实有点儿感动，可是我回答他说："你觉得对不起我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总得锻炼自己的力量，用力量对付那批人，使你再不用觉得对不起我。"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些，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也得锻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我们东首那家人家搬走了。过了三天，就有新搬来的。搬来的东西有矮矮的紫檀儿，铺地用的厚席，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家。随即看见我们的新邻居只有夫妻两个，没有小孩。男的浓眉毛，高颧骨，连鬓短髭须。女的很瘦弱，涂了满脸的粉，一副可怜样子。

后来就难得看见那男的。只是女的出去买东西，提了水桶冲洗门前的一段水门汀地。据西邻的日本孩子告诉我，他打听明白了，那男的是什么会社里的高级职员。

一天夜间，我睡熟了，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砰！砰！砰！"好像木匠在拆板壁，抡起斧头死命地敲。我张开眼睛看，妈妈起来了，衣服没有扣整齐，手里抱着缩做一团的弟弟。爸爸的声音在亭子间里，带着怒气问："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回答是"砰！砰！砰！"还有叽哩咕噜的许多话，听不清什么，可是辨得出那是骂人的调子。

我赶忙穿衣服，下了床，向亭子间跑去。虽然妈妈阻止我说："不知道是什么蛮横的人，你不用去看，"可是我并没有听从她。

我从亭子间的窗口望下去，看见一个人像理发匠捶背似

地在敲我家的后门，“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路灯的光照着他的脸，浓眉毛，高颧骨，正是我们东首的新邻居。他的脚步有点儿站不稳，敲了一阵，身躯摇了几摇，就向前直撞，不得不伸起两条胳臂来支撑住。

“半夜三更，你来敲人家的门，做什么？”爸爸提高了嗓子问，完全改变了平时的声调。

又是一阵“砰！砰！砰！”大概他的手觉得痛了，换了脚踢。门框震动，波及亭子间的墙，好像就要坍下去似的。他的嘴里沸水壶一般翻滚着日本话，我们听不懂。

这时候里里的人听见声音出来了，男男女女聚了二十几个，中间有几个日本人，西邻那孩子的父亲也在里头。他走过来同浓眉毛搭话。浓眉毛这才摊手摊脚地回答他，一会儿指指我们，一会儿向空中举起他的拳头。

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听明白之后，他用中国话告诉我们，说那人来敲门，为的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骂了他家“东洋乌龟”，特地来找大人论理的。

这个话真把我气得要死。孩子，我们家里只有两个。弟弟年纪小，独个儿不会出门。那末骂他家的就是我了。我为什么要骂他家呢？讨一点儿嘴上便宜，学那种孱头的行径，我是向来不干的。我就对爸爸说，我决不说谎，我没有骂过他家。

爸爸托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告诉那人，凭正直的中国人的名义答复他，我们没有骂过他家。

那人显出不相信的态度，脸红红地说了许多话，接着又回身敲我家的后门。几个日本人商量了一会儿，走近来把他扶住，大概向他说些劝慰的话，同时推推挽挽地送他进他家

的后门。

人散了。各家的门咿呀地关上。只听隔墙的楼梯蹬得腾腾地响，打着骂人调子的日本话滔滔不绝。

我们受了这一场诬赖，心里都感觉不痛快，重行睡到床上，一时睡不熟。忽听“拍！拍！”两下，是手掌打着皮肉的声音，随即有呜呜咽咽的女子的哭声。“拍！拍！”又是更重的两下，哭声突然尖锐起来，拖下去转作跌荡的调子，可以想见那个满脸白粉的女人正在打滚呢。

我听，听，听，哭声渐渐模糊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去，西邻那孩子正骑着脚踏车出门，看见了我就下车来和我一同走。他告诉我，父亲方才对他讲昨夜的事，原来那人喝醉了酒，先前不知道受的什么气，酒下肚就找人家生事。他又说里里的几个日本人都派那人不是，没凭没据，怎么能随便诬赖人家，半夜里乱敲人家的门。

我听说那人喝醉了酒，心里倒宽了不少，胡作胡为都不由他的意思，我们又何必怪他。我接着说：“他醉得很可以了，昨夜回到家里，还打他的妻子呢。”

“他气到那样地步，想来真有人骂了他了。你是不干这种没意思的事的，我相信你。可是有些人却在那里干。我在路上经过，耳朵边也常常听到‘日本小鬼’的骂声。”

“这不能怪他们，中国人和日本人感情太坏了。”

“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每听到一回骂声，我不恨那骂我的人，却另外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里口。他就跨上脚踏车到他的店，我到我的学校。

这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看见有一个巡官三个警察坐在客堂里。那麻脸的巡官看见了我，把头歪一歪，问道：“骂人的就是你吗？”

“骂什么人？”我不明白。

巡官努着嘴向东墙示意，说：“隔壁的日本人。”

妈妈替我回答说：“我们没有骂过他家，刚才已经对你说过了。”

“不行啊。你们没有骂过他家，他到领事馆去可说你们骂过他家，领事馆就向我们说话来了。”

我听说，把宽恕那人的心情完全打消了，他硬要咬定我们，真是无赖的行径。我恨恨地说：“他自己喝醉了酒，诬赖人家，半夜三更乱敲人家的门，他应该受扰乱公安的处分！”

“他应该受处分？他要求我们处分你们呢！告诉你，小弟弟，现在是什么日子，你要搞清楚。对日本人应该客客气气，上头有命令，我们要同他们和睦。总不要嘴里不干不净，也不要暗里扔一块小砖头，射一片细竹片。闹出事情来就是交涉，交涉！你这小身体担当得起吗？”

巡官的态度倒并不凶，他像学校里的先生，我是在他面前受训诫的学生。可是那训诫我实在受不了，仿佛有许多尖刺，从后脑勺沿着背脊一直刺下去似的。我避开了那个麻脸，我自顾自解开我的书包。

这当儿，爸爸回来了。巡官把那一套话重说了一遍，又说现在没有别的，无非警告我们的意思，以后可千万要当心。

爸爸的脸色很不好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以前我们没有骂过他家，以后也决不会无事无端骂他家，请你放心好

了！"

于是他们四个去了。可是我们吃过晚饭以后，又有两个警察被派了来。先在我家客堂里坐坐，据说要在这里看守个通夜，一个前门，一个后门。爸爸说："我们这里并没有事，做什么要看守呢？"

"只怕你们闯事呀，"一个太监脸的警察说。

"我们没有闯过事，做什么要防我们闯事呢？"爸爸的声音又像昨夜对那敲门人说话时候一样了。

另一个警察按一按他那红鼻子，向东墙努着嘴说："你要知道，他们不好缠呢。你们没有闯过事，我们也清楚。有我们在这里看守，你们也省得受冤枉。我们原是来保护你们的。"

"这样说起来，我应该感谢你们呢。——对不起，我家要关门了，请你们到外边去吧。"爸爸带着冷笑送客。

太监脸的警察从前门出去。红鼻子的警察从后门出去。他们都显出一副不高兴的脸色。是爸爸的话使他们难受呢，还是不情愿担任一夜的露天看守，我可不知道了。

我们睡到床上，只听皮鞋底的铁钉一步一步打着水门汀地发响。

下一天早上，派来两个警察调班。到了下午，太监脸和红鼻子又来上班了，他们把我家的客堂作为休息所，坐下来抽一支香烟，讨一杯茶喝，还杂七夹八谈些关于他们私生活的事情。我们问他们："这看守的差使什么时候才完了呢？"他们扮一个鬼脸，说："不知道呀。"

再下一天早上，我又遇见西邻那孩子。他告诉我说："东首那家伙经人家派他不是，脸上下不过去，他就坚持他的醉

话，报告了领事馆。真是活见鬼，你看，警察守了两夜了。而且，他去领事馆不止一趟，听说昨天又去了。”

“那末今天或许又有什么新花样发生了。”我预感地说。

我的预感果然应验了。下午放学回家，看见一个什么员带着四个警察坐在那里等我爸爸。妈妈对我说，他们一家一家都去关照过了，因为我家情形特殊，非等爸爸回来当面关照不可。

妈妈又说：“有些人家在怨我们呢。他们不问事情的底细，只说我们闯事，累他们住得不平安。”

我听了感到异样的不舒服，只好对妈妈苦笑。

爸爸回来之后，那什么员象训斥属员一样满不在乎地说：“据说昨天又有人在骂你家隔壁那位邻居了。”

“他说是我吗？我的女人吗？我的孩子吗？”

“倒没有说，总之又有人在骂他就是了。”

“那我可不知道。也用不着叫我知道。”

“我对你说，对待日本人总要有礼貌，客客气气，和和睦睦，才是道理。你是读书人，应该看见了上头的命令。在你们这地方，尤其要当心，因为日本人住得多。一家不安分，闹出事情来，大家都吃亏，不是要的。”

“请教你，你这个话为什么要向我说呢？”

“不只向你说，一家一家都说过了。因为事情是由你们家里起的，所以特地当面对你说。”

“由我们家里起的？”爸爸的脸色发青了。

“吓，他昨天还在说呢，先是你家的孩子骂了他家，”那什么员转过他那肥脸对着我，点点头说，“恐怕就是这个孩子

吧。"

我正在想，把那个肥脸重重地打它几下倒是痛快的事情，爸爸忽然顿一顿脚，用力地说："他还在说，好，我同他决斗去！"

那什么员一把拉住爸爸的衣袖，肥脸上现出慌张的神色，说："你能不能轻一点儿说？决斗，哪里可以瞎来来的？万一伤了人家一个指头，弄得兴兵动众，你就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

"不然，我只有让他，"爸爸坚决地说，"你们放心吧，明天我一准搬家！"

那什么员的脸色果然像放了心的样子，可是他拍拍爸爸的背心说："搬家，那又何必呢？你要是搬了，倒像怕了他似的，见得我们中国人太没用了。"

"明天一准搬家！"爸爸头也不回，好像对他自己说的。"免得做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写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妈妈顺着说："我也赞成明天搬家。这样罗罗苏苏缠不清，叫人麻烦死了！"

睡了一夜，爸爸一清早就跑出去。我不到学校，帮助妈妈理东西。一会儿爸爸回来了，说租定了朋友人家一间楼面，同时把搬运夫也雇了来。

下午，前门那个太监脸的警察调班来了，看见搬运夫正把末了儿一车的东西拉走，他做一个很难看的笑脸对爸爸说："到底你们读书人，懂道理，识相。让了他们就是了，何必同他们争什么意气。我们也好松一松肩膀，我想，明天该不用来上班了。"

爸爸没有理睬他。

我走出那所住了将近四年的房子，特地走到西邻的门首去站一会儿。黑漆的两扇门关着。那孩子还没回来呢。我竟不能向他告一声别。

1936年 3月10日发表

儿　童　节

“爸爸妈妈许下我了，明天带我去看《国色天香》。那是一张歌舞片子。我顶欢喜看歌舞片子。”王大春的肩膀贴着李诚的肩膀，歪左歪右地走着，他说罢，从印着红字的纸袋子里掏出一片蛋黄饼干，往嘴里一塞。

李诚也有纸袋子，可是他并不掏出饼干来吃，只用两只手捧在当胸，像请了一件宝贝。他摇摇头说，“歌舞片子没有什么好看，我看过《科学怪人》，那真好看。死尸经科学家使了科学方法，活起来了，直僵僵地走着。不过胆小的人看了就会害怕。”

“你说你胆大吗？你敢不敢独个儿睡在一间屋子里？”王大春嚼着饼干，发音不很清楚。

“我为什么不敢？”

“等会儿鬼出现了，你怎么办？”

“你说鬼到底有没有？”李诚用胳膊推挤王大春的身子。

“怎么没有？我奶奶十几岁的时候亲眼看见过两回鬼。小脚，拖着很长的袖子，身子袅呀袅的，原来是个女鬼。”王大春表演袅呀袅的姿态，可是身子左右摇晃，两条腿向外弓着，活像卓别麟。

“这样吗？”李诚听得出了神。“我妈妈告诉过我两句话，叫‘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她说，有些人真会看见鬼，我们怎么

能不信？可是一味闹鬼，那就是迷信了，所以不可全信。”

王大春对于信不信的话不很感兴趣，又掏出一片饼干塞到嘴里。忽然看见距离十来家铺面，有一个相熟的背影一步一顿地前进，他就喊，“张蓉生，等我们一块儿走！”

张蓉生站住了，回转头看，待后面两个赶上的时候，就并着王大春的左肩，重又开步。

“今天晚上提灯会，你加入吗？”王大春拉着张蓉生的衣袖。

“我不加入。晚上天气冷，在路上提灯会伤风。并且提灯会也没有什么好玩。”

“你不要瞎扯瞒我了，”王大春的手往上移，抓住了张蓉生的长衫的前胸。“我知道你为的交不出两毛钱的灯费。”

张蓉生的脸立刻胀得通红，喃喃地说，“你瞎说，你冤枉人家！两毛钱的灯费，什么稀奇！我自己就积有两块钱，一百五十个铜子，藏在妈妈的箱子里。”

“那末你到底为什么不加入提灯会呢？”李诚向左旋转了头。

“我爸爸叫我不要加入，他说提灯会没有什么意思。”张蓉生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好像提灯会真没有什么意思似的。

“你为什么不听先生的话？”李诚不肯放松，还要问个明白。“先生不是说的吗？‘儿童要快快活活过儿童节，加入提灯会可以得到最大的快活！’”

“先生的话同爸爸的话比，自然应该服从爸爸的话，”张蓉生眼睛看着鼻子，态度很严正。

“爸爸的话错了呢？”李诚再进逼一句。

“爸爸的话没有错的，”张蓉生直捷地回答。顿了一顿，又说，“就是错了，还是应该服从。”

“为什么？”

“我们要想想，我们是爸爸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孝顺他，应该服从他的话。就是爸爸要我们死，我们应该立刻去死！”张蓉生说得很激昂，把拳头举过了头顶。

“这样吗？”

“还有，我们应该服从爸爸的命令，我们的爸爸应该服从皇帝的命令。爸爸的话决没有错的，皇帝的话也决没有错的。”

“你这小卖国奴！”王大春听得生起气来，破口就骂。“你可知道，现在是民国时代，没有皇帝了？”

“我爸爸说的，早晚总得有个皇帝，国家才搞得好。”张蓉生的眼睛望着空中，好像教徒在祈祷天国的来临。

“我打你这小卖国奴！”王大春一拳落在张蓉生的右臂上。

“哈哈，”李诚拍着张蓉生的胸脯，“你们父子两个倒是皇帝的忠臣！”

张蓉生觉察自己势孤，拔脚就跑，右手里的饼干袋子向后一扬一扬的。跑了二十多家门面，向左拐弯进一条小巷子去了。

王大春和李诚也不去追他。赶走了卖国奴，不免有点儿胜利的骄傲，两个人大模大样地走着。

忽然李诚的注意给一个讨饭的孩子吸引住了。那孩子大约八九岁。从头发到脚背，从衣领到鞋，没有一处地方不脏。可是一对眼珠乌亮亮的，像两颗云石的棋子，而且非常熟悉。想了一想，李诚才省悟那一对眼珠竟同弟弟的一模一样。他不

觉撕开手里的纸袋子，取两片饼干递给那孩子，同时咕噜着：“今天儿童节，给你吃两片儿童节的饼干。”

讨饭的孩子接了两片饼干，莫名其妙地看了一下，一同送到嘴里。随即回转身子，向他妈妈奔去。他妈妈坐在地上，背靠着电线杆。蓬头皱脸。破棉袄完全不扣，只用一条草绳在腰间围了两道。怀中裹着个衔住奶头的婴孩，精赤的小肩膀都露出在外面。她看见孩子背后有个中年绅士走着，像是掏得出一个铜子的，就努一努嘴，向孩子示意。孩子于是伸着手，回转头，“先生，做做……先生，做做……”这样随口唱着。孩子走过他妈妈的身边，眼光也不溜过去看他妈妈一下，好像并没有人坐在那里似的。

王大春和李诚跟在中年绅士背后，看那孩子干他的营生。中年绅士起初是把头转向另一边，给那孩子个不理睬。后来却面对着孩子，仿佛还点了点头。那孩子以为有希望了，“先生，做做……先生，做做……”声调变得热切起来。但是中年绅士的两手还是反剪在背后，并不掏出一个铜子来。

王大春说，“那小叫化倒有恒心，跟了那么些路，还是不肯休歇。”

李诚轻轻说，“那个人的恒心也不错，给跟了那么些路，还是不肯掏出一个铜子来。”

“他们两个在比赛呢，谁先歇手谁就输。”

“你看，”李诚指着前方，“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前方簇聚着二三十个人，中心矗起一堆红红绿绿的东西，在那里晃动。

王大春和李诚不由得放弃了小叫化和中年绅士的比赛，

跑到许多人簇聚的地方，从人家胛肢窝下往里挤，才看清楚被围在中间的是两辆人力车。一个小车夫拉住一个矮胖的车夫，咬牙切齿地说，“是我先接应，你怎么抢我的生意！”

“我不要坐你的车，”人力车的主顾顿着足，手里矗起的一些彩灯霍霍地发响。“这么小的年纪，你跑不快！”

矮胖的车夫得意了，他对小车夫冷笑一声，说，“阿弟，你听见吗？人家不要坐你的车，再不要怪我抢你的生意了。”说着，洒脱了小车夫的手，就去蹲在车柄中间，准备拔脚飞奔。

小车夫向周围看了看，仿佛找寻援助似的，然后一把拉着主顾的衣襟，尖声说，“年纪小，不关事，保你跑得快。先生，坐吧！”他仰起瘦脸，一副恳求的神气。

“巡警来了！”看热闹的人嚷着。

巡警从暂时分开的人体间挤进来。“什么事？”白边帽子得劲地这么一侧。

两造同时诉说自己的不错，对方的岂有此理，又加上旁人的唧唧喳喳，使巡警只好皱起眉头咂嘴。他随即把警棍一挥，马马虎虎地说，“去！”

执着彩灯的那人立刻转身，坐上矮胖的车夫的车。车夫提起车柄，得意地冲出重围而去。彩灯有钟形的，有地球形的，有飞机形的，有军舰形的，摇摇晃晃过去，不由人不用眼光相送。至于小车夫怀着一肚皮的气，拖着车向反对方向走去，大家全都没有注意到。

“那些灯做啥用的？”

“今天是什么节，不是清明节，是一个新花样的节，晚上有提灯会。”

“今天叫儿童节，”王大春给那人说明。

“不错，叫儿童节，是你们小弟弟的节日。现在的节日太多了，听说还有妈妈节先生节呢。”

“儿童节啥意思？”

“儿童节是我们寻快活的日子，”这回李诚开口了。“我们在学校里开会，唱歌，演戏，吃茶点，”把手里的纸袋子一扬，“晚上还有提灯会。”

“那末提灯会里全是你们一批小弟弟了？”

不等李诚回答，另一个的问题又来了，“你们可知道，提灯会过不过青龙坊？”

一个沙嗓子的抢着说，“县政府在那里，县党部也在那里，哪有不过青龙坊的！”

“今晚上我们早些吃晚饭，到青龙坊看提灯会去。”

“小学生提灯会，”一个干瘪的老人用拖长的低音说，随即摇摇头，“没有什么好看。张大帝出会才好看呢，黄亭子抬着玉如意，金丝线绣的万名伞，还有四四十六名刽子手，红衣服一齐敞开，凸出了巴斗一般的大肚子。提灯会有什么好看！”

“我要看提灯会。”一个挂着鼻涕的女孩似乎偏不相信老人的话，牵着她妈妈的手就要去看。

这当儿簇聚着的人渐渐走散了，王大春和李诚也就想起动脚，走不到几步，只听得清脆的一声，不知道那妇人的手打在女孩的哪一部分。同时女孩“哇”的一声哭了。那妇人跟着骂，“小鬼头，也要看提灯会！谁有工夫带你去看？那是他们学生的事情，要你干起劲做什么？你这小鬼头！”

骂声和哭声淡得像烟雾的时候，王大春说，“我不打算吃

晚饭。吃了晚饭到学校，只怕嫌迟。我要妈妈给我买十个奶油面包，带在身边吃。”

“我妈妈昨天许过我，给我带八个暹罗蜜橘，”李诚抿着嘴，耸着颧颊，表示得意。

“那末你也不要吃晚饭吧。我们交换着吃，我给你吃奶油面包，你给我吃暹罗蜜橘。”

“好的，好的。”顿了一顿，李诚又说，“你一到家，就去买面包。买了来看我，我们一同到学校。我们要第一个到！我们要帮同先生把那些灯烛点起来！”

仿佛已经看见了灯烛辉煌的美景，他们两个肩膀贴着肩膀，齐着步调，嘴里哼着先生教给他们的口号，“增——进——全——国——儿——童——的——幸——福！”

1936年4月4日发表

一 个 练 习 生

初中读了两年，没法读下去了，就停了学。好容易找到个职业，以为每天几碗饭到晚一张铺总不成问题的了。谁知道为了偶然的缘故，就被斥退出来。

妈妈的眉心一向打着结。爸爸的叹气声比猫头鹰叫还要幽沉可怕。我虽然拿着张伯伯的信，他替我说明这并不是我的错处；可是想想那眉心，想想那叹气声，就够气馁的了，何况往后结要打得更紧，气要叹得更幽沉。我怎么敢回去见他们呢！

今年春天，爸爸被那人家辞退了。农民连饭都没得吃，只好吃一点野菜煮番薯，哪里还缴得出什么租？那人家收不到租，哪里还请得起什么管账先生？失业的管账先生的儿子比黄包车夫的儿子都不如，钱的来路一断绝，就像西风里的苍蝇一样冻僵了，还哪里读得成什么初级中学？

爸爸叹着气说："这一学期的学费是交付了，你还是读你的书去。下一学期可不用提了，我们的饭都不知道在哪里，还读什么书！"

妈妈不声不响，低着头，皱着眉心，糊她的自来火盒儿，像一个孤苦的影子。她两只手机械似地运动着：拿起一张薄木片，照它的折痕折起来，把那黄地墨印的小纸张箍上去，就成一个长方小盒儿，随即丢在身旁的篾篮里。这种工作的代

价是三十九个铜子一千。她每天至多糊两千，可以收进七十八个铜子。

下一学期不得读书了，我觉得非常难过。可是仔细想想，又说不清为什么要难过。读书算是快乐的事情吗？我实在没有感到什么快乐。硬要记住一些枯燥无味的东西，硬要写下一些账目一样的笔记；每月一小考，一学期一大考，好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哪里来的快乐？不得读书算是痛苦的事情吗？这种痛苦实在也平常得很。第一学期过后，就有三个同学因为力量不够停了学。第三学期第四学期开学的时候都少了人，原因相同。起初全班五十个人，到现在只剩三十五个了。即使是痛苦，至多和那些先走的同学所感到的一样，他们能忍受，我为什么不能忍受呢？

虽然这么说，自从听了爸爸的警告，我却在功课上真个用起心来。好比吃甘蔗，开头只是乱嚼一顿，直到吃剩一节两节了，才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舍不得糟蹋一滴蔗汁。用心的结果，枯燥无味的东西变得新鲜甜美了；历史有咬嚼，地理有咬嚼，甚至最叫人头痛的算学也有咬嚼。除了应该交给先生批阅的笔记以外，我还写了一些学习笔记，把自己想到的一切记在里头。

可惜甘蔗吃到末一节了，任你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一眨眼就到了吃完的时节。这就是说，第四学期读完了，我再不能在学校里多尝一滴蔗汁了。我不作一声，对每一个先生和同学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把教室里我的座位以及运动场上的运动器械痴痴迷迷地抚摩了一阵，就此溜出了学校。

爸爸叹着气说：“这样总不对啊！你得出去，出去做一点

事儿。薪水且不必说，最要紧的是拿人家的饭填饱你的肚皮。家里的饭是……”他停住了，眼睛斜过去，看着妈妈机械似地运动的两只手，手背上缀满了汗珠。

我愿意出去，我愿意出去做一点事儿。可是到哪里去呢，做什么事情呢，我却完全茫然。

岂但我，就是爸爸也完全茫然。他遇见亲戚或是朋友少不得向他们请托，总是这么几句话：“费您的心，替我的孩子想想法子！商店里的学徒也好，工厂里的学徒也好，无论什么都好，只要让他填饱肚皮。”无论什么都好，其实就是漫无目标；他的眼前也只见白茫茫的一天大雾。

有几个人的回答很动听：“我认识一家绸缎铺子，可以去问一声。”“德大当铺的当手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他那里收不收学徒。”“现在这时代，劳动做工是堂而皇之的了，我替你向利华铁工厂打听打听吧。”这几句话好像直向将要沉没的海船划过来的小舢板，载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希望——出死入生的希望。

但是过不了几天，小舢板打翻了，巨大无比的希望沉到了海底。绸缎铺子正在裁员减薪，谈不到收学徒。德大当铺的主人久已想收场，可是收不了，在那里勉强支持残局，再不愿多添吃口。利华铁工厂制造了大批的摩登家具，陈列在发行所里没有人过问，熟练的工人大半歇了手，再招学徒做什么？

虽然看见小舢板打翻，还是伸长脖子四望，搜寻载着希望的东西，哪怕是一根水草也好。爸爸和我每天借报来看，所有登载广告的地方不肯漏掉一个字。征求推销员的，招请助

理教员的，延聘家庭教师的，物色编译人才的，都使我们眼巴巴地看了再看。可是样样不合格；几大张的广告对于我们宛如白纸。

一天，一条广告好像射着光芒似地直刺我的眼睛。“招收练习生”，“初中毕业或同等程度”，这就是两道强烈的光芒。我闭一闭眼睛，待一阵眩耀过后，才细看全文。原来是上海一家书局登的，招收练习生八名。

“同等程度，同等程度……”我念了不知多少遍，想去试它一试。

爸爸可只看了一遍，他说：“既有同等程度的话，当然去试它一试。机会是不来伺候我们的，只有我们去伺候机会呀。”

于是依着广告上的话，誊了最近的一篇作文，写了汉文的英文的两张习字，又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的学历和家况，连同一张半身相片寄给那家书局。

回信来了。“不合格者恕不作复”，得了回信算是合了格，可以去碰第二重机会——到上海去受试验。这当然是好消息，连妈妈的眉心也似乎抹掉了几条皱纹。可是我们不比无愁的游客，什么时候想动身就可以跨上火车；我们是说了许多的恳情话，向东家借一点，向西家借一点，实足拖延了两天工夫，才得挤上蜒蚰那样爬行的四等车。如果再拖延一天的话，试验的日期就错过了，也不用动身了。

在四等车里被挤得臭汗直淌，在浙江路的小客栈里被叮得满身是红疙瘩，我们都觉得不在乎。爸爸只是不放心地说：“你自问有把握吗，你？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不要把它放过了！”我怎么说呢？我没法试验我自己，哪里知道有没有把握？我

只能回答爸爸说："我尽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当夜我没睡熟。爸爸也老是翻身，还时时幽沉地叹一声气。

第二天跑去受试验，看见同我坐在一起的有四十几个，其中七八个年纪比我大得多，嘴唇周围已经生了黑黑的髭须。招收的名额才八个，这里却来了四十几个，不是说一个人得意，必得有五个人失望吗？又有那生了黑黑的髭须的七八个，他们的学识和经验该比我这个初中二年生高超一倍吧。我这样想，不由得胆怯起来，好像逢到楝树花开的时节，周身软软地没有一丝力气。

直到把心思钻进试题里去，这种胆怯的情绪才渐渐忘怀。这并不比学期考试困难，除开"英""国""算"，所有科目合并为"常识测验"，只有二十个试题，认为对的，画个圈儿，认为不对，打个叉叉。我是前十名交卷，接着就是"口试"。一位满腮帮生着黑胡须的先生坐在一间屋子里，好像个相面先生，眼珠子骨溜溜的，相我的前额，相我的眼睛，相我的鼻子……总之，我的全身都给他的眼光游历遍了。我窘得很，只好低下头来看自己的鞋。大约经过了四五分钟，他开始用毫无感情的声调问我的学历和家况。我依照先前写的那封信回答了。他就检出我那封信来核对，竖起我的半身相片来和实体比照，最后才慢吞吞地翻看我的卷子。看完之后，他依然毫无感情地说："好了，你到隔壁房间里检查身体去。"

我有点不相信我的耳朵，可是他明明教我检查身体去，这不是有了被录取的资格吗？是我的卷子做得实在好，还是我的相貌合了他的意，可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我有了被录取的资格是真的！那位医生在听心音的时候，一定觉察

我的心脏跳得特别厉害。

我把医生所填写的表格交给那位黑胡须先生，他看了看，递给我一张印刷品，这才透露一丝儿笑意说："你考上了。进局的手续都写在这上头！"一丝儿笑意立刻消失，他示意叫我出去，又唤进候在门外的另一个。

啊，那张《进局须知》不看犹可，一看之后，我的兴奋的心脏简直停止了跳动！"保证金六十元。""在上海觅殷实铺保。""录取后一星期不到，随即除名，由备取生递补。"这是可能的吗？一个失业的爸爸，一个糊自来火盒儿的妈妈，怎么担负得起这笔巨大的数目！担负不起，当然是"录取后一星期不到"，当然是"随即除名"。这就同做了一场欢喜梦一样，醒来时还不是看见个绝望的铁脸！

爸爸等候在书局的会客室里，我有气没力地对他说："我考上了。不过……"我递给他那张《进局须知》。

"你，你考上了！……什么，六十块保证金！难道练习生就得经手银钱，要保证金干吗？……还要在上海觅殷实铺保！保什么呢？难道练习生会当土匪，会干绑票？"爸爸的感情激动极了，网满红筋的眼睛瞪着那没插花的红花瓶，仿佛那花瓶就是书局的主持人，爸爸对它提出了严重的质问。

一会儿他又变得异常颓丧，闭上眼睛说："这是他们的章程，不依章程做，他们就把你除名，有什么可说呢！我们白跑一趟，偷鸡不着蚀把米，就是了！"

回家的四等车里，我的心头尝着怎样的滋味，只怕最出色的文学家也描摹不来。爸爸不但叹气，而且学着妈妈的样，把眉心皱得紧紧。一路上彼此都不说一句话。

回家的第二天早上，爸爸忽然把《节妇绝命诗卷》取出来，对我说："我们只有这一件祖传的东西，依理是不该拿出去的。现在为了你的饭碗，也顾不得了。如果有人看中它，买了去，你的保证金就有着落。这是末了的机会，总得去碰一碰，碰得着碰不着却要看我们的运道了。"

那节妇是我的十几代的祖母，生当清朝初年，丈夫死了，她写下绝命诗八首，吞金自尽。她那诗卷就成为我家世世相传的宝贝；上边有姓王的姓包的姓张的姓俞的二十多人的题跋，据说都是好书法，好诗词，好文章。那卷子轻易不给人家看，看见的人总是啧啧连声地说："了不起！了不起！"

爸爸点起了香烛，把诗卷供在正中，就跪下来叩头。一面叩头，一面默默地祷告。想来是恳求祖宗原宥他吧。我看着他的拜伏的身躯以及连连点动的脑袋，不由得一阵心酸，淌下了眼泪。

那天下午，他从茶馆里回来，诗卷依然在他手里。他说茶馆里的一些法家看过了，都说题跋倒不坏，不过本身是绝命诗，不大吉利，谁愿意花了钱来买它。他又说只有一个人以为不在乎，如果五十块钱肯脱手的话，那就立刻成交。"我说，一百块钱吧；这上边有二十多家的题跋，家家是好手，平均起来，五块钱一家还不到呢。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得知道此刻是什么年代！此刻是民国二十四年，民穷财尽，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谁还肯花了钱来买字呀画呀这些东西！五十块钱不肯脱手吗？好，我乐得省了钱，你也保住了你家传的宝贝！'我听得生气，就把原件带了回来。"

妈妈低声低气地说："再加十块二十块不行吗？你不要生

气，你可以好好地同他商量。错过了这个人，再寻第二个只怕不容易了。”

“好好地同他商量吗？”爸爸咽下一口苦药似地按住了胸膛。“什么商量，干脆说恳求得了，恳求他多给一点！东西是一个钱也不值的，所有的钱全是他的施与！好，明天老着脸去恳求，老着脸去恳求！”他的气愤似乎消散了，他显得非常软弱，仿佛全身都瘫痪了似的。从这上边，我深深体会到他为了儿子的命运努力挣扎的苦心。

恳求的结果，那人居然答应加十块钱。传了十几代的《节妇绝命诗卷》一旦换了主人。到手的正好是保证金的数目。妈妈于是停了她那机械的工作，又像欢喜又像忧愁地替我浆洗衣服，整理铺盖。她还取出不知道什么时候藏起来的四块“袁世凯”交给爸爸，手索索地抖着，说：“我拢总藏着四块钱，你们拿去作盘费用吧。”

保证金的问题固然解决了，“铺保”却还没有着落，我们一到上海就去找张伯伯，托他想法。张伯伯是爸爸幼年的同学，在一家橡胶鞋厂当推销员。

张伯伯说：“公司厂家是照例不给人家作保的。我的二房东是一家鞋铺，同我还和好，托他们盖个图章作个保，想来不至于拒绝。”

张伯伯的谋干果然成功了，那家鞋铺的书柬图章歪斜地印在保单上面。我们这就赶到书局。保证金，店铺的保单，一样都不缺少，自然是合格的练习生了。在交付给管事员的当儿，爸爸脸上露出一点儿傲然的神色，仿佛表示这么个意思：“你们的题目尽管难，可是难不倒我，你看，都有在这里了！”

那管事员把钞票放在桌子上，先看保单。"喔，是一家鞋铺。请你们坐一会儿，我们要派人去调查一下。"

调查就调查好了。我们并没作假，张伯伯向那家鞋铺说得清清楚楚的，问到他们当然承认。

谁料那管事员听了调查报告之后，却摇着头对我们说："不行。一开间门面。伙计都没有，只有两个徒弟。请你们换一家吧。《进局须知》上边写得明白，要殷实铺保，'殷实'两个字必须注意！"

"我们找不到别一家，便怎样？"爸爸愤愤地说。

"找不到也得找，总之这一家鞋铺不行！我们的章程如此，不能迁就你们破坏了章程。"

爸爸抓起桌子上的钞票，拉住我的胳膊转身就跑。"他们的章程破坏不得，只有另外去找了。找不到的时候，你同我一起回家去！"

仍旧烦劳张伯伯，恳求他特别帮忙，另外找一家殷实店铺给盖个图章。张伯伯奔走了一天工夫，才满头大汗地跑到客栈里来，说找到一家棺材铺了，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张伯伯答应出一封保证信，那棺材铺才肯盖书柬图章。

棺材铺居然被认为具有"殷实"的资格。于是重取一张保单，盖上他们那牛角质图章，交给书局管理员。钞票也点过了，不错，十二张五元票，一共六十块钱。我才亲自填写《练习生习业契约》。上边"一""二""三""四"的条文很多，我的眼光跑了一下马，却没有看清楚什么。张伯伯还有任务，他作为我在上海的管护人，姓名，籍贯，年龄，职业，通信处，都填上了表格；对于书局，他是我爸爸的代表。

手续完全办妥，我是书局里的正式练习生了。爸爸要赶两点钟的火车回去，他把我的铺盖衣箱送到书局之后，坐也不坐，一面擦汗一面喘气地说："你总算有个吃饭地方了，好好地在这里吧！我没有什么对你说的，只有一个字，难！……唉，真是难！"

一会儿他的精疲力尽的背影在马路的拐弯处消失了。我提着沉重的脚步跨上书局的阶石，"难！真是难！"直咀嚼到那位黑胡须先生给我分配工作的时候。

得到它是这样难，失掉它却很容易，唉，简直太容易了！

昨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早上，我从双层床的上层爬下来，跟每天一样，穿衣服，叠棉被。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不容我睡在那张床上！

我隶属于进货部，为了提取一批纸张，一早跑出去。经过南京路大陆商场，忽然听得一阵鞭炮的声音，不知从哪里来的，爽脆，紧张。同时大陆商场涌出大批的人，人声脚步声搅起了狂大的海啸。立刻之间，我的前后左右挤满了人体；向这边看看，一个个激昂的脸，向那边看看，一个个激昂的脸。白色的纸片在空中纷纷飘扬。我捉住一张来看，上面用特别大的铅字印着"打倒强盗样的帝国主义"。

我明白了。半个月来，北平、上海以及各地的学生都在干这种工作，现在是上海市民来那本分内的一手。

冲在人群的波浪里，我身不由主，只能应合着大众的步调朝西跑。不知道怎么，一会儿我就传染了大众的情绪。我的呼吸沉重起来。我听见太阳穴的血管突突作响。如果旁边的人回头来看我，一定也看见个激昂的脸。

“打倒强盗样的帝国主义！”

无数人的声音合并成一个浪潮的怒吼。两旁的建筑物都像震动了，电车和汽车慌张地叫喊，显得混乱和可怜。

一叠叠的传单向无论什么车辆扔过去。飘散开来，掩没了亮得发青的电车轨道，掩没了唯一的用木块铺成的马路。人群就踏着那些白纸黑字，前进，呼号。

突然间，人群的波浪冲着了礁石，反激地往后退了。我听见重实的拍拍拍的声音。踮起脚来看，是好些个脸红红的外国巡捕挥动着木棍，在向人身上乱抽乱打。

“五卅”事件！我立刻想到教科书中所讲的这个题目，现在我亲身经历当时的一幕了！

“不要退啊！不要退啊！”浪头回冲过去，直欲推翻那挡在前面的礁石。

拍！拍！拍！拍！木棍又是一阵放肆。有一些人倒了下去。巨大的皮鞋就在横倒的人身上狠命地乱踢。鲜红的血淌出来了，染上白色的纸片。又凄惨又愤怒的叫声像一枝枝的箭，刺得人几乎发狂。

我描摹不出我当时的愤恨。谁说帝国主义只是口头的一个名词，眼前这一幕就是它活生生的表现！我们不把它打倒，只好横倒在地上淌血！

但是人群终于退进了大陆商场的过道以及山东路。经过两三分钟的异样的沉默，忽然霹雳似的声音响了起来：“先施公司门前去集合啊！”

“我们手挽着手走啊！”似乎是青年女子的声音，在霹雳过后的严肃空气中，特别显得清朗。

于是手挽着手的行列重又流动起来。

这当儿我开始想到我的任务。很抱歉地谢绝了一位穿青布衣服的朋友伸过来的一只手，从九江路绕着圈子到了我所要去的地方。

回到书局里，向部长交了差，不由得把刚才看见的告诉几个同学。这对于我太新鲜了，太刺激了，藏在肚子里会发胀，必须吐露一下才觉得痛快。我叙述了激昂的人群，浪潮样霹雳样的呼号；我叙述了木棍和皮鞋怎样地放肆，鲜红的血滴在马路上怎样地惊心动魄；我也叙述了我当时的心情，我差不多忘了自己，人群如果是海潮，我就是其中的一滴。

几个同学听得都咬住了嘴唇皮。

下午三点钟光景，忽然被那位黑胡须先生传到他屋子里去。张伯伯先在那里了，一副尴尬的脸色。我知道一定是关于我的什么事情，不觉心跳起来。

张伯伯咳了两声干嗽，给我说明："这里用不着你了，教你今天就出去。你好好地在这里，为什么要去参加大马路的游行呢！"

我听见头脑里嗡的一声，墙壁随即转动起来。我定一定神，根据实际情形为自己分辩："被挤在人群中间是有的；特地去参加，可没有这回事！"

"原来如此。"张伯伯转过脸去，露出卑下的笑容向那黑胡须先生恳情说："他既不是存心去参加，似乎情有可原。感激你的大德，请你收回了成命吧！"

"存心去不存心去都没有关系，总之，他在这里不适宜就是了。"黑胡须先生对谁都不看一眼。他从文件橱里取出一张

印有黑字的纸张来，又独白似地说："这是他的《习业契约》，第七条条文写得明白：'书局认为不适宜时，得随时废约，由管护人领回。'现在我的根据就是这一条。"他拿起钢笔，刹刹地在纸面写上两个红字，就递给张伯伯，"批明作废了，你带了去。"接着说："这是他的保单。这是他的保证金，六十块钱，你点一点。"说罢，他划着火柴自去抽他的纸烟。

这不是太容易了吗？

昨夜晚我睡在张伯伯那里，一夜没有睡熟，说不出地难过，可是没淌眼泪。今天张伯伯给我写了信，证明我没有错处。我得乘两点钟的火车回去。但是，想到妈妈的眉心，想到爸爸的叹气声，我怎么敢回去见他们呢！

1936年7月1日发表

寒假的一天

我醒了。窗上才有朦胧的光，远处的鸡一声接一声啼着，很低沉，像在空坛子里。

弟弟的身躯转动了一下。

“弟弟，你醒了吗？”

“我醒了一会了。不知道雪还下不下。如果还在下，那个雪兵要胖得认不得了。”

我听说，一个翻身爬起来，披了件小棉袄就去开窗。

庭心里阴沉沉地发白。

“雪已经停了，”我可惜地说。

“我们去看看那个雪兵吧，”弟弟也就推开棉被，坐了起来。

草草地穿着停当，我们两个开了后门，探出头去。

“呀，倒了！”我们齐声嚷。

雪兵的形体毫不留存。只见一堆乱雪，凹凹凸凸，像个大馒头，刚经受巨兽的齿牙。

弟弟几乎哭出来。我也很难过。

一件心爱的玩具得不到手，一处好玩的地方去不成功，都不值得伤心。惟有费了一番心思制作出来的美术品，忽然给破坏了，而且破坏得干干净净，再也认不出当时的心思和技巧，这才是世间最伤心的事情，永远忘不了的。

“怎么会倒了的呢！谁把他推倒的呢！”弟弟恨恨地说，两颗眼珠瞪视着那堆乱雪。

“我看出来了，”我说。“这么宽大的皮鞋，鞋后跟一块马蹄铁，除了巡警还有谁。一定是查夜的巡警把他推倒的。”

弟弟细认雪上的鞋印，同时骂：“该死的巡警，你不向他行个礼，倒把他推倒，真是岂有此理！”

进早餐的时候，爸爸大概看出了我们两个的懊恼脸色，关心地问我们为了什么。

我就把刚才发见的不快事件告诉爸爸，并且说：“是很有精神的一个雪兵。你昨天早些回来就看得见了。今天本来想等你起来了请你去看，谁知道早给查夜的巡警推倒了！”

“就只为这件事情吗？”爸爸的眼光好比一双慈爱的手，抚摩了我又抚摩弟弟。“这有什么懊恼的？雪还积在那里，你们再去塑一个雪兵就是了。”

“不要吧，”妈妈这么说，大概想起了昨天给我们做的烘干洗净等等工作。

于是爸爸转换口气说：“要不然，到公园去走一趟也好。前几年没下过这样大的雪，这里公园的雪景，你们还不曾看见过呢。”

“好的，我们到公园去！”弟弟给新的希望打动了。

我在昨天就想到公园里去看看。公园里有两座土山，有曲折的小溪流，有一簇簇的树木，有宽阔的平地，盖上厚厚的雪，一定很好看。我同样地说：“好的，我们到公园去！”

吃罢早餐，我们两个出门了。

踏着很少残破的雪地，悉刹悉刹。一步一个鞋印，再一

步又是一个鞋印，非常有趣。

经过了两条胡同，来到大街上，可不同了。早起的行人把大街上的白雪踩成了乌黑的冰屑，湿漉漉的，东一堆，西一堆。人力车的轮子和人力车夫的脚冲过的时候，带起稀烂的冰屑，向人家身上直溅。而且滑得很，一不留心就会跌交。我和弟弟只得手挽着手走，时时在店铺的檐下站住，相度前进的路线。

大街上比平日热闹。

农人的担子里装满了冻僵的菜和萝卜。渔婆的水桶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鱼。他们停歇的地方就有男的女的围着。论价钱，争斤两，闹成一片。

肉铺的横竿上挂着剥得很白净的半爿猪。还有猪的心、肺、大肠、小肠等等东西陪衬在旁边，点点滴滴滴着红水。重大而光亮的肉斧在砧桩上抡起。散乱的铜子刹郎郎地往钱桶撒去。

糕饼铺把黄白年糕特别堆叠在柜台上，像书局里减折发卖的廉价书。

南货铺站着十来个主顾。一斤白糖。三斤笋干。两包栗子。四百文香菌……三四个伙友应接不暇，不知道应付了哪一个好。

绸缎布匹铺特别清静。大廉价的彩旗退了色，懒懒地飘着，似乎要睡去。几个伙友尽有工夫打呵欠，抽香烟，或者一个字一个字诵读不知道是当天还是隔天的报。

行人手里大都提一只篮子，盛着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篮子盛满了，另外一只手就捉一只鸡，提一条鱼，或者请一副

香烛。

也有一点东西都不带的人，皱着眉头，急急忙忙走着，脚下也没有心思看顾，一步步都踏着了泥浆。另外一些人把整个脑袋藏在皮帽子和大衣的高领子里，光露出两只眼睛，骨溜溜的，观赏早市的景色。这边看一看，那边站一站，好像什么都引得起他们的兴趣。待走到茶馆门首，身子往里一闪，不见了。

零零落落传来一些声音：婁婁婁地响了一阵，突然来一声嘡……，一会儿又听得吉刮吉刮，仿佛燃放鞭炮。

“这是什么？”弟弟拉动我的手。

我想了一想，说：“他们打年锣鼓呢。按照阴历，今天是小年夜。”

“我们看去，”弟弟感到了兴趣。

可是走到发声的地方，打锣鼓的几个孩子恰正放手，他们一溜烟跑到里面去了。那是一家酒店，大铜锣，小铜锣，大钹儿，小钹儿，都搁在酒坛头上。

我们两个不禁对着这些从未入手的锣鼓家伙出神。我想，如果拿在手里，当当当婁婁婁地敲打起来，那多少有趣。

忽然街上行人用惊奇的口气互相谈论起来。

“看，这一批什么人！”

“看他们的打扮，大概是学生。”

“手里拿着小旗子呢。”

“写的什么呀？”

“喔，宣传什么的。”

我回头看，只见一二十个穿着藏青呢衣服的人急匆匆

跑过来。泥浆沾满了他们的裤管。他们的脸色显出疲劳，眼睛大都有点发红，似乎好几夜没有睡好了。

“他们作救国运动的，”弟弟看了尖角的小白旗子就明白了。

我们学校里每天早上有时事报告，先生把报上看来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说给我们听。爸爸每天吃过晚饭，也常常说到这些。大学生成群结队到南京去呀，铁路给拆断了，许多旅客和货物拥挤在各处车站上行动不得呀，大学生自己修铁路，自己开火车，到了儿还是被解回去呀，他们预备散到各地去，把万万千千的心团结成一颗心呀：关于这些，我们记得很清楚，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

这当儿宣传队停步了，一字儿排开，开始他们的宣传工作。

小白旗子挥动了一阵，一个高个儿站到酒店对面一家饭馆子的阶石上，激昂地叫唤着“亲爱的同胞”，就此演说下去。

那高个儿浓眉毛，宽阔的前额，一会儿仰起了脸，像在那里祈祷，一会儿停了言语，悲愤地望着当街的听众。他的两只手常常举起，作种种姿势，帮助言语的力量。

“弟弟，”我高兴地拍着弟弟的肩膀，“你认得吗？这是何家的表哥！”

“就是他吗？”

我想了一想，我们搬到这里来之后，还不曾见过表哥的面呢。他比从前高了许多，脸也改了些儿样。莫怪弟弟认不真了。

弟弟又说：“我们去招呼他，好不好？”

“等他说完了，”我拉住弟弟的手，“我们再去招呼他。现在我们听他演说。”

演说延长了十五分钟的样子。他说到国势的危险，敌人的野心和阴谋，坚决抵抗的可能和必要，大家一致起来的坚强无比。

听众起初还是哓哓嘈嘈地，随后越来越静默，只有表哥的声音在空中流荡，显得很响亮。时时有停步的人。人圈子渐渐扩大起来，挤住了通过的人力车。店铺里的人点起了脚，侧转了头，眼光集中到表哥身上。

演说完了的时候，我们想挤往前去招呼表哥。可是表哥依然在饭馆子的阶石上，两手支在腰间，热切地望着听众，似乎还有话说的样子。

听众得到这个空隙，就你一句我一声地开口了。

“他们真热心！这样冷的雪天，又是大年小夜，不坐在家里乐一会儿，倒跑出来宣传。”

“他的话是不错的！照现在的样子总不成，人家进一步，我们退十步，退到了着墙碰壁，再往哪里退！”

“不过救国的事情太大了，我们怎么担当得起！”

“你没听他说吗？大家拿出力量来，比什么东西都强，任它来的是什么，都不用害怕！”

“谁不肯拿出力量来！孙子才不肯拿出力量来！要是真的那个的话，不说别的，连性命都可以奉送！”

“你要吃年夜饭呢，不要性命不性命地乱说！舌头是毒的，随口说说有时真会说着。”

“没关系。我不开玩笑，是规规矩矩的话！”

“亲爱的同胞！”表哥又开口了。“我们能够到这里来和各位谈话，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们不坐轮船，火车。我们用自己的两条腿，沿着公路跑。为的是要到各个乡镇去，和乡镇里的同胞见面，谈话。风雪，寒冷，还有饥饿，这几天受够了。可是我们非常兴奋，快活。因为遇见的同胞都赞成我们的话，像亲兄弟一样欢迎我们，让我们休息，喝茶，吃东西，并且给我们一颗又热烈又坦白的心！

“今天早上，我们五点钟起身。在寒冷的黑暗中，在积雪的道路上，一口气跑了二十里，来到这里的城外。却遇到阻碍了！遇到阻碍原在我们意料之中，但是我们没想到竟会用类乎拆断铁路的办法——关城门！”

“关城门？”听众诧异地说，这中间有我的一声。

“我们望见城楼耸起在空中，我们望见城楼底下的城门明明开在那里。不知道谁报了信，不知道谁下了命令，待我们跑到离城门五六十步的地位，城门突然关上了！把我们看做盗匪！把我们看做敌寇！

“我们遏制了心头的愤怒，高声说明我们的来意，叫把城门开了。但是没有人答话，死板板的两扇城门给我们个不理睬！

“我们不由得向挤在我们后面的同胞诉说：‘这里是中国的地方！中国还没有亡，为什么不许中国人进中国的城？为什么不许中国人救自己的国？’

“许多同胞有呼喊的，有流泪的。大家说：‘我们一同来把它撞开！’

“城门外不是有两条石头吗？我们和许多同胞就抬起石头，‘一，二，三，撞！’‘一，二，三，撞！’可是只把城门撞得震天价响，还是不能把它弄开。

“这当儿，我们有五个勇敢的同学却去想别的法子。他们凭平日的锻炼，一个肩膀上站一个，爬进了城墙，拔去了门闩。我们这才能欢呼一声，跑进中国人自己的城，来到这里，和各位谈话。亲爱的同胞！请想想，不是很不容易的吗？”

“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倒不知道！”

“岂有此理！”

“关城门！——乌龟缩头的办法！”

听众都对这批大学生表同情。就说我吧，也仿佛觉得被关在城外的就是我自己。

表哥回到队伍里去了。换上一个非常清秀的人，也用“亲爱的同胞”开场，继续演说。

这是招呼表哥的机会了。我们推动人家的胳臂，挤开人家的背。可是前后左右都在压迫过来，我们几乎透不转气。脚下淌着泥水也顾不得了，只好硬着头皮踩下去。

我们两个挤，挤，挤，离开表哥不过十来步了，要是清静的时候，早就可以面对面招呼起来。忽然听众间起了一阵骚动，那清秀的人的声音立刻显得低沉下去。只听得“保安队！保安队！”这样纷纷地嚷着。

我踮起脚来看。

保安队二十多人，由一个队长带领。束着子弹带。盒子炮挂在腰间。达，达，达，泥浆直溅。他们赶走了拥塞在那

里的人力车，立定，向左转，少息，和大学生的队伍恰正对面。

保安队带来了不少的新听众。人圈子围得更紧。这使我们再不能推挤人家，移动一步。

听众见保安队没有什么动静，也就静了下来。残雨似的人声渐渐收歇。清秀的人的声音重又管领了这个闹市。他从拿出力量来这一点发挥。他渐渐说到军人方面。哪一种仗毫无道理，不必去打。哪一种仗才有价值，非打不可。

从保安队那边传来了激动的声音："你们的话，我们爱听！我们弟兄中间有好些个，四年前的'一二八'，在上海打过仗呢！"

啊，我永远忘不了那回'一二八'！……我们离开了家，住在旅馆里……早上，轰隆隆，晚上，轰隆隆，天天听炮声……飞机像一群蜻蜓，飞来飞去……妈妈做了棉背心，给打仗的兵士穿……爸爸忙得很，天天跑出跑进……仗打完了，我们回家去看，只见烧了个精光……爸爸在上海没有事情做了，我们才搬到这里来……我永远忘不了那回'一二八'……这队伍里就有当时打过仗的兵士……

我的脑子里正闪过这些想头，只听得第二个保安队队员开口了："我们中间还有东北人，我就是一个。我们东北人听你们的话，最知道斤两。你们的话不错呀，要不然，我们一辈子回不得老家！"

我又踮起脚来看。

东北人和别地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的脸色更激昂一些。

第三个却气愤地说："回老家！我是不作这个梦了！人家

不过热心，爱国，就被关起城门来拒绝，派了队伍来监视。你如果要动手夺回老家，该受什么样的处罚！”

“立正！向右转！开步走！”

不知道为什么，队长忽然喊口令，把保安队带走了。

“拥护参加‘一二八’的兵士啊！”

“拥护夺回老家的兵士啊！”

“军民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啊！”

一片呼声沸腾起来。手臂的林子在空中摆动。小白旗子矗得更高，拂拂地顺着冷风直飘。

“你怎么了？”我看见弟弟眼睛里有水光，亮晶晶的。

“没有什么，”弟弟说，低下了头。“不知道什么缘故，我觉得心里酸溜溜的。”

我也觉得心里酸溜溜的，但决不是哀伤的酸。

这当儿，人群中起了一种呼叱似的喊声：“让开点！让开点！”

我回转头，从人头和人头之间望过去，只见在保安队走去的反对方面排着一队巡警，不知道几时来的，人数比保安队多上一倍的样子。几个巡警离开了队伍，扬起了藤条，在人群中间推撞，呼叱，给一个挂斜皮带的开道。

斜皮带通过了才开又合的人群，来到大学生的队伍前面，自己说明是公安局长。于是听众纷纷移动，把他作为中心，团团围住。

公安局长脸胀得通红，言语不很自然。他问大学生谁是领袖，谁是负责人，为什么干捣乱行为，为什么说捣乱的话。

一个大学生严肃地回答他：“我们没有领袖！我们个个都

是负责人！我们撞城门，爬城墙，是有的，可是要问为什么把城门关起来！我们说的话，这里许多同胞都听在耳朵里，你可以问他们，有没有一句甚至一个字是捣乱的话！”

听众一个都不响，大家把眼光注射到公安局长身上。

公安局长大概觉得窘了，一只手拨弄着制服的钮扣，喃喃地说：“谁关城门！……没有关城门！”

“没有关？此刻满城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你会不知道？太把我们当做小孩子了！而且，也损害你局长的尊严！”

“哈哈哈哈……”听众齐声笑起来。

“总而言之，”公安局长动怒了，“我不准你们在城里宣传，你们得立刻出城！”

“抱歉得很，我们不能依你的话。我们有我们的计划，预备在这里耽搁两天。只要有人听我们的，我们还是要宣传。因为我们至少有救国的自由！”

“我们要听你们的！”听众中间迸出爽脆的一声。

“这里有好几处闹市地方，”另一个声音接着，“你们一处一处去宣传啊！”

“你们到城隍庙去啊！”弟弟也提高了小喉咙喊出来，身躯跳了几跳。“城隍庙地方大，人多！”

弟弟从清早起就对巡警起反感，他这样喊出来，报了深仇似地，显出痛快的神色。

“不错，你们到城隍庙去啊！”许许多多的喉咙涌出同一的喊声。

公安局长回转身，嘴里嘟囔着什么，态度十分狼狈。开道的几个巡警也不把藤条扬起了，只把公安局长围在中间，一同

挤出了人群。

一些人乐意做向导。大学生的队伍跟着他们，向城隍庙涌去。公安局长不知道哪里去了。巡警的队伍可并不撤退。见大学生走了，他们也就跟上去。

我顿了一顿，立即牵着弟弟的手，三脚两步往前赶。赶过了大皮鞋铁塌铁塌的巡警的队伍，赶过了兴致勃勃的长袍短服的市民，赶过了沉默前进的藏青呢衣服的人物，我才仰起头热情地喊："表哥！表哥！"

表哥沉吟了一下，这才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明华，想不到是你！呀，你弟弟也在这里！"

弟弟叫了一声"表哥"，仿佛有点儿生分，也就不说什么，只是努力地移动他的两条腿，以免落后。

"我们听了你的演说，"我说。"完完全全，从开头听起。也听了你那位同学的演说。"

"你觉得怎样？"

"同刚才许多人说的一样，觉得你们的话不错。还有一层。平日听先生和爸爸讲一些时事，说救国运动怎样怎样遇到阻碍，我总有点儿不相信。今天可亲眼看见了。那个公安局长，听他的言语，看他的脸色，好像救国运动就是他的仇敌！"

"但是你也亲眼看见了许多听众激昂慷慨的情形。这几天里，我们遇见的听众差不多都是这样。因此知道，虽然有种种的阻碍，救国运动是扑灭不了的！"

"我想城门一定是那公安局长关的，"弟弟自言自语。

"也不必研究是谁关的，"表哥接上说，"总之有人要拒绝我们就是了。"

我问："表哥，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去？"

"这一回不能去了，"表哥抱歉地说。"我们出来时候约定的，共同过团体生活，谁也不能离开了队伍干自己的私事。"

我感觉很失望。心头模糊地想，这个能言舌辩多见多闻的表哥如果到我们家里，我就可以问他种种事情，那多快乐呢！

"你们今晚上住在哪里？"我又问。

"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我们的交际员去想法。"表哥笑了一笑，又说："说不定住在公安局！"

我对于这种泰然的态度非常佩服。

在城隍庙又听了两位大学生的演说。没出什么事。巡警的队伍只做了另一个队伍的陪客。

义务向导又把宣传队领到紫阳街去。我们不去了，和表哥握着手，彼此说了许多声的"再见"。

公园当然不去了。到得家里，我们两个争着告诉妈妈，说表哥到这里来了。

但是妈妈说她已经知道了。

"妈妈，你怎么会知道的？"弟弟惊异地问。

"啊，舅舅上城里来了？"我看见衣架上挂着一根手杖，很粗的藤茎，累累地突出一些节瘢，用熟了，发出乌亮的光，那是舅舅的东西。

"舅舅就为找你们表哥来的。"

于是妈妈告诉我们：舅舅接到表哥的信，说寒假不回家了，为的要去做宣传工作。舅舅认为这事情不妥当，有危险，马上打快信去，叫表兄务必回家。等了几天，不见人到，也没有

回音。舅舅才亲自动身，找到学校里。但是人已经出发了。他一路打听过来，知道表哥来在这里，也就追到这里。听说今天早上这里关了城门，不让宣传队进城，他非常着急，来了之后只转了一转，坐也没坐定，就慌忙地跑去了。

"你们想，"妈妈到了儿说，"做父母的对于儿子的爱护，真是什么都不怕牺牲的！舅舅那样的年纪，手头又有许多的事务忙不过来，但是为了儿子，就能不顾一切，冒着冷风冻雪，到各处去奔跑！"

"现在表哥在紫阳街，"弟弟感动地说。"舅舅如果跑得巧，也到紫阳街，就会遇见他了。"

"不过我知道，"我揣度地说，"就是遇见了，表哥也不肯跟了舅舅回去的。"我把表哥说的团体生活的话说给妈妈听，接着把刚才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说了个详细。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舅舅跑来了。酱色的脸上淌着汗，眼珠子突得特别出，我和弟弟叫他也没听见，只是喘吁吁地说："他，他们这批学生，给宪兵看守起来了！"

"在哪里？"我们娘儿三个差不多齐声喊出来。

"在崇德中学！"

舅舅顿了一顿，于是叙述他刚才的经历。

"我坐了一辆人力车，各处跑。好容易遇见一队宣传的学生。一个一个细认，可没有阿良在里头。问了才知道，他们共有四队呢。跑了一阵又遇见一队，也不见阿良。这当儿宪兵来了，赶散了闲人，两个对付一个，拉着学生就跑。学生不肯服从，还要宣传，并且叫，骂。这就不客气了，枪柄重重地落在他们的肩背上，腿膀上。你们想，我看着多难过？阿良一定

在受同样的灾难啊！”

“他们竟敢打！”我说了这一声，上颚的牙不由得咬住了下唇皮。

“后来我打听明白，”舅舅继续说，“宪兵押着学生往崇德中学去的。我就赶到崇德。宪兵守着门。大批的人在那里看望。他们说押进去四批了。我知道阿良在里头了，急于要看一看他，他给打得怎样了呢？可是宪兵拦住了我，不让我进去！

“我说我有儿子在里头。唉，他们太不客气了，出口就骂：‘你生得好儿子，专会捣乱，还有脸在这里叽叽咕咕缠个不休！’我只得沉住气，告诉他们我预备把儿子领回去，切切实实教训他一顿，叫他往后再不要捣乱。他们不听我说完就摇头，说：‘没有上头的命令，谁也不能放你进去，谁也见不着这批捣乱的家伙！’

“我再想和他们情商，他们的枪柄举起来了，他们把我当做学生看待！我这副老骨头也去吃枪柄吗？太冤枉了！这才转身就走。你们想，我心里多难过？明明找到了，只隔着几道墙，他在里边，我在外边，竟不容我见他的面！……”

舅舅再不能说下去了。他在室中绕了个圈子，就像直栽下去似地坐到一把椅子里，两手扶着椅子的靠手，胸部一起一伏非常急促，宛如害肺病的人。他的眼睛瞪视着墙壁，仿佛墙壁上正开映一幕可怕的电影：捆绑，殴打，挣扎，抖动，乃至流血，昏倒……他终于闭上了眼睛，似乎那些景象太可怕了，他不愿而且不敢再看下去。

“事情弄到怎样才了局呢！”妈妈垂下了眼皮，凄然叹息。

"谁知道怎样了局!"舅舅幽幽地说,闭上的眼睛仅仅开了一线。"我早知道这事情不妥当,有危险。他偏不听我的话,一心要去干。谁真个愿意当亡国奴?谁不想烈烈轰轰干救国?可是也得看看风色。国没有救成,先去吃枪柄,受拘禁,这是什么样的算盘!"

椅子上有什么东西刺痛他似地,他忽然站起来,重又在室中绕圈子,同时喃喃地说:"你要宣传,回家来对我宣传好了。有什么说的尽说个畅,我总之竖起耳朵听你的。这样,既不会闯事,也过了你的宣传瘾。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定要跑到各处去宣传呢?"如果有人在隔壁听,必然以为表哥就站在舅舅面前。

唉,舅舅太误会表哥他们了!他们哪里为了什么宣传瘾?我就替他们辩护:"照舅舅的说法,就等于没有宣传呀。宣传是巴望大家真心真意地听,并且吃辛吃苦地干的,所以非各处去跑不可。"

"怎么,"舅舅站住在我面前,睁大了眼睛,"你同阿良倒是一路!"

"今天早上,我和弟弟遇见了表哥。"

"你们遇见了他!"舅舅的脸色显得又妒忌又惶惑,他焦躁地问:"你们看见他怎么一副形相?"

"他说来很有精神,很有道理。听的人满街,他们的心都给他说动了。舅舅,要是你也在场,一定会像许多人一样,不只是听了他的就完事。"

"坏就坏在这种地方呀!"舅舅顿着脚说。

"为什么?"弟弟仰望着舅舅的鼓着腮帮的酱色脸。

舅舅不回答，却转个身，走到妈妈面前关切地说："我看两个外甥也不用进什么学校读什么书了。进了学校读了书，仿佛吃了教，自然会有那么一套。你不听见吗？明华的口气已经同阿良是一路了！"

我不知道舅舅什么心肠。同表哥一路不好吗？难道该同公安局长他们一路？他又说我们不用进学校读书了，真是奇怪的话！我不禁有点儿恨他。

舅舅继续说："这一回我若把阿良弄回去，再也不让他上学了。大学毕业虽然好听，有生发，冒了生命危险去挣它可犯不着，犯不着。我宁可前功尽弃，让他在家里帮我管管事情，做一个乡下平民。名誉上固然差一点儿，但儿子总是儿子，做爷娘的也不必提心吊胆了。"

"啊，我老昏了！"舅舅突然喊起来，一只手按住太阳穴。"为什么不找冯老先生想想法子呢？现在我就去，找冯老先生去！"

电灯亮了，爸爸已经回来，这时候舅舅又来了。满脸的颓唐神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扑个空！扑个空……拿了冯老先生的信赶到崇德……去了……给宪兵押上火车，递解回校去了……还得赶到学校去找他……这只得过了年再说了……我的事务还没料理清楚……明天就是大年夜……末班轮船早已开了……此刻只得雇船回去！"

爸爸劝他不必着急，递解回校，这就不妨事了。又说表哥这样的历练，也是有益的事情。

妈妈请他吃了晚饭再走。

"不吃了。我饱得很——急饱了！跑饱了！此刻马上开船，

到家也得十二点了。”

舅舅说罢，提起那根藤手杖，转身就走。我们送他到门首。一会儿，他的背影在街灯的黄光的那边消失了。

檐头滴滴搭搭挂下融雪的水来。

1936年8月发表

友　谊

一

这时候跳高架的竿儿离地九十多公分。

冯云见几个同学跳不过去，心里想：她们太随便了，不够努力。这回轮到她了，她勒勒袖子，身子往后一蹲，就屏着气用尽力量朝前跑，准备使个狠劲跳过去。她往常练习跑呀跳的，老存着这么个想头：怕什么，反正死不了！

可是跟前面几个同学一个样，她也把竿儿碰掉了，没跳过去。

她回到出发点准备跳第二次，双手把垂在肩膀前的两条辫子往后一推，顺嘴说："这回一定还是过不去。"

在她旁边的江家秀听见这个话，鼓励她说："你可别那么想，还没跳就说过不去……"

冯云觉得江家秀的话说得对，还没跳怎么知道一定过不去呢？她就狠狠地冲过去。

不知道怎么一来，她双腿跪在沙坑里了，也搞不清摔了哪儿，就是站不起来。

练习跳高的二十几个同学立刻围上来，七手八脚地把冯云抬到操场边儿上，"怎么啦？""哪儿痛啊？"

这会儿冯云才觉得是右腿不能动，膝关节那儿摔坏了。同

学们就替她揉右膝盖，揉了半天，又让她自已活动活动。可是膝盖越来越肿了，肿得发亮，像刚出炉的大面包。痛得厉害，而且火烧火燎的，仿佛里头生着个小火炉似的。

在操场上玩篮球的同学也跑了过来。大家替冯云想办法，有的主张送她回家，有的主张先送医院，有的跑去把护士找来。

一会儿班主任来了。班主任跟体育教师商量的结果，决定去医院挂急诊，由李淑英和护士陪她去。几个同学扶她上三轮，再三叮嘱车夫当心点儿，别震动她的痛腿。

到了医院，冯云瞧那大夫的神气，似乎不认为她的毛病怎么严重，只是随随便便地说："这个肿得十天半个月才消。给你裹上药水纱布，再给你一瓶药水，一天往纱布上抹三回。"冯云想：不怎么严重当然好，可是为什么那么痛呢？要痛多少时候才不痛呢？她很少生病，从没去过医院，心里虽然这么想，可没说出口。第二个想头跟着闪出来了，十天半个月待在家里，功课怎么办呢？跟同学们离开那么久，多难受啊！——究竟怎么难受，她也想不清楚。一会儿心思又让痛的感觉给打断了。

李淑英和护士送她到家的时候，电灯已经亮了。冯云她妈妈听李淑英说了受伤去医院的情形，又着急又感激，一时说不出什么，只是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云儿，床上去躺着吧。"

这一夜冯云几乎完全没睡。痛越来越厉害，仿佛膝盖那儿是个老根，从那儿抽枝发条，通到全身，没有一个地方不痛。把身子转动一下换个姿势，也许可以好些，可是她自已一点儿都不能动，要动就得让妈妈或是妹妹给一点儿一点儿

移，她自己还得咬紧牙关忍着痛。等妈妈、弟弟、妹妹都睡了，她自己不能动，就只得老老实实地躺着。

忽然间她想起最近看过的一本《把一切献给党》，那是吴运铎写他自己的经历的，又想起语文课本里《关向应在病中》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我的一天》那两篇文章。她想：先生不是说过吗？要在日常生活里头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学习这些个英雄人物，不要光在嘴上天天喊向这个学习向那个学习的。现在正是我该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了。我比奥斯特洛夫斯基好得多呢，至少我的眼睛能看见东西，我的胳膊能随便动。奥斯特洛夫斯基能忍受，我怎么不能忍受？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前途困难有的是，最要紧的是不向困难低头，拿出力量来克服一切困难。摔了一交，膝盖肿了发痛，就说是困难吧，也只是细小的困难，难道就克服不了它？

这么想着，痛好像减轻了不少。可是一会儿她又感觉痛得非常厉害，牵连着头脑，只听见头脑里突突地跳。

第二天她还是很痛。她妈妈轻手轻脚地替她解开纱布抹药水，又替她裹好，见她忍着不哼一声，也就把可怜她的话咽下去了。

她开始体会到离开学校离开同学们的难受。平常日子想到一个念头，爱向谁说就向谁说，现在向谁说呢？妈妈忙着家里的事，弟弟妹妹全都上学去了，墙上贴着一张卓娅的相片，卓娅固然是精神上的好朋友，可不能向相片说话呀！平常日子爱到哪儿就到哪儿，校园，操场，图书室，实验室，还有学校以外的公园和街市，活动的天地那么宽广，现在呢，连那边弟弟妹妹的床上都爬不过去，简直像捆在床上，一动都

不能动。平常日子过惯了那种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跟那种生活暂时分了手，可觉得一刻也难挨了。

从早晨起她就盼着下午放学的时间，她准知道放了学会有同学来看她，那就像漂流孤岛的鲁滨逊望见了轮船似地感到欣慰。到了下午，她一会儿看一回钟，眼光才离开钟面立刻又射过去。那长针儿似乎有意跟她为难，老像停在那儿不肯快点儿转。好容易听到一声“冯云，怎么样了？”她才得救似地放了心，李淑英果然看她来了。

李淑英背着书包跑进房间，双手握着冯云的右手，问她怎么样。

“还是很痛，这条腿动都不能动。可是说不上不能忍受，一天一夜已经忍受过来了。”

“你一夜没睡？”李淑英呼呼地喘气，脸上通红，直红到脖子，她在路上跑得太急了。

“差不多完全没睡……淑英，我有个傻想头，要是咱们不用睡觉那多好！可用的时间多出三分之一呢…… 不 说 这 个吧……我见了你就像见了好久不见的亲人一样，有许多话要跟你说，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请你把学校里的每件事每堂课都说给我听吧。”

李淑英一五一十地给她说了，最后说：“还有一件事，班里的团员刚谈起头，还没谈出具体办法。这回你总得在家里耽一个时期，我们准备给你补功课呢。你不能为了受伤让功课落下一大段，对不对？”

“帮我补功课？那太……”冯云一阵激动，说不下去了，只把李淑英的手握得更紧些。

“还有什么吧？”冯云觉得还有些事儿李淑英没说，想让她说个丝毫不遗漏。

“没什么了，没什么了，都给你说了。”李淑英说到这儿忽然想起来了，连忙打开书包，拿出两个小信封，一张折成四方形的小纸，递给冯云说：“江家秀、王蕙、叶自珍她们三个托我捎来的，你看她们写的吧，也许她们比我说得周全……还有，好些个同学让我替她们问你好，她们说，既然受伤不太严重，就得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养。我也记不清是谁了，反正是好些人，你想想也就知道了。”

李淑英走的时候过七点了。冯云就拆开小信封，打开小纸片来看，一边看一边想，看了一遍又一遍，竟忘了腿上的痛。弟弟妹妹闹嚷嚷的，她也像没听见。

二

冯云受伤的第二天，同学们一见李淑英就围上来打听，知道冯云的伤势不太严重，只是要养一个时期，就不约而同地想到她得缺课。

“缺课，多不好，”一个说，“就说半个月就可以好，已经是两个星期，功课落下一大段了。”

“她又不是发烧发得头昏脑胀的，”一个说，“只是那条腿不能走。”

“真的，”一个说，“病得头昏脑胀当然没有办法。她是头脑清醒，能听能看又能想，只因为不能到学校，就非缺课不可，那未免太冤枉了。”

“咱们得帮她补课，”又一个说，“让她躺在家里养病，同时不至于缺课，像每天到学校一样。咱们不是有老规矩吗——谁缺了一天两天课大家就给她补？现在冯云缺课的日子多些，咱们还是行咱们的老规矩，不过要到她家里去给她补。”

第三天开了班会，班主任出席指导。大家讨论，得到下面的结论：一班同学在班上学习，好比一伙人胳膊挽着胳膊一齐往前跑。同学们不能让一个同学因为得了病就落在大家的后面，这不只是一个人吃亏，而且是大伙的损失。所以，帮冯云补课的事，大家一致同意。帮冯云不需要全班人马都去，只要冯云那一小组的十来个人去就够了。至于谁给她补哪一科，各人的时间怎么安排，作息计划怎么变动，由这十来个人共同商量决定。住校的同学为这件事请假，希望学校方面能准许，料想也一定会准许。

十来个人就到校园的亭子里去商量，随便坐在石凳或石栏上，不拘形式，大家轻松些。亭子西边几棵向日葵，大叶子的影子印在圆石桌上。

“我有个主意，”王蕙开头说，“哪一门功课谁好，谁就给冯云补哪一门。咱们这么办，好让她像亲自在课堂里听老师讲一样。”

叶自珍接着说：“王蕙的主意很好，不过我有个补充。一门功课可以由两个人担任，你给她讲这一方面，我给她讲那一方面，这就更周到些。譬如‘达尔文主义基础’吧，我自己觉得还搞得清楚，我愿意担任下来。可是批判达尔文以前的那些生物学家的地方，小陆，我希望你担任，因为你懂得比我透彻。”

陆迎春望着叶自珍让斜阳照红的脸，说："懂得透彻也不见得。既然你这么提出来，好吧，我就给你当助教。"

"咱们不过帮冯云补课，"叶自珍笑着说，"又不是去教大学，哪有什么正教助教的？"

"好，叶自珍和陆迎春认定'达尔文主义基础'，"李淑英点头说，她是小组长。"咱们现在都来认一认吧，照王蕙的说法，哪一门功课谁好，谁就给冯云补哪一门。这回冯云缺课不是一天两天，咱们给她补课得组织成个很强的队伍，保证她一门功课也不落后。"

大家商量了一会，谁担任什么全都认定了，有一个人担任一门的，有两个人共同担任一门的。只有王宛宜没担任什么，大家商量的时候也没插一句嘴，她像平时听课一样默默地坐在靠西的石栏上。李淑英就问她："宛宜，你怎么样？"

"我不担任什么吧。"

"为什么？"

"我的功课门门都平常，没有一门好的。"

"你骗谁？"王蕙抢着说，"你的物理、化学不是挺不错吗？"

"难道你跟冯云有什么过不去吗？"江家秀紧跟着说。

"没有，"王宛宜摇摇头。

江家秀又说："没有什么过不去，为什么不愿意帮她？"

"门门功课你们都认定了，你们帮她我帮她还不是一样？"

"你就没有个同情心？"江家秀提高了嗓子说。

"就算我没有同情心！"王宛宜的嗓子也提高了，"反正帮不帮是各人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命令谁！"

"你们不要争吵！"李淑英张开双手，作往下按的姿势，"宛

宜，我们当然不会强迫命令你，可是我们都希望你考虑一下，能够跟我们步调一致。”说到这儿她就转换话题说：“现在商量安排时间的问题吧，一个是各人怎么抽出时间来，再一个是哪一天由谁去。反正一天去一个两个给她补一门功课就成，不能像在学校里那样排上五堂六堂……”

大家商量停当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几个蝙蝠开始在空中来回飞掠。

三

冯云在家养病已经两个星期了。医院又去过几回，腿还是肿还是痛，只比开头两天稍微好些。大夫也不给说个所以然，只给她换上药水纱布，照旧裹好。原先预料躺上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到校，现在显然要超过预料了。

这一天又轮到王蕙给她补“外国经济地理”。是入夏以来头一个热天气，热而且闷。王蕙骑自行车赶到，满头大汗。跑进冯云的房间，阳光逼着朝西的两扇小窗子，床铺、桌子还有好些杂物挤得满满的，里头比外间更热，汗滴汇合成几条水流在王蕙的脸上挂下来。

王蕙急忙解开书包，拿出课本和笔记本，又拿出两封信来交给冯云说：“今天带来两封，是瑞芳她们的。你不用忙着看，等会儿细细地看。咱们先来上‘外国经济地理’吧。”

冯云很想立刻拆开信来看，看她们说些什么样的鼓励和安慰的话，可又觉得王蕙说的等会儿细细地看也有道理，就像有了好吃的东西舍不得吃似的，把两封信藏在枕头底下。她

见王蕙汗流满面，心里怪过意不去，就说："你先歇歇吧。"

王蕙脱下制服，把衬衫的袖子往上卷一卷，擦擦汗，就坐在冯云的床沿上，说："我一点儿不累。咱们先上完课，我再给你说旁的事情——你爱听的全给你说。"

"我把要上的课看过两回了，"冯云一面翻书一面说，"也还看得明白。你告诉我先生补充了些什么主要的东西。"

王蕙看了课本又看笔记本，定一定神，就按照预先写在笔记本上的提纲开始讲说。她的口齿挺清楚，说来快慢又合适，俨然有教师的气派。

冯云的弟弟妹妹有时跑进来，一跑进来立刻放轻了脚步，嘴里也不出声，只在王蕙的旁边挨着，过一会儿又出去了。

王蕙讲了二十多分钟，见冯云稍微移动她那右腿，同时皱着眉，写笔记的手也停住了，就说："你累了，咱们休息十分钟吧。"

"你给我讲不累，倒是我听累了，没有这回事。"

"你的腿现在很痛吧？"

"还是痛。不过头两天的痛还要厉害，我也熬过来了。"

"同学们都说你有毅力，不向困难低头，一点儿没有消沉的想头……"

"你们都来支持我，我就是爱消沉又怎么能消沉呢？"

王蕙继续讲了一刻钟，才把准备给冯云讲的讲完。她站起来倒一杯水喝了，说："告诉你，我们全有这么个感觉，为了给你补课，我们把功课搞得更明白了。瑞芳说的，她的俄文读音不很靠得住，文法方面也有些含胡，为了给你补课，近

来她特别注意这些个。还有宛宜，她说有些公式懂是懂，可是很生，得想老半天才想明白，为了给你补课，那些生公式她熟得多了。”

“我知道，”冯云激动地望着王蕙的圆脸蛋，这时候王蕙脸上不再流汗了，可是皮肤底下好像在蒸发出热气来。“你们只怕我在家里学不好，你们一定要把我教好，一点不含胡。”

“说起宛宜，你知道吗？她当初还不愿意来给你补课呢。”

“听淑英说过，不过没详细说，只说她当初不愿意，后来经过一番考虑，就答应跟淑英俩共同给我补物理了。——我猜她该不是有什么不满意我吧。”

“不是，完全不是。她跟淑英都说了。一来是怕麻烦，向学校请假，老远跑来给你补课，好像是件分外的事。二来呢，她爱看小说，得空就看，《水浒》，《三国演义》，《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三个穿灰大衣的人》…… 这些书买了一大堆来不及看，她不愿意扔开这些书跑来帮助你。”

“不是不满意我，那就好了。”

“那天午饭过后淑英跟她谈了一点多钟呢。淑英跟她说，既然班会上决定由小组来帮你，她的功课并不坏，又没有什么特殊困难，最好也担任一门。要是缺了一个人，大家总觉得不很圆满。这不是什么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是同学之间有没有互助精神的问题。她听淑英说得又严正又和气，旁边又没有其他同学，就把她的心思谈出来了。淑英说这两点说不上什么困难，她自己可以解决，不用跟旁人商量。淑英说：‘咱们不是接到志愿军战士的回信吗？他们要帮助朝鲜人民，把美国炸弹毁坏的城市、乡村、交通运输给恢复起来，不但给

恢复起来，还要建设新的，原先没有的……他们说不这么做就是没尽责任，对不起朝鲜人民，对不起祖国……想想看，志愿军战士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咱们学习吗？就是学不了太多，难道不能学他们的一丝一毫吗？……宛宜，那天你看了他们的回信，我知道你非常感动。你还记得你说什么来着？'冯云，你猜宛宜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你不用再说了，我愿意跟大家步调一致，给冯云补课。'"

冯云拍了一下手说："宛宜这个到底不是什么重大的思想顾虑，不过是个小小的别扭，一想就想通了。"

"还不是吗？"王蕙把冯云的床单弄平了，重新侧着身子坐下来。"说起思想顾虑，今天班主任跟我们说：'你们准备将来学这个，学那个，还不清楚这个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成的。你们必须心中有数，才可以解除思想顾虑，鼓起勇气去学某一行。学校里已经布置好了，这个学期里让你们分别去访问工业专科、农业专科、师范大学……'这是今天顶新鲜的消息……还有，个旧的工人来了回信，还老远地捎来锡矿标本，你该知道……"

"我的腿还没好，怕不能跟你们去访问专科学校了，"冯云带着惋惜的意味说。"你该去访问师范大学了？"

"当然。我从初三的时候起就想学师范，可不知道师范大学的实际情况怎么样。现在有个机会去访问，当然不肯错过。——你不能去也不要紧，我们去了，第二天就会有好些人写信仔仔细细告诉你，那还不跟你亲自去了一个样？"

"你是认定学师范的了?"

"我觉得我的想法没有错儿,"王蕙挺一挺胸说。"你想,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多少人才,而且不是三年五年人才就够了,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五十年,永远需要人才。我当教师,把人才的底子给打好,打得又精又结实。我好比炼钢厂,炼成好些个钢材,无论拿去轧铁轨,造机器,修建大厂房,处处都适合耐用。那不是我也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工作了吗?"

"你的想法我同意,"冯云慢慢地说,一边说一边在出神地想。"你有那份教导别人的好耐性,这儿回给我补课就看得出来,你应该去当教师。我可不如你,我不配当教师。"

"你早就说了,"王蕙拿笔记本当扇子扇着,"你要做钻探工作。这也挺有意思。"

"可不是吗?"冯云原先靠在枕头上,说到这儿兴奋起来,把身子坐直了。"我看见报上钻探工作队的通讯,老实说,我的心就飞到荒山野地去了。荒山野地原本没有用处,钻探队来了,根据研究的结果这儿那儿钻探,等到钻探出什么矿呀苗的,就立刻变成大有用处。这叫征服自然,让自然给咱们服务,太有意思了。这几天我躺在床上老是那么想:钻探队在一个地方探得了什么,他们就转移到旁的地方去,再去跟荒山野地打交道。原先的地方让给开矿的修厂的,不要几年工夫,那儿就是个热闹的工业区。在征服自然的工作里头,钻探队是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我就爱这个披荆斩棘。"

"好极了!"王蕙双手抓住冯云的两个胳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诗,可觉得你这个话里头有很多的诗味儿。"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诗——这不用管它。我自己相信，我去参加钻探队，决不会像有些投入工厂的高小毕业生、初中毕业生，说什么太累太脏。我就是不怕累，现在躺在床上光是痛，一点儿也不累，看着妈妈忙这个，忙那个，不能帮她做一点儿，心里实在难受。你看，今天妈妈洗我们姐妹的衣服，连她自己的一共十几件。这会儿她又在厨房里忙着做饭了。”

王蕙听冯云这么说，立刻想到自己的衣服全由女工洗，家里其他的事也很少插手，觉得很惭愧，仿佛有些对不起人似的……又想到将来当了教师，总得引导学生动手做事，会使锯，会使刨子，会刨地种些什么，不要光捧着几本课本笔记本，尽把热爱劳动挂在嘴边……

几秒钟过去了。王蕙接着说：“你不怕累，我早就知道。说句笑话，你那个腿是怕你累坏了，才逼着你休息呢。现在再给你说些学校里的事情。”

她说最近又出了一期墙报，傅慧写了篇文章，叙述匈牙利足球队的技术，大家说写得好——傅慧抓住一点来描写，他们十一个人不是十一个人，是个整体，观众只觉得这个整体在球场上活动，活动的目标是把那个球踢进对方的球门。她说校园里的西红柿结果了，有山里红那么大，挨挨挤挤的堆在枝上，长得真快，上个星期还只见花蒂呢。她说丁亦秋缝了一件湖色绸衣，准备舞蹈的时候穿，丁亦秋在绸衣的下缘缀上大红大绿的花边，她不赞成，说缀上花边下缘就不飘逸了，花边的颜色也跟绸衣不调和，还是不要花边好。为了这一点，她跟丁亦秋争论过一阵子……

“我该回去了。”王惠站起来穿上制服，背上书包。

“你回去吧，下星期二再见。你给我说了这些个，我凭这些个来想，就像平常日子一样，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了。”

这时候屋子里已经阴暗了，可还是热烘烘的。

王蕙走出房门，冯云她妈妈正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菜。“麻烦你了，你又给云儿补课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只能说谢谢你，真是谢谢你。”

“您别那么说，”王蕙见冯云她妈妈忙着把那碗菜放在桌子上，知道她这一回又非送到门口不可，“要是我摔伤了腿，冯云还不是给我补课？我们不分彼此，她的事就是我的事，说不上什么谢的。”

“你们全都那么说，好像约齐了的。你们太好了，我真心感激，不说声谢谢实在过意不去。云儿她爸爸来信了，昨天收到的，他也说你们一班同学太好了，让我代他向你们道谢。”

“他老人家的好意，我去告诉同学们。我走了。”王蕙说着，转身就走。冯云她妈妈跟在后头，还有两个小妹妹抢先跑到院子里。

“您别送吧，”王蕙拦住冯云她妈妈。

冯云她妈妈哪里肯依，直送到门口，看王蕙骑上自行车，一会儿人影车影在苍茫的暮色里消失了，才匆匆忙忙地跑进来。

四

放暑假了，冯云的腿还没全好。肿虽然消了些，跟左腿

比起来还是粗。移动的时候仍然感觉痛，就是不移动有时也痛一阵。她自己也摸不清究竟哪儿痛，好像在关节，又好像在筋肉。赖在床上快两个月了，活动太少，全身僵僵的，好像哪儿都不能完全由自己作主，可是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忍受着。她相信总有一天会恢复健康，她的根据是伤势显然在慢慢地减轻。

放了暑假，来看她的人更多了。从她受伤的那天起，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同组的十来个同学轮流给她补课以外，同班的同学差不多全来过，有几个不止来一回，别班的同学也来了好几个，班主任来过两回，护士来过四回。一个想头在她心里渐渐形成，她已经能够清清楚楚地把它说出来。她觉得她的病不是一个人的病，大家把她的病放在心上，简直是大家的病，她比大家不过多了一点儿痛，又算得什么！

放了暑假，补课的事停止了，可是同学们仍然关心她的功课，她们提出一个目标，要让她补考及格，跟大家一块儿升级。同组的同学来的时候就跟她共同温课，做些作业，整理些笔记。大家都给她说种种看见听见的事，报上载的，这个那个传说的，看了什么小说和电影，到了哪里去玩儿……方面非常广。她常常跟同学们说："我一个人赖在床上真不错，你们的知识见闻在我这儿汇了总了，当然该感谢你们，可也得谢谢我的这条腿。"这么说的时候她笑了，眼睛里露出快慰的光。

有一天，全班同学到西山去旅行，早晨六点动身，要下午七点才回来。她料想别班的同学未必凑巧会来，那就整天没有一个同学上门了。虽然以前也有好几天没有一个同学上门，

可是并没预先知道，就有个盼望在那里支持着。现在知道十成有八九成没有盼望，自己就仿佛成了失群的孤鸟，非常难受。上半天温了语文和外国史，又把妈妈没完成的弟弟的小衫给缝好了。下午跟弟弟、妹妹闲聊了个把钟头。看看窗外，太阳光晒得火烫，对面屋瓦上热空气在闪闪地浮动。邻居的树上有两个蝉在那里使劲地唱，越唱越高越急。她拿起看到二十多回的《水浒》(是王宛宜借给她的)来看，看了两页多放下了，又从枕头底下取出一个护书夹来，看夹在里头的那些信。

那些信是她受伤以后同学们写给她的，积到现在有三十来封。她管那些信叫"友情的结晶"，把这五个字写在护书夹的面上。她看那些信不知道多少回了，可是看不厌，只觉得看一回有一回的滋味，回回全是新鲜的。有些夜晚因为腿痛醒了，听弟弟妹妹睡得很甜，就拧亮了电灯拿出几封来看。一面看一面想，睡意来了，灭了电灯就睡着，到第二天才把展开的信整理好，重新放到护书夹里。

现在她随手拿起一封，抽出信纸，几片蔷薇花瓣儿跟着掉在她的胸前。那些花瓣儿干了，红色转成淡紫色，有些部分发了黄。她展开信纸来看。

亲爱的云：

你受伤以后不久，我也病了。医生说我需要休养，就是少动脑筋，多多睡眠。我休养了一个星期，精神恢复很多，作早操已经不感到疲乏，甚至能跟健康的人在短距离内赛跑。我不大担心功课，我想，只要短时期内能好好地休养，身体强健了，一定能担负任何繁重的学习任务。

我休养期间，同学们都关心我，鼓舞我，让我坚持休养。有这样可爱的团结的一班同学，我真觉得荣幸！你那小组不是热情地给你补功课吗？你一定能体会我说这句话的心情。同志，好好的接受集体给你的力量吧！集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咱们，使咱们在病中也感觉幸福，一个人躺在床上也不觉得孤单。

你安心吗？耐性够不够？要知道这些个疾病对咱们是一种最实际的锻炼和考验。我要求我自己经过这回休养变得更有耐性，更善于跟困难作斗争。我希望你努力培养自己，要乐观，要自信，要有耐性。不然，咱们就会落在同学们的后头，因为咱们到底有一段时间没跟她们在一起生活啊！

我没有艺术手腕，只能送你一些花瓣儿——是寄给志愿军的礼物，分出几瓣送给你。愿你的生活跟花瓣儿的红色一样！

罗学文

她看完信，回想自己怎么给罗学文写回信来着，记得是说完全跟她同感，"在病中也感觉幸福，一个人躺在床上也不觉得孤单。"于是把信纸和蔷薇花瓣儿装入信封，抽出另外一封的信纸。

我亲爱的忠实的朋友冯云：

今天是党的生日，我没有什么礼物送你，只送你一张祖国建筑艺术的照片，还有几片叶子。

咱们看到祖国的艺术品，就会更加增长对祖国的爱，同时也更加有力量向困难作斗争。

你看，几片叶子多好玩呀！那最小的一片是三个心形凑起来的，三个心尖儿集合在一点，连在叶柄上，正好象征咱们的

友谊。像蒲扇的那一片，叶脉那么细致，不是很像丝织品的花纹吗？

星期三咱们面谈。再见吧。

你的朋友陆迎春

抽出第三封来看，可巧又是陆迎春的。陆迎春去访问了农业专科，第二天就给她写这封信。

云：

昨天我们十几个人去访问农业专科，挺有意思。现在大略给你说说，等我上你家去的时候再详细地给你说。

农业专科比咱们学校大多了，房子以外净是农场林场，没有围墙，邻近都是农民的地，一望好像无边无际似的。农场上种的是棉花、土豆、茄子、西红柿，一片的绿，绿里头有浓有淡，搀和着茄子的紫色和西红柿的红色，很好看。我留心看那些作物，枝茎叶子全是完好的，没有害病受伤的，可见他们预防病虫害完全成功了。

果树林里的桃全摘了。苹果还没熟，一个苹果套一个小纸袋。果树苗栽得很多，排得整整齐齐的。他们说这些树苗全是优良品种，逐渐推广出去，要让附近一带栽果树的农家都分配到。

有个池子，比咱们学校的运动场大四五倍，满池子的荷叶荷花。荷花开得挺有精神。一阵风来，荷叶荷花构成的平面上起了波纹，花瓣儿顺风翻动，好像在舞蹈。

他们根据育种的理论作各种实验，一盆一盆的实验作物，一丛一丛的接枝，全都指给我们看。他们请了两个栽果树有经验的老乡，一个六十多了，又瘦又干，像棵老松树，一个大约

四十来岁，样子跟一般农民差不多，手里拿一根长烟管儿。据说他们的经验跟育种的理论很有暗合的地方，学生们一方面接受他们的经验，一方面研究他们的经验。

我们问他们毕业以后干什么，他们回答说，帮助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作研究和实验，改进生产技术，改良品种，提高产量。一个女学生跟我们说："集体生产和改进生产技术是两个关键。抓住这两个关键，咱们就可以从自然那儿要得更多。自然是并不吝啬的，只要咱们做得对，它就尽量地给。"那个女学生皮肤酱紫色，胳膊上的肌肉鼓起来，身体挺棒。她说自然并不吝啬，我想很有道理。自然是咱们大伙儿的母亲，母亲哪有吝啬的？

云，我本来想学农业，昨天去访问以后，我的主意拿得更定了。我妈妈也赞成我学农业。

这几天怎样？天气很热，你躺在床上，身上生了痱子了吧？不要搔它，越搔越痒。拿热手巾擦一擦，可以舒服些。

附去两片枫叶，是在农业专科检的。我爱这种枫叶，你看，叶脉和边缘的缺刻，还有那叶柄儿，没有一个地方不见精细的工夫。要是人工制造的，大家一定要称赞它是绝妙的工艺品了。愿你细细地玩儿，好好地保藏。

你的好朋友陆迎春

她想陆迎春自信将来能做农业工作，她相信自己将来也一定能做钻探工作。现在虽然腿受了伤，好起来决没有什么影响，难道会成个瘸子吗？想到这儿不自觉地移动一下右腿，侧着身子折好陆迎春的信，又拿起一封。那是丁亦秋的。

冯云同学：

你不能参加大考了。先生让你写封信，请求以后补考，把

医院证明书一起拿来。你随便托哪个同学给带来就行了。

我有一瓶鱼肝油，从前吃了些，现在不用了，送给你。你在病中，营养要好。你要抵抗病痛，长得结实，乖乖地听我的话，每天吃这个鱼肝油，不许不吃，知道吗？身体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你不能不爱护你的身体。每顿饭吃一匙，跟饭一起吃就行了。千万听我的话！

丁亦秋

她想丁亦秋那么淘气，“不许不吃”，简直是强迫命令的口气，可是丁亦秋的心是好的。鱼肝油是听她的话吃了，该有些好处吧？她按摩两条胳膊，是比以前瘦了些，以前皮肤和肌肉是紧绷绷的。该是少运动的缘故，不会有旁的原因。她又把“身体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那句话想了一会儿，才看另外一封。

亲爱的冯云同学：

你看到这封慰问信的时候一定很兴奋。要是你正在着急，看了这封信一定会快慰地安下心来。

我们全班四十九个同学四十九颗心都在想着你，关怀你，支持你，都跟你紧密地站在一起，跟你的病痛作斗争！

我们诚恳地向你说：小云，千万不要着急，落下的功课我们一定全给你补上，绝不让你在学习上受到一点儿损失。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心休养，乐观地对待病痛。这是我们——你的亲爱的同学们对你的衷心的要求和希望。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成一个跟病痛作斗争的胜利者！

小云，我们都这么想，你虽然躺在床上，但是你一定会像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样地愉快，生气勃勃地对待生活。

祝你即使在病中也能幸福地生活！

跟你同班的全体同学

她当初一看这封信就知道是李淑英写的，那么纤细纯熟的笔姿，她看惯了，认得准。后来问李淑英，果然是她写的，李淑英说大家让她写，不好推辞，就写了，其实这些话早就当面说过了。现在她重新看这封信，一种说不清的感情重新在心头涌起，也不知道是难过还是高兴。她仿佛看见四十九个蹦蹦跳跳的同学一个个在那里活动，四十九个不同的笑脸一个个朝着她表示亲切的慰问，她想：罗学文说得对，“有这样可爱的团结的一班同学，我真觉得荣幸！”她把四十九个人的面貌想了一遍，又拿起两封来看。那两封都没有信封，整整齐齐地折成“方胜”。一封是——

亲爱的冯云：

班主任问我给你补了一些时的课有什么体会，我今天写了两张纸给他。这跟你有关系，所以照抄一份给你看看。以下就是我写给他的：

“最初几次觉得没有什么，只是花费些时间罢了，天气热，急急地在路上跑，也还容易忍受。到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体会就比较深刻。我想到一个青年团员应该是吃苦耐劳的人，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即使花的时间再多些，天气再热些，我也愿意去。因为这件事是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集体，是对集体有利的，不光是帮助冯云一个人。

“我也佩服冯云同学的那种耐性。尽管天气那么热，躺在床上不能出来透一口气，等我一到，她就高兴地用心听讲。

“我去给她补了课，自己觉得温课的效率提高了，上课听讲更专心了。我想，只有我上课时侯领会到百分之百，才能好好地给她补课。

“前些日子我给她去信，还给她送去我们自己栽的素馨花。我要她感觉到同学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她，我要素馨花陪伴着她，香味时时送进她的鼻子里，让她心神愉快，忘掉病痛和闷热。”

云，你看我写得怎么样？下一回咱们见面的时候，请你仔仔细细地说给我听。

你的忠实的朋友吴飒

又一封是——

小冯：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怎么在这个时候给你写信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给你写封信随便谈谈。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考完了语文和外国经济地理。星期一再考两门——化学和俄文，我们的考试就算结束了。

第一天考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有些人从考场出来，脸上很不高兴，因为心里太慌了，把试题给看错了。第二天班委就向我们提出不要慌，要反复地看试题。所以第二天很少有人看错试题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学校又有两个同学参加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去了。一个是高三一班的李德芬，一个是高三二班的周纯。多好啊！

你现在也在温书吧？我希望你好好地养病，不要担心，我猜想你不会担心。你要让每天的二十四小时全是属于自己的，要让每一秒钟过得有意义。

不多说了。

爱你的同志陈健

她想到补考，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怕，只要腿好起来，随时都可以去考。同学们全关心她，希望她没有一门不及格，她自己一定能让同学们不失望。"要让每一秒钟过得有意义"，这句话非常对。现在她看同学们的信，就挺有意义，这不就是听同学们谈心吗？

她把病中收到的信一一看过，把信里附寄的花瓣儿、叶子一一玩赏过，还有些写生画和想象画，端端正正画着五线谱填着歌词的歌谱，全都珍重地端相一会儿，又珍重地收藏起来。阖上护书夹的时候，她对着自己写的"友情的结晶"五个字出了好一会儿神。

五

快开学的时候，冯云的右腿总算养好了，肿全消了，皮肤起了皱纹，看来外皮要脱落。她头一回离床真是说不出地高兴，扶着床栏和床沿走到房门口望望外间，真像旧游重到，旧柜子，旧凳子，纸窗，裂了缝的板壁，样样都值得细看。更高兴的是膝盖那儿一点也没有痛。过了两三天，不扶什么也可以走了，可以到院子里晒晒太阳，跟弟弟妹妹一块儿作早操了。

同学们来的时候，见她好了，总是一大堆的高兴话，一阵的笑。有人说亏她有那么好的耐性，整三个月躺在床上养腿，而且是在热天。要是脾气急的人，一定让烦恼给磨得精

瘦了。她就说要不是大伙儿支持她，那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同学一个也不上门，一点儿消息也不传来，那三个月就比三年还要长，真没法想象该怎么过。

同学们全关心她的补考，好像补考是她们自己的事。某一科要不要再温一下？某些公式搞清楚了没有？苏联工业分布的情形是不是有了个全盘的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想到就提出，还说要不要咱们一块儿来温，反正暑假里时间宽裕，而且温一遍彼此有好处。

那一天她上学校去打听补考的事，李淑英陪她去，恐怕刚好的腿走路太累，大家坐了三轮。她在三轮上看夏天的街市。一大堆一大堆的西瓜，深绿皮的，淡绿皮的，条纹皮的。苹果的鲜红特别引人注目，那种鲜红透着活力，水彩画的颜料无论如何揣摹不出来。西红柿也这儿那儿都是了，大的有拳头那么大。冷食店的布招牌在太阳光里轻轻地飘动。一辆洒水车开过，马路湿了大半边，车辆从湿地上经过，给印上鲜明的两道痕迹。她想受伤那一天坐车回家，真像在云里雾里，现在心情完全不同了。补考十有九成没问题，以后就要开始一个新学期，还是跟一班同学在一块儿。那太幸福了……

到学校打听清楚，补考占三天的时间，每天上下午都考。她就走进自己的课堂，看青岛工人捎来的细纱，个旧工人捎来的锡矿标本，抚顺工人捎来的煤矿标本。这些东西都是她受伤以后寄到的，陈列在课堂右后角的书架上，旁边平铺着来信。信都不过一张纸，可是充满热情。那抚顺的来信上说："煤是工业的粮食。我们每天采这种粮食，喂饱咱们的工业，我们多光荣！"又说："你们能来看看最好。现在捎去一块煤，算

是我们这儿全体工人送给你们的礼物，答谢你们写信慰问我们的好意。”看看那块煤，乌黑晶亮，跟日常用的差不多。可是那块煤寄托着一大群工人的情意，就显得非常可贵。她挨着李淑英的肩膀不言语，只是在那儿出神。要是在荒山野地里探到这么一个矿……要是分析的结果说质量跟抚顺的煤一样好……要是煤层比抚顺还要厚还要宽广……个旧那么远可又那么近……

补考三天过去了。她跟缺考的几个同学一块儿考，她们有的考一门，有的考两门，惟有她考个齐全。她依从同学们的劝告，管住自己不要慌，看明白了试题再动笔，因而交卷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后悔。跟同学们讨论的结果，光知道一道代数题显然做错了。过两天试卷评阅完毕，她门门及格，正像大家的预料一样，她跟同学们一块儿升级，没受腿伤的影响。

开学以后头一次班会上有一项议程，冯云报告她的感想。

全场听她谈病中的感觉，这个那个同学上她家去给补课的情形，还有老师的慰问，看信写回信的愉快。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细心听，惟恐遗漏了一个词儿。

她双手把垂在肩膀前的系着湖色绸条的两条辫子往后一推，稍微提高声音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这回受伤对我影响太大了，好像为了我认识不够，体会不够，特地让我摔个交，好多认识些，多体会些似的。以前我也爱咱们的班，也爱先生，嘴上也常常挂着爱咱们的祖国。可是为什么爱呢？爱到什么程度呢？我都说不上来，只觉得可爱该爱就是了。我在病中，可一天比一天地

感到这种爱是具体的了——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打个比方，以前只看见个朦胧的影子，现在可清清楚楚地认清了形象了。而且那形象不在我的外面，我自己就融化在那形象里头，不但认清它的外貌，连它的呼吸和脉搏也清清楚楚。该给那形象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它的名字就是‘人与人的真诚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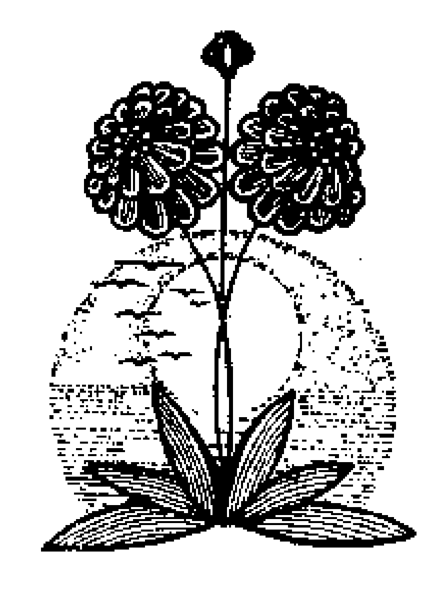
一阵热烈的鼓掌。

“同时，我感到集体的力量对一个人的作用太大了。一个人得到集体的支持，好比砌在桥洞里的一块砖，你就是存心要掉下来也掉不下来。当然，存心要掉下来是太没出息了，那样的人不会有的，至少在咱们中国不会有。集体支持一个人又不单为哪一个人，主要的还是为集体。我常常想，你们关心我的毛病，关心我的功课，难道只因为跟我好吗？我知道你们想得更多更远。你们想，建设社会主义要大伙儿使劲努力，不能光靠少数人。我冯云是大伙儿中间的一个，所以才全心全意支持我，非让我有使劲努力的本钱不可。同学们，我瞅你们的眼神，我相信我说的也就是你们心里的话。现在好了，我冯云站在你们面前，受伤的腿全好了，补考及格，跟你们一块儿升级了，你们的愿望完全达到了！我没有别的可说，就只能说我总算懂得你们的心，没辜负你们的心！”

冯云在鼓掌声中回到座位上，眼眶里含着激动的泪。

1954年4月12日写毕

一個少年的筆記





大　雁

秋天，一群一群的大雁在天空飞过，发出清亮的叫声。大雁的家乡在遥远的北方。那儿秋天就飞雪，到了冬天，什么东西都给冰雪盖没了。太阳每天只露一下脸，立刻又落下去了。如果再往北去，到了北极，那儿足足有半个年头见不到太阳的面。这样寒冷，这样黑暗，大雁怎么能生活呢？所以到了秋天，它们就结队迁移，向南方飞来。

大雁的飞行队很有秩序，常常排成“人”字形，“之”字形，“一”字形，我国的诗人因而把它叫做“雁字”。大雁飞行的时候，由一只富有经验的统率着全队。停下来休息之前，先在空中盘旋，侦察地面有没有危险。它们饥饿的时候，连麦苗和青草都吃。可是到底是水鸟，最喜欢在湖边和江滩上搜寻它们的食物。

到了春深时节，它们的家乡渐渐暖和起来，冰雪融化了。太阳每天照得很长久，只有三四小时黑夜。如果再往北去，就整整六个月，太阳老在天空中打转。因为阳光充足，草木很快地生长起来，各种虫豸也繁殖得很多。大雁从南方飞回去，用芦秆等东西做基础，放上枯叶和羽毛，做成了窠，就把卵生在窠里。母雁孵卵非常专心，除非十分饥饿，它决不肯离开一步。一个月之后，小雁出壳了，一出壳就能活泼地走动。母雁带领着它们到有水的地方去觅食。那儿虫豸既多，得食

自然很容易，侵害大雁的动物很少，行动又极自由。大雁在这样安适的地方生活，真个其乐无比。

可是，这样安适的地方不是常年不变的。过了夏天就是秋天，冰雪又要来管领这个地方了。因此，大雁必须每年一次离开故乡，到南方来避寒。

1934年6月发表

原题为《雁》

不用文字的书和信

人类在创造文字之前，常常用一些奇妙的方法来帮助记忆。我国古代就有“结绳记事”的方法。发生了一件事儿，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各个结大小不同，形式也各别，表示那些事儿重要不重要，属于什么种类。往后看了这些绳结，就记起以前经历的许多事儿。

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没有文字，他们还用“结绳记事”的方法。还有一些民族用贝壳来代替绳结。贝壳大小不一，颜色形状也有许多种，比绳结容易分辨。一条穿着好些贝壳的带子，在他们就是一本书，读了这本书，他们可以知道本民族的许多故事。

不但如此，在创造文字之前，有些民族已经有了通信的方法，跟记事用绳结或贝壳一个样，也用一些东西来表示意思。譬如这一族送给那一族一根枪或者一支箭，这就是一封宣战书。那一族收到了，就拿起武器来，准备战斗，决不会误会成别的意思。

从前有一个民族送给相邻的民族一封信。这封信一共四样东西：一只死鸟，一只死老鼠，一只死青蛙，还有五支箭。这些东西包含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飞，像老鼠一样在地底下藏，像青蛙一样在湖面上跳跃吗？如果不能，休想跟我们打仗。什么时候你们的脚踏上

我们的土地，我们就用乱箭来对付你们！”

如果有一天，我们从邮差手里收到一个包裹，解开一看，没有别的，只是死鸟死老鼠这些东西，我们惟有连声叫怪，猜想是哪一个淘气的朋友寄来开玩笑的。谁知道在古代，这样一包东西却是一封严厉的信。

1934年6月发表

原题为《不用文字的书信》

三棵银杏树

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十丈见方，前边和右边沿着河，左边是人家的墙。三棵银杏树站在那里。一棵靠着右边，把影子投到河里。两棵在中央，像两个亲密的朋友，手牵着手，肩并着肩。

三棵银杏树有多大的年纪了，没有人知道。父亲说，他小时候，树就这么高这么大了，经过了三十年的岁月，似乎还是这么高这么大。

三棵树的主干都很直，支干也是直的多，偶然有几支屈曲得很古怪，像画上画的。每年冬天，赤裸的支干上生出无数小粒。这些小粒渐渐长大，最后像牛的奶头。

到了春天，绿叶从奶头似的地方伸展出来。我们欢喜地说："银杏树又穿上新衣裳了！"空地上有了这广大的绿荫，成了最好的游戏场所，我们在那里赛跑，唱歌，扮演戏剧。经过的船常常停泊在右边那一棵的绿荫下面，摇船的歇口气吸一管烟，或者煮一锅饭，这时候，一缕缕烟就袅袅地升起来了。

银杏树的花太小了，很容易被人忽略。去年秋天，我一边拾银杏果，一边问父亲："银杏树为什么不开花？"父亲笑着说："不开花哪儿来的果？待来春留心看吧。"今年春天，我看见了银杏树的花了，那是很可爱的白里带点儿淡黄的小花。

说起银杏果，不由得想起"烫手罗，热白果"的叫卖声来。

白果是银杏果的种子，炒熟了，剥掉壳，去了衣，就是绿玉一般的一颗仁，虽然不甜，却有一种特别的清味，我们都喜欢吃。

秋风阵阵地吹，摺扇形的黄叶落得满地。风把地上的黄叶吹起来，我们拍手叫道："一群黄蝴蝶飞起来了！"等到黄叶落尽，三棵老树又赤裸裸的了。屈曲得很古怪的支干上偶然有一两只鹰停在那里，好久好久不动一动，衬着天空的背景，正像一幅古画。

1934年6月发表

一个少年的笔记

爬山虎的脚

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房顶上占了一大片地方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色。不几天叶子长大，就变成嫩绿色。爬山虎在十月以前老是长茎长叶子。新叶子很小，嫩红色不几天就变绿，不大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是长大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那些叶子铺在墙上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叶尖儿一顺儿朝下，齐齐整整的，一阵风拂过，一墙的叶子就漾起波纹，好看得很。

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道它怎么能爬。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山虎是有脚的。植物学上大概有另外的名字。动物才有脚，植物怎么会长脚呢？可是用处跟脚一个样，管它叫脚想也无妨。

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儿的地方，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每根细丝头上长个小圆球儿。细丝和小圆球儿跟新叶子一样，也是嫩红色。这就是爬山虎的脚。

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小圆球就成了一个小吸盘。六七个圆圆的小吸盘就巴住了墙，枝状的细丝原先是直的，现

在弯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拉一把，使它紧贴在墙上。爬山虎就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细看那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

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吸盘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巴在墙上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儿劲儿，休想拉下爬山虎的一根茎。

1956年10月13日写毕

诗 的 材 料

今天清早进公园，闻到一阵清香，就往荷花池边跑。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大圆盘，碧绿的面，淡绿的底。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这么多的白荷花，有姿势完全相同的吗？没有，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都可以画写生画。我家隔壁张家挂着四条齐白石老先生的画，全是荷花，墨笔画的。我数过，四条总共画了十五朵，朵朵不一样，朵朵都好看。如果把眼前这一池的荷叶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比齐白石老先生更大了。那画家是谁呢……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一身雪白的衣裳，透

着清香。阳光照着我，我解开衣裳，敞着胸膛，舒坦极了。一阵风吹来，我就迎风歌唱，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呢，这不就像电影《天鹅湖》里许多天鹅一齐舞蹈的场面吗？风过了，我停止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在下边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

周行李平他们在池对岸喊我，我才记起我是我，我不是荷花。

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另外一种东西，这种情形以前也有过。有一天早上，在学校里看牵牛花，朵朵都有饭碗大，那紫色鲜明极了，镶上一道白边儿，更显得好看。我看得出了神，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牵牛花，朝着可爱的阳光，仰起圆圆的笑脸。还有一回，在公园里看金鱼，看得出了神，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条金鱼。胸鳍像小扇儿，轻轻地扇着，大尾巴比绸子还要柔软，慢慢地摆动。水里没有一点儿声音，静极了，静极了……

我觉得这种情形是诗的材料，可以拿来作诗。作诗，我要试试看——当然还要好好地想。

1956年11月发表

三棵老银杏

舅妈带表哥进城，要在我家住三天。今天早晨，我跟表哥聊天，谈起我想作诗，谈起我认为可以作诗的材料。我说：“要是问我什么叫诗，我一点儿也说不上来。可是我要试作诗。

作成以后，看它像诗不像诗。”

表哥高兴地说：“你也这么想，真是不约而同。这几天我也在想呢。诗不一定要诗人作，咱们学生也不妨试作。不懂得什么叫诗，没关系，作几回就懂得了。我已经动手作了，还没完成，只作了四行。要不要念给你听听？”

我说：“我要听，你念吧。”

表哥就念了。

> 村子里三棵老银杏，
> 年纪比我爷爷的爷爷还大。
> 我没见过爷爷的爷爷，
> 只看见老银杏年年发新芽。

我问：“你说的是娘娘庙里的那三棵？”

表哥说：“除了那三棵，还有哪三棵？”

我问：“年纪比外公的爷爷还大，多大岁数呢？”

表哥说：“我也说不清楚。只听我爷爷说，他爷爷小时候，那三棵银杏已经是大树了，他爷爷还常常跟小朋友拿叶子当小扇子玩呢。”

我问：“那三棵老银杏怎么样？你的诗预备怎么样作下去呢？”

表哥说：“还没想停当呢，不妨给你说一说大意。我的诗不光是说那三棵老银杏。”

我问：“还要说些什么呢？”

表哥说：“我们村子里种了千把棵小树，你是看见了的，村

子四周围，家家的门前和院子里，差不多全种遍了。那些小树长得真快，去年清明节前后种的，到现在才十几个月，都高过房檐七八尺了。再过三四年，我们那村子会成什么景象，想也想得出。除了深秋和冬天，整个村子就是个密密层层的树林子，房子全藏在里头。晴朗的日子，村子里随时随地都有树阴，就是射下来的阳光，也像带点儿绿色似的，叫人感觉舒畅。”

我想着些什么，正要开口，表哥拍拍我的肩膀抢着说：“不光是我们那村子，人家别的村子也像我们村子一样，去年都种了许多树呢。你想想看，三四年以后，人在道上走，只见近处远处，这边那边，一个个全是密密层层的树林子，怎么认得清哪个是哪村？”

我说：“尽管一个个村子都成树林子，我一望就能认出你们集庆村，保证错不了。你们村子有特别的标记，老高的三棵银杏树。”

表哥又重重地拍一下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说的正是我的意思！所以我的诗一开头就说三棵老银杏。”

1956年11月发表

“你们幸福了”

昨晚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我说起少年宫里的各种活动。

爷爷听了，摸摸胡子，慢慢地说：“少年宫，挺新鲜的事儿，我小时候当然没有。可是你说的那些活动，通信游戏呀，

扮演戏剧呀，我小时候在书房里都玩过。”

我问：“书房里也有电报收发机吗？”

爷爷笑了。他说：“书房里光有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先生，六七个孩子，此外什么都没有，哪里会有电报收发机？我们玩通信游戏只靠电线。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电线？”

我问：“是什么样的电线？”

爷爷说：“那时候我们留着长头发，长头发编成辫子。同学们揪几根长头发，一根一根接起来，套在彼此的桌子腿上，绷得不太紧，能够拉动，可又不会落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电线。做这个玩意儿不能让先生看见，我们总是嘴里念着书，手里接头发，或者做手势招呼同学来接线。”

我想这倒真像个电线。我又问：“你们怎么通信呢？”

爷爷说：“装了电线，通信就容易了。写个小纸条儿，对折一下，让它骑在电线上，然后轻轻掣动电线，小纸条儿就移到同学身边去了。同学看了小纸条儿，写个回条，照样把它移过来。这样，我们表面上各念各的书，实际上可在那里秘密通信。”

爷爷说到“秘密通信”，声音很轻，好像怕老师听见似的。爷爷又轻轻地接着说：“我们的电线有一种好处，如果先生注意到了，只要把它掐断，头发落在地上，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有一回，大概是先生觉察到什么了，他抬起头来，把眼镜移到额头上，四处张望。电线上正骑着我的小纸条儿，那是不能让先生看见的，因为上边写着‘先生写文章，半天工夫没写一个字’十几个字。我着急了，赶紧把头发掐断。小纸条儿落到地上，幸而没叫先生看见。他查看了一会儿认为没有什

么，就又戴好眼镜写他的文章了。”

妈妈和我都笑了。我问："要是先生看见了您的小纸条儿，会不会打您的手心呢？"

爷爷说："我们的先生不像别的先生，他从不打我们的手心。他见我们顽皮，不用心念书，只会皱起眉头说：'我要你们好，你们不要好！'"

妈妈说："这个话比打手心还重呢。"

我不去想哪个重哪个轻，又问爷爷："您那时候演戏是怎么演的？"

爷爷说："当然不像少年宫里那样，有舞台，有布景，演员还化装。我们书房隔壁屋子里有一张大炕床，我们就在炕床上演戏。采一丛满天星——你认得吗，那是球形的小黄花——想个办法把它安在耳朵边，就成了戴'英雄球'的武松。随便写个'王'字在前额上，就成了景阳岗上的老虎。武松有了，老虎有了，不就可以演《武松打虎》了吗？每逢先生来晚了，或者先生的朋友约他出去了，我们总要在炕床上玩一阵。"

我问："您扮武松还是扮老虎？"

爷爷说："我们轮着扮。扮老虎也挺有意思，尽可以往武松身上扑过去，让他招架不住，做个老虎打武松。"

我问："你演戏叫先生看见过没有？"

爷爷说："当然看见过，也无非说两声'我要你们好，你们不要好'了事儿。"爷爷说到这儿，停了一会儿，就带着兴奋的声调说下去："有一回，先生可改变了调子，不说'你们不要好'，只是朝我们'好……好……好……'，说了一连串'好'。"

我赶紧说："什么事儿让他说了一连串的'好'呢？"

爷爷说："夏天，书房前边的院子里搭了凉篷。凉篷架用的粗毛竹，我们练了几天，就能往上爬了。两只手抓着粗毛竹，身子往上一耸，两条腿随即把粗毛竹夹住。两只手再移上一截，身子又往上一耸，两条腿又随即夹住。只要这样六七下子，就爬上房顶了。在房顶上望出去，只见连成一片的房顶，还有陷在一片房顶里的小胡同。也望得见邻舍院子里的情形，小孩儿在那里玩呀，什么花儿正在开呀，都比在平地上看有趣。我们爱上这新鲜玩意儿了，一天总要上几回房顶，站一会儿，或者坐一会儿。那天早晨，我们正在房顶上望城西一带青山，先生来了。他见我们站在房顶上，非常惊慌，似乎大灾难就在眼前。他说也说不成了，只是说'你们……好……好……好……'我们一个个从粗毛竹上滑下来了，他的'下来'还没说出来。他见我们一个指头也没碰伤，这才闭一闭眼睛定一定神，就把平时责备我们的话忘了。"

妈妈和我都笑了。爷爷带着笑声继续说："从前先生要学生好，现在先生也要学生好，这是一样的。从前先生认为只有读书好，现在先生除了教学生读书，还引导学生尽量地玩儿，认为玩儿跟读书同样重要，这是不同的地方。从这不同的地方看，你们幸福了。"

1956年12月8日写毕

小弟弟的三句话

荷花缸里长出四个花骨朵儿。顶大的一个比荷叶还高，尖

尖的，饱鼓鼓的，上半截儿显出粉红色。

小弟弟抬头看了看，自言自语地说："像个桃子。"

他是说那个顶大的花骨朵儿。他拿桃子来比那个顶大的花骨朵儿，比得很好。这句话挺有趣味。

卖冰棍儿的提着宽口的暖瓶在街上跑，嘴里不停地吆喝。妈妈喊住他，说要三支冰棍儿。他就开了暖瓶的盖儿，取出三支冰棍儿来。

小弟弟自言自语地说："冰棍儿在小冰箱里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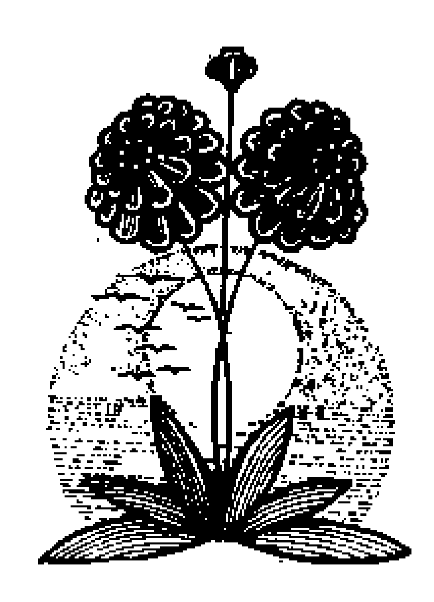
宽口的暖瓶跟平常窄口的暖瓶差不了多少，小弟弟不会不知道那也是个暖瓶。他看它的用处跟家里的冰箱相仿，就管它叫小冰箱。这句话挺有趣味。

妈妈带着小弟弟上合作社买东西。回来以后，妈妈告诉我，小弟弟指着合作社墙上开着的电扇，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是飞机。"

我们家里没有电扇，小弟弟没见过电扇。他也没仔细看过真的飞机，只看过书上报上飞机的图画和照片。他注意了飞机的螺旋桨。现在看见电扇有螺旋桨，在那里转动，他就断定说"这个是飞机"。这句话挺有趣味。

1956年12月8日写毕

聽我唱



萤　火　虫

萤火虫，点灯笼，
飞到西，飞到东。
飞到河边上，小鱼在做梦。
飞到树林里，小鸟睡正浓。
飞过张家墙，张家姊妹忙裁缝。
飞过李家墙，李家哥哥做夜工。
萤火虫，萤火虫，
何不飞上天，做个星星挂在天空。

1932年6月发表
原题为《小萤虫》

好大的风呀

哗，哗，哗，
好大的风呀，
哗，哗，哗，
哪里是你的家？
哗，哗，哗，
你放大嗓门喊，
喊的什么话？
哗，哗，哗，
谁也不曾见过你，
你有多么长，多么大？
哗，哗，哗，
你送树叶去旅行，
再送它们回来吗？
哗，哗，哗，
好大的风呀，
哗，哗，哗，
什么时候你回到家。

1932年6月发表

北边冷地方

听，听，听，听我唱，
听我唱那北边冷地方。
那边的房子很别致，
只有一个门，没有半扇窗。
木头泥砖都不用，
雪砖做顶雪砖墙。
墙上挂着弓和箭，
靠墙铺着兽皮床。
日也点，夜也点，
一盏油灯点中央。
外边的风吹不进，
灯火不动灯光黄。
听，听，听，听我唱，
夜里梦到北边冷地方。

听，听，听，听我唱，
听我唱那北边冷地方。
那边的人穿什么？
不穿棉布不穿绸衣裳。
里外衣服都用兽皮做，

兽皮的帽子遮到了耳旁。
出门去，坐雪车，
手拉缰绳长又长。
前面拉车的是几条狗，
着地的车底滑又光。
车儿前进飞一样快，
四围一片白茫茫。
听，听，听，听我唱，
夜里梦到北边冷地方。

1932年6月发表

燕 子 飞

燕子尾巴像剪刀，
不剪花朵和柳条。
忽然低飞向河面，
剪碎河波又飞高。

燕子为何这般忙，
才进窗来又出窗。
一条黑影空中去，
闪过东家白粉墙。

1932年6月发表

蜗 牛 看 花

墙顶开朵小红花，
墙下蜗牛去看花。
这条路程并不短，
背着壳儿向上爬。
壳儿虽小好藏身，
不怕风吹和雨打。
爬得累了歇一会，
抬头不动好像傻。
爬爬歇歇三天半，
才到墙顶看到花。
无数花开朵朵红，
一齐笑脸欢迎它。

1932年6月发表

一　会　儿

抽金绳，
抽银线，
一会儿穿云曲几曲，
一会儿消灭全不见。
忽然一亮光耀眼，
抬起头来忙看天。

鼓声响，
鼓声轻，
一会儿远在浓云外，
一会儿近得当头顶。
忽然一声像山倒，
掩住耳朵不敢听。

1932年6月发表

蜘蛛和蜻蜓

墙角蜘蛛把网张，
自己坐在网中央，
看见蜻蜓飞过来，
他就开口很大方：
“蜻蜓先生，请到这儿，
随便谈谈，坐一会儿。”

蜻蜓一点不疑心，
当他是个好主人，
停在网上想说话，
主人忽然发了狠：
“新鲜东西，送上门来，
饱吃一顿，好不开怀。”

蜘蛛跑来吃客人，
蜻蜓飞起就脱身，
回头对着主人笑，
开口只用轻声音。
“我是蜻蜓，不是蝴蝶。
你白费心，不如歇歇。”

蜘蛛一场大没趣，
眼看蜻蜓正飞去。
网上还穿一个洞，
偷鸡不着蚀把粞。
“新鲜东西，实在可惜！
补这破洞，却要费力。”

1932年6月发表

原分两段，题为《墙角的蜘蛛》
《偷鸡不着蚀把粞》

接 力 赛 跑

一，二，三！
我拔脚就跑。
脚尖点地轻快，
小旗迎风飘摇，
我一直向前，向前，
不迟延一秒半秒。
我是同伴里的一个，
应该尽力快跑，快跑，
我和一组的胜败相关，
不要牵累了同伴才好。
我跑完了，把小旗授给第二人，
我心里想："希望你也快跑，快跑！"

1932年6月发表

原题为《轮流赛跑》

三 脚 赛 跑

一，二，三！
我们拔脚就跑。
当心我们的步调，
差一点就会跌交。
我们两个合用一条腿，
我们把肩膀互相紧抱。
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
我们的呼吸互相匀调。
一，二，我们的前面再没有别人。
一，二，这回是我们第一个跑到！

1932年6月发表

初 春 的 风

扑面吹来初春的风，
虽然还冷却并不凶。
在田野里我们奔跑，
一股暖气爬上背胸。

扑面吹来初春的风，
群山睡着还像去冬。
却有一些绿的意思，
山腰绝淡山顶较浓。

扑面吹来初春的风，
桃枝柳条谁加了工？
细细颗粒点缀遍了，
不久就将叶绿花红。

1932年6月发表

蒲　公　英

“小小的蒲公英，金发的姑娘，
现在是秋天了，你将怎么样？”

“时光真快呀，转眼交了秋，
我就要老了，我将白了头。

“可是，我的白发向那里飘扬，
明年，那里又见金发的姑娘。

“白发转成金发，金发转成白头，
一年又一年，就这样地轮流。”

1932年6月发表

云

慢慢地走过天空的云，
正像一个白衣的老人，
白发白须这样飘呀飘，
抬着头不知为何出神。

一会儿老人变成冰岛，
无边的碧海四周围绕。
仿佛看见打猎的雪橇，
有几头白熊正在奔跑。

冰岛又变成一缕粗烟，
左转右折尽这么回旋。
再变什么实在难料定，
累我一眼不眨望着天。

1932年6月发表

瀑　　布

还没看见瀑布，
先听见瀑布的声音，
好像叠叠的浪涌上岸滩，
又像阵阵的风吹进松林。

山路忽然一转，
啊，望见了瀑布的全身！
这般景象没法譬喻，
千丈青山衬着一道白银。

站在瀑布脚下仰望，
好伟大呀，一座珍珠的屏！
时时吹来一阵风，
把它吹得如烟，如雾，如尘。

1932年6月发表

满 天 的 星

天空中，一眨一眨的，
可是谁的小眼睛？
你望见山河原野，
引起怎样的心情？
可望见我们的眼睛
也同样地亮晶晶？

天空中，闪闪烁烁的，
可是钻石放光明？
摘下来做个项圈儿，
送给谁戴最欢迎？
偷偷地给姊姊戴上，
她可喜得吃一惊？

我们越想竟越远了，
大家抬头不出声。
那不是宝贵的钻石，
不是谁的小眼睛，
东一簇密，西一簇稀，
原来是满天的星。

星星离地很远很远，
谁知有多少路程。
可惜不能驾着飞机，
去作长途的旅行，
到了星中饱看一切，
回来说给姊姊听。

1934年6月发表

卖菜的老人

我家住在上海的闸北，
每天早上，有个人来敲门。
“买几斤吧，这两天的蚕豆正时新。”
“可要买萝卜，莱阳梨那样甜津津。”
那声音听得熟了，那面貌很可亲。
白胡须，细眼珠，额上刻画着皱纹。
春来杏花，秋来晚香玉，
他偶然带些来，我姊姊就欢欣。
“都卖给我们吧，这些花儿；
隔两天我们还要呢，卖菜的老人。”
他有五亩地在江湾，
全家耕种，他有儿子又有孙。

“一二八”的战事起来了，
我们在飞机和炮弹底下脱了身。
每天早上依旧买菜蔬，
就想起那卖菜的老人。
不久战区扩展到江湾，
我们更替老人担心：
他的田地糟蹋成了怎样？

他一家人可能个个保存？
停战以后去看旧居，
墙都坍了，哪儿有什么门。
从前来敲门的也许还安好吧，
我们又深念着那卖菜的老人。

1932年6月发表

打　铁

一个锤影，两个锤影，
无数个急速的锤影。
一颗火星，两颗火星，
无数颗飞跳的火星。
在昏暗中间，大家齐用力，
要把这热铁打得坚实。

一口风箱，两口风箱，
无数口匀调的风箱。
一声叮当，两声叮当，
无数声响亮的叮当。
在静默中间，大家齐用力，
要把这热铁打成东西。

一个锤影，一颗火星，
一口风箱，一声叮当；
无数个锤影，无数颗火星，
无数口风箱，无数声叮当。
一天又一天，大家齐用力，
淋淋的汗向热铁上滴。

1934年6月发表

风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
不用说我和你了。
但是树叶颤动的时候，
我们知道风在那儿了。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
不用说我和你了。
但是林木点头的时候，
我们知道风正走过了。

谁也没有看见过风，
不用说我和你了。
但是河水起波的时候，
我们知道风来游戏了。

1934年6月发表

朝　雾

白茫茫的，漫没了地和天，
仿佛来到云气中间，
平平的地疑是上山的路，
不由得小心举足，慢慢儿向前。

老树屈曲，楼房高高，
一律用淡淡的水墨描。
树上的宿鸟可曾离窝？
楼上可有人把窗帘儿挑？

前面有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后面脚踏车的铃儿响个不停。
我们同在一条路上，
彼此连淡淡的影子都看不清。

太阳露脸了，可是没有光芒，
不清不楚的，一团淡淡的黄。
愿它快一点儿施展威力，
让大地恢复原来的风光。

1934年6月发表

团　体　操

我们在运动场，
好像满天的星；
星星分布天空，
哪有这样齐整。
一，二，三，四，
我们在规律中长成！
一，二，三，四，
我们是集体的生命！

两臂向左右举，
跟铁杠一样平；
两腿前屈后伸，
比马腿还有劲。
一，二，三，四，
我们在规律中长成！
一，二，三，四，
我们是集体的生命！

两只手叉着腰，
身躯左倾右倾；

谁也不差一霎，
好似风吹草径。
一，二，三，四，
我们在规律中长成！
一，二，三，四，
我们是集体的生命！

挺胸做深呼吸，
个个气爽神清；
彼此呼吸均齐，
脉搏也就相应。
一，二，三，四，
我们在规律中长成！
一，二，三，四，
我们是集体的生命！

1934年6月发表

飓　　风

斜斜的雨，阵阵的风。
气象台早已发出布告，
飓风到来，就在当晚八点钟！
江轮海轮都回绝了旅客，
小船儿一律躲进小河港中。
平日里机声帆影的黄浦江，
只见波浪汹涌，烟雾迷濛。

风把雨卷得回旋。
行人张伞一点儿没有用，
顾不了后面也顾不了前。
电车汽车失去了平时的威势，
仿佛乱箭下逃命的战斗员。
呼呼的尖声在半空中打转，
飓风已占领了黑暗的空间！

一会儿雨发了狂，
那声势好不骇人，
像山崩，像直挂了长江。
高楼矮屋似乎都在动摇，

也许立刻给飓风扫个精光。
潮水漫上了岸还是涨，涨，涨，
不客气地冲进人家的门窗。

飓风过了，天空晴明。
这仿佛是个新的天，
以前没有这样可爱的青。
空气好像滤过了似的，
深深地吸一下，满腔子都清，
人们相对说道："天气太好了，
精神也好，得做点儿事才行。"

1934年6月发表

少　　年

当春的枝芽叶芽，
枝头上打着朵儿的花，
早晨冒出地平线的太阳，
在西部高原的黄河长江！
从这些东西，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

要把眼睛睁开，
要让头脑明白，
莫要闲空了一双手，
说什么要对得起一张口；
把这些道理，
我们勉励我们自己。

我们多的是同伴，
我们的精神清新，强干，
手牵着手向前进，
脚脚踏实步步稳。
希望的光照在我们身上，
我们满胸满怀的欢畅，

欢畅！我们满胸满怀的欢畅！

1945年7月发表

小 小 的 船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1955年 5 月 9 日作

祖国全绿太可爱

屋边村边树四围，
路边水边树排队。
到处有树到处绿，
绿荫底下人来回。

屋边树下好学习，
神清气爽心专一。
村边树下挺清凉，
劳动过后好休息。

路边绿树成长廊，
来来往往多舒畅。
水边绿树真好看，
倒映水中变成双。

村外有村数不尽，
路路通达像网纹，
溪河湖淀到处是，
全都密密盖绿云。

绿云还要盖秃山，
山下刨土往上搬，
栽树不成先种草，
往后栽树就不难。

飞机凌空望下来，
祖国全绿太可爱。
我们少年也争先，
大家出劲把树栽。

1958年4月8日作

栽　树

我们大伙儿来栽树，
怎么能栽下就算数？
盼它长大，盼它成林，
我们要好好儿养护。

说不定大风儿时吹，
插儿根杆儿打个圉。
树渴了就会没精神，
随时给它喝点儿水。

要它长得好，力气足，
得继续给它培上土。
别让牛羊来冲撞它，
订个公约大家照顾。

今天栽树想到他年，
一片片绿荫在眼前，
他年的景象那样好，
谁都劲儿足，要争先。

1958年4月9日作

我们也来修水库

好几队红领巾，
参加修水库，
你掘土，我挑土，
汗流满面全不顾，
伯伯叔叔劲儿大，
队员精神也十足。
有些小孩在旁看，
越看心里越羡慕。
修这水库为什么，
他们个个都有数，
蓄水浇地得丰收，
旱灾水灾全挡住。
这样的事太好了，
出点力气才舒服。
看看那些红领巾，
使劲劳动多幸福，
可惜自己年纪小，
还没资格来服务。
小朋友们就商量，
年纪小，哪在乎，

既然有力出份力，
前去参加谁拦阻？
商量停当不延迟，
排成劳动小队伍，
推个队长喊口令，
“一二一二”齐举步，
前边一面小红旗，
写着支援修水库。
拿个脸盆当铜锣，
拿个铁罐当铜鼓，
敲敲打打到工地，
“我们也来修水库！”

1958年4月17日作

蚂　　蚁

有个蚂蚁跑得快，
一本正经头也不抬，
忽然闻到好味道，
口水顿时流出来。
一看是只粉蝶儿，
半死不活草根旁挨。
这顿吃食怎肯放过，
须得去找朋友来。
抬头四望急急跑，
一路左转又右拐，
遇见朋友说一声，
朋友个个笑颜开。
"有顿吃食在那边，
咱们合作一齐去抬！"
大伙儿排队成单行，
到了那儿就散开，
你来翅膀我来腿，
共同来把粉蝶儿抬。
沿路欢迎蚂蚁更多，
一会儿抬进窝里来。

1958年4月19日作

儿 歌 六 首

几 种 树

杨树直挺几丈高，
柳树倒挂细枝条。
银杏叶子像扇子，
香椿叶子像羽毛。
桃树杏树开花早，
马缨开花春夏交。
松树柏树常年绿，
枫树秋来红叶飘。

夹 竹 桃

夹竹桃，很好玩，
不说它花儿鲜艳，
不说它绿叶好看，
我只说个三和三。
你看夹竹桃，
一枝分三枝，
枝枝又分三。

你看夹竹桃，
叶子往上长，
层层都是三。
夹竹桃，常常见，
问声小朋友，
可曾注意三和三？

燕　子

燕子尾巴像剪刀，
燕子飞低又飞高，
一会儿低低地贴着地面飞，
一会儿高高地飞过高树梢。

鸽　子

鸽子，鸽子，请你带着我飞，
飞到空中，打圈儿转儿回，
我要看看栽下的千棵万棵树，
看看绿化的地方怎么样美。

金　鱼

看金鱼，大家来。
看金鱼，大家来。

红金鱼，鲜红有光彩。
白金鱼，白玉一样白。
朝天龙，眼睛往上抬。
珍珠鱼，珍珠满身戴。
一张嘴，闭又开，
大尾巴，摆呀摆，
游来游去逗人爱。

青　　蛙

青蛙初生在水里，
成群结队挤呀挤，
个个乌黑小身体，
拖个尾巴针样细。
后来长出四条腿，
缩掉尾巴穿新衣，
还是能在水里游，
地上蹦跳也便利。
新衣青青真美丽，
叫声阁阁老不息，
尽吃害虫保庄稼，
青蛙功劳了不起。

1958年5月写毕

风　　浪

幕启，水手甲、乙、丙拉着帆索齐唱：

摇摇，摇摇，
天也摇，地也摇。
暗暗的云儿笼罩，
阵阵的风儿直扫。
只觉这船儿异常的轻，
　　　　十分的小。
飘飘，飘飘，
像一张叶子在海面上飘。
小小，小小，
我们是叶子上的蚂蚁那样小。
还望不见陆地呢，
还望不见陆地呢，
除了耐着性儿往前进，
方法更没第二条。

水手甲独唱：

情形很不好，
你们仔细瞧！
那边，那边，
那边乌黑云一团，

飞扬胜过马跑。

立刻就有更厉害的风阵来了。

水手乙独唱：

不错，立刻就有更厉害的风阵来了。

舵工呀，当心你的手里，

你要把得稳，把得牢！

我们也当心我们的帆索，

该松该紧决不胡闹。

水手丙独唱：

当心呀，快把帆索放松了！

别让风头……

这时风阵已到，桅杆轧轧作响，船身大颠簸，波浪涌上甲板。四位乘客——壮年男子、中年妇人、老头儿、女郎从扶梯走上甲板，齐唱：

疑是天翻倒！

疑是天翻倒！

剧烈的动荡，

　　教我心摇魂摇，

可怕的声音

　　教我头昏耳闹。

是什么预兆？

是什么预兆？

再也不能定心，

再也不敢谈笑。

且扶墙摸壁

出来瞧瞧。

四位乘客站立不稳，只好蹲伏着。壮年男子独唱：

是不是风暴？

会不会就此停了？

倘若再来几阵，

那可实在受不了！

水手甲独唱：

漫说就此停了，

后面的风阵正不少！

刚才还只是开场，

怎么会马上收稍？

中年妇人独唱：

听这样说，

心也吓碎了。

一向安稳家里住，

谁料遇到这一遭！

但愿目的地快到，

立刻靠岸就抛锚。

只不知陆地的影儿

可已经望见了？

水手乙独唱：

陆地的影儿还杳杳，

远得很哩，靠岸就抛锚。

只有暗暗的云天，暗暗的波涛，

把我们围绕。

我们是前后没把持，

左右没依靠。

风阵更猛，船身剧烈簸动。风帆受风有不支之势，三个水手用力拉住帆索。男女乘客站不住，索性坐了下来。

老头儿独唱：

命运不好，命运不好，

还有什么法道？

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衰老，

还会碰到这一遭！

我不想祈祷，也没处求告，

只待命运去安排好了。

要把我往海里抛，

我就头也不回往海里跳。

要把我作鱼儿的食料，

我就心甘情愿把鱼儿喂饱。

命运呀，

随你的意愿把我安排好了。

女郎站起来独唱：

老先生，你的话儿太灰心了。

哪儿听见过命运的声音？

哪儿看见过命运的面貌？

命运，命运，是没有的东西，

何必念着它自寻烦恼？

风浪这样凶恶，四围又没依靠，

情形危险，谁也知道。

但是，我不信就此没救了。

我们个个有生命，

就得想法把自己保。

自己的权柄执在自己手，

怎能让风浪压倒。

中年妇女独唱：

我相信虔诚祈祷，

我要向菩萨求告：

愿你大发慈悲，把可怕的狂风收了，

更把浓云尽扫，让太阳照耀。

教海天的景色，十分美妙，

让我们观赏风物，自在逍遥。

不知不觉，

　　就把程途走完了。

菩萨呀，愿你依我这一遭！

　　　　愿你依我这一遭！

女郎帮水手拉帆索，独唱：

虚渺，虚渺，

菩萨和命运，

　　一样地把捉不牢。

夫人，你这样虔诚祈祷，

　　　　　　敬谨求告，

看他会不会把风儿收，

云儿扫，

更放阳光普照！

全是徒劳，自惹烦恼，

还不如转移心思向别处操。

我们没奈何风，没奈何浪，

但是，我们能够把船儿驾好。

当正了舵，留心着帆，

任它风紧浪高。

要从危险里

寻找出安稳的路一条。

这全非虚渺，

我们的力量能做到。

又一阵狂风，舵工在幕后唱：

这舵儿加了分量不少，

有点儿把不牢！有点儿把不牢！

壮年男子独唱：

微小，微小，

我们的力量太小了。

济得了什么事，

帮不了一分一毫。

我这样想，

我从没把事儿弄糟。

开头好像很危险，

后来都平安渡过了。

这一遭，这一遭，
我相信也会是那一套。
船翻身死是没有的事，
运用力量，苦于太微小。
只好耐着性儿等待，
不管头晕恶心一味熬。
熬到风自息，浪自平，
船儿也就安稳了。
下去吧，下去吧，
回到舱里去睡一觉。
把颠簸的辛苦
　　在梦里熬。

壮年男子向扶梯走去。女郎拦住他，独唱：

一个人的力量诚然小，
可不该把自己看轻了。
人人拿出力量来，
合在一块就不小。
就是这位老先生，
固然衰弱固然老，
他也有过强健的壮年，
他曾有过雄健的状貌，
现在为着自己的生命，
定还能用出力气不辞劳。

老头儿听了现出希望的脸色，壮年男子也不想回到船舱了。女郎接着唱：

又像这位夫人，
虽不惯风急浪高。
她曾把家事操，
她曾把儿女教。
现在为着自己的生命，
出点力气，也一定能做到。

女郎向壮年男子唱：

你先生，年方壮，力正好，
不该袖着双手，自叹力气小。
更不该相信自己运道好，
说什么危险决不会遇到。
像这样风急浪又高，
你怎能看作不紧要。
该出力处不出力，
覆没的遭遇很可能就来到。
遇着危险得知道它危险，
可不能灰心，不能烦恼。
竭尽力气用尽心，
对付危险，努力把它压倒。
这才是真个有把握，
　　真个能自保。
先生，你说这样好不好？
愿你不再抱怨自己力量小。

壮年男子点头赞同。女郎唱：

就像我，年纪轻，经历少，

使出所有的力量，我决心下定了。

我们有满船的乘客，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大家拿出力量来，

帮助水手对付这场风暴。

把住舵，拉紧绳，

多一只手，事情就比较好。

船不翻，行不歇，

任风急浪高，目的地总会达到。

乘客都勇敢地站起来，和水手们齐唱：

好好，好好，我们满船的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大家拿出力量来，

　　合着伙儿对付这场风暴。

后台的水手和乘客加入合唱：

好好，好好，我们满船的人——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大家拿出力量来，

　　合着伙儿对付这场风暴。

风又大作，船身颠荡更甚。舵工在后台唱：

把不牢，把不牢，

千百万斤的力量，都压在舵梢。

三个水手奋力拉着帆索，齐唱：

不好，不好，帆索一松就不得了，

船就会飘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女郎帮水手拉着帆索，唱：

用力的时候来了！

用力的处所到了！

另外三个乘客也帮着拉绳索，跟着女郎唱：

该出力，就出力，

迁延一刻就糟糕。

该出力，就出力，

不用灰心添烦恼。

用力呀齐用力，

不放松一分半秒。

怕什么风急浪暴，

要同它比个低和高。

看我们齐用力，

目的地一定能安稳达到。

后台的水手和乘客合唱：

用力呀齐用力，

不放松一分半秒。

怕什么风急浪暴，

要同它比个低和高。

看我们齐用力，

目的地一定能安稳达到。

台上和后台的人合唱：

我们大家都拿出力量来了！

我们的力量合在一块儿了！

舵把得稳，帆张得牢，
不再埋怨，不再惊扰。
我们要前进，
　　我们就前进了。
我们要到达彼岸，
　　彼岸就在前头了。
我们高声唱呀，
　　我们的力量合在一块了！
　　胜利就在我们的手里了！

幕下，少顷复启，背景天晴浪平，有海鸟飞翔。
乘客和水手在甲板上齐唱：
前边，前边，
　　看淡蓝色的一条，
可爱的目的地到了！
可爱的目的地到了！
什么风浪，什么烦恼，
　　如今都烟散云消。
等到抛了锚，跨上梯桥，
　　大家都兴高意高。
谁的恩惠？谁的赏犒？
不在别的，
　　就因为我们的力量合在一块了。
幕下。

1928年5月发表

蜜　　蜂

第　一　场

四蜜蜂甲乙丙丁飞舞上，齐唱：

光明的晴空，温暖的和风，

嗡嗡，嗡嗡。

绿遍了处处，花开成丛丛，

嗡嗡，嗡嗡。

春来了！春来了！

大地灿烂，莫非是春工。

嗡嗡，嗡嗡。

多快乐呀，我们真快乐，

嗡嗡，嗡嗡。

多快乐呀，我们真快乐，

嗡嗡，嗡嗡。

慢快乐，且作工，

嗡嗡嗡，嗡嗡嗡。

慢快乐，且作工，

嗡嗡嗡，嗡嗡嗡。

飞到西，飞到东，

飞上高枝，飞入低丛，

嗡嗡嗡嗡嗡嗡。

取来百花汁，花汁甜味浓，

一滴又一滴，滴滴送窠中，

嗡嗡嗡嗡。

要酿宝贝蜜，色同白芙蓉，

甜呀甜无比，吃蜜好过冬，

嗡嗡嗡嗡。

飞呀飞呀，飞到西，飞到东，

嗡嗡嗡嗡。

飞呀飞呀，飞上高枝，飞入低丛，

嗡嗡嗡嗡。

莫放时光过去了，赶快作工，

嗡嗡嗡，嗡嗡嗡。

莫放时光过去了，赶快作工，

嗡嗡，嗡嗡。

蜂甲独唱：

红花开，白花开，花开真可爱。

采花汁，酿新蜜，新蜜大家吃。

哪怕翅儿倦，哪怕嘴儿酸。

四蜂齐唱：

辛苦工夫为大家，自己就在大家里。

嗡嗡嗡嗡。

大家幸福大家乐，才是自己真福利。

嗡嗡嗡嗡。

蜂乙独唱：

采蜜来，采蜜来，飞去又飞还，

采得多，蜜满窠，高兴不过我。

哪怕翅儿倦，哪怕嘴儿酸。

四蜂齐唱：

辛苦工夫为大家，自己就在大家里。

嗡嗡嗡嗡。

大家幸福大家乐，才是自己真福利。

嗡嗡嗡嗡。

蜂丙独唱：

幼虫儿，吃蜜饵，肥头又胖耳，

幼虫壮，幼虫强，我族运方长。

哪怕翅儿倦，哪怕翅儿酸。

四蜂齐唱：

辛苦工夫为大家，自己就在大家里。

嗡嗡嗡嗡。

大家幸福大家乐，才是自己真福利。

嗡嗡嗡嗡。

蜂丁独唱：

北风吹，大雪飞，寒冬要防备，

蜜酿好，没烦恼，在家自逍遥。

哪怕翅儿倦，哪怕翅儿酸。

四蜂齐唱：

辛苦工夫为大家，自己就在大家里。

嗡嗡嗡嗡。

大家幸福大家乐，才是自己真福利。

嗡嗡嗡嗡。

四蜜蜂飞入树丛，下场。

第　二　场

三只小雀甲乙丙上场，齐唱：

来到好地方，来到好地方，

雀雀雀雀。

满眼儿春光，满眼儿春光，

雀雀。

闻呀，闻呀，闻那花香，

雀雀雀雀。

停吧，停吧，停在枝上。

雀雀。

那边，山对我们笑，

雀雀雀雀。

柔软的柳条儿轻轻飘荡，

雀雀。

花儿织成美丽的地毯，

雀雀雀雀。

好风儿伴着我们歌唱，

雀雀。

我们高兴呀，我们骄傲欲狂，

雀雀雀雀。

谁不说我们是春光中的王，

雀雀。

谁不说我们是春光中的王，

雀雀。

雀甲独唱：

莫说春光中的王，我肚里在咕咕响。

饿了，饿了，该找点东西来尝尝。

雀乙独唱：

你说肚里饿，突地提醒了我，

我也饿了，该找点东西来尝尝。

雀丙独唱：

找点东西，找点东西，眼睛看仔细，

不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有好东西。

雀甲乙齐唱：

好东西，在哪里？

讲出来，不要居奇，

利益要均沾，有东西大家吃。

雀丙独唱：

不错，利益要均沾，有东西大家吃。

你们看呀，你们看那里，

飞飞，飞飞，

那些小东西，多肥多好吃。

第 三 场

八蜜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从树丛中飞出。雀甲乙齐唱：

是蜜蜂，是蜜蜂，多肥多好吃。

我已经满嘴唾沫了，我已经馋得难熬了。

三雀齐唱：

让我们吃个饱，雀雀雀雀。

让我们吃个饱，雀雀雀雀。

八蜜蜂齐唱：

慢来慢来，嗡嗡嗡嗡，

不讲理的雀儿，得把眼睛睁开，

嗡嗡嗡嗡。

三雀齐唱：

不要听，不要睬，雀雀。

让我们吃个开怀，雀雀。

让我们吃个开怀，雀雀。

蜂甲乙齐唱：

你不听，偏要你听！

你不睬，偏要你睬！

开口就要吃人家，

请问这是什么胸怀？

蜂丙丁齐唱：

我们把花蜜采，我们把房屋盖，

自己工作，自己生活，从没把别人侵害。

蜂戊己齐唱：

没把别人侵害，也不受人侵害，

你们要吃我们，我们可不是奴才。

蜂庚辛齐唱：

我们不是奴才，我们不是奴才，

外来侮辱要抵抗，同胞相呼，来来来来。

八蜜蜂齐唱：

来来来来，嗡嗡嗡嗡。

若不抵抗侮辱，那就对不起自己，

嗡嗡嗡嗡。

若去侮辱人家，那又对不起人家，

嗡嗡嗡嗡。

对人对己，都要对得起，

不凶横，也不惧怕，嗡嗡嗡嗡。

三雀齐唱：

不要听，不要睬，雀雀。

让我们吃个开怀，雀雀。

让我们吃个开怀，雀雀。

八蜜蜂齐唱：

你不听，偏要你听，

你不睬，偏要你睬，

嗡嗡嗡嗡。

我们有的是尖针儿，

要教你们尝尝滋味，

嗡嗡嗡嗡。

三雀被蜜蜂刺伤。雀甲独唱：

痛哟，一针刺在我头上，

痛得我丢了灵魂。

雀乙独唱：

痛哟，一针刺在我胸膛，

痛得我眼泪汪汪。

雀丙独唱：

不得了，一针刺在我翅膀，

教我怎能再飞翔。

三雀齐唱：

悔不该，悔不该，雀雀。

想吃现成食，反吃眼前亏，雀雀。

肚里饿难挨，雀雀，

痛又不可耐，雀雀。

莫再说，莫再说，

且去找个医生，请他安排，雀雀。

雀丙独唱：

唷唷，翅膀痛，飞不动。

雀甲乙齐唱：

我们扶着你，我们慢慢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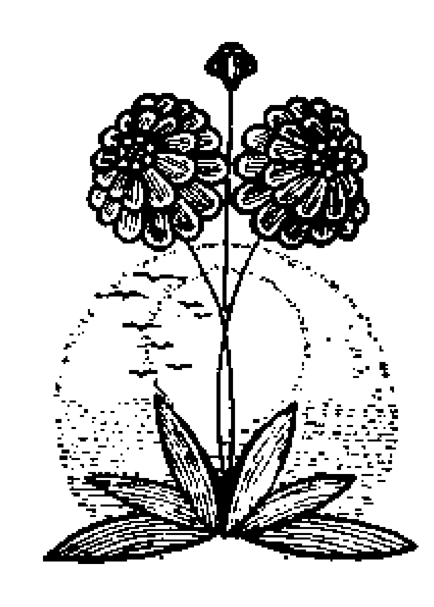
三雀齐唱：

今朝吃苦须记取，雀雀，
为的是想吃人家饱自己，雀雀。
从今悔改，还是大便宜，雀雀。

三雀下场。八蜂且舞且齐唱：
他们逃跑了，他们去得好，
嗡嗡嗡嗡。
我们且自工作，莫把春光放过了，
嗡嗡嗡嗡。
大家尽力为大家，这样生活最美好，
嗡嗡嗡嗡。
不凶横，也不惧怕，对人对己都公道，
嗡嗡嗡嗡。
我们没有忧愁，没有烦恼，
嗡嗡嗡嗡。
在这美丽的世界上，我们又快乐，又逍遥。
嗡嗡嗡嗡。
幕下。

1933年10月发表

夜工





小人国和大人国

我是一个水手。

一天，海上起大风。我们的船撞在礁石上，撞得粉碎。我在海里游了好久，到了岸上，累极了，躺下来就睡。

醒来的时候，我发觉身体被缚住了。有许多小东西在我的腿上臂膀上胸膛上乱跑。仔细一看，他们完全和人一个样，手里都拿着弓和箭。

他们放开嗓门喊，但是我不懂他们的意思。他们向我射箭，但是箭太细了，伤不了我。

我把缚住臂膀的细绳弄断了，想解开别处的绳子。他们又向我射了一阵乱箭。我停了手，他们就不射了。

我饿了，好几回把手指放到嘴上，让他们知道我要吃东西。

许多小人爬上我的身体来了，都提着篮，篮里盛着吃的东西。一块肉跟一粒米一样大，一条鱼跟一支针一样长。我一口就是一篮，味道倒是很好的。

我又让他们知道我要喝水。

他们许多人抬着一桶酒，抬到我的嘴旁。我一口就喝光了，再向他们要第二桶。

吃饱了，喝足了，我又睡着了。他们把我放在车上，加几条绳把我缚住，用一千五百匹马，把我拉到城里去。

我醒来的时候，他们给我吃，给我喝，教我学他们的话，只是不放我。

我教他们做各种游戏，他们渐渐喜欢我了，后来才放了我。

他们看我像一座高山，管我叫做“人山”。

一天，他们叫我分开两条腿，站在路上。他们几千个兵，一队一队从下面走过。我望下去，好像老鼠出兵，有趣极了。

我从小人国回来，仍旧当水手。

一天又碰上大风，把我们的船吹近陆地。我们上了岸，那地方只有一些石头。

我向前走，想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忽然我的同伴都拚命地跑，逃上了小艇，又拚命地划，逃上了大船。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逃。回头一看，啊，一个大人正在追他们呢。

那个大人在海里走，海水只齐他的膝盖，你想，他跨一步有多大。让他追到了，我们的船不要被他捏碎吗？

我不敢再看，转身就跑，跑进麦地里。一棵麦有一棵大树那样高，我躲在里边，用不着弯下腰来。

忽然听得很响的声音，我想是打雷了。后来望见走过来七个大人，他们在说话，才知道不是打雷。他们都拿着镰刀，是来割麦的。我非常害怕，要是被他们发现了，那怎么办呢？

一个大人的脚踏过来了，镰刀在我的头顶上闪过。我想，

我再不开口，不被他踏得稀烂，也会被他割成两截了。我拚命地喊。

大人听见了，弯下腰，把我拾了起来，他的手指比我的大腿还粗。

他看了我一眼，把我放进他的衣袋，带回家去。

大人国里的人都来看我，有的戴起眼镜，仔细相我的脸。有的拍手大笑，险些儿把我的耳朵震聋。有的把我捡起来，颠来倒去地玩弄，我成了他们的玩具了。

他们给我一个火柴匣，当我的床。我睡在火柴匣里，并不觉得窄。

半夜里，一只老鼠来了，比我大一倍。它要咬我，我一刀把它的胸膛刺穿了。

第二天，飞来一个苍蝇，比我的脑袋还大。我嫌它脏，也把它刺死了。

后来，一只鸟儿把我衔起来，飞过了大海。我朝下望，下面正好是我的家乡。我身子一挺，就落在沙滩上。

1932年6月发表

原分六篇，题为《我的身体被缚住了》《我饿了》《人山》《一个大人把我拾起来》《我望下面就是家乡》。

农人和野兔

一只野兔迷了路，
跑进树洞不敢出。
一个农人看见了，
伸手就把它捉住。
满腔欢喜他独自说：
“我意外得到一只野兔。”

农人放下犁和锄，
每天守着那棵树。
旁人问他做什么，
不种田也不垦土。
满腔希望他回答说：
“我想再得到一只野兔。”

田里没人去照顾，
所有稻禾全已枯。
第二只兔不见来，
树下农人渐醒悟。
满腔懊恼他独自说：
“我坏在得到一只野兔！”

1932年6月发表

这 话 不 错

一个老人和他的儿子一同到市上，买了一头毛驴，牵着回家。

一个跛子看见了，忍不住说："有了毛驴不骑，要毛驴干什么呢！"

老人想这话不错，毛驴本来应该骑的，就教儿子骑着毛驴，自己跟在后边走。

走了一会儿，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看见了他们，忍不住说："年轻的骑着毛驴，年老的倒跟在后边走，太不像话了！"

老人想这话也不错，年纪大了该享点儿福，就教儿子下来走，自己骑上了毛驴。

又走了一会儿，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看见了他们，忍不住说："做父亲的自己舒舒服服地骑着毛驴，倒教儿子跌跌撞撞跟在后边走，心里怎么过得去！"

老人想这话也不错，父亲应该爱惜儿子，就教儿子和自己一同骑着毛驴走。

又走了一会儿，一个老太太看见了他们，忍不住说："小小的一头毛驴，哪儿能经得住两个人压呢？"

老人想这话也不错，可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办才好呢？他和儿子下了毛驴，买了一根棒一条绳，两个人抬着毛驴走。

毛驴倒挂在棒上，难受极了，拼命挣扎。走到桥上，毛驴挣扎得越厉害，两个人抬不稳，一同跌到河里去了。

1932年6月发表

原题为《这个话不错》

景　阳　岗

武松在酒店里喝罢了酒，
提起棍棒走上景阳岗。
只见山神庙前贴着一张告示，
说岗上有虎，常把人命伤，
过往客商须得结伴走，
傍晚的时候不要过岗。
武松看罢毫不在意，
一步步上山，不慌也不忙。
回头看太阳，渐渐落下去了，
“哪有什么虎，他们胆小自心慌！”
一会儿，肚里的酒发作起来，
他解开衣服，露出了胸膛。
乱树林里有一块大青石，
光溜溜的，正好作他的卧床。
他放平身子将要睡去，
只听得一阵风，树木都像发了狂。
一阵风过，又听得扑的一声响，
跳出来一只猛虎——林中的王。
“啊呀！”武松把棍棒拿在手，
翻身下来，闪在青石旁。

那虎把前脚在地上按一按，
腾起身子扑过来，势头很难当。
武松只轻轻一闪，
闪在那虎的后方。
那虎就掀起臀部向后撞，
武松又一闪，闪在一旁。
那虎竖起尾巴扫他扫不着，
才回转身来，大吼一声震山岗。
武松举起棍棒尽力打，
棍棒折断，却没教那虎受着伤，
只把大树连枝带叶打下来，
只把那虎惹得更发狂。
那虎又直扑到武松跟前，
武松丢了棍棒,索性空手去抵挡。
他乘势揪住那虎的顶皮向下按，
用脚乱踢它的眼睛和脸庞。
那虎拚命挣扎，在地上爬成了坑，
武松把它的脑袋直按进坑中央，
抽出右手，提起拳头只顾打，
五六十拳，把那虎打得满身伤。
眼看那虎已经断了气，
这才放了手，整一整衣裳。
正是三更明月当空照，
他踏着月光，慢慢走下景阳岗。

1934年6月发表

钓 鱼 朋 友

（舞台前面是河，背景是小山和树林。苏复和马理沙两人在河边钓鱼）

苏：今天天气真好。你看，天上一片云也没有，青得那么可爱。

马：是今年头一个晴天哩。这一晌，天气教人闷得慌，巴黎让普鲁士军队包围了，日子真不好过。

苏：（凑近马理沙，轻声）城里的粮食都断绝了。

马：可不，大家只好有什么吃什么。有些人什么都没得吃了。我今天才吃了几片饼干。

苏：生意早没有了？

马：这样的日子，还有谁来买我的钟表？我索性关上了店门，在大街上遛跶解闷。

苏：我跟你一个样，坐在店里闷得发慌，出来走走，可巧碰着了你。

马：咱们这几杯酒喝得很有意思，把兴致都提起来了。你说："咱们再去钓鱼，好吗？"我就起劲地问："上哪儿去钓？"你说："当然是老地方。"我高兴极了，急忙回去取钓鱼的家伙。此刻居然又在这老地方钓鱼了！

苏：这些天我老在想：巴黎给包围了，鱼是钓不成了，什么时候再会有从前那样的快乐呢？想不到此刻居然又在这

老地方钓鱼了！（举起渔竿，钓到了一条鱼）啊，我先钓着了，你看，很不小呢？（把鱼放在身边的网里，重新下钓）

马：我也有希望了。（举起渔竿，也钓到了一条鱼，把鱼放在网里之后，重新下钓）今天咱们有这样的快乐，真应该感谢杜中尉。要不是他放咱们出来，把口令告诉咱们，此刻咱们还不是在巴黎城里闷得发慌吗？（忽然指着右方）普鲁士的军队就驻扎在那边山上。等会儿咱们回去，要是让他们看见了，那怎么办呢？

苏：（笑，带着醉意）咱们送他们几条鱼就是了。

马：（仿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放心地微笑）不错，送他们几条鱼就是了。

（两个人都不开口，又钓到了几条鱼。忽然炮声响了。打过一阵之后，每隔半分钟又一声炮响）

苏：（两肩一耸）他们又干起来了。

马：（愤怒）把杀人当作游戏，难道他们是疯子！

苏：简直跟禽兽一个样！

马：这一阵乱轰，不知又轰坍多少房屋，消灭多少生命，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毁坏了多少人的幸福，打碎了多少爷娘妻子的心！

（一个普鲁士军官带着四个士兵上场。苏复和马理沙听得脚步声回头看，已经让四支枪对准了。两个人都吓了一跳，手一松，渔竿都落在河里。一会儿，他们都被捆了起来）

军官：两位的运气不坏吧？（一个兵士把两个人钓到的一网鱼

放在军官脚边。军官看了一眼，微笑）运气真不坏。可是咱们来谈谈别的事儿。你们不要害怕，听我说。我看你们两个是侦探，是来探听我们普鲁士军队的行动的。现在被我们抓住了，不用说，就得枪毙。你们假装钓鱼，要瞒过我的眼睛，真是刁滑透顶。现在撞在我手里了，休想活命。战争嘛，这样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你们被派到这里来，一定有个口令，才能回巴黎去。你们把口令告诉了我，我就放你们回去。（苏复和马理沙脸上都失了色，并排站在一起，不作声）你们告诉了我，谁也不会知道的。你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谁会疑心你们泄漏了口令呢？要是你们不说，我立刻下令枪毙！你们自己打主意吧。（指着河水）你们想一想，五分钟以后，我就要把你们葬在这河里了！五分钟！我想，你们总有舍不得的亲人吧？（见两个人不开口，就退后几步，命令四个士兵对着他们站着）我让你们再考虑一分钟，决不宽限！（把马理沙拉到一旁，低声）把口令告诉我吧，轻轻地，你的朋友不会知道的。你说了，我假装生气，怪你不肯说。（见马理沙不肯说，把他推回原处，又把苏复拉到一旁，低声）把口令告诉我吧，轻轻地，你的朋友不会知道的。你说了，我假装生气，怪你不肯说。（见苏复也不肯说，把他推回原处）举枪！（四个士兵举枪向他们瞄准）

马：（眼眶里满是泪水，看看网里的鱼，又转过头来看看苏复）苏复，再见了！

苏：（凄凉地）马理沙，再见了！

军官：（高声）放！

（四枪齐放。苏复先向前跌倒。马理沙斜倒下来，压在苏复身上，脸朝着天）

军官：现在该轮到这些鱼了。（低头看鱼）都还活着呢，拿去煎一煎，味道一定不坏。

（幕落）

1934年6月发表

夜　工

第　一　幕

（理雅在小书桌前温习功课，书桌上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他的父亲母亲靠着墙壁相对坐着，离煤油灯较远，两个人都在阴暗里）

父：（很高兴）这个月的抄写费今天结算了，比上个月多出六元四角。

（理雅回过头来，苍白的脸上现出笑容）

母：（轻轻地叹气）只是你太辛苦了。工作了一整天，夜里还要抄写这许多杂志的封套。

父：不要说我辛苦。我起先以为年纪老了，眼睛似乎坏起来，夜间的工作会缩短我的寿命。近来才试出来，我实在没有老。我越写越快了，今天早上数了数昨天夜里写的，竟比开头的几天多出了三分之一。照这样加快下去，说不定下个月还能多赚十元钱呢。

母：多赚点儿钱当然好，不过你的身体尤其要紧。

父：我并没有延长时间，每天夜里抄三个钟头，习以为常，想来不至于弄坏身体。只是有一件事儿有点儿奇怪，近来灯油突然费得多了。

母：我也觉得奇怪，只怕店家作假，把劣等煤油搀在里边卖

给咱们了。

父：也许是这么回事儿。幸而近来我抄写的封套多了，这一点损失还补得上。

母：我忘记问你了，你今天去学校，理雅的老师是怎么说的？

父：老师说理雅近来成绩还好，他的资质原是聪明的。只是不像以前那样努力了。上课老打呵欠，好像要睡着似的，心不能完全摆在功课上。让他作文，他短短地写一点儿就算，字迹也潦草了。

母：（忧虑地）究竟为了什么呢？

父：（突然站起来，发狠地）你看他又把脑袋垂在一边了！（走到理雅背后，抓住他的肩膀，把他的身子摇了几下）喂，你在温习功课呢！

理：（回转头来又打了个呵欠，惊慌失措地）爸爸……

父：（大怒）理雅，你真对不起我。你先前学习那样认真，现在完全变了样儿了。你记得我从来没骂过你，可是你变成这样，教我不得不一回又一回地骂你。

理：爸爸……

父：你知道，我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多么辛苦？你不知道吗，我白天工作，夜里也工作，正在拚命呢！你竟什么都不想，也不管你爸爸妈妈怎么样！

理：（痛苦地）啊，不是这样。请不要这样说，爸爸！

母：（也走到理雅背后，轻轻地拍他的背）理雅，你到底有什什不舒服？

理：（摇头）我不觉得，妈妈。

母：（向父）你看他脸上，差不多没有一点儿血色了。

父：（向理雅瞟了一眼）就是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他很用功，脸色却并不这样。

母：如果害了什么病，那就……

父：我也不管，我不喜欢不用功的孩子！（走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把桌上的煤油灯点上）唉，还得拚命呢！（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封套来）

理：（哭）爸爸不管我了……

（闭幕）

第二幕

（理雅独自坐在父亲的书桌前，凑着煤油灯抄写邮寄杂志的封套。因为要模仿父亲的笔迹，他下笔不很快。偶然不小心，把桌上的五六本书碰落在地上，在寂静的夜里，声音显得特别响。他拣起书，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响动，又重新提笔写起来。外边传来货车经过的声音。就在这时候，门轻轻地推开了，走进来的是理雅的父亲。他轻轻地走到理雅背后，把白发的脑袋俯在理雅的黑发上面。理雅专心做他的夜工，没有觉察）

父：（看清楚了理雅在写什么，感动得不禁流下泪来，突然抱住理雅的脑袋）啊，我的孩子……

理：（吃了一惊，放下笔，双手攀住了父亲的手）爸爸，原谅我！原谅我！

父：（把脸贴在理雅的脸上）你原谅我吧！我明白了，一切都

明白了！我对不起你，不知道你的苦心，老是骂你！

理：爸爸又不是仙人，怎么猜得出来呢。

父：好孩子，你是什么时候打定这个主意的？

理：那一天不是请求过爸爸吗？我说："让我代你抄写吧，我能写得跟你一样好。"你不答应。那一天我打定了主意，当夜就开始抄写。

父：算来有一个来月了，怪不得你的精神坏成这样。我一回又一回地骂你，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呢？

理：（流泪）你骂我，我心里真难受。也知道只要说明白了，你就不会骂我了，可是怕你懊悔，怕你惭愧，所以……

父：好孩子，我现在真个懊悔极了，惭愧极了！

理：爸爸，不要这样想，你骂我是为了我好。再说，我说明白了，你就不让我代你抄写了。我做夜工已经成了习惯，不做反而难受。精神疲倦的时候，我也想过，今晚上不再抄写了。可是到了夜里，又熬不住偷偷地起床了。

父：（一时说不出话来，听到门那边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理雅的母亲，就推着理雅迎上去）你不知道吧，一个多月来，他每夜半夜里起来，帮我抄写封套。我还以为自己写得越来越快，哪儿想到是他的成绩！我还只顾骂他哩！

母：（紧紧抱住理雅）好孩子，你为什么瞒着我们呢？你太不顾自己的身体了，快去睡吧！

理：（双手勾住母亲的肩膀）我就去睡。妈妈，爸爸，你们也快去睡吧！

（闭幕）

1934年6月发表

牛　郎　织　女

古时候有个孩子，爹妈都死了，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哥哥嫂子待他很不好，叫他吃剩饭，穿破衣裳，夜里在牛棚里睡，牛棚里没床铺，他就睡在干草上。他天天放牛，那条牛跟他很亲密，用温和的眼睛看着他，有时候还拿腮帮挨着他的小腮帮，怪有意思的。哥哥嫂子见着他总是带理不理的，仿佛他一在眼前，就满身不高兴。两下一比较，他也乐得跟牛一块儿出去，一块儿睡。

他没名字，人家见他放牛，就叫他牛郎。

牛郎照看那条牛挺周到。一来是牛跟他亲密，二来呢，他想，牛那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不好好照看它，怎么对得起它呢？他老是挑很好的草地，让牛吃又肥又嫩的青草，家里吃的干草，筛得一点儿土也没有。牛渴了，他就牵着它到溪流的上游，让它喝干净的溪水。夏天天气热，就在树林里休息，冬天天气冷，就在山坡上晒太阳。他把牛身上刷得干干净净，不让有一点儿草叶土粒。到夏天，一把蒲扇不离手，把嗡嗡乱转的牛虻都赶跑了。牛棚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干干净净的地方住，牛也舒服，自己也舒服。

牛郎随口哼儿支小曲儿，没人听他的，可是牛摇摇耳朵闭闭眼，好像听得挺有味儿。牛郎心里想什么，嘴就说出来，没人听他的，可是牛咧开嘴，笑嘻嘻的，好像明白他的意思。

他常常把看见的听见的告诉牛，有时候跟它商量一些事儿。牛好像全了解，虽然没说话，可是眉开眼笑的，他也就满意了。自然，有时候他还觉得美中不足，要是牛能说话，把了解的和想说的都一五一十说出来，那该多好呢。

一年一年过去，牛郎渐渐长大了。哥哥嫂子叫他干更多活，挑水，推磨，费力的活都归他。待他可并不比先前好，吃的还是剩饭，穿的还是破衣裳，睡的地方还是没墙没壁的牛棚。这还不算，还把他看成眼中钉，想尽方法要拔了这根眼中钉。

什么原故呢？

父亲留下的家产本该哥儿俩平分的，可是哥哥嫂子想独占。现在牛郎长大了，要是他提出分家，怎么办？牛郎从小在自己手心里，干脆说不分给他，想他也不敢说什么，可是左右邻居不免说闲话，独吞家产的恶名声传出去，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恨爹妈多生了个牛郎。牛郎就成了哥哥嫂子的眼中钉。

一天，哥哥把牛郎叫到跟前，装做很亲热的样子说："你如今长大了，也该成家立业了。老人家留下一点儿家产，咱们分了吧。一条牛，一辆车，都归你，别的归我。"

嫂子在旁边，三分像笑七分像发狠，说："我们挑顶有用的东西给你，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好歹，赶紧离开这儿，去成家立业。天还早，能走就走吧。"

牛郎听哥哥嫂子这么说，想了想，说："好，我这就走！"他想哥哥嫂子既然扔开他像泼出去的水，他又何必恋恋不舍呢。那辆车不希罕，幸亏那条老牛归了他，亲密的伴儿还在

一块儿，离开家不离开家有什么关系。

他就牵着老牛，拉着破车，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走出村子，走过树林，走到山峰重叠的地方。以后，他白天上山打柴，柴装满一车，就让老牛拉着，到市上去换粮食。到夜晚，就让老牛在车旁边休息，自己睡在车上。过些日子，他在山前边盖一间茅屋。又在屋旁边开一块地，种些庄稼。这就算安了个家。

一天晚上，他走进茅屋，忽然听见一声："牛郎！"自从离开村子，他还没听见过这个声音。是谁叫他呢？回头一看，微弱的星光下边，原来是老牛，嘴一开一合的，正在说话。

老牛真会说话了。

牛郎并没很觉得奇怪，像是听惯了它说话似的，就转过身子去听。

老牛说的是下边的话："明天黄昏时候，你得翻过右边那座山。山那边一座树林，树林前边一个湖，那时候有些仙女正在湖里洗澡。她们的衣裳放在草地上。你要捡起那件粉红色的纱衣，跑到树林里等着，去跟你要衣裳的那个仙女就是你的妻子。好机会不可错过，切记，切记！"

"知道了，"牛郎高兴地回答。

第二天黄昏时候，牛郎翻过右边的那座山，穿过树林，走到湖边。湖面映着晚霞的馀光，蓝紫色的波纹晃晃荡荡。他听见有女子的笑声，顺着声音看，果然有好些个女子在湖里洗澡。他沿着湖边走，没几步，就看见草地上放着好些衣裳，花花绿绿的，件件那么漂亮。他在里头找，果然有一件粉红色的纱衣，他就拿起来，转身走进树林。

他静静地听着，一会儿，就听见女子们上岸的声音，听见一个说："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咱们偷偷地到人间来，要是老人家知道了，不知道要怎么罚咱们呢！"过了一会儿，又听见一个娇媚的声音说："怎么，你们都走啦？难得来一趟，自由自在地洗个澡，也不多玩一会儿。——哎呀！我的衣裳哪儿去了？谁瞧见我的衣裳啦？"

牛郎听到这儿，从树林里走出来，双手托着纱衣，说："姑娘，别着急，你的衣裳在这儿。"

姑娘穿上衣裳，一边梳她的长长的黑头发，一边跟牛郎说话。牛郎把自己的情形谈得很详细，小时候怎么样，长大了怎么样，哥哥怎么样跟他分家，他怎么样安了个家，跟老牛一块儿过日子，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姑娘听他说，听得出了神，又同情他，又爱惜他，就把自己的情形完全告诉他了。

原来她是天上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织彩锦织得特别好，名字叫织女。天天早晨和傍晚，王母娘娘拿她织的彩锦装饰天空，那就是灿烂的云霞，什么东西也不如它美丽。王母娘娘需要的彩锦多，就叫织女成天成夜地织，一会儿也不许休息。织女身子老在机房里，手老在梭子上，劳累不用说，自由没有了，等于关在监狱里，实在难受。就说自己织的彩锦，挂在天空那么样好看，总该好好地欣赏欣赏吧，可是王母娘娘说织锦要紧，也不放她出去看一会儿。在云霞满天的时候，织女只能隔着小窗户望一眼，小窗户里望见的能有多大呢？她常常想，人人说天上好，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呢？没有自由，也看不见什么。她总想离开天上，自由自在地到人间去玩儿，哪怕是一天半天呢，也可以见识见识人间的景物。她把

这个想头跟别的仙女说了。别的仙女也都说在王母娘娘跟前确实闷得慌，应该到人间去玩一会儿，只是要做得十二分秘密，要不，老人家知道了，可了不得。今天下午，王母娘娘喝千年酿的葡萄酒，酒味儿好，多喝了点儿，靠在宝座上直打瞌睡，看样子不见得马上就醒，仙女们见机会难得，就你拉我我拉你地溜出来，一齐飞到人间。她们飞到湖边，看见湖水清得可爱，就跳下去洗澡。织女关在机房里太久了，能够在湖水里无拘无束地游泳，心里真痛快，就想多玩一会儿，没想到就落在后边。

牛郎听完织女的话，就说："姑娘，既然天上没什么好，你就不用回去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们两个结了婚，一块儿在人间过一辈子吧。"

织女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咱们结婚，一块儿过日子吧。"

他们俩手拉着手，穿过树林，翻过山头，回到茅屋。牛郎把老牛指给织女看，说它就是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伴儿。织女拍拍老牛的脖子，用腮帮挨挨它的耳朵，算是跟它行见面礼。老牛也眉开眼笑地朝她看，仿佛说："正是这个新娘子。"

从此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有时候，织女也帮助牛郎干些地里的活。两个人你勤我俭，不怕劳累，日子过得挺美满。转眼间两三个年头过去，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到孩子能说话的时候，晚上得空，织女就指着星星，给孩子讲些天上的故事。天上虽然富丽堂皇，可是没有自由，她不喜欢。她喜欢人间的生活。跟爸爸一块儿干活，她喜欢。逗着兄妹俩玩，她喜欢。看门前小溪的水活泼地流过去，她喜

欢。听晓风晚风轻轻地吹过树林，她喜欢。两个孩子听她这么说，就偎在她怀里，叫一声妈妈，回过头来又叫一声爸爸。她乐极了，可是有时候也发愁。愁什么呢？她没告诉牛郎。她是怕外祖母找她，知道她在这儿。

一天，牛郎去喂牛，那条衰老的牛又说话了，眼眶里满是眼泪。它说："我不能帮你们下地干活了！咱们分手了！我死以后，你可以把我的皮剥下来留着。碰见特别紧急的事，你就披上我的皮，这对你会有帮助。"老牛说完就死了。牛郎听老牛的话，忍着悲痛剥下牛皮，藏起来。夫妻两个痛哭了一场，把老牛的尸骨埋在屋后边的山坡上。

再说天上，仙女们溜到人间洗澡的事到底让王母娘娘知道了。王母娘娘罚她们，把她们关在黑屋子里，要等她们不再有贪玩的心才能放出来。她尤其恨织女，竟敢留在人间不回来，简直是有意败坏她的门风，损害她的尊严。她发誓要把织女捉回来，哪怕藏在泰山底下的石缝里，大海中心的珊瑚上，也总要抓住她，给她顶厉害的惩罚。

王母娘娘派了好些天兵天将到人间察访，察访了好久，才知道织女在牛郎家里，跟牛郎做了夫妻。一天，她亲自到牛郎家里，可巧牛郎在地里干活，她就一把抓住织女往外走。织女的男孩见那老太婆面生，怒气冲冲地拉着妈妈走，就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衣裳。王母娘娘狠狠地一推，孩子跌倒了，她就带着织女一齐飞起来。织女望着两个可爱的儿女，眼泪汪汪的，心里恨极了，有好些话说不出来，只喊了一句："快去找爸爸！"

牛郎跟着男孩赶回家，只见梭子放在织了半截的彩锦上，

灶上的饭正冒热气，女孩坐在门前哭。他决定上天去追，把织女救回来。可是怎么能上天呢？他忽然想起老牛临死说的话，这不正是特别紧急的事吗？他赶紧披上牛皮，找两个筐，一个筐里放一个孩子，挑起来就往外跑。一出屋门，他就飞起来了，耳朵旁边风呼呼地直响。飞了一会儿，望见妻子和老太婆了，他就喊"我来了"，两个孩子也连声叫妈妈。越来越近，看看要赶上了，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玉簪儿往背后一画，糟了，牛郎的前边忽然显出一条天河。天河很宽，波浪很大，牛郎飞不过去了。

从此以后，牛郎在天河的这边，织女在天河的那边，只能远远地望着，不能住在一块儿了。他们就是天河两边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织女受了很厉害的惩罚，可是不肯死心，一定要跟牛郎一块儿过日子。日久天长，王母娘娘也没法拗她，就允许她每年七月七日跟牛郎会一次面。

每年七月七日，成群的喜鹊在天河上边搭一座桥，让牛郎织女在桥上会面。就因为这件事，所以人们说，每逢那一天，空中很少见喜鹊，它们都往天河那儿搭桥去了。还有人说，那一天夜里，要是在葡萄架下边静静地听着，还可以听见牛郎织女在桥上亲亲密密地说话呢。

1955年1月7日写毕

孟　姜　女

古代秦始皇时候，有个女子叫孟姜女，嫁个丈夫叫万喜良。两个人感情非常好。可惜结婚才一个月，官府就征万喜良去当差，并且限期很紧，立刻就得动身。到哪儿去呢？北方荒凉地带。去干什么呢？修筑万里长城。多长时候可以回来呢？谁也不知道。当时各县各村都征人，人数成千成万，万喜良是其中的一个。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没出这件事的时候，一家人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公差一上门，马上把家庭拆散了。公差凶极了，催被征的人上路，像屠夫赶牛羊一样。孟姜女又是怕，又是恨，心慌意乱，一时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她跟着公婆送丈夫到村口，那里拥挤着很多人，送人的，被送的，都含着眼泪。她恨时间太短，说不尽许多话，身体要保重啦，冷热要留心啦，常常捎信回来啦，能回家的时候赶快回家啦……说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公差催着赶快走，送行的跟上路的这才分开，却还是我追着望望你，你回头看看我，直到彼此瞧不见影儿。

孟姜女跟着公婆过日子，体体贴贴地侍奉公婆，像丈夫在家时候一样。公婆见孟姜女这样，心里也就安慰一些。

可是万喜良一去就杳无消息。孟姜女时常到村口去看，希望过路的人给捎封信来。好容易遇见几个从北边来的人，问他们见着万喜良没有，他们都说不认识。孟姜女又时常抬头望

天空，希望鸿雁落下来，脚上带着万喜良的信。可是一群群的鸿雁飞过去，远了，一只也没落下来。万喜良在外头怎么样了呢？累了怎么休息？病了有谁照顾？是不是平平安安地在那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孟姜女这样想想，那样想想，心里越来越不安定。跟公婆说起，公婆也只说惦记得要命，对着脸唉声叹气，谁也没有好主意。

一晃几年过去，又到了冬天。猛烈的西北风刮起来，吹到脸上像刀削似的。孟姜女想丈夫在北方，北方的风还要厉害得多。那里不但风大，而且满地冰雪。寒风和冰雪围住丈夫，他带的几件衣服早该破烂不堪了，那怎么受得了？他怎么能得到新的寒衣呢？他没法得到，除非自己给他做。他怎么能穿上自己给他做的寒衣呢？他没法穿上，除非自己给他送去。

孟姜女就动手做寒衣。剪刀忙忙地裁，针线密密地缝，只怕穿在身上不够暖和，絮得特别厚。她一面做，一面祈祷北方的寒风吹得轻一些，天气冷得差一些，不要跟丈夫为难。她一面做，一面默默地跟遥远的丈夫说话，叫他忍耐几天，自己正在为他做寒衣，做完就给他送去。

公婆也很惦记儿子，自然愿意给儿子送去寒衣，只愁她不认得路，不知道儿子在什么地方，送不到。

她回答公婆说，她不知道丈夫在什么地方，可是知道那个地方总在世间，秦始皇能把丈夫派到那个地方，她就能找着那个地方。公婆听她说得有理，等她完工，就叫她即日动身，快去快回来。

她背起包裹，包裹里是亲手给丈夫做的寒衣，辞别公婆，

就起程了。一路上天亮就前进，天黑才停止，一直往北方走，她知道只要方向不错，总能到达丈夫所在的地方。

有时候是漫山遍野的风，飞沙走石，天地昏黄，她几乎站都站不住。可是她顶着风前进，心里想，移动一步就靠近丈夫一步。

有时候是成朵成团的雪，满地银白，路滑难走，她几乎步步要摔交。可是她努力把脚步踩稳，心里想，要把寒衣送给丈夫，决不能摔坏了身子。

有时候找不到投宿的人家，她就在破庙里或是路旁的凉亭里住下。夜间比白天更冷，她没有铺盖，就抱着包裹取暖。想想结婚以后一个月的生活，想想秦始皇蛮不讲理的可恶，想想丈夫出门以后几年来的想念，想想一路上的艰难辛苦，想想找着丈夫那时候的欢乐，不免翻来复去睡不着。有一晚，她又住在一个凉亭里，正在左思右想睡不着，忽然瞧见地上一片白，好像铺了一层浓霜，抬起头来，天空挂着圆圆的月。她望了一会儿，随口编成两支小曲儿：

月儿圆圆分外明，
孟姜女丈夫筑长城。
哪怕万里迢迢路，
送与寒衣是依情。

月儿圆圆亮光光，
孟姜女恨透了秦始皇。
要筑长城你自己筑，

为何累我喜良郎！

唱了几遍，倒睡着了。梦见丈夫就在面前，他穿上新的寒衣，连声说好，又说："咱们回去吧，从今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再不分开了。"她快活极了，站起来就走，却摔了一个交。醒来一看，怀里还抱着包裹，天上的月稍微偏西了些。

她一路上投宿的人家，有好多家情形跟她家相同。或者是个青年女子说丈夫筑万里长城去了，或者是一对老夫妇说儿子筑万里长城去了，全都跟万喜良一样，一去几年，杳无消息。谈起的时候也是叹气流泪，也恨透了秦始皇，说他无原无故筑什么万里长城，害得人家骨肉分离。他们知道她去送寒衣，青年女子自愧不如她坚强勇敢，老夫妇可惜没有像她那样一个儿媳妇。他们都把家里人的姓名告诉她，还详细地描画个儿怎么样，面容怎么样，拜托她牢牢记住，要是遇见的话，千万给带个口信，嘱咐他早早回来。她自然满口答应，说只要遇见，一定办到。她又把两支小曲儿唱给他们听。他们都记住她的小曲儿，有时照她的调子唱几遍，一面发抒想念的心情，一面为她祈祷，盼望她能够很快找着丈夫。

她一直往北方走，道路越来越艰难了。可以说没有什么路，尽是崎岖不平的山石，而且坡度很陡，山石上又盖着挺厚的雪。她常常要两只手着地，在山石上爬。累得要命，呼呼地喘气，心好像要爆炸似的，背上的包裹越来越重，仿佛里面不是衣服，是石头。这些她全不管，一心只想丈夫在前边，自己给他送寒衣，哪怕千难万难，非找着他让他穿上不可。

一天，她望见远远的连绵不断的积雪的山上有一条曲折的黑线，心里突然一动，莫非就是万里长城吗？要是这就是万里长城，那么丈夫就在眼前了。她一阵兴奋，好像添了好些力气，走的更快了。近了，近了，起初是黑线变成黑带子，随后看得清城墙垛口了，向左右两边望望，只见那城墙沿着高高低低的山峰伸过去，望不到头，最后她走到城墙底下，抬起头来看，有二十来个人那么高：这果然是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那里只听见奔腾呼啸的风，没有旁的声音。只看见几只苍鹰在高空盘旋，没有旁的生物。筑城的人们在哪儿呢？丈夫在哪儿呢？孟姜女起初以为找着万里长城就可以找着丈夫，现在知道这个想头完全错了，自己明明站在万里长城底下，莫说丈夫，连一个人影儿也瞧不见！

她急着想找个人打听一下，就回过头来望。望了好一会儿，才看见山沟里有一家人家。她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开门的是个老太婆，满脸皱纹，眼里布满了红丝。

孟姜女把自己的事情跟老太婆说了。还没说完，老太婆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说："你的丈夫就是万喜良？万喜良，我知道，他是我儿子的好朋友。当时千千万万人修这该死的万里长城，他们俩常在一块儿。"

孟姜女问："如今万里长城修好了，他到哪儿去了？"

老太婆哭出声音来了，断断续续地说："埋了……没等到……万里长城……修好……累死了……埋在……万里长城……底下了……你丈夫……我儿子……还有……千千万万……累死的……全埋在……万里长城……底下……"

自从万喜良被征出门，孟姜女虽然惦记他，却一回也没

哭过，现在听老太婆这么说，禁不住放声大哭。那哭声凄惨哀伤，牵肠绞肚，简直没法形容。

她没料到那一回送丈夫到村口就是最后的诀别，从此再见不着丈夫的面了。她没料到自己辛辛苦苦做成寒衣，辛辛苦苦跑了那么多路，竟落了个空，穿衣服的人已经埋在地下。她为这个痛哭，想一阵又哭一阵。

她想起在家里在路上做的好些个梦，不是夫妻俩欢欢乐乐地一块儿过日子，就是丈夫平平安安地回来，说从此再不分开了。她想起自己编的小曲儿，虽然不长，可是唱着心里就痛快一些，别人也喜欢听。如今好梦证明是虚的了，小曲儿只引起悲伤的回忆。她为这个痛哭，想一阵又哭一阵。

她想公婆在家里是怎样盼望，盼望儿子又盼望她。她想公婆嘱咐快去快回来，自然最好是双双回家，否则也要带回个平安消息。如今他们的盼望成了一场空，他们的儿子早已埋在万里长城底下。她为这个痛哭，想一阵又哭一阵。

她不相信死了埋了就不能见面，她要跟丈夫再见一面，哪怕死了埋了。她不相信万里长城就能压着她丈夫的身体，万里长城原来是人修的，每一块砖头石头全是人叠起来的。什么时候万里长城倒塌，丈夫的身体显露，自己跟他再见一面呢？她为这个痛哭，想一阵又哭一阵。

她不住地哭，也不知道哭了多长时候，直哭得天愁地惨积雪变色。天空中风在奔腾了，响声又大又急，好像海面上起了海啸。黑云尽在那里堆积，压得很低很低，几乎要碰着那些垛口了。

忽然间天崩地塌似的一声响，万里长城倒了八百里！

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秦始皇即刻就派人查究。查明万里长城是孟姜女给哭倒的，就把她抓住。秦始皇知道了，非常气愤，决定重重治罪，办她个车裂。可是又听说她长得美丽，就变了主意，说只要答应做他的妃子，就可以免罪。

孟姜女听人传言，冷笑了几声，说做妃子也可以，不过先得把万喜良他们的尸首捡出来，好好装殓，由秦始皇亲自祭奠。

秦始皇满口答应，完全照办。万喜良他们的尸首从坍塌的城墙下捡出来了，还没腐烂。孟姜女果然又看见她的丈夫了，抚摩着他哭了个痛快，然后给他穿上亲手做的寒衣。装殓的供应都不薄，万喜良的尸首受到特别优待，外加锦绣的衾枕，盛在梓木棺材里。太牢祭品陈设得齐齐整整，秦始皇穿着衮衣戴着冕，装出一本正经的脸色朝棺材拜奠。

孟姜女见仇人在面前，狠狠地把他痛骂一顿，一转身，头重重地撞在山石上，就这样结果了自己。

1955年1月14日写毕

编 后 记

第四卷收入作者为少年儿童写的作品。

《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是作者自己编的两本童话集，前者的初版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的初版本由开明书店出版。未曾收进这两本集子的童话，现在选出七篇编成一集，取其中一篇的篇名《“鸟言兽语”》，作为集子的名称。

在作者自编的短篇小说集《四三集》中，有六篇是为少年儿童写的。现在把这六篇和解放后写的一篇《友谊》编成一集，取其中一篇的篇名《邻居》，作为集子的名称。

散文一集，取解放后写的一组的篇名《一个少年的笔记》，作为集子的名称。其他三篇是从作者在三十年代写编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中选出来的。

歌谣和歌剧并作一集，取其中《北边冷地方》中的一句歌词“听我唱”作为集子的名称。歌谣大多是从作者写编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中选出来的，也有一些是解放后写的；两个歌剧都由商务印书馆出过单行本。

作者写编《开明小学国语课本》时，曾以各种文学形式，对现成的童话、寓言、小说、民间故事等进行了再创作，现在选出八篇编成一集，取其中一篇的篇名《夜工》，作为集子的名称。

1987年2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圣陶集
作者＝
页数＝４９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